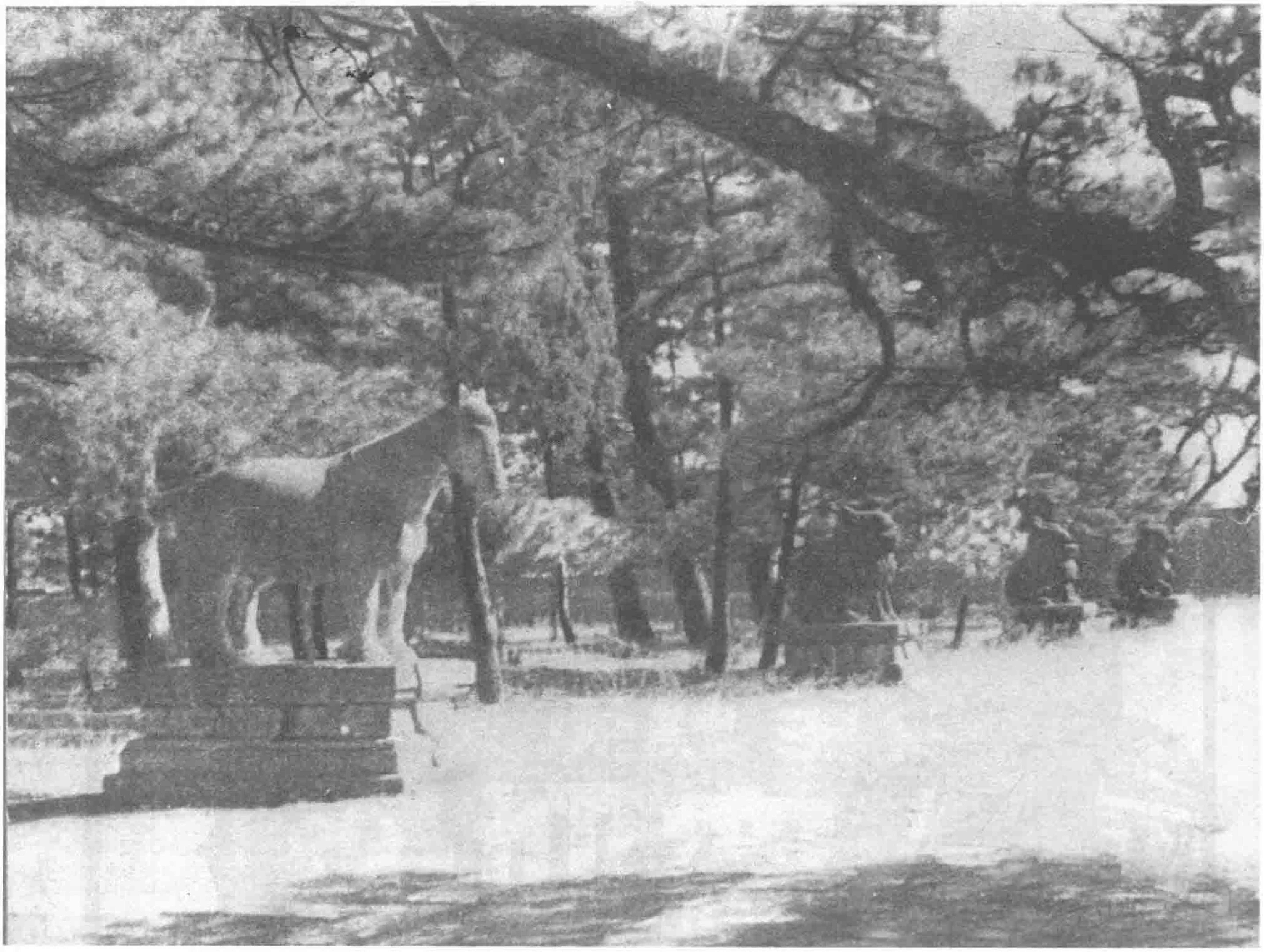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建設雁蕩山
昆明在永憶中
永嘉山水
美國的勝利旅行年
戰後初游歐美
記首都兩名湖

瀋陽北陵



民國三十五年
十月號
第二十卷・第十期

CHINA TRAVELER
Vol. 20, No. 10 · October 1946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花好月圓人壽
紅金主人恭祝
紅金
紅是榮華，金是富貴，餽贈此煙，祝人嘏壽，團圓似月，清光滿美。
PROSPERITY
紅金
FOOH SHING TOBACCO CO
OF CIHNA LIMITED
20 CIGRETTES
中國福新煙公司出品



美國博登公司
乳牛有云：
博登出品
盡善盡美
種類甚多
克寧其一
全球各地
爭先採用
KLIM
TRADEMARK
POWDERED
WHOLE MILK
NET WEIGHT 1 LB. OR 453 GR.
MANUFACTURED BY
The Borden Company
NEW YORK U.S.A.
FOR DISTRIBUTION IN U.S.A.
EXPORTED BY
THE BORDEN COMPANY
NEW YORK, N.Y. U.S.A.
ESTABLISHED 1857
MADE IN U.S.A.
安全純潔是
克寧奶粉
之特色

民生實業公司

現有輪船九十艘分別行駛下列航線：

渝申線　渝嘉線　渝瀘線
渝津線　渝沙線　敘屏線
渝宜線　渝萬線　渝碚線
渝敘線　渝長線　渝合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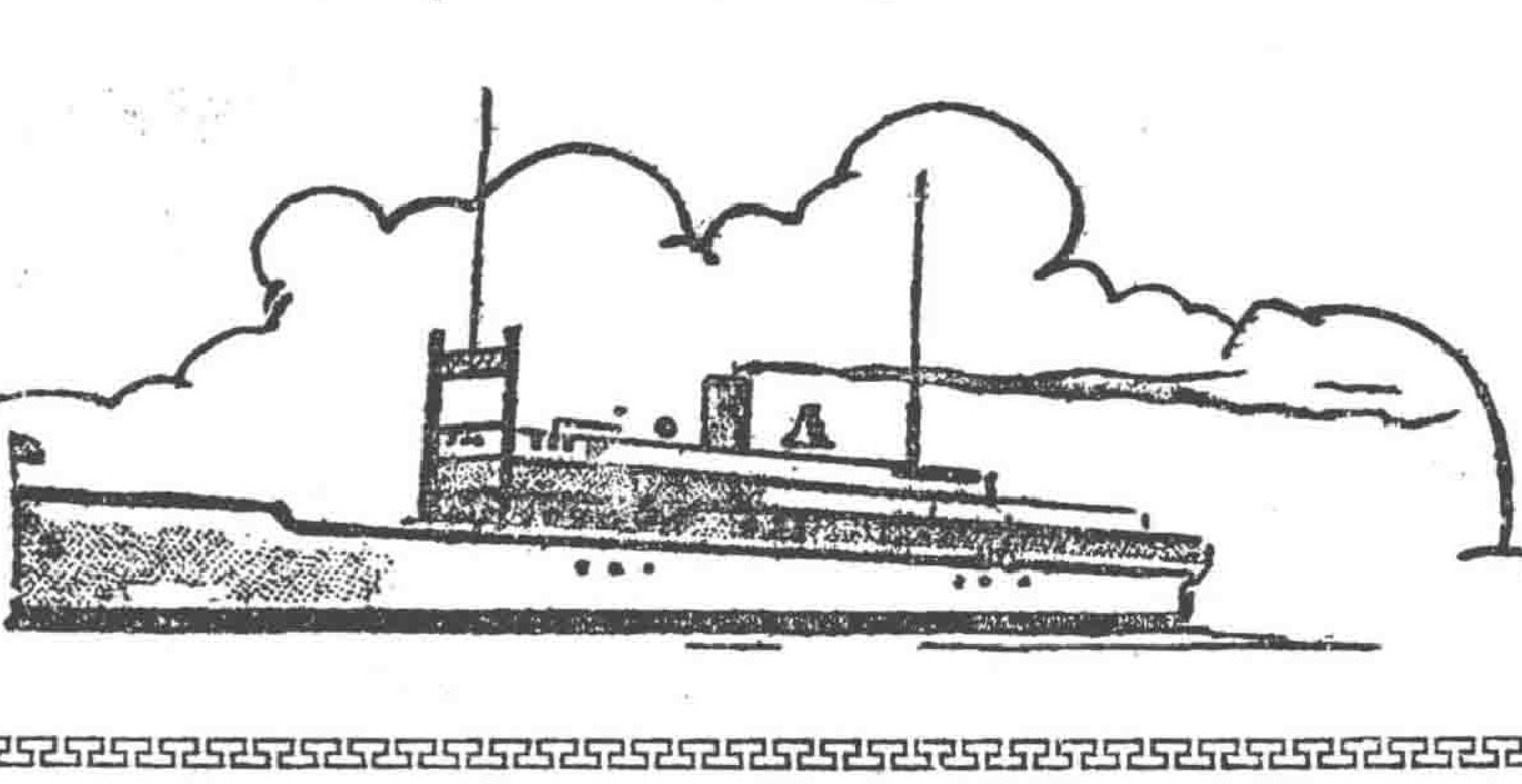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總公司　重慶朝天門
電話　四一三〇六
電報掛號　〇六七四

上海分公司　上海外灘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二五八〇

各地分公司　南京　漢口　宜昌　萬縣　陪陵　長壽
瀘洲　敘府　樂山　北碚　合川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及儲蓄信託業務

宗旨：服務社會，輔助工商實業，發展國外貿易。

總行：上海寗波路五十號

本埠分行：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林森中路

上海北四川路　上海東大名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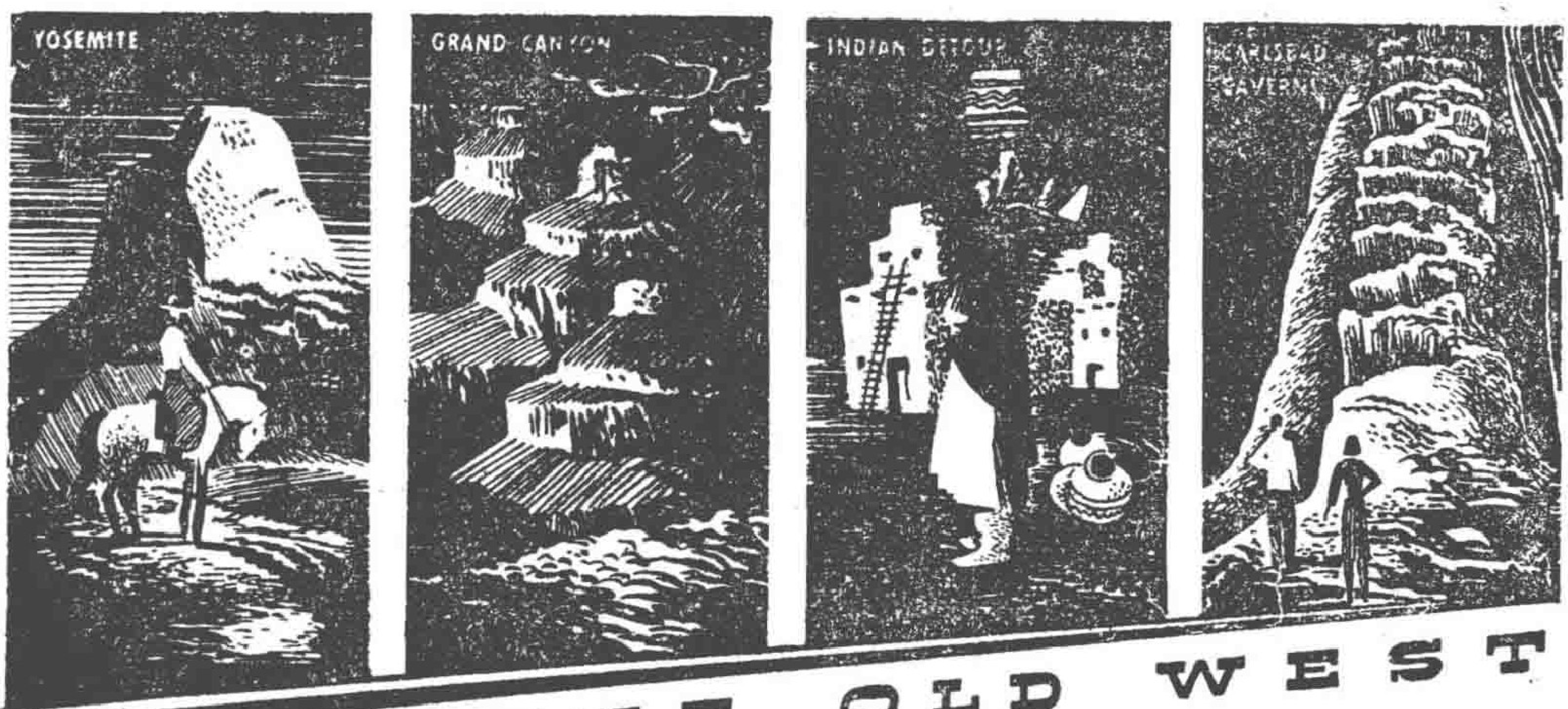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宜賓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雞

長沙　南昌　屯溪　漢口　漢口漢正街　蕪湖　南京　南京珠江路

南京下關　鎮江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廣州漢民路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蚌埠



VISIT THE OLD WEST

Vacation IN AMERICA

★ Enjoy a memorable, relaxing holiday on your next vacation in the States. ★ On Santa Fe's modern, streamline trains, with their luxurious sleeping accommodations; famous Fred Harvey food and exacting Santa Fe service, you can visit the country where America grew up. ★ Pause a day or more in Historic New Mexico for an intimate detour through age-old Indian pueblos and primitive Spanish-American villages. ★ Follow rim drives and thrilling mule trails at Arizona's wonder of the world, the Grand Canyon of the Colorado River. ★ Explore the hidden witchery of Carlsbad Caverns underground in southeastern New Mexico. ★ See the majestic mountains, waterfalls and giant trees of Sequoia. ★ All these and countless other scenic attractions along the Santa Fe Railway, can make your trip to America the best remembered vacation you have ever enjoyed.

西美古蹟一覽無遺

在美渡一值得紀念怡目賞心的假日，請乘新型穩快之「聖太飛」列車。臥車佈置之華麗，著名「佛萊哈維」車餐之佳美，以及「聖太飛」鐵道一貫誠懇之服務精神。君可遍遊西美郊外，飽覽昔日之美洲情況。如中途分程一日或二日往遊含有歷史性之新墨西哥，從而深入印第安人及西班牙人古村落，作一身歷其境之考證，更屬可貴。

火車行經險道奇境，如「亞力渠」世界奇景「老樂拉度」河大峽谷等在新墨西哥東南部可探視幽勝之「客斯班」大地洞，並眺望崇山峻嶺，瀑布巨松，沿路奇異美景，指不勝屈，使君此行愉快，永不忘懷矣。詳細情形，請照下列英文地址函詢

「聖太飛」鐵道在進輪口船抵埠時派員洽助行旅

Santa Fe

WRITE, C. C. Thompson, Gen'l Pass. Agt., 121 E. Sixth St., Los Angeles, Calif., U.S.A. or T. B. Gallaher, Passenger Traffic Manager, 80 E. Jackson Blvd., Chicago, Ill., U.S.A.

★ *Santa Fe Agents meet all steamers on arrival to assist with travel arrangements*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卷 十月號 目次

建設雁蕩山……蔣德敬……一

昆明在永憶中……銅駝……五

竚看長江大水閘……張蔭槐……一七

台灣環游記……陳其英……二一

永嘉山水……趙德厚……二九

龍山騎踪……徐蔭祥……三三

東北山河（美術圖景）……三九

舊金山畫面（美術圖景）……四〇

美國的勝利旅行年……張延祥……四一

戰後初遊歐美（二）……魏文瀚……四四

記首都兩名湖……朱偰……五五

西北邊地拾異……（八）……陳澄之……五九

歐美采風記……（五八）……沁明女士……六五

在濰縣集中營裏……張德乾……七三

瓊島望月（補白）……民英……七六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八）……葉勁風……七七

交通消息……八四

廣九路行車時刻表……八五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壹萬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槪以掛號寄遞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槪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爲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　圓


·嫩面香品·
雅霜
質料香味
超群絕倫
白嫩除斑
永保青春
ELEGANT CREAM
THE TALOW CO
SHANGHAI CHINA
·大陸大藥房發行·
本外埠各大百貨商店及藥房均售

開闢浙東風景區

建設雁蕩山

蔣德敬

浙東地屬沿海山地，山嶺錯綜，平原稀少，農田之利，不逮江南。然山環水曲，迭有奇勝，如紹興之東湖，奉化之雪竇山，天台之天台山，樂清之雁蕩山，青田之石門洞，金華之北山，永康之方岩，諸暨之五洩，以及富春江上之七里瀧，東海之普陀，久已膾炙人口。近代各國，如瑞士、法國、意大利等，皆利用其本國之綺麗風光，大肆宣傳，招徠遊客。對於本國國民，則使其增加對祖國之認識與愛護，對於國外遊客，則為爭取外匯，以裕民生，故在浙東如此小範圍內，擁有此許多之風景區，亟應仿各國先例，善加利用，以增地方之收入，此為浙江省當局應採之施政政策之一，亦為建設雁蕩之大前提也。

昔人稱：「春遊天台，秋遊雁蕩。」浙東名山，首推天台雁蕩。故關於浙東風景之建設，當以此二山為先。天台山為一花崗岩之侵入體，其景以雄大勝，雁蕩山則由凝灰角礫岩及粗面岩所構成，其景以瑰奇勝。就風景言，則如詩之有李杜，氣象各別，而均成大家。但建設雁蕩較之建設天台，尤有其實際上優先之理由二項：

雁蕩之景，皆在谷底，便於築路。

雁蕩風景與他山不同之最大特色，厥在皆位處谷底，遊覽鮮登陟之勞。除大龍湫深藏西內谷內，及雁湖、穹明洞遠據山巔，須跋峻嶺外。其他如由大荊以至南北二閣，由白溪以至靈峯靈岩，由芙蓉以至梅雨潭西石梁，皆屬平路。故除分隔諸風景區之謝公、馬鞍、東嶺、雁湖、馬家山諸嶺外，欲建現代化之道路，以通汽車或脚踏車，頗為省力。

雁蕩之景，聚而不散，便於遊覽。

雁蕩雖東西南北相距各達六十里，但風景繁富密接，各區相距極近。如靈峯至淨名寺，淨名寺至靈岩，都不過五里，靈岩至大龍湫，不過十五里，且一路奇峯怪石，隨步換形，可以忘疲，此與天台之須行二三十里方能到一風景區者，不可同日而語。故在雁蕩化二三日功夫，走馬看花，繞百崗尖一周，亦可得其六七。今人生活忽促，難得偷閒，短期內遊覽多景之風景，殊為一般人所企求者也。

修復交通幹綫

關於建設雁蕩之具體問題，分二類討論之，一為復員問題，一為建設雁蕩應首先舉辦之事業。復員問題有二：首為交通，次為機構。勝利以還，復員工作，千頭萬緒，猶未及於雁蕩山鄉，但瞻望前途，雁蕩之「復員」，是否即為「復原」，亦一值得討論之問題也。考雁蕩對外交通，端賴公路，戰前公路，乃由水漲渡蒲溪下游，越黃泥嶺，至白溪，行雁蕩外圍，至清江渡過海，以至虹橋（在水澠築支路通大荊，在白溪築支路通雁蕩響嶺頭）。此線工程較易，但有二渡口，在平時蒲溪一渡須費十餘分鐘，清江一渡，須費半小時，如遇大雨水漲，或風急浪高，則阻誤行車，事極尋常。是以理想之公路線，當自水漲越百崗嶺至大荊，架橋過石門潭，經泗洲堂越謝公嶺，經靈峯谷口、響嶺頭、淨名寺外、靈岩谷口，越馬鞍嶺，東嶺以至芙蓉（或越飛泉寺嶺，下四十九盤嶺以至芙蓉，此二線當由測量決定，但前一線更穿過雁蕩之西外谷），再由芙蓉越窰吞嶺以至虹橋。此線既避免蒲溪、清江二渡之阻礙，又穿行雁蕩南部之東外、東內、西內、西外四谷，諸凡二靈大龍湫之勝，直如都市之公園，可以停車而過訪。有如此便利之交通，則使雁

蕩躋於國際公園之林，殆庶幾乎？惟此線計有新工約九十華里，有嶺四，大橋一座。雁蕩之嶺，因多係岩石，工程頗艱，而石門潭兩山夾峙，深不見底，兩門相距約四十公尺，就工程及美術而言，均以建吊橋(Suspension Bridge)爲宜，惟以岩門太陡，開鑿引道，工程亦鉅。故開此新線，較之恢復舊線，工程約艱鉅數倍。今在復員之先，是否遷就事實，修復舊線，抑或高瞻遠矚，另開新線，此則行政當局所宜預爲籌劃者也。

成立「管理局」

次論及建設雁蕩之機構問題，戰前原有雁蕩名勝建設委員會之組織，直屬浙江省建設廳，以綜理全山之建設事業，該會以戰事爆發撤銷。私意勝利復員，與其恢復建委會之組織，不如仿峨嵋廬山之例，成立雁蕩山管理局。該局宜由樂清縣劃出，直隸省府，按樂清縣南北狹長，雁蕩東部之大荊暨附近十四鄉鎮，以離縣治太遠，特設一區，在行政上有自成單位之勢。大荊區以樸頭、馬鞍二嶺爲界，並未包括雁蕩全部，私意當將大荊區之十四鄉鎮，連同清江兩岸之清江、芙蓉、雁西、臨江等七鄉鎮，使雁蕩全山及其外圍，屬之於管理局之下，使全山之民政、治安、教育、文化，在統一指揮之下，隨風景建設以同進。局之組織應與縣略異，科可改組，並當以專攻文法及專攻工程或農林之士，分任正副局長，以利建設之進行。此外與局平行成立一計劃委員會，除正副局長爲當然委員外，當聘請各項造林、園藝、土木、建築等專家，以及行政長官、地方名流若干人組織之，專司設計與考核之責，如是計劃執行，各有專司，行政效率，當能提高。

上所述交通與機構二項，爲建設雁蕩之復員問題。至建設雁蕩應儘先舉辦之事業，就管見所及，計有下列四點，分述之如下：

首先計畫造林

造林爲建設雁蕩之第一急務，林木爲山峯之衣冠，吾人每遊名勝，其山並不奇絕，祇以林木陰翳，便覺引人入勝。雁蕩誠以石骨峥嶸見稱，然如靈峯一帶，峯峯離立，峯脚祇見光禿之山坡，無蓊茸綠樹，予以映帶縈迴，在整個畫面上，遂不免有生硬疏澀之感。林木之功用：就美感而言，爲利用其蒼翠之綠色，掩映丹崖雪瀑，增加美感，同時可遮去亂石荒山等之醜陋部份；就自然而言，則林可留鳥，又能蓄水，林木既盛，鳥聲水聲，爭爲名山生色。今雁蕩全山，惟以靈岩經三十年來之加意栽培保護，稍有林木之觀。用當以靈岩爲初步標準，分區造林，務求綠遍全山，方無遺憾也。

創雁湖風景區

雁湖爲雁蕩之所由名，昔人以山頂有湖，秋雁南歸者宿之，故名山爲雁蕩。雁蕩諸峯，皆石骨刺天，而雁湖之頂，獨易石爲土，抑且儲水成湖，故今古之好遊者，來雁蕩必一登雁湖，以窮其究竟，然登雁湖者又多失望以返，以所見者不過幾片潮潤之草地而已。但湖之淤塞，由來已久，元人李奇光所著雁山十記，已有「長老又言，湖漸淤爲葑田」之語。今欲使湖重復舊觀，非不可能。按雁湖頂上，共有東、南、西、北、中五湖，以北湖最大，佔地約七畝，以東湖水源最盛，以西湖水最少。湖畔素鮮居人，自廿六年起，有道人蔣崇倩與其徒艱苦經營，築雲霄宮於東湖之畔，賴種茶爲活。道人於湖畔掘井鑿池，水自地下湧出甚盛，又蓄魚長已逾尺。東湖作葫蘆形，佔地可二三畝，其水一部自中湖流來，一部自地下湧出，自兩山間瀉去，潺潺有聲。故如將此湖稍加濬挖，並於湖口之兩山間，築一土堤，長約二十五公尺，高三公尺，便能蓄水使之成湖。以今日山頂已有居住之處，與工修復，便利實多。（戰前亦曾一度發動勞動服務掘湖，然其時間多耗於上山下山，且所掘者爲水量最少之西湖，致無成就）東湖水量最大，而蓄水工程最簡，當以此湖爲先，再用同樣方法，推廣及北、中諸湖，務使湖上可以游泳划艇，湖畔植樹種花，可以散步休憩。以雁湖位置之上聳霄漢，呼吸通帝座，下臨東海，島嶼若可俛拾，必成一奇美之風景區無疑。建設雁湖之意義有四：（1）使雁蕩名正言順，補千古之憾事。（2）雁蕩風景，皆在谷底，遊者每憚雁湖之高。實則雁湖海拔不過九百公尺左右，與峨嵋金頂

之三千一百公尺相較，相去遠甚。惟登高可以觀遠，雁湖雖高遜百崗尖，而可飲可憩，則遠勝百崗尖。（3）雁湖爲自山南入南閣之孔道，建設雁湖所以加強南北之連系，並爲其樞紐。（4）雁湖爲火山噴發口之遺跡，山頂附近皆爲成塊之流紋岩，有供學術上研究之價值。

設氣候觀測站

今日爲科學之時代，一切資料，必須準確，方有價值。吾人姑無論如何宣傳雁蕩爲避暑之聖地，但如不能舉出雁蕩山間夏季之最高溫度若干，平均溫度若干，則避暑聖地之理論，祇能姑妄聽之，然可惜雁蕩迄今關於氣象上之紀錄，一未從事。故建設伊始，至少當於山巔之雁湖及山麓之靈岩，成立二氣候觀測站，以紀錄山中之溫度、雨量、風向、日照、氣壓及蒸發量等。其意義不僅限於測候，抑亦進一步調查全山地質、生物等自然現象之發軔也。

計劃雁蕩新村

今日之雁蕩，已有少數別墅住宅出現，然皆零星散佈，各隨業主之所好。惟零星散佈之住宅，不論就治安、公益、生活、敎育、娛樂諸方面而言，均非理想，當以組成新村爲佳。因一待有數十家合住一處，即可創辦小型之商店、學校與圖書館等，而警衛、水電等問題，皆可合集團之力量，共同解決，較之各自爲政，自勝數倍也。考雁蕩適合建設新村之地址，在初期以响岩門內及謝公嶺麓兩地爲最宜，前者有平地數十畝，岩嶂後峙，溪流前繞，介於淨名靈岩之間，地極適中，後者富靈峯谷口，風景更佳。此事當由建設機構預擬妥善計劃，獎勵民間完成此計劃，庶可使雁蕩新村與廬山牯嶺媲美也。至全山之道路系統，其寬度、路線，均應預先擬具。民間建屋，須先得建設機構之核准，以免與路線相衝突，致將來生築路拆屋之不必要糾紛。

捨此四點以外，其他如山徑之培修，橋梁之興築，亭台之點綴，爲建設當然事，不予細加論述。總之建設雁蕩，當根據實地情形，參酌經濟條件，合於科學與審美之原理，實事求是，擇其可行而行之，不必故爲高論，以聳聽聞。前世人有主於萬里長城上駛車通西北，引黃河溉弋壁以變爲沃壤者，今皆知此爲缺乏常識之論，徒眩人耳目。凡百建設事業皆然，果不獨建設雁蕩爲然也。



名點名菜
高橋鬆
喬家柵湯糰
老牌出品全國聞名
電話七四一七四號
襄陽路（拉都路）三三六號

昆明在永憶中

滇池在星月皎潔的晚上，發出閃耀的光亮，指示無數友機與敵機以進入城區的方向。

銅駝

我站在金碧路上，看到了生活的行列。

中國人的聰明之處極多，而且變化無窮。小聰明能夠應用到每天的日常工作之中，常使西方人感到心理上的好奇。在此地史蒂威爾公路的中國邊界——昆明大街上，和在美空運大隊著名的駝峯路綫上面崇山峻嶺之間，就有豐富的明證：

一個水果店老闆，用針在瓜上鑽洞，灌進冷水，使瓜的份量加重，可以售得善價。

對於兒童的衣服，穿的是開襠褲，前後敞開，饒有古風，這種制裁可使動作簡便，省掉一塊尿布。

一個佃工用彎曲有彈性的竹桿做大鎚的柄，比了木柄可以用了較少的力量得到較大的效能。

每天早晨有商業性的室外洗臉架出現，供給熱水、肥皂、毛巾、只消用膨脹的中國通貨法幣五十元，便可洗一次臉。

水老鴉躲在漁翁的竹桿上，取道一條新的河流上面，等待着牠們的任務。

小工把城裏的泥土用筐子担到城外的田塍裏。

中國陸軍的基地

這就是今日的昆明：雲南的省會，中國陸軍的基地，由空運到中國的西南門戶；也是與加爾各答，印度，仰光，緬甸的聯繫。

五年之前，極少人能夠預測在戰時中國，這樣一個原始的城市能夠崛起，一變而爲大都市。雖然這是由於戰時的興盛，不能持久和繼續，中國的市政設計者對於昆明戰後的設施，頗具信心。

由中國銀行投資的一所新型水電廠，已經計劃就緒。其他業巳打好樁的建築物，正在建造之中。新的工礦在開發，輕工業如雨後春筍，紛紛挪辦。現代戰爭的衝擊，使昆明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在此地簡陋污穢的地區，居住着五十萬忙碌的中國人，代表了來自淪陷區和自由區每一部份的橫斷面。

有北平來的學者，上海來的銀行家，廣州香港來的大商人，沿海城市如福州、汕頭來的行販，和長江沿綫，內地最大商埠——漢口來的商人。

我在此地又看見穿着奇怪黑衣的苗族。他們在中國人目光中極爲鄙賤，通常只做下賤的事情。法國的殖民地軍隊，從法屬印度支那撤退過來，抽着美國香烟，在街上談笑閑蕩。還有來自西康和西藏邊界的儸儸族。

受過西洋洗禮的華人和昆明土人的襤褸外觀比較之下，成爲奇異的對比。他們坦白地承認，對於西部中國裏層的驚異，和美國軍隊初訪東方時一樣。

這種中國東部與西部之間的缺乏瞭解，並

> 這一篇「昆明在永憶中」的作者Joseph E. Passantino，是美國駐華號誌隊上尉，他不斷在中國各攝影組工作，前後計有十六個月之久，尤其主要地點在昆明。他這篇文字描寫得十分生動而富於風趣，雖有若干地方寫得不免過分一點，但我們絲毫沒有不愉快之感。　編者

非是對於該一部份人民缺少興趣，乃是由於中國交通工具貧乏的緣故。國家的幅圓太遼闊了，公路極少，汽車器材不充份得太可憐。貫通東西之間的電話綫不大可靠，郵政慢得可以。

從中國東部到昆明的最近一條鐵道，伸展到三百哩外的一點，地處貴州省中。學生們懷疑究竟能否把鐵道綫再推進到內地去一些。



竹柄的鎚子比了木柄的鎚子工作時更爲可以得勁

地理形勢適宜於空運

雲南省山脈綿亙，屬於中國本部極西南的省份。北界西康，東至貴州及廣西二省，南聯印度支那邊界，西達緬甸的崇山峻嶺。

鐵道綫要伸展到遙遠的昆明，能否實現，還是問題。因爲就中國的地理環境而言，適宜於空運。中國可能跳過鐵道時代，集中資力，發展航空綫及戰後大型運貨飛機的發展。

戰時昆明能成爲非正式的自由中國的軍事中心，氣候好比之別的因素尤甚。沒有了昆明平原藍色無雲的天空，著名的空運大隊就不能把每月重五萬噸的物資飛起，越過駝峯。這種大量物資空運到昆明機場不但幫助了戰時中國，的確也使中國軍隊有最低限度抵抗日寇的能力。

空運大隊飛機師在印度北部阿薩密（Assam）基地把巨型機起飛的時候，歷五百二十五哩險惡的長空路程，越駝峯以抵中國，他們確知昆明機場不致爲濃霧所籠罩。

駝峯上空的氣候變化不定，酷寒能使飛機兩翼結冰，風力一百哩的巨風，具有強烈的破壞性作用，把飛機顚簸得像一根火柴，比了昆明平原上有平靜的陽光，能够飛到較高的高度，使疲倦的機師和神經緊張的旅客獲得歡迎的慰藉，相去不知萬幾。

雲南起義紀念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昆明是作爲雲南起義紀念日而被紀念着，在一九一四年的這天，雲南省首先聲明，反對袁世凱帝制自爲。從此每年在起義紀念日，昆明華人以熱烈情緒，大規模慶祝這個節日，遠在數哩外之人民都要跑攏來看這個盛會。

即使在承平時代，中國只有少數慶祝會能够比到金碧路上的雲南起義紀念日的盛況。大街的兩面，擠滿了蜂湧的觀衆。城市中的車輛交通完全割斷。在戰爭時代，精神錯亂的中國人覺得對於車輛交通是無所謂的，因爲大部份的交通器具都用以裝載了食物和軍火到前綫去。

中國慶祝會中所特有的一個巨型的怪像經過時，東方性的樂隊吹打出尖厲的音樂，愉快的羣衆燃放震耳欲聾的爆竹，算幫着去嚇退這個怪物。

沿大街上的重要商店在門口掛了數百枚小爆仗，當被憎恨的怪物行近的時候，爆竹連串而來。這種爆炸的聲音，再加濃重的烟霧，和一股硫磺氣味，刺激了那怪物，經過一番苦鬥

之後，失了面子，敗退下去，而觀衆大樂。

中國人蹲在屋頂上，擠在窗口裏，在粗糙的石階沿上，或是東倒西歪的陽台上，佔據了一個位置想看得淸楚一點。男女孩子爬上金碧路畔脆弱搖晃的樹幹，像是佔據了戲院座位中的邊座而不需另出費用。

這是一年中僅有的一天，碌碌終朝的中國人在此地熱烈而全面地慶祝着這個節日，因年來通貨膨脹，昆明人久困於經濟拮据，除了工作以外，不容你再做別的事情了。

未來中國潛勢力的象徵

金碧路上使我最難忘懷的景像是兩座巨大的石穹門，建築古雅，莊嚴的屋瓦，還有耀眼睛的用金葉子裝飾的中國字。

這種巨大的建築，矗立在路的西端，提醒了西方人，中國人的裝飾建築品是何等的敏感。他們採用這種大塊的材料似乎是一種力的代表，這是未來中國潛勢力的象徵。

碧雞門對面碧雞山，卽由此得名，金馬門則由金馬山而得名。昆明的幹路卽以金馬碧雞二門得名，綜合而稱爲金碧路。熙攘往來於兩門之間的是忙碌喧擾的車輛，造成了昆明的繁華。

據說每年十月中，月亮照着金馬門，投射下來的影子，和太陽照射到碧鷄門下的影子恰巧在兩門之間的中心遇到。按照習慣，農夫稱這爲中秋節，他們相信中國的月亮在一年的這時候是最明亮，所謂月到中秋分外明是也。

聯誼大樓

在城之東部，地當金碧路與環城路交錯點，矗立起一座不調和的五層「摩天樓」，稱爲聯誼大樓。在戰時，這大樓藏有全中國，緬甸，及印度地區最苦心經營的紅十字會設備——是一個龐大的理想建築物，比較適當的稱呼應該是都市俱樂部。

美麗的不善講英語的女郎，和一羣不善說華語的美國兵，形成昆明複雜的社交生活。在這個極自然的首府中迴旋着黯淡的步伐。「都市俱樂部」是在中國所能發現，最偉大最單純振作士氣的因素，已經不復是軍隊裏的秘密了。這裏有好的食物，好的友誼，音樂，娛樂，游戲，書籍，跳舞，使那些有思鄉病的美國兵，過着漫長而寂寞的夜晚，獲得如在美國一樣的空氣。

假如你落入一隻深椅子中間，細細咀嚼着一本名著，而

昆明大街上熙來攘往的盛況



女主人爲你預備着美國咖啡和炸麵捲；或者你把頭仰起來休息一下，傾聽着世界上最佳的交響樂留聲機片，一面對了天花板噴出板烟，你不相信自己是離開了家鄉的。

可是等到晚會結束，步上大街，這種奇怪的感覺便突然消散。因爲一切都不屬於美國的，那些帶着涼帽的富於地方色彩的小工，笨重的水牛拖着重載，或是穿了藍褲子的老婦人，小脚伶仃地蹣跚走着，種種情形，和美國沒有絲毫相像之處。

難得像有昆明這樣的城市，一方面濃重的感受到西方的思想和裝飾品，但一方面又是吸收得極少。點綴於城中的少數突出的現代化建築物，孤零地夾雜在中世紀的月洞門，傳奇的寶塔，曲綫的屋頂之間，顯得極不調和。不過這種使天空風景綫逐漸演變的西式建築物，並沒有把充滿着憂鬱的，疾病的昆明長街短巷，曲徑幽坊有多大變革。

常常有人在文章上寫過，沒有方法去描寫關於東方的氣息。昆明是沒有陰溝設備和鉛管設備，人類的糞便常是積數星期停在污水坑中，散出難聞的氣息，是造成疾病的根源。

中國孩子就是在這種鄙陋的環境中游玩，長大的。到他們五歲的時候，男孩子和女孩子一樣都會揹了擦皮鞋的箱子，在大街上兜攬生意，招呼美國兵擦亮他的皮鞋。

沒有人能確定昆明因病而死的死亡率是多少，但是每天可以看見不少僵硬的屍體，用竹槓抬着，從街上走過。

昆明的夜生活


拾西山石級而上昆明二十餘古刹在焉

幾乎到昆明來的每一個美國人或歐洲人無可避免地至少要拜訪一次聯合俱樂部。像西山的廟宇一般，聯合俱樂部確實是游歷者所必到的地方。

我在一九四四年夏季，挑選了一個溫和的夜晚，作昆明餐室社交之初度拜訪。把我的皮鞋擦亮，穿上一身最新的制服之後，我坐了一輛吉普向鬧市直駛而去。

當你在晚上駕車行駛於昆明的狹街上，感覺到你的車子可以直穿而過，因爲到處是流露着人類的仁慈。有許多人還不熟悉這種「洋鬼子機器」，認爲行駛是有魔術作用的。

我到達俱樂部後，只見停車處所有的車輛，和我的一輛是同樣的大小，型式和色澤。我知道這些美國兵吃了「警報酒」以後，或許連房屋也要走錯；因此我爲保證吉普之不被開走，把汽車安置妥當，才跑進俱樂部。

付過了法定的入場費以後，經過兩個憲兵駐守的地方，直到大廳的門前，有一羣美國兵在那裏圍着三個中國女郎談話，她們似乎急切的想瞭解美國兵所講的是什麼。

我穿過這較爲高敞的大房間，到酒吧裏，要了一瓶酒，向四面張望。我的前面正是一個舞池；右首放着二三十隻桌子，中國女郎伴着美國兵坐在那裏；左首是樂台。樂隊包括了六個國籍不同的樂師，至少代表着三四個國家。因此他們所奏的音樂像來自三四個不同世界中所安排下來的六種音樂。

對於美國兵，他們只要有一二曲短樂；而

對於中國女郎呢，她們不懂美國的舞蹈是怎樣，音樂有什分別，但對於專飲白乾和威士忌酒的代替品者所感到的單調是一種調劑。

賣弄風情的流行像在美國一樣。美國兵在酒排間裏挑逗女人，從面臨大客廳，建築得像馬蹄形的洋臺上；越過桌子；隔了別人的肩頭，向女人使眉眼。

如其是一個特別漂亮和動人的女郎呢，一個美國兵總會答應把她帶回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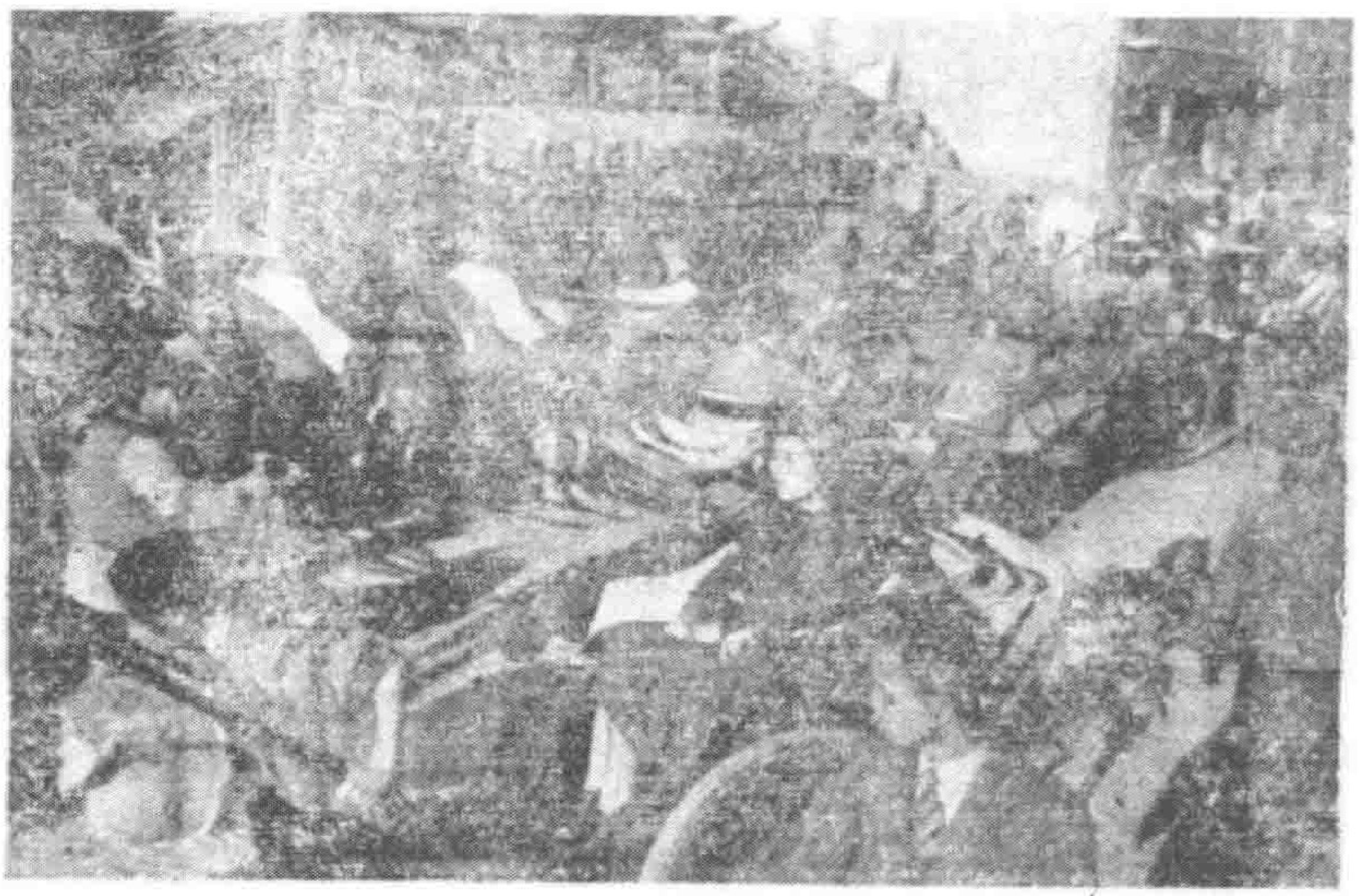
乞丐街，銀行街……

昆明有一個美麗如畫的鮮花市場，穿着藍布衣服的老婦人，雞皮鶴髮，用多皺紋的手握了一束花，賣給熟悉世故的中國人和愛花的美國人，歐洲人。還有一條街上多乞丐，簇緊着的是一羣可憐的渣滓，肢體殘缺，面頰和眼窩突陷進去，過着求乞的生活。

有一條腌臢的街，人們要用手和膝蓋在地上爬行，每走幾碼路停下來，朝了天禱告。還有拍賣豬玀的街道，娼妓的街道；有一條銀行的街道，另外一條街是人力車薈萃的地方，無論日夜，在任何時間內你可以在這兒僱到一輛人力車。

黑市場出售的鏡箱

而還有怪誕的小偷市場，把每種偷來的華而不實的東西陳列着，引誘過路者。如其他是一個體面人民，會給他觀看幾樣飛俏的貨色如萊卡鏡箱（Leica Camera），或是一具無綫電一架可以隨身移帶的打字機，這些東西都是前天才從別人處偷來的。



昆明的人力車街

有一條街上常被美國兵所光顧，稱爲美軍街，街上開着十餘家小店，堆滿了四川絲綢，成都銀飾，福州漆器，大理石，緬甸牙章，還加無數假造品和紀念品，不過造得和眞的一般無二，就是鑒別家有時也會被矇混過去。

不止一個人仔細地檢查了一瓶威士忌酒的瓶封和蓋子，於是付了三十美金買下來，却沒有注意到原酒已從瓶底鑿了兩個小洞流了出去，而用本地製的，和威士忌酒酷肖的贋品放了進來。

在這條街上，你可以用二元美金買一塊力士香皂或棕欖香皂，原價一角的唇膏要買二元五角，一瓶廉價的指甲去光水買四元，一條任何牌子的美國香烟買十二元。一枝好的自來水筆要九十元以上，相當好的手表在二百元以上，德國製的小型鏡箱售價五百元一以上價格，當然都是以美金計算。

因爲美國製品售價是這樣的高，偷竊遂成爲昆明一大問題。一個普通小工只要賣掉一隻汽車胎，一桶汽油，幾箱食品，就能穩賺相當於六個月的薪水。假如他能够開了一輛美軍吉普車逃走，當然可以一世吃着不盡，度其優游的餘年了。可是偷竊的引誘愈大，處罰也是迅速而確定。小偷預先知道，假使一旦被捕，他沒有希望經過審判，辯護，或憐憫，而只有最基本型式的無情的責打。

此地有瓶裝葡萄酒，白蘭地或威士忌酒賣給嗜酒若命的思鄉軍人，售價自法幣三千元起。昆明著明的警報酒賣法幣五千元一瓶。

所有這種飲料都是一致的有股惡味，沒有顯著的功效，只有痛苦的反應。中國除了吃飯

時間，難得飲酒。你不大能够在街上遇到一個中國醉漢，因爲吃醉這種事在昆明是令人感到頭痛的。

昆明在中國西南部，地勢偏僻，雖然與法屬印度支那，緬甸，和印度毗鄰，昆明在財政上的歷史非常有趣。最近四十年之前，昆明沒有任何種類的紙幣，只有少數的硬幣，標準的交易中介就是銀塊。

一九一一年在街市流通的紙幣是雲南省鈔票，但不久卽發生了曠時日久的內戰。這就是推翻袁世凱的運動，而袁於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逝世。

倒袁運動時，雲南省鈔票的價值逐漸低落，到一九二九年，要十元滇鈔掉換法幣一元。漸漸昆明發現了金幣，但因金價日漲，狡猾商人把金幣溶化作爲金條出賣，金幣於是很快的消失了。

黃金是黑市交易的碼尺

歷年來以印度支那的銀幣作爲昆明公認流行的外幣，但以史蒂威爾公路之開拓，羅比(Rupee)的重要性激增了。戰事發展到西部中國的時候，美國軍隊把新的財富運到昆明，黃金便成爲黑市交易中標準的碼尺。

在戰時，路上有數百名經營兌換的小販，每隔幾步路就可以見到一個，一個美國兵不難在路上聽到一句熟悉的問句：「要換錢嗎？」這種問詢，總要遇到十次以上。他們公開經營交易，一無顧忌。

這種大膽的負販通常是賣買美鈔或印度羅比，他們換算中國鈔票的詳細準確，好像是從機器上抄下來一般。

有一個謠言，昆明街上中國人買下來的羅比和美鈔大部份落到日本人手中去，日本人用羅比和印度商人做交易，把美鈔付給在國外工作的秘密份子。

去年年終，美金一元，換法幣一千二百元，而一年之前的兌換率是一百八十對一。因此經過了十二個月之後，昆明的生活指數高漲了百分之六百。

在中國其他部分，這種通貨膨脹的重壓，就是上層階級也感到了——公務員，銀行從業員，大學教授——他們薪給的增加，比了一日千里的物價，瞠乎其後。相反的，不識字的人力車夫到成爲很有辦法的人，一天工作下來，在他袋中看見有五六千塊錢是並不希罕的事。

兌換美鈔記

我將永不忘記第一次兌換鈔票的經驗。我那時到昆明，有人告訴我，兌換錢幣唯一的辦法是直接交涉。兌換率比較可以高一點。

我在斜紋布褲袋裏帶了五十元，用了十分好奇心到店裏去兌換鈔票。他們告訴我說價錮要二百對一了。第一個人跑上來討我一百八十元，我就揮手叫他走開。他走到轉角遇見一個衰弱的小人物，他起先討一百八十元，後來還沒有回答他時候，加到了一百九十元。我仍舊不睬他。

我再走得遠一點時，一個高大而猙獰可畏的人，眼縫很細，小鬍子，露出不快意的微笑，側身走到我前面來，輕輕地同我講，「二百元。」

我這裏遇見了可以交易的人。我拿出了鈔票，開始數一遍。「不，不，不」他說，要求我跟他跑。我以爲他不耐這樣顯露的交易，要我跟他到近便的店家或弄堂中去。我跟了他跑。

我們從金碧路轉彎，走進一條狹而彎曲的小巷。約摸走了五十碼路，又轉入一條只有三呎闊的，發臭的小弄。我是十分的狐疑。

那人時時回過頭來望望，確定我是跟着他在跑，而總是予我以同樣的不愉快的微笑。他的面孔使我發生猥瑣之感。我不喜歡他。

我們跑到弄堂底一塊小空地上，穿過去有一幢二層樓的房子，走上一架扶梯，到房間的後部。他輕輕推開了門，要求我也跑進去。這時候我是單槍匹馬，只好任其擺佈，不過我估計這筆交易多半是不會成功的。

房間又小又黑。傢具中包括有一隻桌子，約摸有六隻椅子，角落裏放着一具粗陋的保險箱。四個如鷹眼的中國人，穿的是長袍，指頭上留了長指甲，圍坐在桌邊。他們見我進來，以目示意，表示招呼，但是沒有講一句話。似乎我坐進了一隻椅子中間。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從我袋中拿出錢來，

我在數的時候，他們都仔細地看着我。於是其中有一人走到保險箱邊，拿出一紮鈔票，走到我背後，從肩胛後面傳給我，我往後瞧了一瞧，謝了給我鈔票的那人，緩緩立起來，向每人鞠躬而退，走向門邊。所有一屋子的中國人也立起來向我鞠躬。我裝出了一絲笑意，於是轉身趕快跑出去，撞到了領我到這裏來的那個大漢身上。他對我不絕道歉，站在旁邊，我於是跑出去。我一直奔着，奔到昆明的大街為止。

昆明是農業中心

整個雲南省包括昆明在內，一向被當作流犯殖民地的。專制帝王和軍閥把他們政治上的敵人充軍充到這裏中國的遙遠部份。在此地，來自全國的無數野蠻主義者，以前的罪犯，不良份子等等，和土地掀起了無休無止的鬥爭。

破碎的昆明就是農村活動的自然首府。來自周圍百哩的農夫徒步到城裏來作定期的宴敍，馬車中堆滿了農產品和手工藝品，賣給市場，換取變動不定的法幣。

雲南種田者不像美國農夫一樣住在他的佃莊上，却是住在一片田地中間的村落中。這種集體農場的制度幫助發展了一種單純的文化，為西部中國人值得驕傲的一件事。

典型的雲南省農夫擁有一塊小土地，大概是以祖傳的居多，而這片土地大概位於陡峭的山坡下面。不過這種地形的田地對於一個勤墾的中國人並不感為問題，他們對於坡形田地的墾殖，技術極好，可稱世界第一。

歐洲諸國直到最近才明瞭坡形田地種植的重要，可以避免土地的被浸蝕，經過同樣的開拓以後，可以增加土地的數量。

中國農夫在他田地上是一個專家。他知道收穫，肥料，土壤和植物病理。他懂得怎樣去和洪水，蝗蟲，惡劣的氣候鬥爭，他所得到的智識極為自然，並不像醫藥圈子中的外科大醫師一樣，沾沾以這一份行業中的大醫師自居。

知足常樂

這些農夫有一條簡單的哲學。他們的生活是有條件的。他們認為千百年來生活的方式總是重複的，因此沒有理由相信他們的一世中，生活會起什麼變化。他們並不希望在一夜之間承受到一份財富。

他們不顧畢生勞苦，可是他們能支持長時間的工作，足以自傲。他們是愉快的，只要他們能夠出產好的收成，好的子女。因為積穀可以防飢，食物也是交易的貨品；而養兒可以防老，不但是對於未來的保障，也是藉以娛樂晚境的。

中國農夫極重視教育的價值，可是實在沒有為子女受教育的費用。中國文字的書寫極為困難，等希望子女能夠通順文理的時候，已經是需要他們在田上幫忙的年齡矣。

雲南農夫雖然受到經濟上的壓迫，心境上是非常快樂的。他有尖銳的感覺，歡喜說說笑話。他們相信新式東西，忠誠於其家庭，他自已在集團中獲致的美譽，維護惟恐不周。

這些就是供養和維持擁擠的昆明人口之生存的人物。自從美軍開進了這個閙猛的大都市以後，農夫的地位穩實更趨重要了。

經過駝峯運來的汽油與軍火，為打擊日本所必需，因當地處理得宜，可以使這種有價值的東西不絕運來。雲南的農夫功蹟永遠不可埋沒，因為在戰爭的年頭，人口激增四倍，食糧不虞匱乏，都應歸功到農民種植的勤懇。

從空中望下來，昆明像其他中國大城市一樣，四郊彌望皆綠。出產最豐盛，綠色最濃的地區是接近城市的地方，因為此地極易獲得昆明人的糞便，作為肥料之用。

自城市的距離增加之後，肥料的代價比例地增加，每畝的出產減低，而郊區的綠色也減退了。點綴在風景區中間的是小型農村，一簇一簇有規律地間隔着，這就是雲南省的骨幹。

已經損壞了的史蒂威爾公路

通昆明的公路是一致的破敗。就是史蒂威爾公路在今日因為美軍卡車不絕地開駛，路面損壞特甚。多塵埃的礫子石公路建築對於氣候的損害極少能抵抗。酷熱間隔着暴雨，再加上笨重的車輛，常常弄成深陷的車轍或隆起的一塊，使我們的陸軍運輸隊人員感到像在開駛在洗衣板上一樣。

駛在這種同一路上的還有雲南中世紀的車輛——感覺遲鈍，行動笨拙的水牛拖了木輪的車輛，蒙古小馬裝着重載，流汗的小工用扁担挑了他的重物，音調鏗鏘地哼着歌曲，像唱給他自己聽的一般。

有時遇到一輛中國卡車，燒的不是汽油，早已改燒木炭，載了一車的蔬菜，或乾柴，鹽，發出爆炸的聲音。在雲南看見過一次最親切的景象：有一輛卡車停在路旁，摩托的一部份拆卸了下來，汽車夫在找尋毛病的根由。

這種車輛，論年齡已在二十年以上，原來是美國製造，而現在的外形是變爲中國製造的炭爐，車身，車廂。這種古怪的木炭汽車會發出火燄和烟霧，像一具小型的火車頭。



冒烟的木炭汽車中擠滿了乘客

開車的中國人不但是老練的車夫，而且精通機器原理，因爲雲南省裏沒有路旁修理汽車的站頭。他們雖然有這種熟練的技術，但大多數汽車夫的薪給都是很低微的。

你不難看到裝滿了蔬菜的一輛卡車，蔬菜上面蹲了二三十個乘客的情形。車夫向乘客收取少數車費，昆明物價極高，專靠拆一點這種外快，以資貼補。

昆明唯一的公共車輛是小型貨車所改裝，用馬拖拉，可以乘坐幾人。車夫爲要收取額外費用，常把自己的座位留出來，下車跟了馬跑着，從城的一端到彼端，不知疲勞。這種原始式的貨車倒裝有上好的橡皮車胎。當美國人民盡力搜求車胎也不得的時候，這樣遙遠的中國大後方省區裏，還有足够的車胎存藏着。

在一九四二年緬甸公路未封閉之前，省裏的某將軍發表：公共汽車不裝橡皮車胎者，不准行駛。車主因此趕快去搜購車胎，後來才知道某將軍從仰光運來了不少車胎，藉此「法令」，推銷他的貨品。因爲這種車胎只能裝置於較輕的車輛，比較沒有摩擦，能够維持較久的時間。就是在今日看來，車胎還像新的一般。

昆明的人力車

公共車輛主要是行駛於金碧路，其餘則全是東方所特有的人力車的世界。人力車能够搬運各種東西，從傢具雜物以至豐滿的中國女郎，她穿的是開叉旗袍，赤脚，頗新西方人的耳目。

昆明的私娼大都坐了人力車在城廂中打轉，遇見有錢的顧客，投射以一個殷切的眼色。這些女郎大多穿著入時，修飾得很漂亮。

一部份中國人以爲所有的西方人都是野蠻，從未學習過禮貌，外交，和禮節。中國人則不論貧富都是一等一的文雅溫和。他可以聽你獨自討論一個問題至數小時之久，甚至關於這個問題，他比你還要知道得多一點。

五六—二〇〇

在我看來，這種合禮的感覺一部份是由於中國人能够抵抗一切變化。當野蠻的日本人和「不開化」的西方人武裝起來，發動全球戰爭的時候，中國的學者却在討論教育與政治。就是在今天，也是很明顯的，雖然中國從西方接受了許多觀念和物質的援助，她仍舊反對我們某種習俗與行徑。

這種裝載過重的運輸系統包括數千艘民船，舢板，和少數帆船，行駛於滇池和城內的河道中間。聯通滇池與昆明城市的是一條風景如畫，狹隘的昆明運河，因爲船隻來去極多，所以日夜都很擠軋。中國運輸方法之淒慘只要看上下行駛於這條用人工開鑿的水道中間者，都是一些利用人力的船隻，就足以說明一切了。

滇池在星月皎潔的晚上，發出閃耀的光亮，指示無數友機與敵機以進入城區的方向。無休無歇的船舶緩緩從滇池行過兩岸叢林的地帶以入運河，紆迴曲折在一處怪異的峽谷中，兩面點綴的是台型稻田。

風向順的時候，船老板和他的妻子張起一面破碎的蓬，船蓬是用蘆葦或竹篾所做成。沒有風呢，運河上習見的景象是船上全家的人流着汗，用力搖着裝載過重的船，向城市而去。

父與子拿了竹篙，在船的兩面，狹隘的横木上撐動。撐的時候立在船之前部，竹篙撐進淺狹河道的泥底，身體折成四十五度角度，用了絕大的氣力撐向船的後部。到了後面，把竹篙拉起，回到前梢，重新開始。



行駛於昆明運河中的帆船乘客正擬上岸的喧閙情狀

同時，母親搖着一面大櫓，姿勢與擺動的韻律恍如跳巴萊舞的舞女。她的小女兒負責把舵管制船的方向。

船舶減少房荒

這種合作的行船，不但不感到疲倦，而且有驚人的效驗，船上的重載如石塊，焦煤，鹽，礫石，木材就是這樣子運到城中心去卸貨。

除了他們在運輸系統上佔重要的任務以外，這許多無數小船還使擁擠的昆明解決了尖銳的房荒問題。船艙的一頭完全敞開，用嬌小的竹篾蓋成，當作灶間，餐室，和全家的臥室之用。

這種想想不可能的小地位，量量只有四呎闊，六呎長，所有生活工具都在裏面，因爲這輩可憐的人沒有方法也沒有時間在岸上維持一間簡陋的茅屋。

整個家庭就是在這間單室的船艙中生長撫育的。父親死後，長子就担負起管理小船和適度的商業的責職。

他還要事奉年老的母親。

靜靜的昆明運河兩岸長着苔蘚，除了運輸以外，還有無數其他用途。到夏季的時候，狡猾的，赤裸的中國孩子嬉皮笑臉跳進河裏，河的下游母親在洗濯衣裳，而小工則在担水，因爲煮用的水在昆明是極爲重視的。

運河又當作馬匹，猪玀，水牛等牲畜的飲水處；河岸兩面的稻田賴以灌溉；又是製造磚瓦用水的來源，百分之九十的昆明房屋都是用磚瓦來蓋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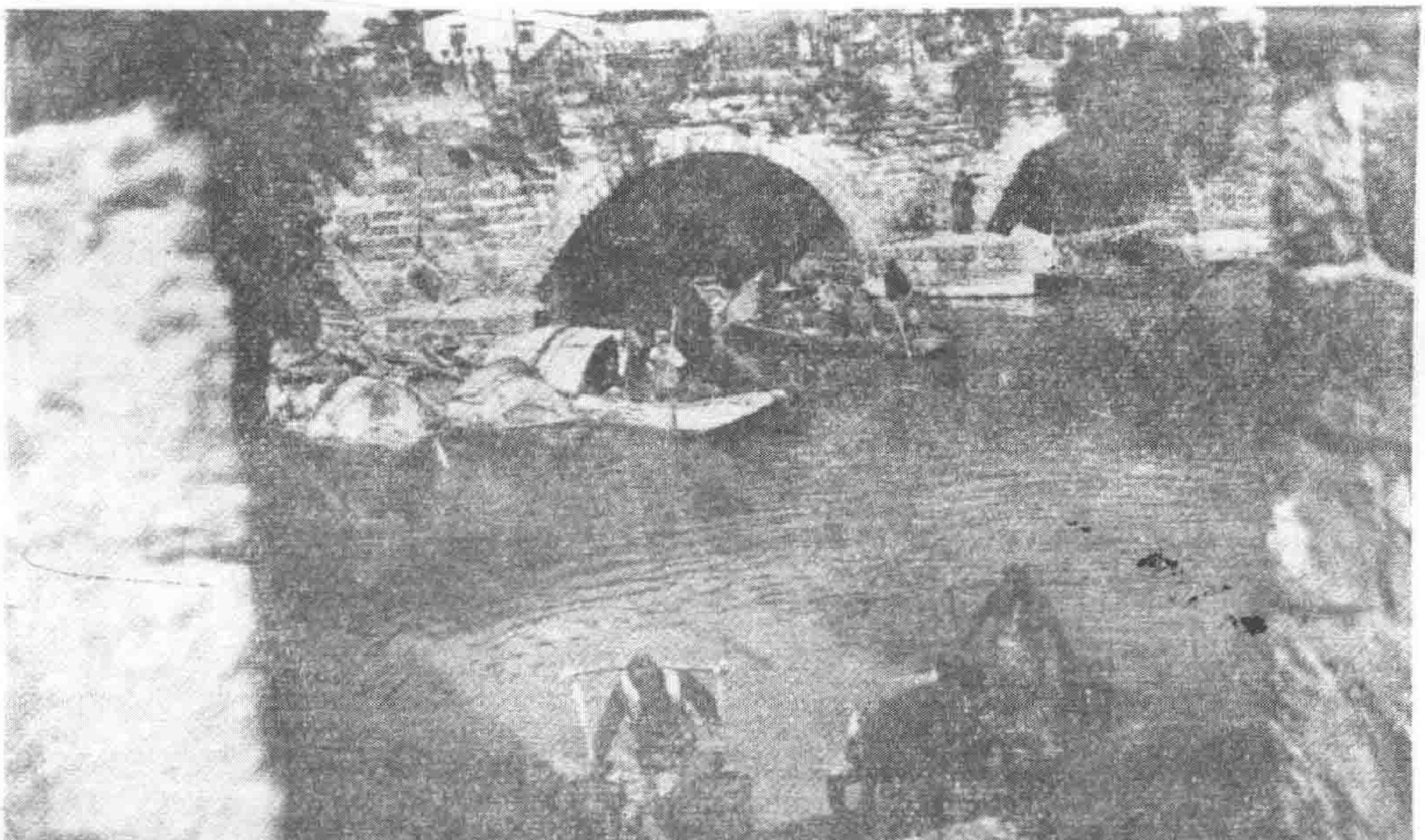
也許運河上最有趣和色彩最濃重的一面是漁翁和他奇怪的水老鴉。這種伶俐的大型黑的鷺鷥，其外觀的古怪，總能吸引好奇的觀衆。

舢板船緩緩向前行駛時，尖眼鳥能在水底急速游泳着。牠們現在停在船之一端，等待工作。如其一條魚被牠們看見了，幾隻鳥就會同時鑽入水底，在五十呎以下的水中巡獵，常常獵得了魚蝦才竄出水面。

水老鴉當然要把魚兒一口吞下，但是釣魚人爲的是生意，他當然不能這樣讓水老鴉吃掉的。爲了保障漁夫自己的生存起見，他在水老鴉的喉間放着一個銅圈，魚吞了下去，便不會吞到銅圈以內。魚兒梗在牠的喉間，水老鴉顯然是很苦痛的。水老鴉蹣跚着走到他主人面前，主人把老鴉倒拿住了，向着一隻籃口搖動，直到魚兒搖出來爲止。

棲雲古刹

在風景如畫的昆明平原的西陲，雄壯的西



居民在昆明運河汲水作飲料之用。環形橋洞景色宜人；橋之上面，即爲金碧路

山圍繞着美麗的滇池。十世紀以前的中國人在高山頂上建造了著名的，美麗的西雲寺。

棲雲寺一共有二十餘所，在犬牙相錯的山上楞巍巍地建造着。山寺要循無窮的石級和還有在山邊鑿出的紆迴石徑而上。

呼吸僅屬的游客在八千呎高度的山上覓路而行，他突然在兩座金頂屋面的寺院之前，密集叢林中間，看見一個滿生荷花的池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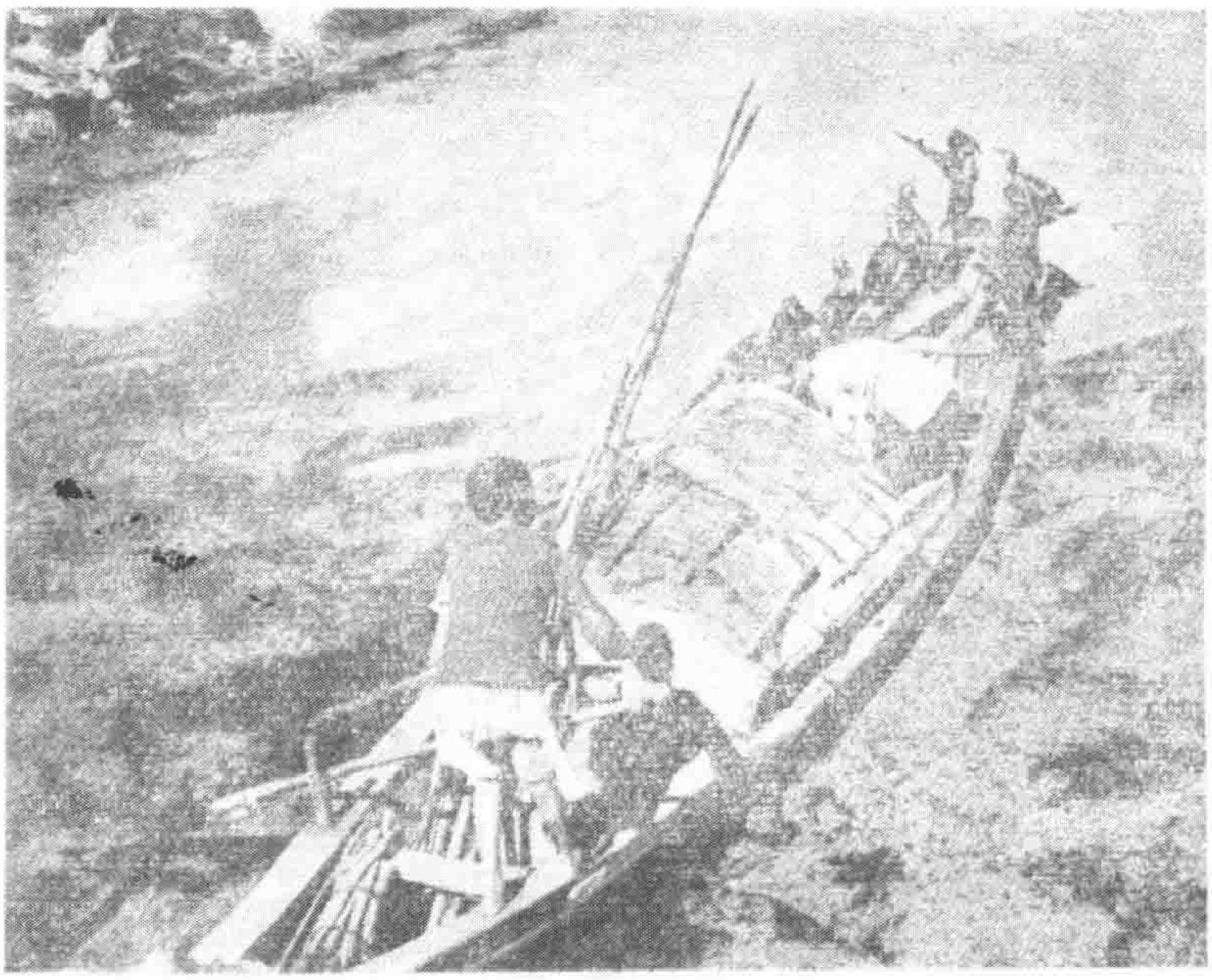
在中國悠長的歷史中間，產生了偉大的哲學家，精緻的圖畫，可愛的瓷器，和熟練的細工，而在西雲寺之間就能找到他們無限的忍耐和精細的審美觀念的更多例子。

許多巨大的金塑菩薩是一件藝術品。還有寺院本身，那五色繽紛的琉璃瓦，雕花的門窗，浮雕的花崗石柱子是天才競賽中無言的明證。

廟宇，寶塔，穹門上面熟悉的曲綫形屋頂不但是美

麗的，而且是有作用的，因爲這類形式的屋頂，可以抵抗夏季烈日，招致冬日暖和的陽光也。

對於中國人，每一石像，泥塑像，及花崗石像都有其甚深的意義。碑石上刻的是佛教及



漁夫載水老鴉駕舟中流度其捕魚生涯

中國哲人的教義。

在一處林木森森的山谷之間，參天古柏中有一座不被人們注意的廟宇，廟的二層樓上，藏有關於醫藥、科學、數學、地理、社會學、藝術、文學，歷史的孤本叢書。還有無所數手稿，文件，檔案，有的印在綾羅上和竹片上，有的則在熟紙或疏鬆的報紙上。

這些教育上的瑰寶，因日本侵犯東北，而從東北諸大學中搶救出來，用馬車，小船，



西山一廟宇中之怒目金剛

腳伕穿過整個中國地區，不遠千里找到此拔海八千呎山中的石砌小廟裏，在遭刦的書籍說來，宛然是登到天堂裏去了。

其間的書架整齊清潔，陳列着浩瀚無涯的智識，靜靜地等待學者們來發掘這無盡的寶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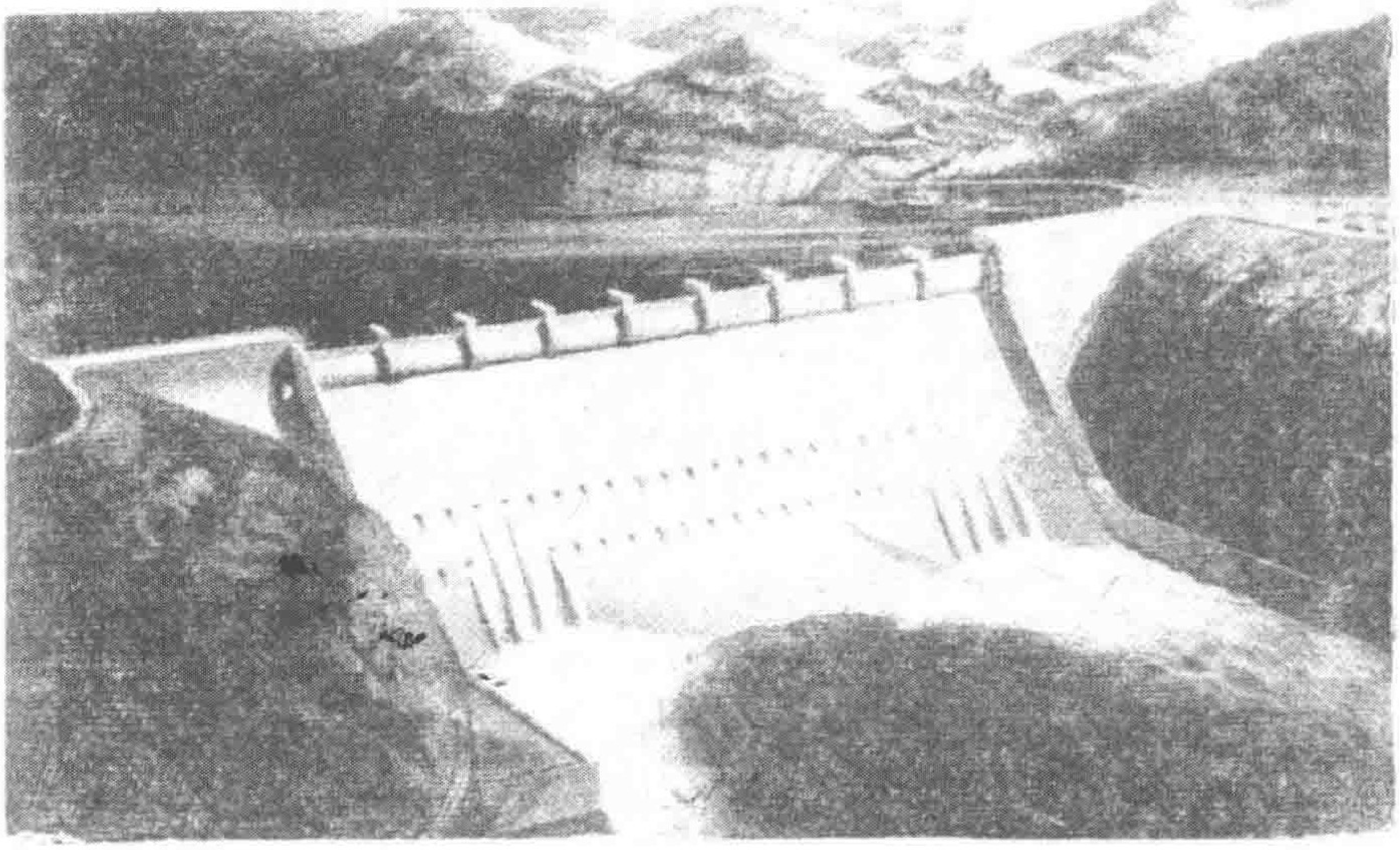
堅實的石中開鑿出一條長而陡峭的走廊，可以通達到寺院中的最高處，石壁上開了無數等距離的小窗，使游客可以瞭望到美麗的滇池及附近村郊之景色。

據傳說：全部走廊及其粗糙的石紋，奇怪的石像是一位高僧費了九載光陰，單獨完成。今天有許多僧侶住在廟宇裏，在流轉無盡的游客眼光中，僧衆們在向佛像做功德時的一種憂鬱面容，永遠是好奇的源泉。

翻過來講，雲南省雖然滯留在中古時代的落後狀態中，但比之中國本部任何省區蘊藏有更多的自然物產。因爲缺乏電力和現代機械，遂使大好豐富礦藏如錫、鐵、煤、鉛、銅等無由開拓發展了。

三峽間旅行家樂園
竚看長江大水閘

張蔭槐



「宜昌水閘」設計

揚子江蜿蜒五二五三公里，從西域的青海，奔騰東下，跨過了七個省分，橫斷整個中原，被稱爲中國的最大河流，中國的生命綫。

不單是中國內地的東西交通，大部依賴這條唯一的交通大動脈，這七個省分的千萬畝良田也仰仗牠的灌溉。長江滔滔汩汩的浪潮肥沃了兩岸的泥土，使中國的人民得到了生路，決定了他們的生產方式——農業。

但是，長江的一怒一笑却操縱着中國萬萬農民的飢和飽，生與死。因爲科學不發達，水利工程的落後，五千年來，不是人控制着長江，却是長江是人的主宰。因爲：

揚子江下游，是冲積層的低地，狹溢的支流與運河分割着這平原地帶。激流夾帶着上游的紅土，淤積在海口，年深月久，河床淺了，即使洞庭湖與鄱陽湖也慢慢的失去了調節的作用。旱天，江水涸淺；雨季却會突然使支流泛濫起來。終則不免於堤決橫流，千里蕩然，廬舍爲墟。

窮苦的老百姓，年年在旱災，洪水之間打滾，變得更窮苦。

同時，作爲交通大動脈的揚子，也有着無可彌補的缺陷。雖然全長三二〇〇英里，萬噸大船在漲水的夏季，也僅能駛到離海六三〇英里的漢口。航行內河的輪船，可能上溯而至川西敍府，彭山等地（離海一六三〇哩）。然而江水湍急，時速達十四節，實在是全世界最難於航行的一段水路。

TVA與YVA

遠在抗日戰事還在艱苦進行的卅三年六月間，名震世界的美國水利專家薩凡奇博士，默默地隱居在宜昌前線龍溪河畔的一角小樓上，起草揚子江水閘工程計劃。薩凡奇博士是美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計劃TVA的實現者。他以六十八歲高齡，不辭長途跋涉的勞苦，願以他的寶貴經驗，使廝野的長江就範，使揚子流域改觀，爲中原萬萬農民造福。這個計劃以TVA爲藍本，因此就名爲YVA。

美國TVA的成功是我們的一個大鼓勵。這條田納西河，在百年以來，洪水爲患，不知奪去了多少的生命，破壞了多少的田園。河身甚淺，最淺處僅深一呎，因此交通困難，沿岸商品積塞，無法運銷調劑。水量無法控制，農田無法利用。但是一經成立了TVA後，田納西河幹流的九個大水閘，支流的十三個小閘造下了下面的奇蹟：

（一）洪水消滅了。水量受了節制，枯涸的農田獲得正常的灌溉。甚至密西西比河的水災，也因此減輕。

（二）航運改善：一九三三年田納西河航運僅三千二百六十五萬噸哩。到一九四二年，

增至一萬六千一百四十六萬噸哩。預計至一九六〇年，貨運將增至十億噸哩。現在吃水九英呎的船隻，終年可以通行無阻了。而原先的田納西河，因爲上下游水位相差達五百呎，航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三）水力發電：TVA發電能力，三百餘萬瓩，現僅裝用電量二百二十一萬瓩，已使該流域農村電化，工業發展得到了幫助。電費從每瓩時三元六角六分，減至一元九角六分。住宅用電量增加消費百分之五十五，電費反減少百分之廿二。農場電化了，用電力耕作，用電力保存農作物。每一戶人家都有了電燈。TVA既有如此輝煌的成就，因此YVA有着遠大燦爛的希望。假若揚子江大水閘完成後，據薩凡奇博士的估計；可能有下述後果：

（一）發電一千〇五十六萬瓩，將五倍於美國大高里水閘和布爾達水閘的總發電量。比蘇聯的尼伯爾水電廠將大十九倍。以宜昌爲中心的輸電網，將東至南京，西抵成都敍府，南面擴展至貴陽桂林，北方遠達天水太原。其遼遠廣闊，稱世界第一。川、湘、黔、滇諸省礦產得以開發。民生建設及該區域的工業化，可得廉價的電力供應。

（二）中原各區永遠可免洪水的災害，也沒有旱荒。

（三）可使一千萬英畝稻田獲得正常灌溉，糧產因此可加一倍，解決了糧荒問題。同時使中國農業亦得步上電氣化的途徑。

（四）萬噸巨輪能由上海直航重慶，不必再在宜昌換輪。水流也不致如現在的湍急，航行危險減少。貨運將可暢通。

到那時節，水田交錯，工廠林立，在三峽間垂釣避暑，使荒土變爲樂園，猶其餘事焉。

宜昌是水閘基地

萬馬奔騰的長江水，出了兩涯峭壁高聳的三峽，方始江流弛緩分散。因此，位於三峽口的宜昌無形中便如一個控制江流的開關。薩凡奇博士選上了宜昌附近作爲揚子江大水閘的基礎。按照計劃，將在南津關至石牌間十五公里這一段上的適宜地點，建築一個大水閘，其高將達七百五十呎。兩岸峻峭雄峙的山巖，形成了兩座天然的堤壩。在這深谷中間，可以容積七百億噸的江水，將二百五十哩的水流阻止，緩和下來。此項水流便節制下來，供灌溉一千萬畝農田之用。

從這一水閘直到重慶，由於上述人造湖的造成，江面加闊了，水深也增達五百卅呎，萬噸巨輪自然便能航行裕如了。

但是這裏有了一個問題：因爲水閘前後河面水位有如此鉅大的高度差別，如何纔能使萬噸巨輪飛渡呢？巴拿馬運河最高點僅拔海廿六呎，竟得分用七個水閘，使輪船得以逐步昇高。現在巨輪須曳過六百呎高的宜昌水閘，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再說目今最大水閘門，是美國哥倫比亞河的龐維爾水閘，亦僅高七十二呎。要在長江三峽中間開闢空前高大的水門是不可能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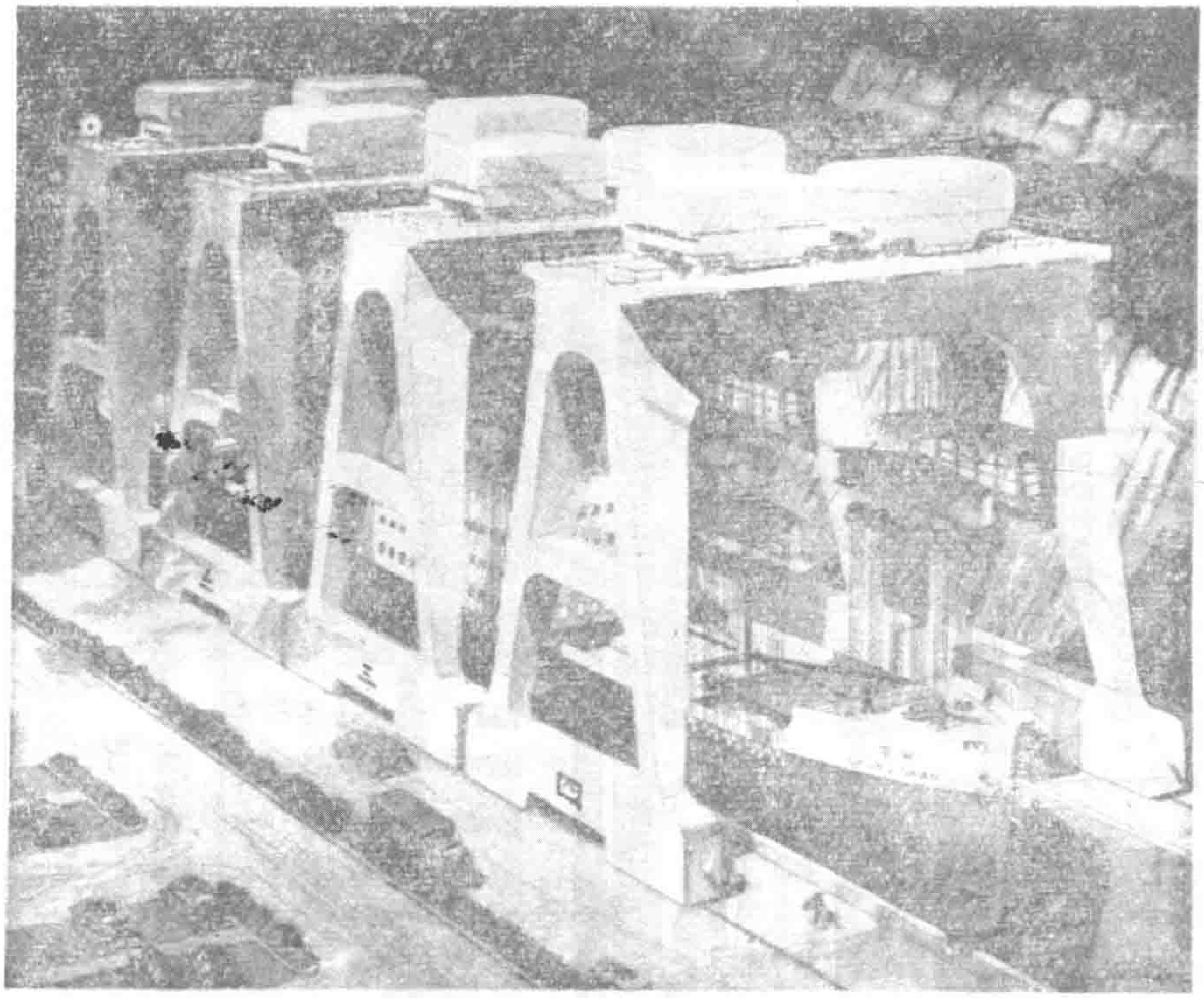
薩凡奇看到發達的美國戰時造船業與重工業，發現他們所用的高與十樓大廈相齊的活動大起重機，或可借來解答這一難題。此種起重機（見附圖），雖然笨重，但能曳起超重的物體。且在理論上，並無大小的限制。薩凡奇相信，應用此種超級起重機兩架或兩架以上，即能將整個巨輪，從水閘的低的一面曳起，昇高六百呎，放在水閘彼面的河中。唯一眞正困難點，還在於船身是否堅固，當曳至空中時，船殼是否主持得住本身的重力。

宜昌水閘第二個大功用是發電。它將在山中鑿開山石，在地道裏設一發電廠，一切附屬設備也深埋地底（這是爲了預防空襲）。水閘中間築有可以控制的排水隧道，江水從隧道中流過，推動六座龐大的發電機。產生一千另五十六萬瓩的電力，轉動中國新工業的機械。

宜昌水閘當然不過是YVA整個計劃中的一個基本工程，在長江及其多處支流中，還將建築其他同樣的大水閘。

計劃業已開始

蔣主席對YVA計劃異常關心。國府並已與美國馬立森克努生公司訂立合同，實施這一工程。開始付給美國的設計費用已有美金五十萬元，薩凡奇亦正式被聘爲工程計劃的顧問。今年四月初，博士曾再度來華，察勘壩址及水



薩凡奇計畫長江起重機　薩凡奇相信利用此種超級起重機兩架或兩架以上，即能將整個鉅輪，從水閘的低的一面曳起，昇高六百呎，放在水閘彼面的河中。左圖係表示中山輪已被起重機控制的情態。

閘地點，蒐集長江水壩設計資料，並與資源委員會商洽鑽探地質與航測實施問題。三峽至長江上游現正開始全面的航空測繪工作，美航測公司並已派專家來協助。同時資委會派員分組出發調查重慶、宜昌一帶，經濟與自然情形，考慮水閘完成後，宜昌與瀘洲間支流土地可能受到的損失及利益。整個水閘工程的計劃圖樣亦已於六月一日起，由中美工程師會同美墾務局，在科羅拉多州鄧維爾着手繪製。

這一偉大的水閘工程，據薩凡奇預計，大約在六七年以內，就可將全部土木工程部份完成，電力設備也可完成五分之一。整個工程經費，估計需欵十三億美元，照學理上的假定，可以在五十年內取得補償。

薩凡奇博士

長江水閘工程的偉大的設計者薩凡奇博士，是個謹嚴而熱心於人類福利的學者，工程師。他外貌看似一位謹嚴而和藹的老祖父，實際上却是青年所心愛的遊伴。他不吸烟，不飲酒，也從不出口駡人。喜歡旅行，曾經徒步或騎馬，越過洛基山，希馬拉耶山和其他險峻的山嶺。

由他計劃而造成的水閘，已在六十座以上，總值已逾十億美元以上。他曾在胡佛總統任內，設計哥羅拉多州波爾達水閘。後來又曾替故羅斯福總統設計兩座更大的大高里水閘和加利福尼亞州的沙斯泰水閘。然而他替美國墾務局孜孜服務所得的年薪，却從未超過八千七百五十金元。憑他所給與人類的福利，何止千萬倍於此數。然而他是一個淡於名利的人，他曾說：「我不是一個精明的商人。對於金錢，並不感覺多大的興趣。」

薩凡奇博士現在雖已鬚眉皤然，六十八歲了，可還是目光炯炯，毫無老態。他在一八七九年聖誕節，生於威斯康新州柯克斯維爾附近一個小農場。畢業於麥迭遜的威斯康新大學工程系。畢業後，一直爲美國墾務局服務，設計艱鉅的水閘工程，以迄於今。一九四四年，薩凡奇奉總統派來中國。他看到了揚子江三峽水力蘊藏量的偉大，可能產生十倍於波爾達水閘的電力。於是他決心要爲中國人民開發揚子江，使成爲人類史上的偉蹟。

在重慶，他遇到了奉故羅斯福總統特派，來華協助解決戰時生產問題的美戰時生產局局長納爾遜，將這計劃告訴了他。納爾遜立刻拍電到華盛頓推薦，終於在去年秋間，美國墾務局和我政府簽訂了設計進行的合同。

假使揚子江水閘竟底於成，薩凡奇博士將與滾滾長江同垂不朽了。

台灣環遊記

本誌特派員陳其英



台南中華日報的女排字工人

民族文化

——勤樸耐勞多優秀——

人口統計：台灣全省人口，向來各種記載，多有出入；原以統計時間先後不同，或係估計不確，自不免差異；尤以此次戰事關係，變動過劇，戰前及戰時所統計，現時不甚可靠。台灣省長官公署於本年七月舉辦全省戶口總清查，經辦理完畢，據統計為：

（一）全省戶口：一，〇〇〇，五九七戶；

（二）全省人口：六，三三六，三二九人；

（三）外僑人數：就以上戶口中，包括外僑七，五九二戶，人口總數二八，〇四二人；計男一四，一三一人，女一三，八九三人。外僑國籍包括美國、英國、蘇聯、荷蘭、西班牙、日本、韓國、暹羅、越南、緬甸、菲律賓、爪哇等國。

全省戶口總數平均為每戶六．三人；男女比較，女人總數為男人總數的百分九十八強；以全省土地總面積三五，九六一．二一方公里計，平均每方公里有一七六人。

以上統計，當比較可靠。惟此六百三十三萬餘人中，除外僑二萬八千餘人外；究竟漢族若干人，高山族又若干人；尚未見公佈出來。惟另見長官公署本年初公報，根據民國三十二年統計，高山族人口總數共為二二四，〇八〇人，若將全省總人口除去外僑及高山族外，則漢族當為六，〇八三，二〇七人。

民族精神：根據以上統計，台省人民以漢族為絕對大多數。其中以來自福建省的漳、泉一帶者為最多，約為百分之七十一二；其次為廣東的惠、潮、梅一帶者約佔百分之二十五六；他省則甚少。職業以農業為最多，工業次之，商業又次之，交通業更次，礦業為最少。所有風俗、習慣、語言、完全與閩南、粵東一帶相同。

漢族移居台灣原甚早，據日人所傳，為秦始皇二十八年遣徐福率童男女移住夷州和亶州，夷州卽台灣，亶州卽小呂宋，今日漢族為秦時徐福所率童男女的後裔，此說未必可靠。惟據我國史書所載：漢之東鯷，隋之琉球，披玖，唐之琉鬼、澎湖，宋之毗舍那國，皆指台灣而言；是我國在漢時與台灣省經發生往來關係，大概漢族移殖台灣，以宋、元以後漸盛，而明末、清初為最多，似無何疑義。

在以前帆船時代，不惜駕一葉扁舟，歷鉅風駭浪，遠渡重洋，原是一種最冒險的行為，無異以生命為賭博；以當時農業經濟社會時代，本為重土輕遷，如非為生存競爭所迫，當不願出此最後一着。就各種懸揣，概括言之，不外下列數種原因：（一）宋、明孤臣遺民不願受異族統治；（二）海盜；（三）賈客；（四）漁戶；（五）規避苛政的平民，與因天災人禍在內地無法謀生的勞苦大衆；（六）海盜或倭寇的俘虜。當先民移殖台灣，篳路藍縷，披荊斬棘，開闢草萊，生養滋息，以有今日的繁庶。由此種優秀的先民遺傳下來的台省同胞，大多數係勤勞儉樸，且富有民族思想與冒險進取的精神，在有清一代二百餘年中，台省一隅實為反抗滿清，表現民族文化精神的根據地，先後發生反清運動計達二十八次之多。在淪陷日本五十年期間，始終反抗日本統治，前仆後繼，可歌可泣的事蹟，尤不勝記載。讀梁任公贈台灣逸民某乘簡其從子詩：『羲黃軒裔彼何人，海枯石爛今如此』：則我台胞在日人高壓下，眷念祖國之情仍無時或已。

日本在發動「九一八」事變以後，以純用壓力征服不了台灣人民，遂改用欺騙的懷柔政策，從教育入手，施以強度的同化，禁止用中文，強迫說日語，以

致現時在三十歲的台胞，都受日本式的國民基本教育，雖然不識國文，不會說國語，但原來的閩南話仍是在家裏和本地人通行着，遇到日人時勉强說幾句日語，日本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事實上仍是同化不了。自日本投降後，台灣青年紛紛學習國語，爲期僅半年，國語便可在台省通行無阻；這可證明台胞青年傾向祖國的熱忱。

婦女職業：台省以過去國民基本教育的普及，全省青年男女均有同等的生活能力，社會又給予同等的職業機會，所以台省婦女同胞均普遍爲社會服務；各業各階層均有她們插足的餘地，全省各市縣商店店員、旅館茶役、酒樓侍應生多爲女人充任，政府機關的下級職員和什役，工廠的工人也以女人佔多數；報館的排字房也有女工；甚至工作繁重的礦坑也有女工；高雄市公共汽車也有女人當司機；凡男人能做的工作，女人都優爲之；尤以在戰事期間，許多男人被日本軍閥徵發到前方去，遺留下的職業，多由女人承替。筆者在台省環游一周，所見到的社會各種職業，以女人爲多；此實爲在內地所未見；無論在全國大都市如上海、廣州是向來稱爲前進的都市，要達到這種地步，至少須在十數年以後。有不少人到台灣後，以內地的眼光看待台省職業婦女，實在不夠理解。

高山同胞

——國人應從新認識——

台灣省光復一週年了。本省和內地一部份人士對於高山同胞，仍是滿口『生番』，『熟番』，或『土番』；尚有不少報紙雜誌，紀載高山族情形，不免抄襲以前傳聞或過去數十年前的事跡，附會爲現在狀況，這是一種錯誤，同時是中華民族團結前途的一件憾事！

種族由來：高山族是台省最早的民族，似無何疑義。惟種族的來源，傳說不一。日本人經過霧社事件以後，不再呼爲『生番』或『土番』，改稱爲『高砂族』；并强調此高山族與其大和民族依血精研究，有其系屬上的關係。有人以爲是具有馬來血統而雜有東亞各種族混血者；又有以爲屬於尼西哀型（Nesiot Type）的捲曲髮型與巴布亞黑人的血統；有以其文化與語言爲根據以爲與印度西亞人(Indoesians)有關，一如菲律賓羣島上的依哥洛德人(Jgorotes)一般，其人最初大概也由荷印和菲島漂海以至，藉東南季風與洋流的助力，流至台灣。筆者於本年七月十四日赴阿里山，適參與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柯參謀長遠芬代表陳長官慰勞高山同胞，在十字路驛開會時，有許多男高山同胞頭插羽翎，引頸高歌，聲調慷慨激昂，好像前時所謂「燕趙悲歌慷慨之士」般，據傳南宋時金人浮海避元，漂至台灣，現時高山同胞或許是金人遺裔，爲中華民族的一支。

人口分佈：高山族戶口，過去估計爲一十五萬餘，或一十三萬餘人。最近根據省公署公報一爲十九萬餘，又一記載爲二十二萬餘人。大約比較靠得住則爲二十萬左右。總計此二十萬人中分爲七族，爲：泰耶爾族、齊阿族、不奴族、耶美族、薩塞特族、拔灣族，與阿美族。其分佈情形爲：

（一）泰耶爾族大部份住於台中縣埔里以北，新竹縣，臺北縣，花蓮縣管中央山脈的山間，大概爲集團部落，共約有五萬五千六百餘人。

（二）薩塞特族住於新竹縣南莊附近較低山地，共計不及二千人，爲高山族人數的最少者。

（三）不奴族住於台中縣台東縣間山地，大部份是散居，台東也有二戶。人數共爲二萬一千六百五十餘人。

（四）齊阿族住於新山的西溪流一帶的山間，）普通稱爲阿里山高山族）大部份成爲集團部落，人數約爲二千八百八十餘人。

（五）拔灣族大部份住在台東縣至恆春的山地，成爲集團部落，台北縣邊有四戶，人數共計五萬四千三百七十餘人。

（六）耶美族住在台東縣的孤立紅頭嶼，共計二千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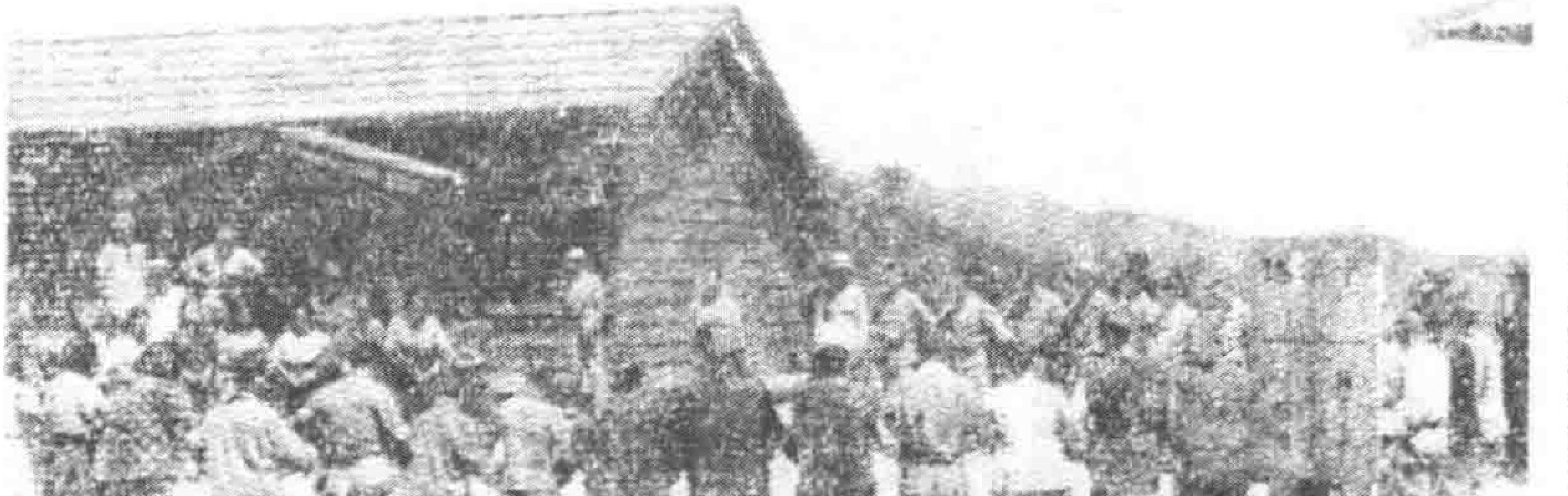
（七）阿美族住於花蓮縣台東縣一帶平原成爲集團人數共爲五萬四千餘人。

壯烈抗日：日本人向來視高山族爲劣等民族，予以毒殺凌虐。當清同治十年琉球民船飄泊至台灣，爲高山族所刧殺，日人藉詞啓釁；清廷顢頇，竟以「台灣生番，本化外之民」爲詞，日本乃於同治十三年率艦師攻「台番」。由此卽種下高山族抗日的種子。及日本佔領台灣，更予高山族以歧視及壓制，待遇極不平等；並于總督府警察局設理番課專司其事初意欲以高壓手段，消滅該族於無形中。惟以該族人口近二十萬住居高山地帶，一切風俗習慣，家庭組織，生產方式仍保存原始社會狀態；且以性格勇猛，憑特險阻，使日人屢次進剿，均無何效果。反之，日人常被高山族仇殺，每以其勇捷的素養，發生暴動，猝襲日本警察，其重要者如民國紀元前三年十二月臺東七脚川高山族反抗運動，民紀前二年四月臺東巴望衛事件發生，民紀前一年襲擊卡孔溪駐在所；民國元年新竹廳合流分遣所；民二年林圯埔支廳下項林派出所等受襲擊皆是。尤以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霧社事件爲最

五六—三一〇

轟烈，霧社高山族乘霧公學校開運動會時，集合千數百餘人，將在參觀中的能高郡守小笠原及學校職員巡查等二十餘人慘殺，更將附近的日人殺害，又襲警察所刦去槍械百餘支，此役中日人連警察被殺者百二十人，不明下落者十七人，得逃生者二百六十餘人。事件發生原因，傳說不一；事後，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報告及各種傳說略爲（一）苦於徭役；（二）高山婦女與日本結婚者多被離異；卽頭目麥海婆的妹亦被日人中途遺棄。（三）日人舉行調查，高山族同胞深恐生活狀況，人口數目被調查清楚後將陷於死地。（四）霧社小學建築宿舍所購木料，招人搬運，其工力規定台人每日八角，高山族本減爲四角；又再減爲二角，如不往工作，須加處罰。因此種種原故，遂發生有計畫有組織的抗日運動；其主持者爲花岡一郎及花岡二郎兄弟，花岡兄弟原爲到平地受過師範教育，照例應給以教師位置，惟日人以其係「番」族，改派爲高山警察，花岡兄弟積不能平，遂出而主持此抗日革命運動。當時憑恃天險，使日軍由埔里及花蓮港兩面同時進兵用大礮飛機肆行慘無人道的暴虐，仍未能攻進霧社，最後施用毒瓦斯始克奏效；花岡兄弟於失敗後自殺予山中。此種壯烈犧牲的精神，值得欽佩。最近台灣革命遺族救援委員會推薦花岡兄弟芳名入祀新竹縣忠烈祠，使受全省台胞摯香崇拜！





〔上圖〕關西嘉樂的高山婦女，四十歲以上的面部刺花，二十餘歲的却燙髮畫眉。〔下圖〕阿里山十字驛高山同胞在歡迎訪問團。

懷柔政策：　日人經過霧社事變以後，深覺施用慘無人道的屠殺政策，一方面遭受國際上正義的譴責；一方面消滅不了高山族，反引起仇恨，不勝防禦；遂決然改變爲懷柔政策，以冀同化而利用之。於是創設番人公學校。（屬初等教育）計二十餘所，由地方廳管理，修業四年，設修身等課，以日語，算學爲主，并給予小惠爲誘導，以致高山子弟入學者較多。同時仍在高山區內逐漸開闢道路，沿途設立警站，祕密監視防衛；並由台灣拓殖會社藉開發資源，收購（其實是沒收）山區土地，砍伐高山木材，并逐漸壓迫高山同胞移居平地。太平洋戰事發生後，徵集高山壯丁數萬編赴南洋方面作戰。屢次徵工開闢高雄、台東間軍事公路及建築新竹南寮海濱防禦工事及附近飛機場；時時激起高山同胞的反抗；他們與日本軍警突衝後，逃入高山，日本統治者也無如之何！

一視同仁：　我中國治理台灣，以由鄭延平郡王起始入於積極有規模的開發。鄭延平郡王驅逐荷人，收復故土之後，卽招徠墾民，五方雜處，巡視「番社」，恩禮有加，提倡教化，不遺餘力，當時四大社——新港、加溜灣、歐王、麻豆——殷富習禮讓，而知讀書。明季沈光文太僕於明亡後投入台灣，結茅於羅溪門山中以居，山旁有加溜灣「番社」，公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讀孫元衡加溜社詩：「自有蠻兒能漢語，誰言冠冕不相宜，叱牛帶雨晚來急，解得沙田種芋時。」可知在鄭延平郡王時代，吾漢族對於高山族一視同仁，彼此雜居，不分畛域。

滿清統治台灣傳統政策，是爲防台而治台，非理

台而治台。故對高山族向以化外之民視之，採取剿撫兼施，以防止作亂，其他均不管。比較日本最初的屠殺政策，稍勝一籌。高山族在二百餘年來，未能進化；政治上敎育上未得到平等待遇，實爲最重要原故。

台省自光復以來，省政當局根據　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將高山族平等待遇，積極力謀改善其生活，提高文化敎育，廢除以前日本統治時代各種本諸壓迫政策的施政。最初由民政處會同有關的警務、敎育、交通、農林四處及各局科組織高山族施政研究委員會，專研究該族各項施政問題；并經組織考察團前往山地實地考察，直至本年七月間始由長官公署訂定：『台灣省山地行政設施計畫綱要』，付諸實施，暫以五年爲期。

行政組織　在省的方面，最先是由民政處第一科接收前台灣總督府理蕃課業務，設一山地行政股主持辦理山地行政事務。最近爲注重山地行政工作的實施將原有屬於第一科山地行政股改設第二科辦理。有關各單位業務，仍配合各處辦理。縣的方面，在凡有山地同胞聚居的各縣，縣政府民政局（科）設山地行政課及山地行政指導員，而區署則由民政課指定人員專責主辦山地行政。鄉的方面，在各縣山地與平地同樣編組鄉公所，村辦事處，取消過去「番社」及頭目制度。并將過去警察控制的機關撤銷，代以自治行政機關，作積極的管理與輔導。

設施步驟：　舉其要者，約略分爲（一）籌設山地自治機構，組織鄉公所，村辦事處；（二）訓練山地工作人員，確定山地人事制度；（三）將前「番童敎育所」改設國民學校並辦理成人敎育，推行國語、國文運動。（四）山地各鄉村設立衞生所及瘧疾治療所，並由省組織山地巡廻醫療隊；（五）指導組織山地鄉村合作社，辦理山地物資供銷業務；（六）設立各縣山地農業講習所及職業傳習所，培育山地農業專門技術人員；（七）修建山地道路橋樑，便利交通。筆者環游全省，數次深入山地，曾與高山同胞數次談話，覺得他們對於光復以來政府給予平等自由的權利，和改善生活的行政設施，並不感到如何興趣；他們仍念念不忘勝利以前有日用品的配給；對數月來各種日用品的漲價，都表示恐慌，認爲再漲下去，將受不了。這一點實値得台省當局的注意。

生活情況：　高山族生活，以地理環境的限制，向來是艱苦萬分。他們的居處，是在地形上最險峻的地方，周圍均爲高山深谷，可耕的平原甚少；不能建起農業的大村落；且以山岳地區，氣候的高寒與容易變化，平地的許多種農作物不能生長；他們僅種植粟米、旱稻、芋頭、山薯、南瓜等，實不夠生活，因而不能不依賴狩獵爲輔助，以前是過着原始狀況——半農耕半狩獵的生活。近三百年來始養育家畜，主要爲狗、猪、鷄、鴨等。住屋非常簡單，最深山方面多用樹枝與茅草所編成，半深山方面則多用竹構成，接近平地方面現時逐漸改用土木，但竹仍爲建築上的主要材料。竹屋外表整齊美觀；四週用蔴繩聯結，繫以鉅石，藉免爲颶風吹壞；用具雖間有籐或木材者，主要的仍是竹製品；屋內竹床竹椅，一出門戴竹笠，披竹簑；而竹筍又爲他們主要的副食品；是高山族現時的生活不能離開竹。

動作敏捷：　高山族因居處巉岩峻嶺，動作非常敏捷，郁永言稗海紀遊所稱：『其升高、陟巔、越菁、度奔之捷，可以追驚猿，逐駭獸』，並非虛語。且以賦性勇敢，往往徒手可與野獸搏鬥，活捉到鹿麞，是很平常的事。至所謂：『殺人獵頭風氣』，早成過去；最初阿里山一帶受了吳鳳的感化，（吳鳳故事，筆者另有詳述）立誓不再殺人；淸初時各地嚴禁殺人，違犯者日漸減少，以至於消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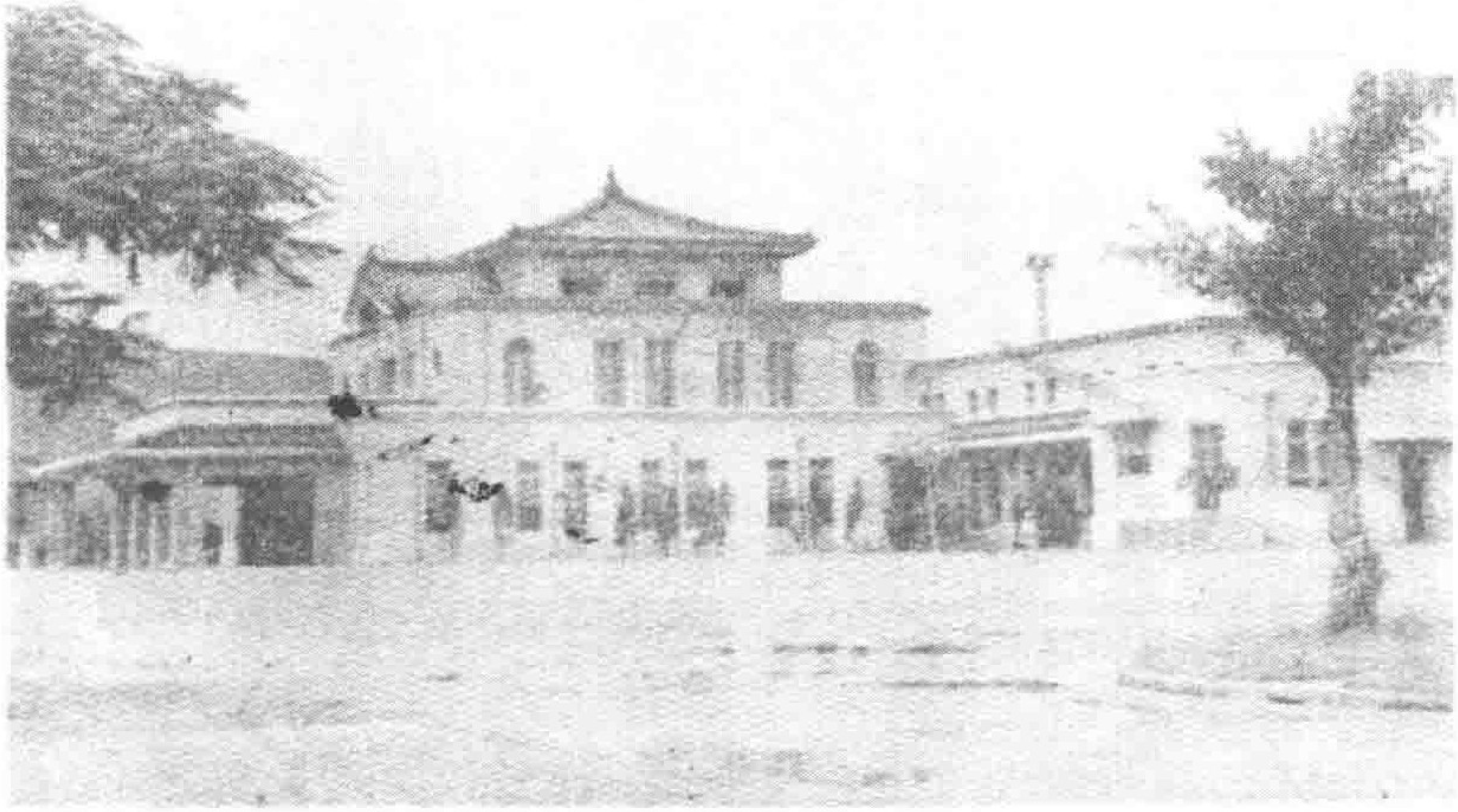
嗜酒嗜煙　高山族男女老少均喜歡飲酒，酒量甚大，以愈强烈爲愈佳；在日人統治以前，他們將粟米或旱穀自行釀酒，歲時集會，無酒不成歡，他們同時

阿里山高山族女青年曾受新式敎育者



又喜吸煙，身上均備有煙斗，煙葉是自種，也以強烈者為上乘。日人統治時代實行煙酒專賣，嚴禁私釀私製，處罰甚嚴，此為對高山族最大的苛政。筆者每次訪問高山同胞時，總是帶點酒前往，邀他們喝了數杯，便很誠懇地傾吐一切。高山語稱酒為「打喇酥」，煙為「萬木園」；『打喇酥』三字，在滬語中另有一種意思。

戀愛自由　高山同胞向來最喜唱歌跳舞，月明之夜，常一二人在山巔引吭高歌；或者許多人環列唱歌和舞踏；完全是一種天真爛漫之樂。而青年男人的求婚，也在月明之夜唱歌或吹口笛，懷春少女如覺得合意，也就唱歌和之，藉通款曲；他們戀愛是絕對自由，結婚離婚無何種限制，惟實行嚴格的一夫一妻制。結婚後男人不能同時有兩個妻子，女人不能與另外男人發生關係，離婚後如男的尚未另娶，女的便不得先嫁，亟禁止私通。



高雄火車站的雄姿

守信重諾：高山同胞道德觀念甚高，最守信約重然諾，無論什麼大事，可以一言為定；尤富團結精神，遇到同族中遭受外人欺侮時，即羣起合力而抵抗。

文身風俗：　高山族以前盛行文身風俗，男人用針刺膚，再漬黑汁，使胸背及雙臂的皮膚，變成青紋的花草鳥獸與臺閣，女人於結婚後用針刺嘴旁如V字形，塗上黑汁，遠看好像男人長了鬍鬚一般。郁永言竹枝詞：「文身舊俗是雕青，背上盤旋鳥翼形，一變又為文豹鞹，蛇神牛鬼共猙獰！」「胸背爛斑直到腰，爭誇錯錦勝鮫綃；冰肌玉腕都文徧，只有雙蛾不解描」。此就過去高山族男女文身情形發為歌詠者；現在祇有烏來、關西嘉樂等處四十歲以上的高山族尚可看到此種刺花文身的情形。同時同地可以看到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女人，燙髮，畫眉，著西裝褲與上海一般摩登女子相差不遠，這是時代的喜劇。尤以一部份被日本徵發到南洋各地作戰，現在退役回來的高山青年，到各地跑了一趟，當然吸收許多的新智識，於高山族生活改進的途程中，將會發生若干幫助。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郁永河稗海紀遊等書關於「番社」「番族」種種記載，是過去的情況，與現在多半不符合，祗可作歷史小品讀。筆者多次訪問高山同胞，觀感至佳，深願國人——尤其台省行政當局對於高山同胞應有新的認識！

交通建設

——鐵路規模最完整——

台灣省交通事業原來甚發達，過去完全由前總督府交通局掌理，分鐵道、郵電、航務三部門。光復後由長官公署設交通處接收辦理，成立鐵道、郵電、航務三個管理委員會，嗣復設立各港事務局；接收完後，郵電方面劃歸交通部依照內地辦法另成立電信管理局及郵政管理局。最近復將鐵道管理委員會所管公路部份劃出，於八月一日成立公路局，航務方面也於八月一日另設航業有限公司，其餘航政事務劃歸港務局辦理。全省交通建設，以鐵道為最主要，規模最完整，其次為公路及港務，茲擇要分述之：

鐵路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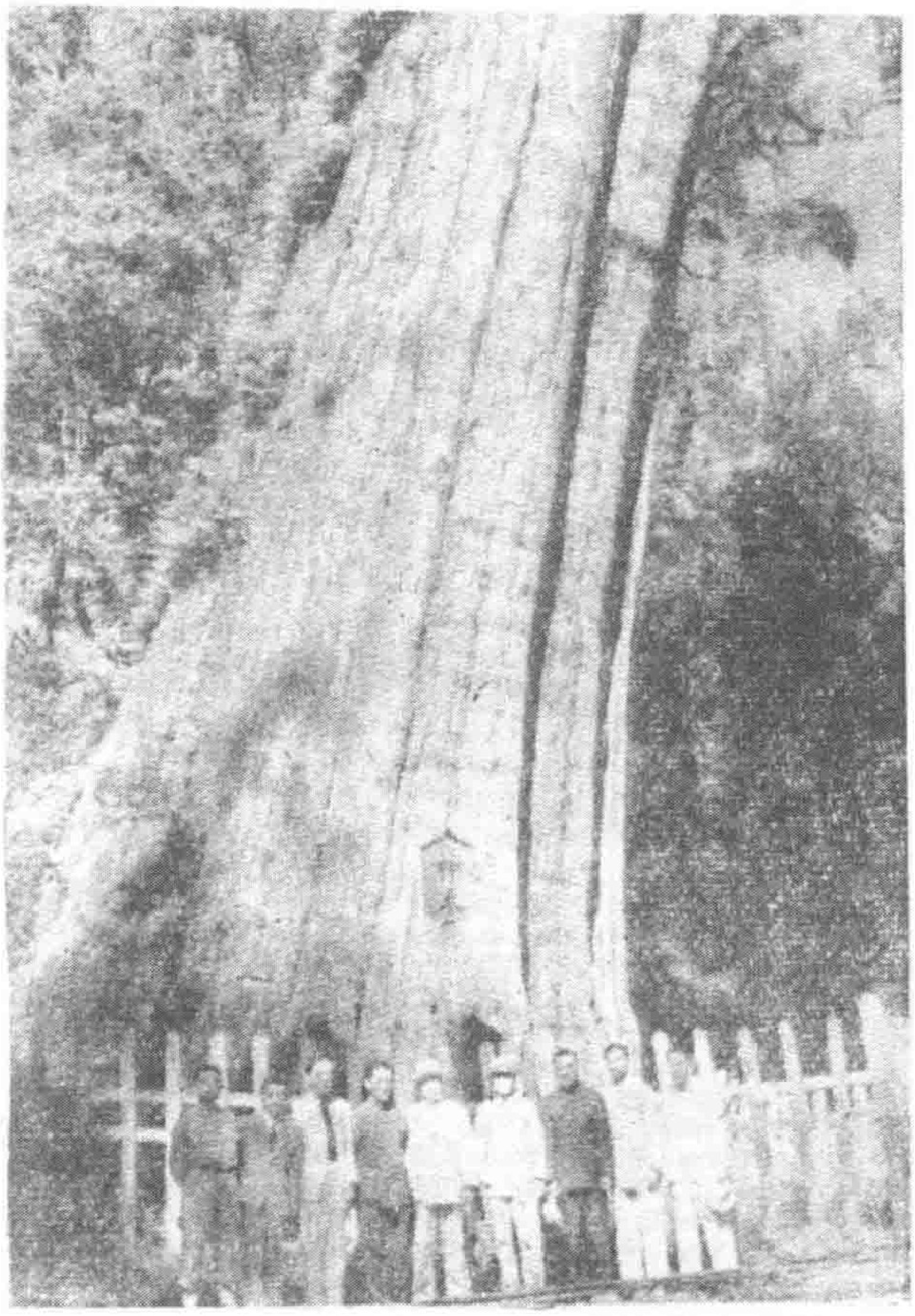
台灣省鐵路創自前清光緒十三年，巡撫劉銘傳收購上海淞滬鐵路所折卸材料，聘英人馬蒂遜為總工程師，在台北大稻埕開工，兩年間先完成基隆至台北線約三三公里，此為中國最早的正式鐵路。越七年完成台北至新竹線共約一〇六公里；日人侵據後繼續展築，現有的公營鐵路總里程達九〇一・二公里。轄一八九站。計分：

西部幹支各線營業里程共七二五・三公里（不包括複線里程）東部——台東線——營業里程共一七五・九公里。

全省公營鐵路總長度一五七二・一公里（內含雙軌二〇二・一公里，側線四六八・四公里）

全線路基均甚堅固，橋樑、隧道工程均頗艱鉅，橋樑最長者有下淡水橋——一五二六公尺——濁水溪橋——九五三公尺——下大安溪橋——九一四公尺——等數座。隧道重要者有草嶺——長二一六七公尺——三貂嶺——長一八四八公尺——幹線第七號——長一二六一公尺——第九號長一二七〇公尺——東線擺叭——長一二一六尺——等五五座。

行車安全設備均用電氣，計保安裝置手動電氣號誌，手動機械號誌；路牌有雙信閉塞器，通訊閉塞器，及路切裝置；至鐵路與公路或人行道交叉之處有自動警報器等設置。各大站裝卸貨物也有電氣設備，如樺山有電動橋形起重機，嘉義有手動鶴頭形起重機；高雄有手動行李升降機等。計鐵道管理會於卅四年十一月一日成立，開始接收全省公營鐵路，當時以人手缺乏，暫採監理辦法，一方面向各省徵集優秀鐵道人才，一方面積極訓練台籍原有人員，於本年三月間直接管理，裁去日籍員工五千餘人，提升台籍人員承補；路線在戰時被炸壞及後來被大水冲壞者約計二百餘公里，均經最短期間修復；各種在戰時炸毀的設備，經次第整理，間雖限於財力人力一時未易復原；惟全線車站秩序整然，行車安全，車次準點，站車整潔，凡此犖犖大端均表現出有極效能的管理。筆者往來各站間，覺得台灣省鐵路原來有數點，值得內地今復建設鐵路的參考。



阿神山的神樹

（一）車站多設在市中心地點；各線公路車站及市區公共汽車均設在火車站前，旅客如須轉車往來均感便利；

（二）各站站台均甚長，均有雨棚設備；於上行車下行車及須由幹支線換車者，均有固定站台，詳細標明，使旅客不易乘錯車次且可免受上下車擁擠不便之苦；

（三）車次甚多，如台北站每日出入客車多至於二十六列；車票原限定五日內可通用，（現改為三日）更予旅客以極大便利；

（四）車票以三等票為基本，收費最廉；且以里程愈長愈便宜；又長期票收費甚廉，尤以學生長期票更為優待，所以機關人員及學生等雖遠距市區數十里外，每日晨昏均賴火車得以按時上下班。

因有以上數點，始能發揮鐵路的效能；鐵路本身業務也賴以發展。路局旅客兩有稗益。

公路方面：台省公路在過去為輔助鐵路發展，因而附屬於鐵路機構之內，設自動車課以管理之。惟台省公路原頗發達，全省路線計長達五一七四公里，其中公營幹線為七六九公里，餘為民營支線；車輛原也甚多；惟以戰事期間，損失甚劇，補充不易，營業路線因以縮短。現既專設機構管理，當可望其補充新車，以增進運輸效能。

航業方面：台省四圍環海，附屬島嶼亦多；對外主要交通工具，當為海輪，光復以來，初僅靠招商局無定期的滬台班；及台閩、台汕、台津間的機航船，實在不敷用；最近民生公司派海輪經常航行滬台；台省又成立航業公司，將以台北、台南兩號鉅輪為對省外主要運輸工具，最近的將來當可望較為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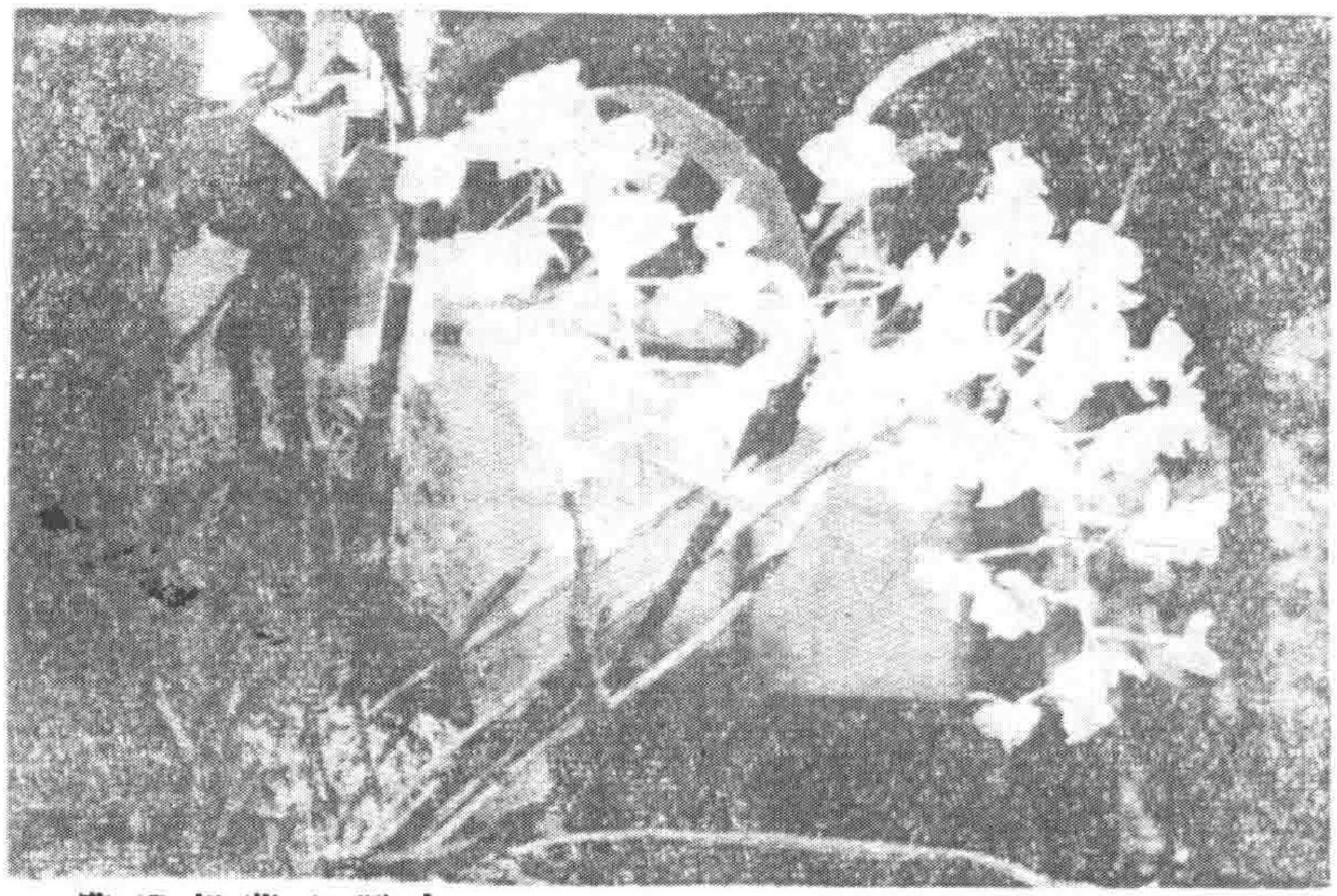
航空方面：現時台北與上海間有中國航空公司每週航行三次的班機，尚稱便利；惟以台省處在海中，對其他各地交通，至需要航空，民航業務亟待開展。

交通為一切建設之母，欲謀台省各種事業的開展，當先致力於交通建設，毫無疑義。

風光美麗

——全省八景十二勝——

台灣省向稱：「美麗寶島」，過去有不少人士從很遠地方被吸引來作旅行，考察。英人福欽氏(R. Fortune)於一八五四年四月到台灣海岸採集植物，隨後有韋爾福特氏(Wilford)於一八五八年來台，斯溫霍氏(Swinhoe)於一八六一年來台；他們到台灣後，其目的在採集標本，作學術的研究；但他們都很喜歡台灣這地方，住久了，便依依不忍離開，大有「終老是鄉」的意思。台灣值得留戀，究竟是什麼？自然是山川風物的美麗。



台灣名花胡蝶蘭

過去日人統治時期，曾將全省山川形勝地區，建立三個國立公園，即爲：

大屯國立公園：大屯火山是從日本經琉球過台島而至澎湖，爲台省惟一的火山，由大屯山、七星山、紗帽　、竹仔山、面天山、菜公坑山、小觀山等組成的大屯山脈，在此山脈範圍內，是硫磺的產地，有很多溫泉，而草山、北投爲其中最有名的兩部份，泉質有着土類泉，酸性泉，硫磺泉三種，可以治療神經病、皮膚病、瘧疾、糖尿病、婦女病等，光緒二十年爲德人霍里發見，日人在濱大屯溫泉區確實費了不少財力、人力，始造成今日的美麗與繁榮。現由台北縣政府設立溫泉管理委員會，管理此區域中的溫泉和園林。

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面積頗廣，計爲八千萬平方米，跨台中、台南、高雄三縣及台東、花蓮兩縣邊界；日人向來以新高山在日本本土及所屬各地爲最高，稱爲：「帝國第一峯」，於新高阿里山形勢的雄渾豪壯，歌誦無已。日人到台灣，如未到新高阿里山即認爲是一大憾事。(阿里山情形另述)

次高木瞀關國立公園：跨台北、新竹、台中三縣及花蓮縣部份。面積二十七萬萬平方米，爲過去日本所有國立公園中最大的面積；在此區域內有水成岩形成的三千公尺高山地帶風景，有世界僅有的豪壯幽邃的大峽谷風景，有濱東海岸大斷崖道路的臨海風景；過去日人對這一區域將發展爲風景區是寄以無窮希望。

台灣省原有所謂八景十二勝者，包括全省所有的形勝。八景爲：

(一)旭丘遠眺——丘上展望；

(二)淡水風帆——淡水港有山有水；

(三)八仙森林——八仙山有豐富森林；

(四)日月深潭——有水社高山婦女的杵歌；

(五)阿里高山——有三千年的神樹；

(六)壽山夕照——高雄壽山上可遠望屏東平原；

(七)南灣極點——恆春的鵝鑾鼻爲極南的海邊；

(八)東海絕壁——台東峽谷的斷岸絕壁，奇險非常。

十二勝爲：

(一)草山北投——台北大屯山的溫泉區；

(二)新店——台北萬華的碧潭；

(三)大溪——桃園的川流；

(四)角板山——桃園的高山族區域；

(五)五指山——新竹縣的名山；

(六)獅頭山——竹南的大寺院；

(七)八卦山——彰化市的公園有溫泉；

(八)霧社——水裏坑外車埕高山族抗日的地方，形勢天險。

(九)旗山——九曲堂的山川；

(十一)大里簡——大里的海岸；

(十二)太平山——羅東的森林。

筆者環游台省，在許多勝景中，深覺阿里山與日月潭是兩絕勝；到了台灣的人，如不到這兩個地方，便不知道台灣山水的雄偉美麗，和台灣資源的深厚

豐富；日月潭的情形在本誌第八期已有略述。阿里山在台中，由嘉義市車站乘前台拓的專線上山火車，計七十二公里，穿六十二個隧道；在這七小時的上山火車中，可以經過春、夏、秋、冬四時的氣候；可以看到熱、暖、溫、寒四帶的植物，有高山博物館，陳列阿里山一帶高山植物及集材狀況模型，蝶類標本；供作學術上的研究；有勇氣不怕高寒，可於黎明前上祝山看日出；這裏是天然紀念物區域，禁止狩獵，時常可看到各種珍禽異獸；沿途可訪問高山族。最值得注意的爲阿里山的神樹（日人名爲神木）是三千年的紅檜，樹高五三公尺，樹大三四．三公尺，這在內地是不易見到的。

形成台灣爲『美麗之島』的重要因素，除山川以外，筆者以爲是在花木了。台中、台南、高雄這一帶有很多的鳳凰樹，合歡樹，相思樹，這是非常美觀而富有詩情畫意的熱帶植物；讀梁任公：『相思樹下訴相思』的詩句，多麼妙沒有趣啊！而台灣許多花草中，筆者認爲胡蝶蘭較月下美人尤爲美麗；胡蝶蘭原係野生，附着於大森林的大樹幹上；移植到庭園以後，仍附着於蛇樹的片殷上面，祇須每日澆以清水，不用泥土栽殖；當花開時，長長的花柄着花數十朵，花形如胡蝶，在微風中頻頻搖動，遠看眞像羣蝶飛舞，態勢的美麗，實在不易形容。

台省過去以人力建設的勝蹟，在這次戰事期間有不少已毀壞了。新竹的南寮濱是被附近鄉氏所掘毀了！台南的博物館，（兩廣會館）那樣崇偉堂皇的建築物，完全被炸毀了！日人所遺留給我們的一筆名勝產業是各地的神社；除台北劍潭的台灣神社已利用爲民衆教育館，彰化的神社利用爲博物館，台南的利用爲忠烈祠之外；有許多放棄不理，任人掘毀，這實在太可惜。本來以日人的神社改爲忠烈祠是最適合的一件事！

筆者此次環游全省，覺得台省爲最適當的學術研究地方；台省原有各種豐富的物產，足供學術上的研究；過去對於學術研究的風氣非常濃厚，有很好的設備；圖書尤見豐富，台北的省圖書館，有二十萬冊的圖書；此爲偏重於台灣本身研究方面；南方資料館有圖書十萬册，偏重於南方研究方面；日人所謂南方者，除南洋外，是包括我國南部各省；有很多書在內地是無法可找到的，在這裏使可看到；台灣大學藏書有五十萬册，是各科專門研究的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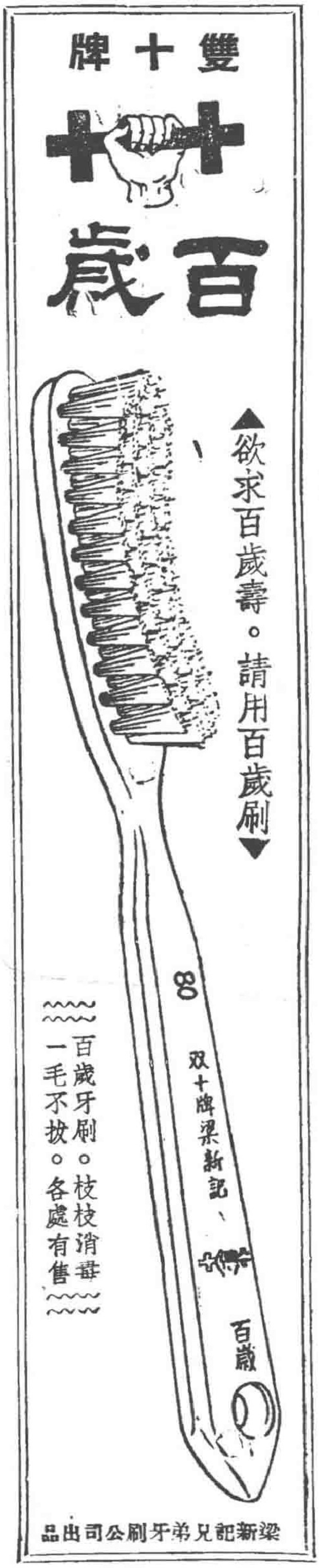
台省淪陷達五十年，與祖國聲氣隔絕已久，在此光復初期，台省人士認識祖國，間或有未深切；內地人士瞭解台省也多似欠透徹；今後爲使台省與內地密切聯繫，自然要內地人士赴台省旅行幷作學術上的考察，台省人士也應多來祖國觀光。願台省當局及地方有識人士從這點多多倡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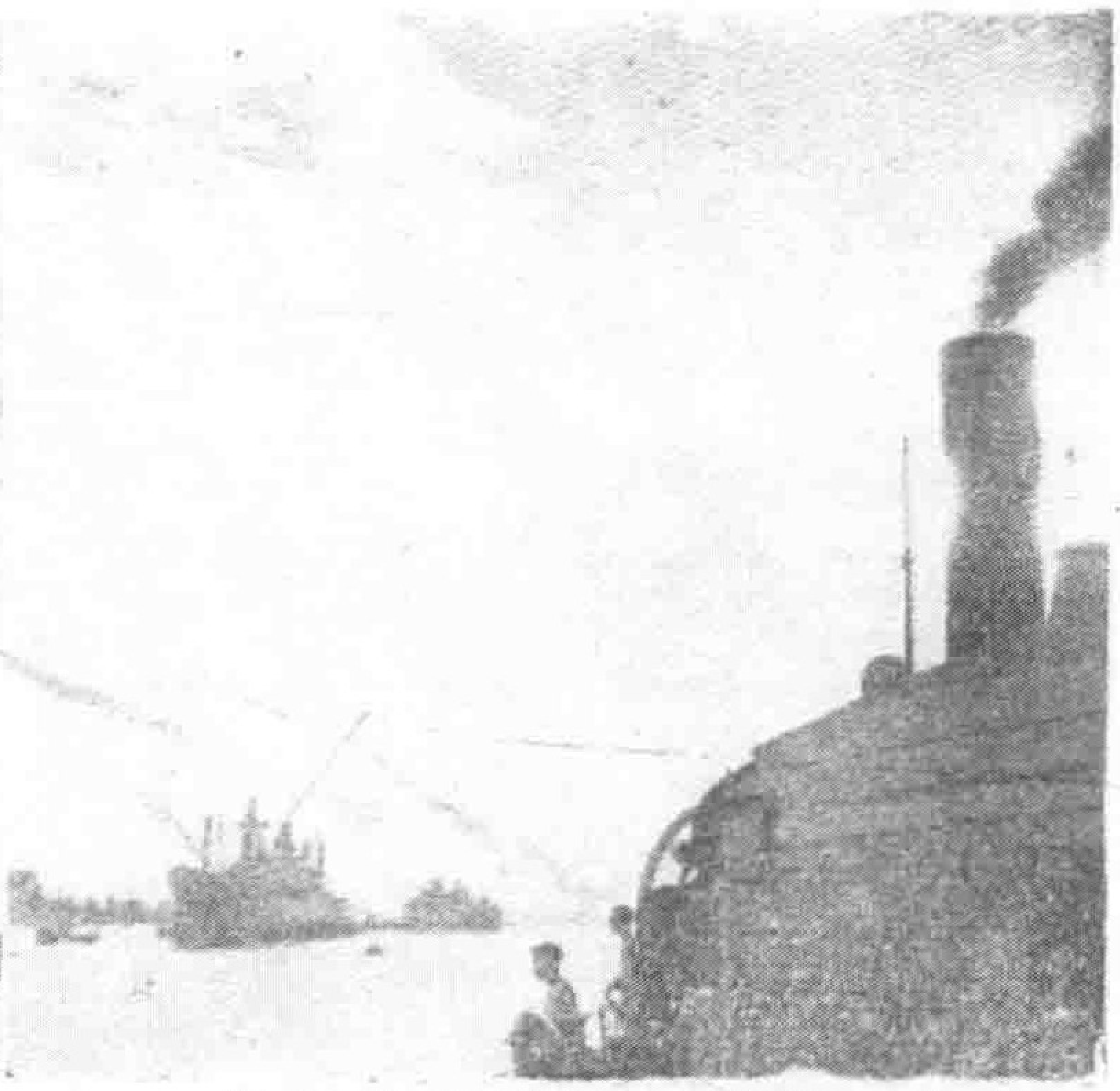
國華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信託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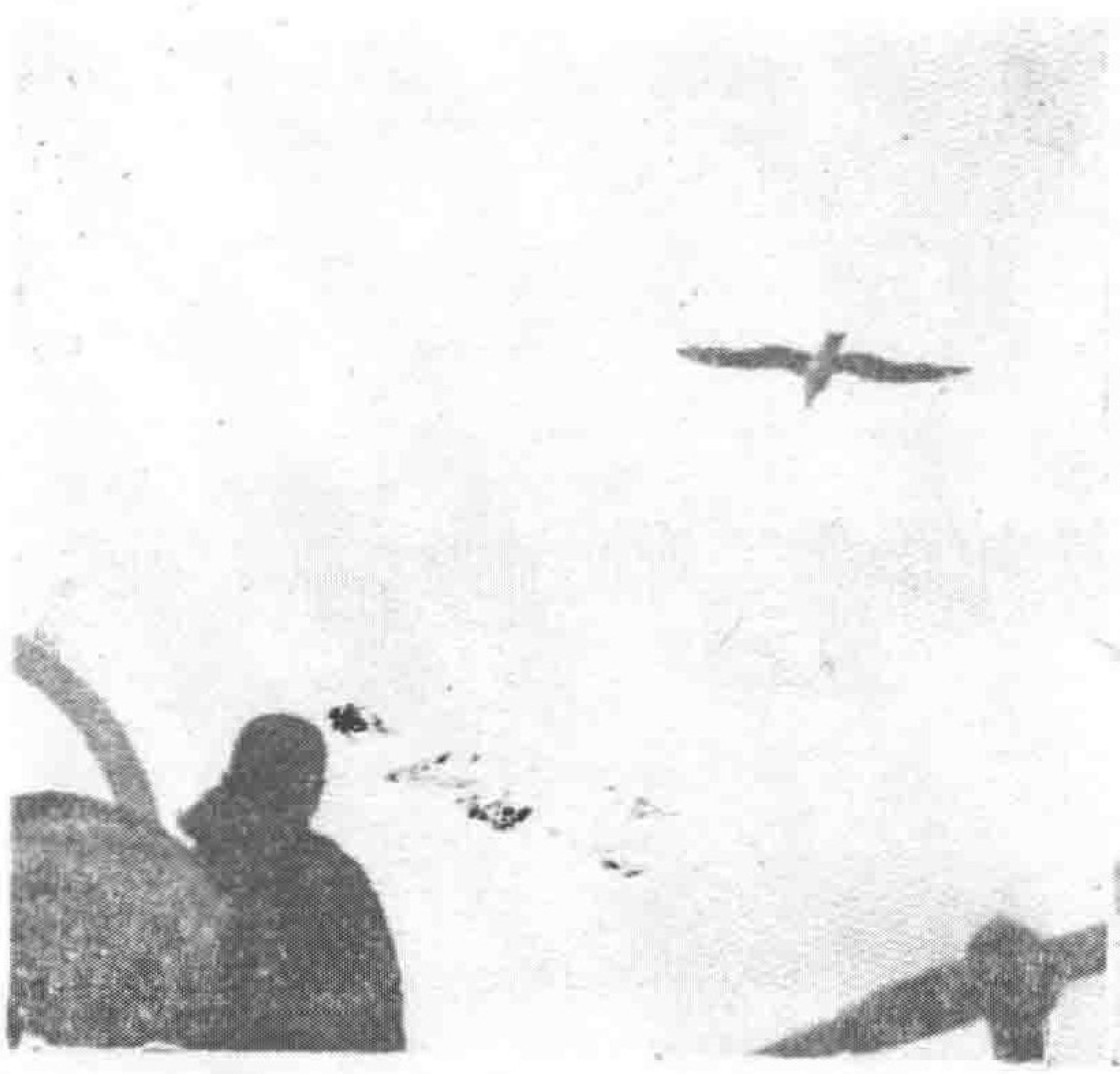
詳章備索

總行　上海北京路河南路口





在輪船中，遠望黃浦江中停着飄揚各種旗幟的大輪船。



清晨的海鷗，快要掠過人們頭上的時候，有和正行駛的輪船作速率的比賽。

永嘉山水

趙德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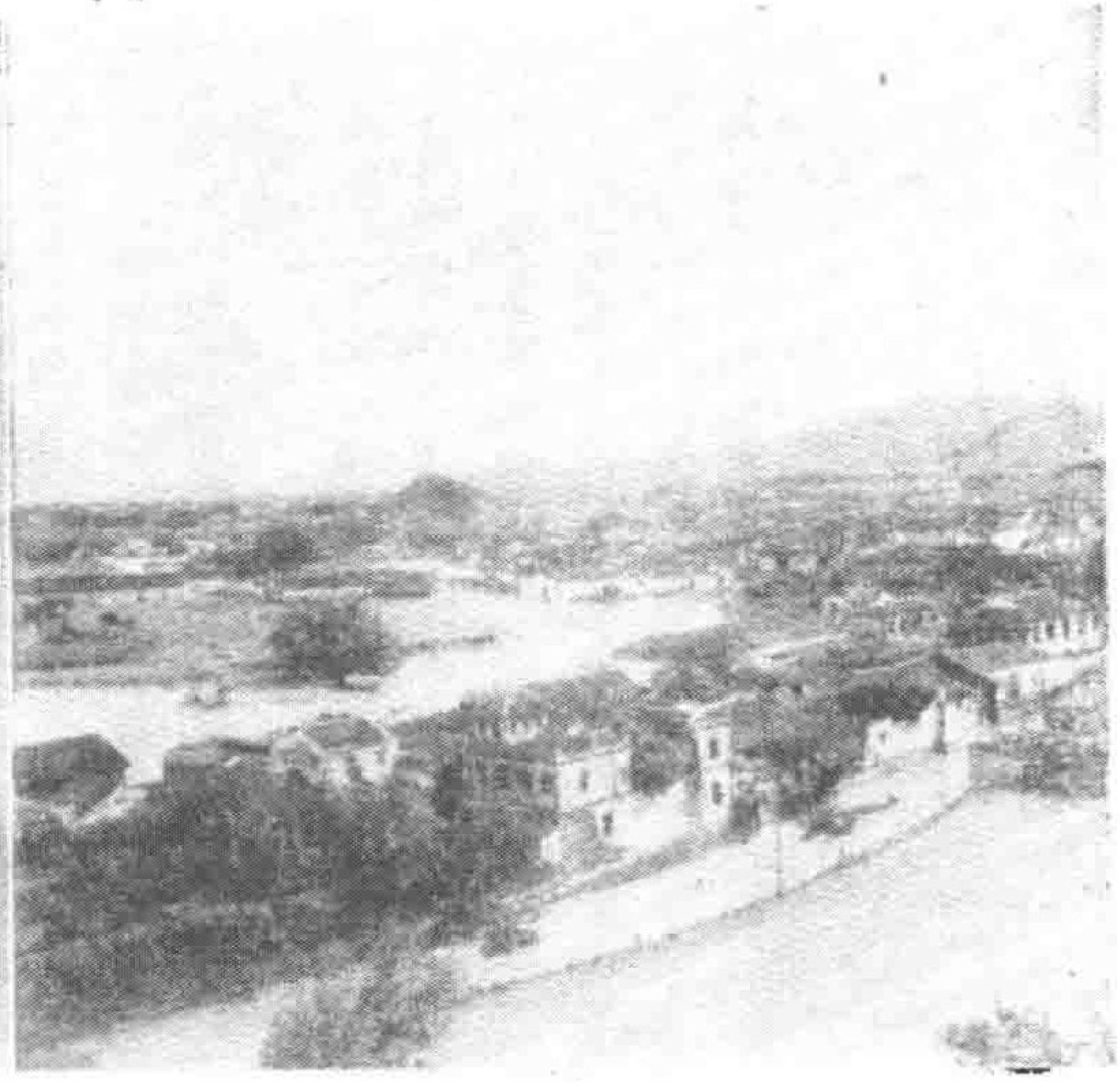
温在浙東號爲名郡，而永嘉倚郭爲縣，廣輻二三百里，東南際大海，西北阻羣山，襟江帶湖，綺壤繡錯，水陸之美，無不饒衍，蓋東南一都會矣。

今年八月九日的那天，我們決定由蘇州火車到上海，再由上海乘輪船到永嘉。關於輪船的事，已托上海的朋友幫忙訂好了，坐火車到上海，若不是中國旅行社在蘇州城中代旅行的客人們服務，要想坐舒適而迅速的對號入座特別快車，恐怕沒有這麼便當，起碼臨時上車的票要到站上排隊去買，能否買得到又是一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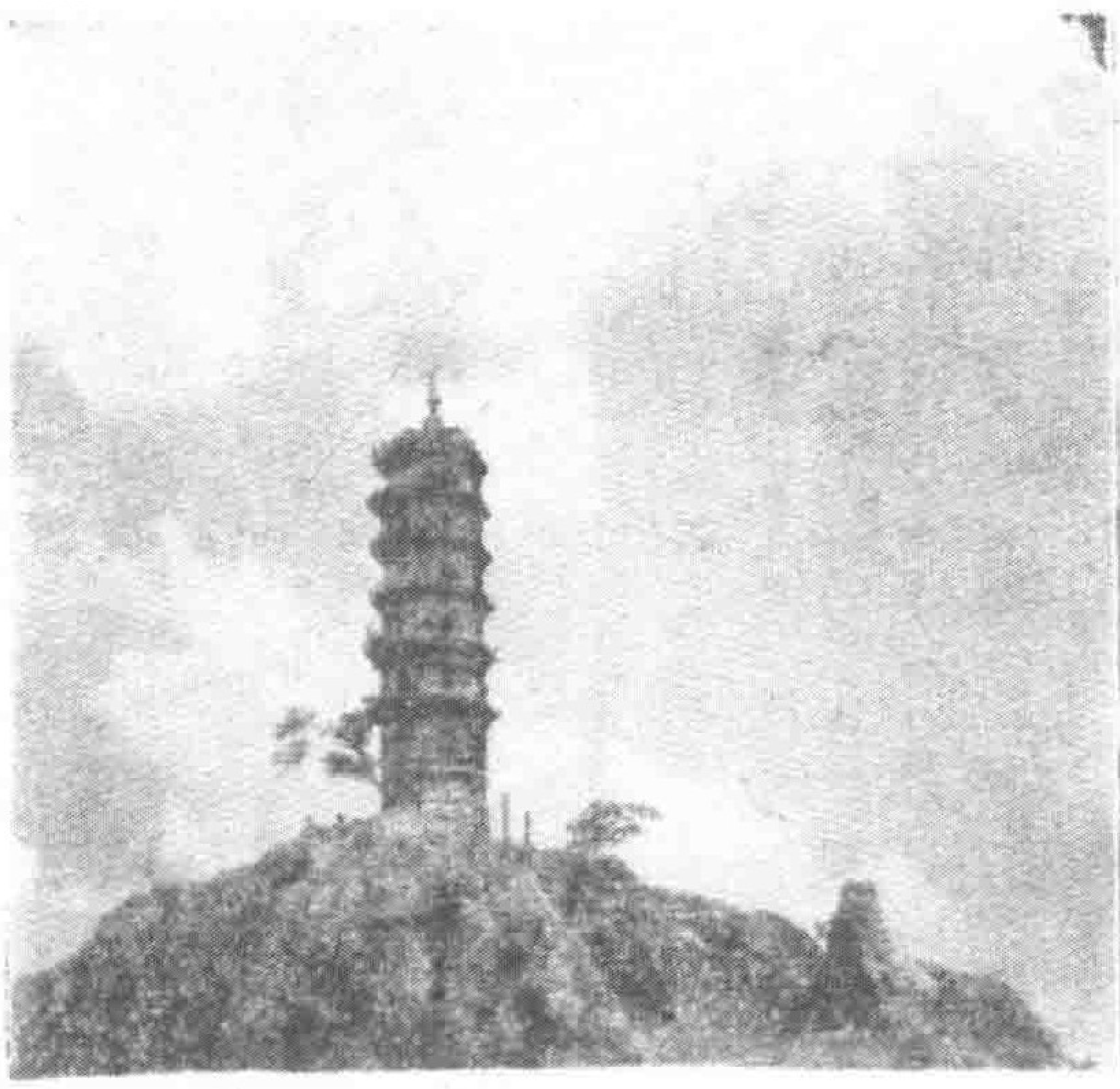
我們一行四人由蘇州坐着錫山號的對號車到上海，車上秩序很好，一切擁擠和嘈雜的事都沒有了。我們到上海已六點多鐘，到朋友處替我們預備好的住處洗個澡，吃晚飯後便逛逛南京路一帶大街，有人說，上海是夜市，因爲一到夜來，上海的燈紅酒綠，的確太迷惑人了，不過呢，許許多多的店舖公司，一到黑就打了烊，簡直買點日用物品都買不出來，我們走了很多大街，除追逐歡樂的人們在熙攘往來外，一切都是冷冷清清，這就是所謂的「夜上海」。

十日這一天，一早起來就去備辦一點日用品和所需要的東西，明天一早就開船了。照相機裏面無妨多充實一些軟片，許多照相材料行裏都問過，一捲一二零的最少要四千元，後來我跑到圓明園路的柯達公司一問，每一捲才一千一百元，但要受一點限制，除每人一捲而外，必須持有照相機者，同時要將軟片裝入裏面。柯達公司的這番用意，未可厚非，照市價僅及四分之一，倘若儘量發售，難免不爲擁有巨資的大商攏斷經營，這樣一捲捲的賣，的確實惠了歡喜攝影的朋友們，可是，這可爲難了我們這些及將遠行的人了，裝上一捲片子，够照幾天？

明早上六點鐘開船，在白天就將行李搬上去，我們順便參觀一會這次所乘的輪船，船名「新瑞安」號，是常常往來於上海永嘉或寧波之間的，載重量七百噸，平時裝五六百噸貨運外，尚搭客七八百人，停在外灘的十三號碼頭。我們找了茶房，領着到了我們所訂的房間，是一間極矮極矮的房艙，可容四人，有兩張鋪位的位置，分爲兩台，牀面前僅容一兩個人



永嘉城在望



永嘉城外一古塔

打轉身，所帶來的行旅，通通塞在牀底下，通空氣的地方，只有靠甲板的一個圓洞。這樣炎熱的天氣，如何吃受得消，站一下都站不了，要坐兩三天的日子怎麼過呢？問一問茶房有沒有更好的房間　茶房說，這就是最好的了，裏面雖然熱些，而是一塊小天地，到開船的時候，遍地睡的坐的都是人，恐怕這塊便是天堂了。我生恐茶房哄我，四處看看，的確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房艙，船長室和水手工作室是例外。但是我細密地一想，這一條小小的小火輪，看它如何坐幾百人，拖幾百噸的貨，平均面積的比較，這不是天堂麼？

六點鐘開船，四點鐘便到船上了。一夜沒有睡覺。當我們到達船上時，果然遍地都是旅客，連救生艇上，廁所邊都認好舖位，擠滿人了，一進到船艙裏，更說不出有一股襲人的怪氣味。我們由船艙的小圓窗裏看看夜上海的景色，除路燈和大廈的照明外，一切都是靜悄悄的，上海，這個時候眞個是你安靜的時候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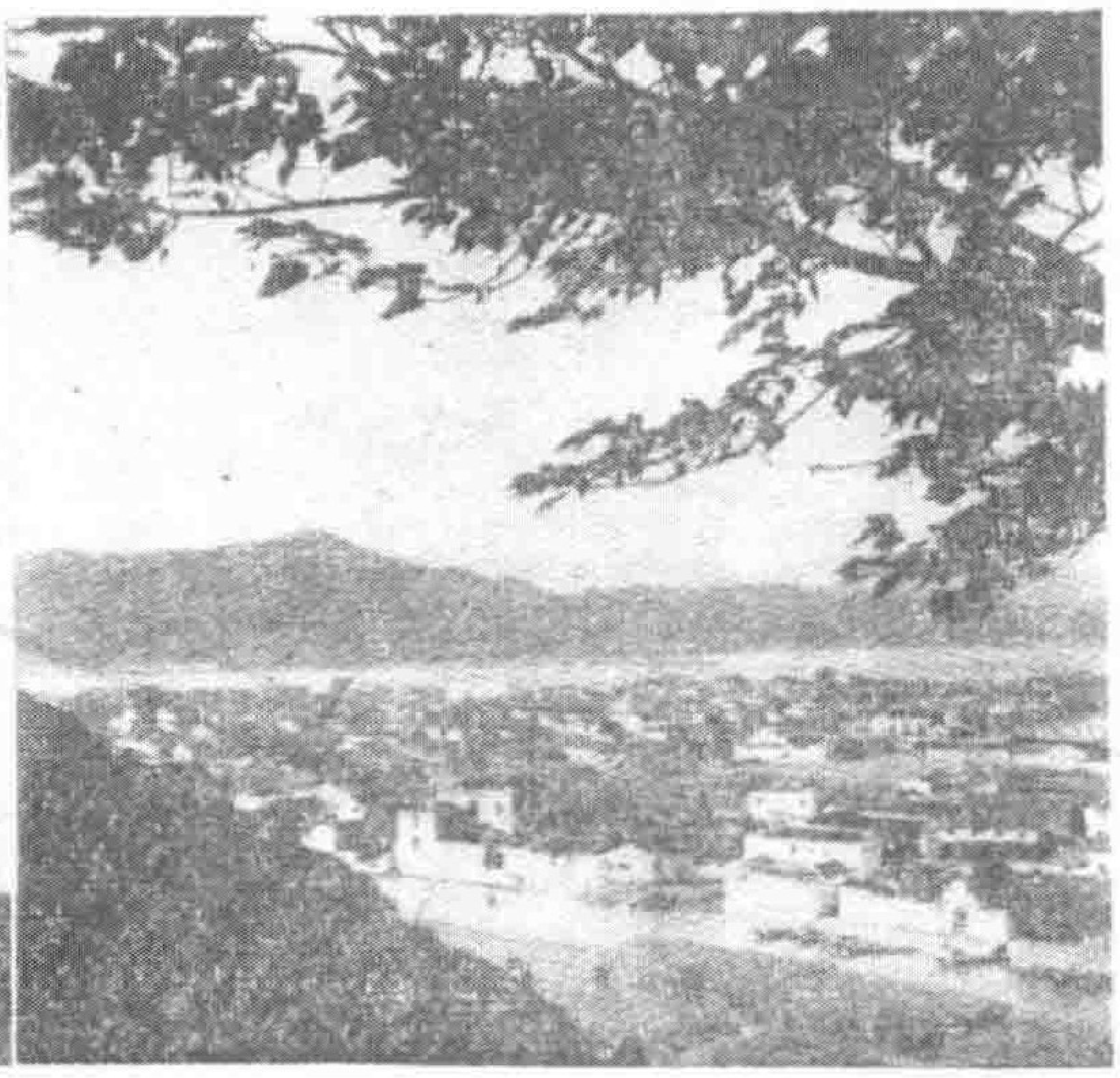
穿過美麗的島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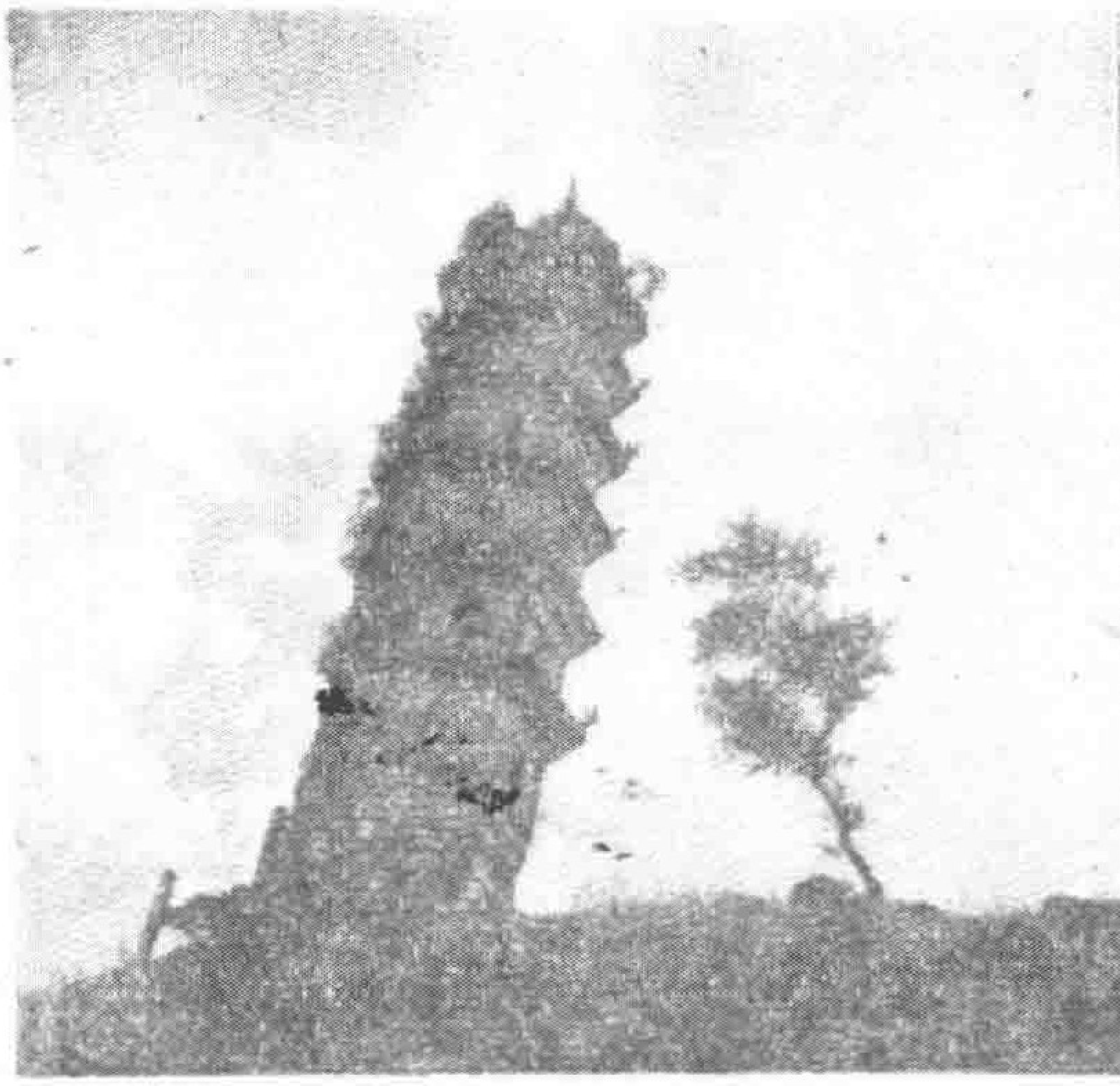
船到七點十五分才算開駛了，慢慢的距離外灘邊沿，也漸漸的向着吳淞口方面駛去。由外灘到吳淞口，駛了將近一個鐘點，給予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沿黃浦江兩岸的高樓大廈，而是一艘艘停泊在江中的大輪船，這些大輪船，由飄揚着不同的各色旗幟不難使我們認識他的來歷，甚而他的任務與夫對於我們的影響，黃浦江中，一字長蛇陣地接連佈滿了，向着靠近的邊沿，吐着濃黑的氣燄，有時候，順風括來，把我們的眼睛都迷漫了。我認爲這是攝影的好對象，我國已爲世界列強之一，要好好地效學人家有些大軍艦大輪船才好，不然軍備不修，列强也是空頭的，於是我在輪船的急行中拍照一張。

一出了吳淞口，頓時我們感覺到「海闊天空」，在人縫中擠到甲板上去，看一看前面的一片汪洋，在地圖上小小的一點崇明島，豈知在輪船上看來，竟是綿亙着的一片大陸啊！

崇明島一過完後，我以爲沿海走，一定是一邊是大陸，一邊是廣闊的海洋了，其實二者都不是，沿海所經的，都是一羣羣的島嶼，我們的輪船，由吳淞已迄於浙江省的永嘉，都是在島嶼之間穿梭着走，前面的島嶼通過了，最前面又來一羣羣的島嶼，有時候，前面看來的路線已被島嶼阻攔了，待你到面前時，島嶼之間又讓出一條水路來讓你通過，我經過這段水路，對於我國的沿海有這末一個認識，是天然的風景區，美麗的圖畫。

我們登輪的這一天是八月十一日，也合爲舊歷的七月十五，天剛黑，一輪明月湧上來了，它披着一件美麗的仙衣，降臨在天邊，在水間，也在島嶼的岫峯上。晚上風平浪靜，船行徐徐，我們爲了愛這個明月的享受，特別拿上簡單的行旅擠上船頭，佔了一個很小的位置，同船的旅客們不乏愛月君子，甲板上，船頭上


永嘉山清水淑，令人生欣賞之情。


永嘉雀山的斜塔

，比白天更擁擠。以後若干時日，只要我一閉目沉思，這幅清幽美麗如詩入畫的景色，馬上就會湧上心頭。

「愛月夜眠遲」，在船頭上那一晚我不知是到什麼時候才睡得着覺，天一亮，受潮的海水把我們擊蕩醒了，一霎時，海風也鼓動起來，船搖幌不定，在與我同行的三個人和其他的旅客大半都嘔吐了。我坐在船頭上不敢去到房艙裏，瀏覽四週的景色，據此可以忘却嘔吐的念頭，此時，東方剛剛發白，一羣羣的海鷗，在船的四週追逐着，有時剛要碰到人們的頭上，有時又伸出尖長的嘴，向海面一個俯衝，馬上啣起一條亮晶晶的東西來，最有趣的是牠們鼓着翅，向輪船作平行線式的比賽，牠在海面飛，船在水上走，有時候輪船還不及牠的飛行速度。在船上，我們看得清清楚楚，海鷗飛行時，雙足藏在羽毛之內，就如現在的飛機起飛時收指輪子的情形是一般，我們看海鷗飛，越看越有味，少不了拿出相機，拍幾張快照以留紀念。

能住在房艙裏的旅客，的確是超人一等，房艙一共有八個，最多容納得了三五十人，尚有二十倍左右的旅客，雖不盡言「餐風」，「露宿」可是眞的，所以，茶房對我們這批有來頭的客人小心殷勤萬分。船中的伙食，爲船上供應，每日兩餐，多吃海味魚蝦，我們由西南方來的人是吃不慣的，好在我們事先預備有「私菜」。由上海至永嘉，通常是三十六個小時，遇有暴風雨，則三日五日不等，日子一長久，旅客拖長時日不利，船主空貼伙食亦不利，所以船主對於判測氣候與航行的速率，比客人們考慮得非常週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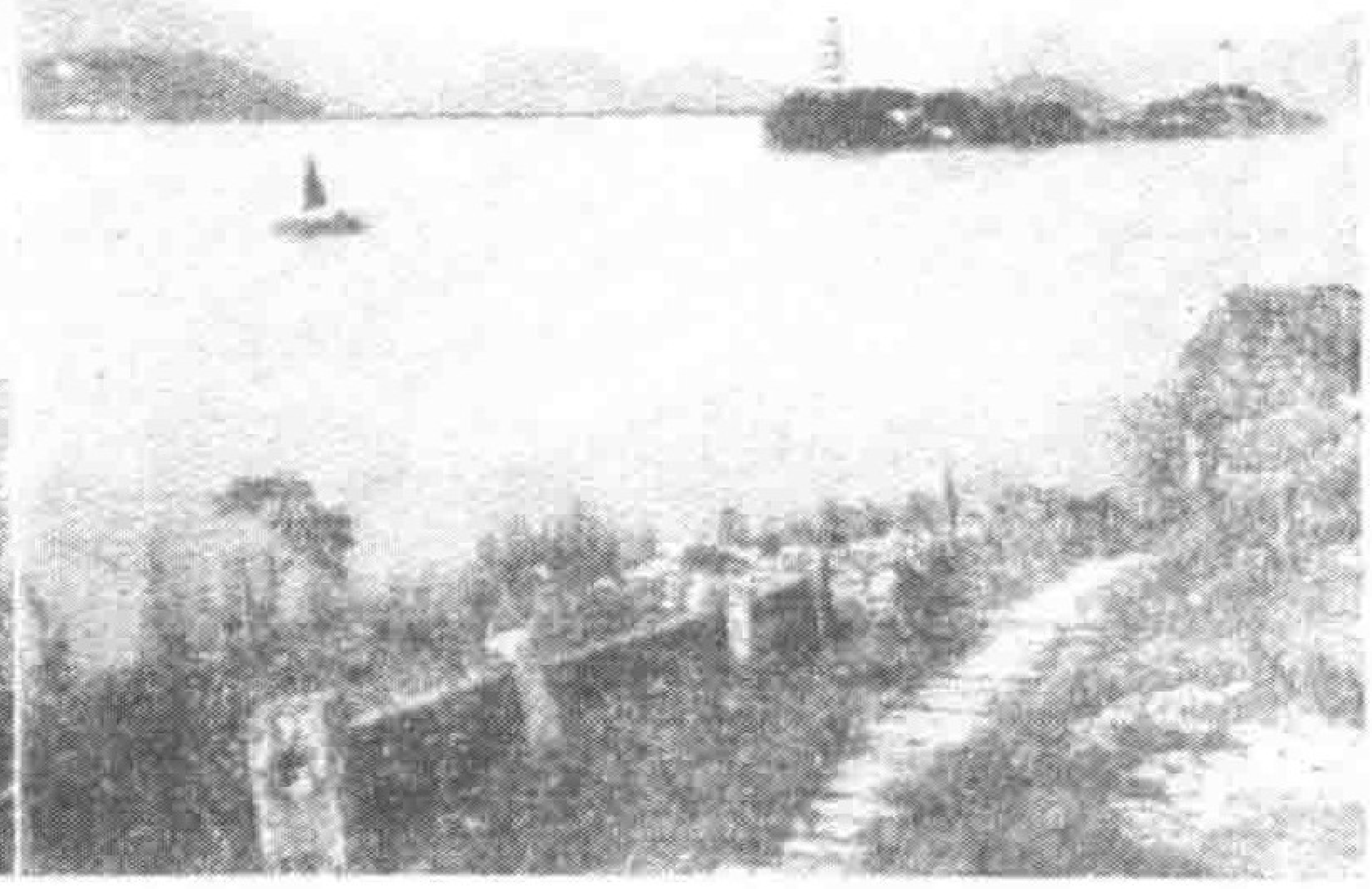
十一日下午九時三十分鐘，船由沿海進甌江停泊在永嘉碼頭了，統計這一次不上兩日的航程，全長二百六十五海里，約莫八百餘公里，地圖上雖是沿海的一條航線，但是我們所見的島嶼眞如進到一個森林裏所看到的樹木爲多，這次航行，除早晨欲想嘔吐外，其他痛苦一樣沒有，這是一次沿海的風景區旅行呀！

關於暈船藥，市上也有專門的良好的賣的，但萬不可吃「人丹」之類，他是萬病都會醫，嚴格說下來，任何病都醫不好，這是這次旅行的教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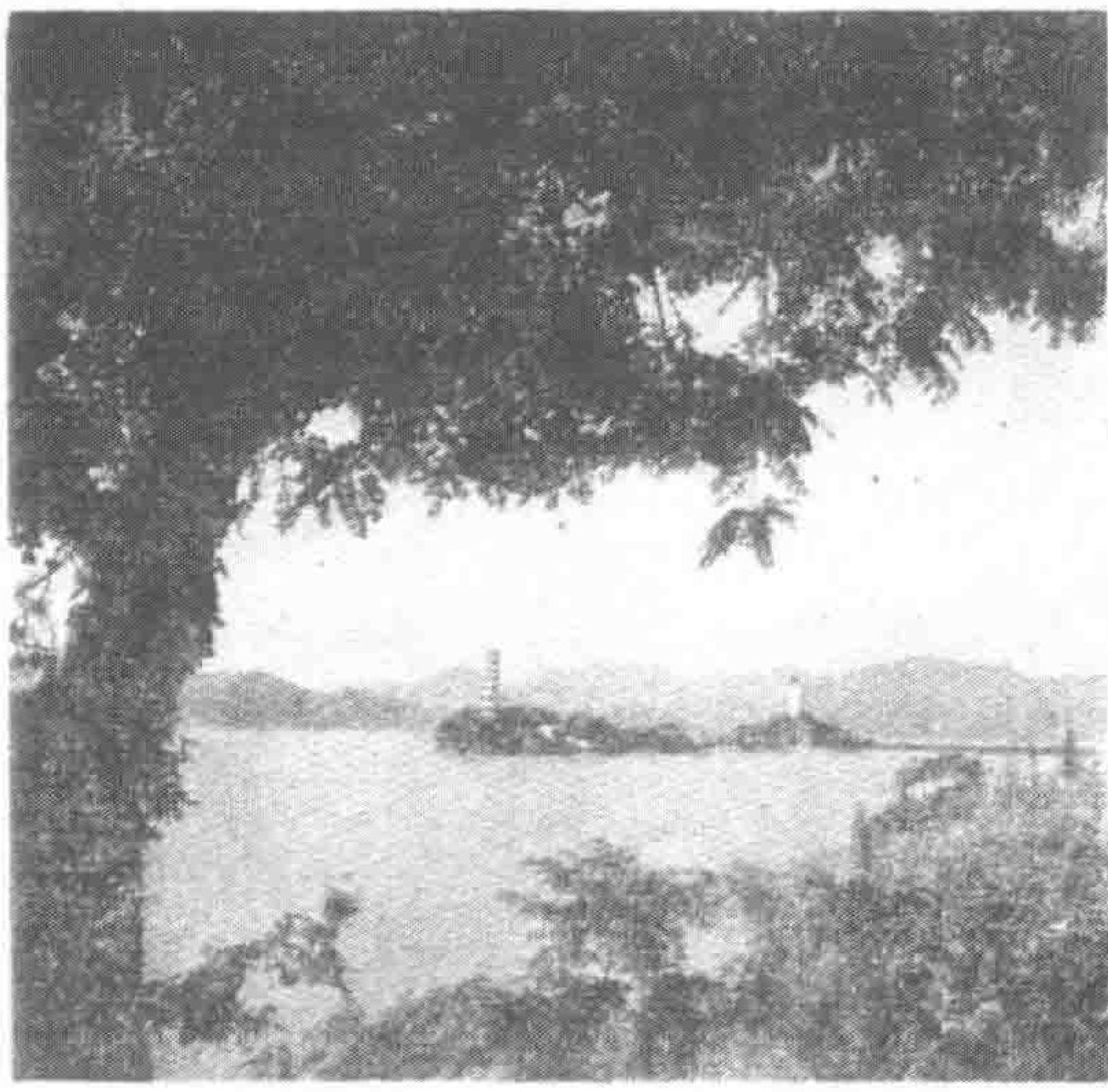
船到中途鎭海時，是要岔寧波的路了，同時也可以到南海普陀山，我們很想下船，朝一次南海。經茶房對我們說，最近不大清吉，拜佛朝山，非其時也，所以我們俟諸異日，以了夙願。

襟江帶湖的永嘉

永嘉又叫溫州，溫字也許不好聽，所以大多數的人都叫永嘉，其實，永嘉之所以出名，全佔「溫」字，溫者，夏不暑，冬不寒矣，永嘉的確是一塊夏不暑，冬不寒的地方，否則，又何以叫「溫州」？又何以列爲東南沿海的一個大都市？永嘉城內城外，起伏叢山，環繞甌



遠眺江心寺



江心寺又一畫面

江，兼之內河交通發達，舟楫往來，風景眞够優美，惜乎邊處海濱，倘若移在內地交通線上，早更聞名遐邇了，它的一般地理情勢，據志書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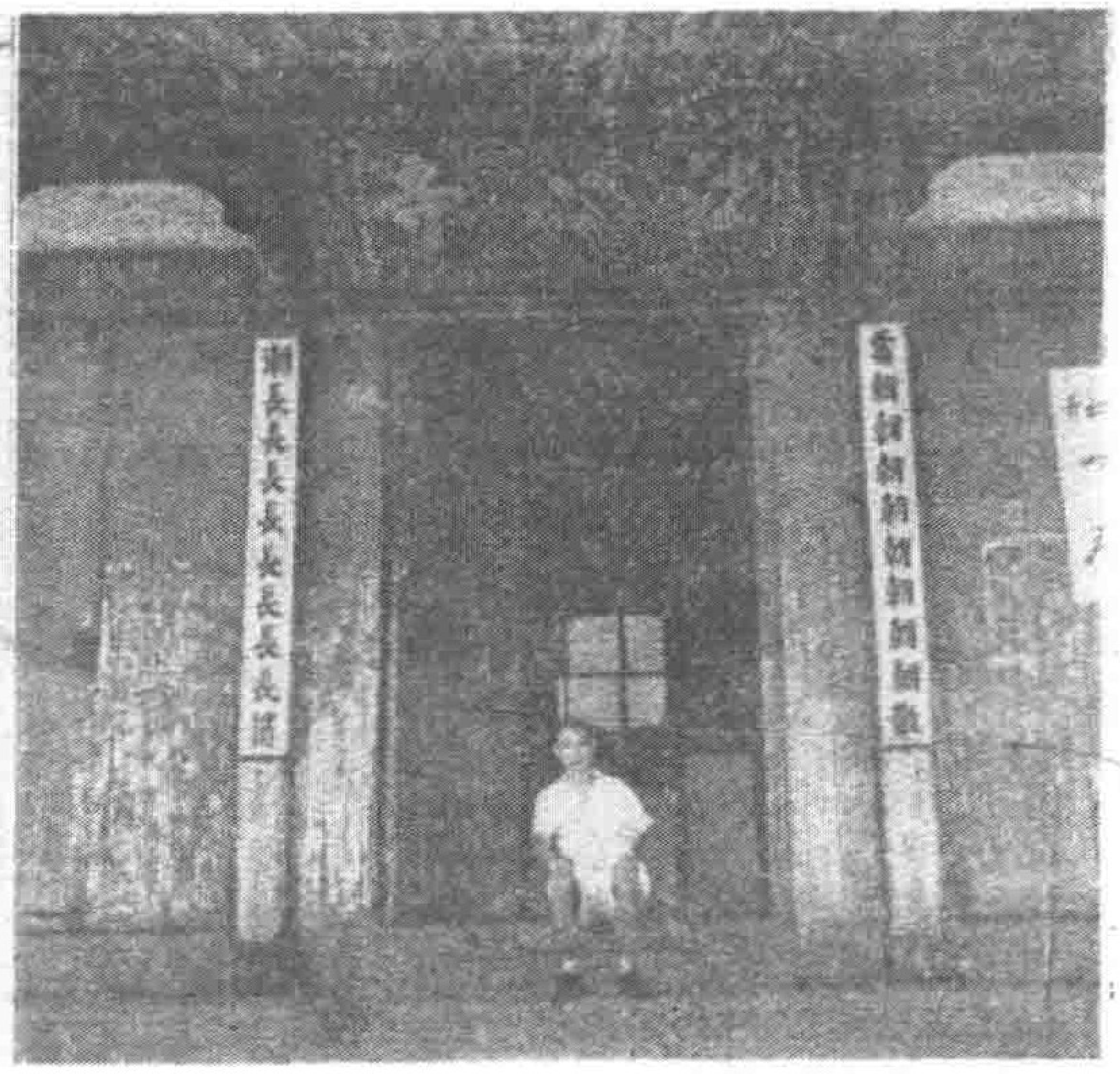
「溫在浙東號爲名郡，而永嘉倚郭爲縣，廣輻二三百里，東南際大海，西北阻羣山，襟江帶湖，綺壤繡錯，水陸之美，無不饒衍，蓋東南一都會矣。」它的民生和民教情形：

「然而南通閩越，北接台栝，使事絡繹，商旅輻輳，公私亦少困焉。往者，晉王羲之及宋謝康樂爲郡，好遊名山，由是此郡山水聞於天下，天下之士行過是邦者，莫不俯仰留連，吟咏不輟。」它的沿革情形呢：

「溫台處三府三代時蓋甌國。晉明帝立永嘉郡，領永寧，安固，橫陽，松陽四縣，則合溫處爲一郡而台始自爲郡矣。孝武帝置樂成縣，而永寧始自爲縣，蓋即今之永嘉縣境也。高宗上元元年，析永嘉安固置溫州，而州名始定。武后載初元年，復置樂成，而縣境始定。明清以來，永嘉倚溫州府城爲首邑。」

永嘉縣屬溫州，但溫州也如蘇州一樣是吳縣代替的名稱。我到永嘉來，得到很好的印象，風景眞够美麗，城內有海塔，華蓋，積谷，雀松台，郭公諸山，山並不高，走上山去，四週眺望，不僅全城的景色，就連好幾十里路以外的景物也奔來眼底。海塔山有白塔三座，未到永嘉三十里以外，便做航行的指路碑；華蓋山綠蔭如蓋，到裏面眞連一線天光都沒有，山頂有個亭子，納涼勝地，遠眺江山景色，近可以看流鶯飛繞山巔，有時十五成羣穿梭往來，宛轉啼鳴，極富詩意；積谷山麓有東山書院，倒塌不堪，山底闢爲中央公園，曲欄山水，園亭花木，遊人極多，頂上有一亭子，萬痕創傷，所剩無幾，亭週掘以掩體工事，敵我在永嘉的爭奪戰，蛛絲馬跡，際今勝利已逾周年，隱然可以發現；雀山，恐怕是諸山中最矮小的了，上面有一座斜塔，傾斜角度在二十一度左右，我們讀物理學上的比薩斜塔，就認爲是世界上的奇觀，傾斜程度，萬萬及不上雀山上的，可惜雀山斜塔僅五丈餘高，雖則空心又不能拾級而上，只能當做一樁宋代的古物讓人憑吊；松台山有軍事機關佔據，一間大寺裏面不見得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名勝；郭公山可以俯瞰大江景色，永嘉最有名的江心寺就在底下，按永嘉在勝利以前被敵寇佔領三次：第一次，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九日，第二次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第三次三十三年九月九日，也同時被我軍收復三次：第一次三十年五月四日，第二次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第三次三十四年六月十八日，永嘉經過了這次的大刼，除積谷山上有些軍事遺留的痕跡外，我眞想不到市面會這樣的安靜如恒，完好如初。

永嘉的特產是海鮮，到上海一帶售賣的蜇皮黃魚等，都是由永嘉運去的。永嘉的筵席海珍當中，要算「猶猛」，猶猛，就是頂大的螃蟹，大如巨盤，一棹筵席頂多吃上一個或兩個



江心寺門首玄妙之聯語



江心寺濟公壁畫

。永嘉人對於海族是很有研究的，有一種可以食的蚌殼可以栽植，眞是奪天地之造化！

永嘉食香蕉最爲便宜，每一斤只須國幣二百餘元，較上海等地價僅十分之一，因爲距台灣很近啦！

我國的語言不統一也是一樁苦事，永嘉左臨寧波，右接閩地，話語很難懂，覺得他們說的是另外一種語言，我們一到後倘若沒有朋友翻譯，那是只好做聾子啞吧了，他們愛說「啊鐵！」就是老天爺的意思，而且什麼場合都可以加得進去，他們說吃早飯是「天光去古巴」，吃晚飯是「阿西去古巴」，我相信沒有幾位國人到那兒可以懂得的。中國地大物博，語言也複雜，我希望教育當局，第一步由統一語言入手，免得兩個中國人在一堆不會講話。

永嘉人最好客，客至必斟大杯的酒勸飲，飲醉則盡歡而散，倘若不會喝酒的，也要舉杯互祝，喊喊「禮貌」。當時我不懂什麼叫禮貌，後來才知道，夫禮貌者，「隨意」「儘量」之意也。

市面十分整齊，城中諸山葱蔭如蓋，而人行道上的樹木亦培植得整齊可愛，陸地上用以代步的僅人力車一項，凡街巷水路河渠則有如一張樹葉的小舟，非常輕盈。在永嘉沒有汽車馬達的喧囂，居住和行路極爲安靜，所以一張人力車，在等生意的時候，是停在街正中，我因此想，如果另換一個有汽車或馬車的都市，這些人力車，早撞爲齏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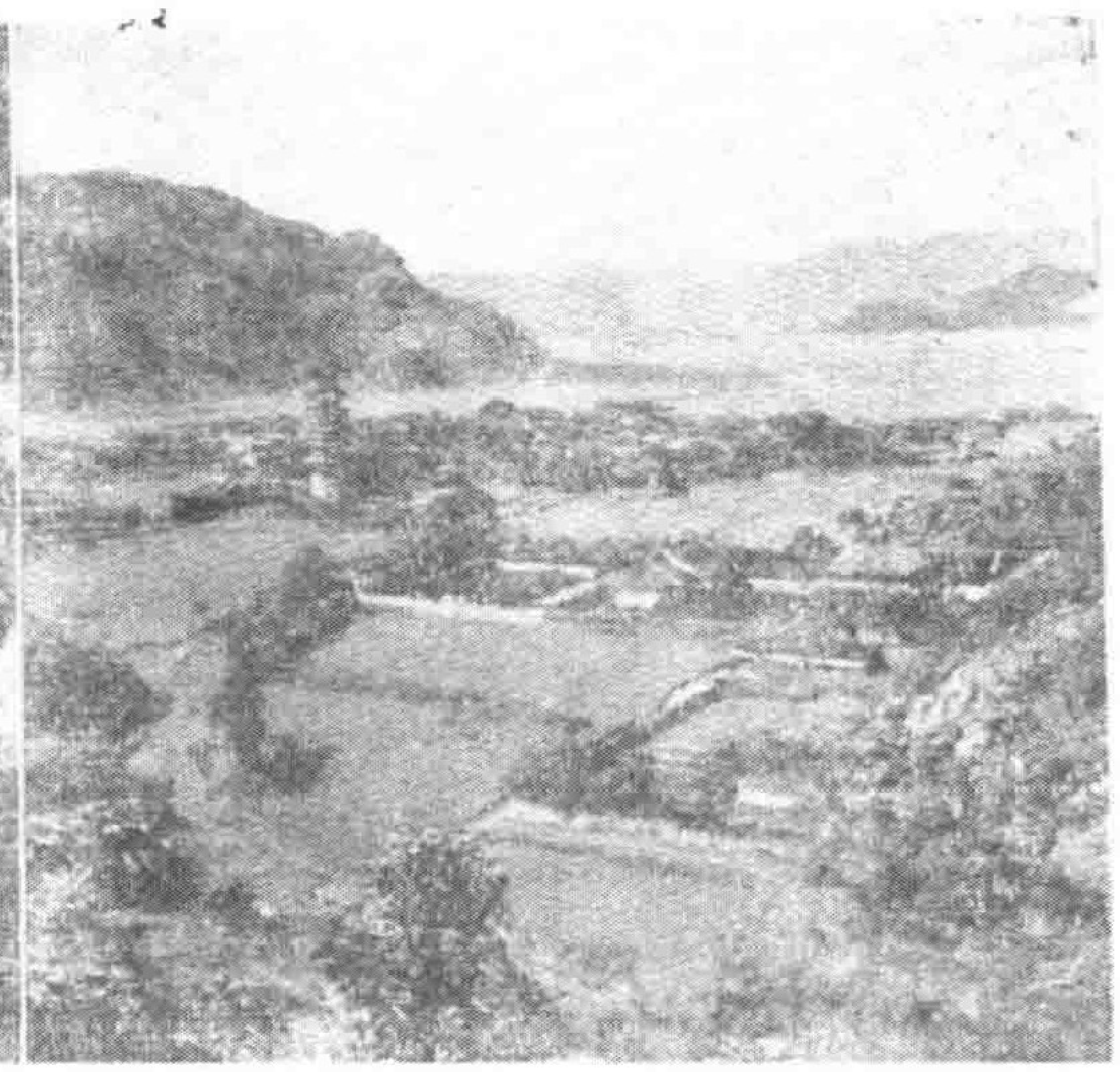
永嘉人的性格，是富於感情，我到那兒隨便見什麼場合，都發現愛鬥爭的事，且有約定地點時間來一場大全武行者。有人勸我你見有人打架，不要理他，我以後雖漠然視之，但心頭總有些害怕。

寺廟最多也是永嘉的特色，多半供奉的如太陰廟，天王廟，水仙廟等，由此觀之，我們也看出沿海一帶信仰的特色，總以水月結下不解之緣。每一個寺廟裏，都有靈籤，籤方寫在黑板上。有一次我泛小舟到郊外的一座水仙廟遊覽，想求一隻靈籤，而籤筒不知去向，忽憶今年我已年屆三十，無妨心中默禱，我求的籤，也就是第三十號這隻籤，看一看神明有如何的指示，禮拜已畢，遂查詢第三十號怎麼說法，一看，是一隻中上籤，上面有四句偈曰：

「韜略奇謀滿腹藏，雄心端可制豺狼，用手挽起穿楊箭，一發居然得中雙。」

往往一般所謂的靈偈，是要事後才會發現的，不過，滿腹的韜略奇謀，原非從半空中會吊得下來，說是老早就藏好了，則吾豈敢？豺狼虎豹當道，我相信凡天良尙未泯滅的同胞，都總具有改造社會的這顆雄心，倘如將來能用手挽得起穿楊之箭，一發可以中雙，那麼我必發下宏誓大願：重修廟宇，改換金身！

永嘉西門外數里許有一個西山瓷器廠，規模宏大，是一位姓吳的獨資經營創辦者，創立到現在已快七年了，有技工二百餘人，出品除一般應用的盤碗器皿外，並大量出品電氣應用


仙巖寺全寺


龍鬚亭瀑布

的器材。吳老闆曾約我們去觀光，在振興實業的今日，我所得的印象極佳，並且他的出品遍銷江浙及各地，已有聲譽，但耐人考慮者，該廠最近添用日本技師六人，是已呈准當局，不過要在遣送最後一批日僑中遣送返國。我覺得該廠不必多此一舉，第一是難關已渡，根基已立穩了，在社會上已取得信義，從前沒有用日本人，而今後的邁進是不成問題的；第二，八年血海的寃仇，萬一聘用外國技師，也輪不到日本人，何況他們是要行將離國的僑民啦！永嘉可歎的實業，恐怕要算西山瓷廠吧？

江心寺古塔巍峨

江心寺是永嘉最出名的一個名勝，而且是在城外甌江江心，配以甲於東南東甌的山水，景緻非常秀麗。

我們到了永嘉不久幾天，地方上的人士一定要鼓勵我們去江心寺遊覽一趟，尤其我是唯山不高，唯水不深的一個人，既經人家打氣，所以及早就去。

八月十七號的清早，我們一行十餘人吃過了早點心，坐人力車到了北面江邊，向海關借用一隻小汽艇，坐上去，不消十分鐘，便到了江心寺。當我們駛進江裏時，風特別大，旁邊看那些橫渡的小船，一隻隻都向衝過來的巨浪掙扎，唯獨是這隻小汽艇，就如平地開車子一般，也很安靜的就到了目的地。將到江心中，江心寺特別顯明了，一個長長的島嶼上，兩頭豎起兩座很古老而巍峨的寶塔，兩塔週被濃蔭圍繞着，剛剛露出三分之二的塔身。在島嶼的中點，一片片的紅瓦黃牆，藏在綠陰裏，江心寺，遠遠的看就是這麼美麗。

捨艇登岸，到江心寺的大門了，我們在門口歇氣，在不注意間，發現大門旁懸有一幅對聯，這幅對聯眞是特別，很多人都唸不來，到唸得來的，那麼講解也就容易。我們所去的這批遊人，有武將，有文官，有讀書的學生，有做生意的老闆，也有揹木殼槍的衛士。對聯上的字是人人都懂得，在讀音和講解起來，那就很費力氣，對聯是這樣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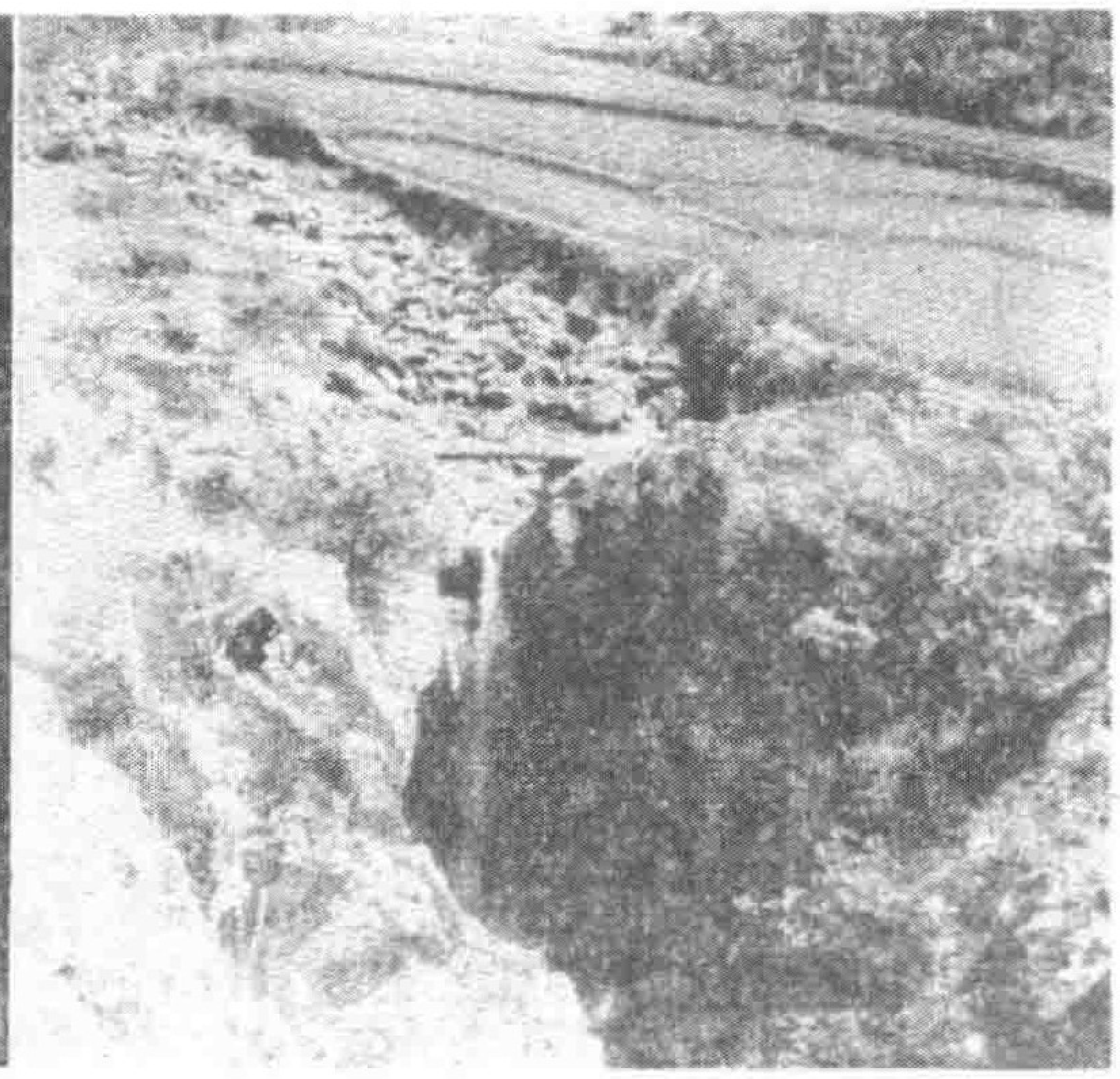
「雲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潮長長長長長長長消。」

統計二十個字的對聯，就有八朝八長。我們也就下一番功夫研究這付對聯的講法，原來是一段絕妙白描的寫景散文呀，現在讓我譯成白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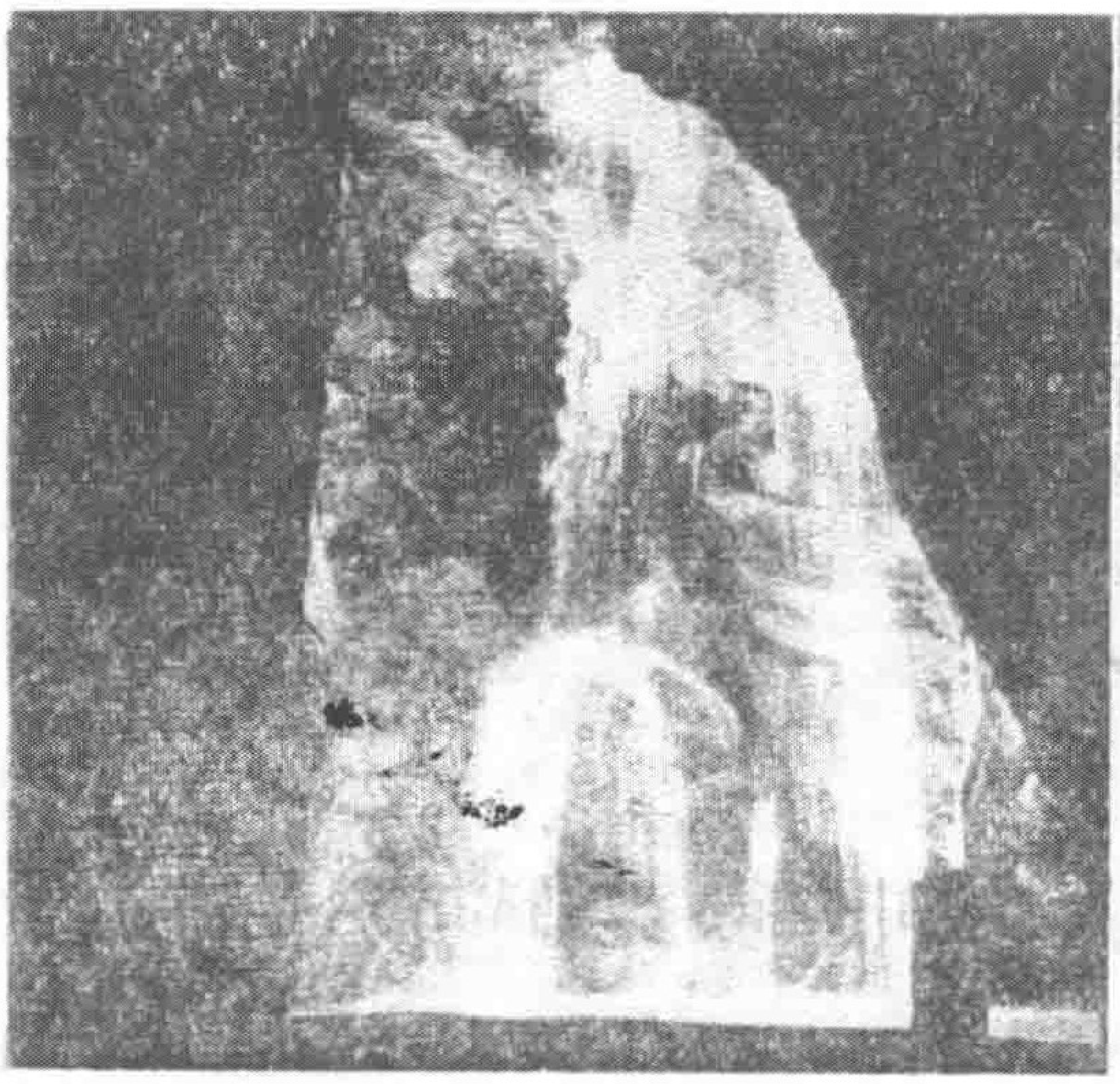
「天上的雲彩呀你來朝是在早晨的時候，
每早上都見你來朝，每早上都見你散去；
江裏的潮水呀你長起來是時常生長的，時常的見你長起來，時常的見你落下去。」

只要我們站在江心寺門口眺目一望，天空往來的白雲是多麼抒卷自如，岸邊的江水是如何猛力地撞擊着岸上的每一塊石頭每一株大樹呵！這幅對聯，的確太精彩了。

進到寺裏，方丈獻茶已畢，充當我們的嚮導，先到寺的左側文丞相祠裏觀光，不由寺門



雷響台瀑布



觀音洞瀑布

繞進，而是寺裏有路可通。文丞相，就是作正氣歌的文天祥，原來永嘉這塊勝地也就是他的第二故鄉，我看文丞相的後裔不甚發達，祠堂裏面眞是三徑就荒！正殿立有文丞相的塑像，是一位頭戴烏紗的儒者，殿前立有一塊民國二十三年三月蔣主席手書的「浩氣常存」四字，旁有一聯曰：「下河嶽，上日星，浩氣彌留宇宙；甌江潮，紫市血，精靈炳耀華夷。」除這點墨寶外，祠中眞無其他紀載或紀念，祠老煙荒，僅留供後人憑吊罷了。

出寺門，又到寺的右側，看陸公祠和登塔峯看海景。寺門對側有彝岸的綠陰一叢，和尚指着這叢綠陰告訴我們說，這也是江心寺名勝之一，我們走進一看，是一株取臥姿的大樟樹，枝椏舞牙，樹葉密漫，差不多七八個人用手才可以圍過來。和尚說，這一株樟樹，根是一個，但是，還有一株榕樹生長在上面哩。我們仔細的一看，的確在一株樹之上，由大枝椏分界，有大小不同兩種葉子。這時我們斷定，是先有樟樹的，榕樹是後來寄生在樟樹上面，樟樹的根吸收地面的養料，而榕樹又在樟樹上面取得營養，所以在樟樹的粗幹上，有一隻很大的八足龍纏繞着，龍的足趾和血液，早浸入裏面的肌肉，這八足龍是什麼？就是榕樹的根啦！我說，這也是生物界的一種奇觀。樹蔭太密，不能測得適宜的鏡頭，這張照片只有付之缺如！

陸公祠沒有什麼，是明代主是邦的一任守

官，倒是他的塑像很值得玩味，我們看平戲，凡於頭戴尖翅紗帽和身穿紅袍的出來，知道不是一位貪官，一定是一位城隍廟裏的判官，豈知這裏正是堂堂的一位郡主？所以，對於平戲的服裝，我是十分懷疑。

我們到塔峯之下看看江景，點點的歸舟，依稀的城舍，明晦的山色，觸浪的鷗鳥，旋繞的流鶯，眞令人陶醉了，誰說這大千世界中的自然美景，不能令人服法歸依？

江心寺老早叫孤嶼寺，披閱紀載云：

「孤嶼寺，在城北里許江中，東西廣三百餘丈，南北半之。初，兩峯對起，築二塔於其巔，江流貫其中，爲龍潭，中峙小山，即孤嶼。唐咸通中，建江心寺，宋時，蜀僧清了以土窒龍潭聯兩山，成今址，建炎四年，高宗嘗駐蹕（寺中遺有御書「清輝」二字，和尚諾以垂贍，今未果），德祐元年，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先後集此，有謝公亭，文丞相祠，浩然樓，卓忠貞祠。」

歷代詩人對於江心寺也有吟咏，唐代李白吟：「康樂上官去，永嘉遊石門，江亭有孤嶼，千載跡猶存。」

孟浩然：「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嶼出，回潭石下深，綠藤岸邊密，鮫人潛不見，漁父歌自逸。」

元許謙：「羣山如斗形，華蓋氣獨壯，奮身地勢高，極目天宇曠，週迴萬象澄，一一來獻狀，中江漾孤嶼，瀕海橫疊嶂，樓台市中居

，棋列相背向，烈風攪蒼林，落日鳴白浪，蜃氣薄浮雲，溟濛杳東望，長濠浸寒水，短棹起漁唱。」

明周旋：「中川妙境即蓬萊，占斷壺天絕點埃，不與人間通世界，卻從海上結樓台，亭亭古塔雙峯起，隱隱晨鐘萬戶開，昨夜老龍來聽法，滿江風浪殷如雷。」

王澈：「桑田海水渺難憑，孤嶼由來自古今，潮汐無端常上下，江山有待幾登臨，謝公亭草還春色，文相祠雲起夕陰，吊古却憐聲韻在，蕭蕭幽思更誰禁？」

清汪熿：「久傳王謝擅風流，何幸追踪紀勝遊，孤嶼遙分天外碧，一樽長飲海邊秋，石蹬江面知潮落，雲東山腰帶雨收，繞岸城煙無着處，亭亭飛傍塔雙浮。」「湧出孤岑瞰海流，儼然身在畫邊遊，疏鐘韻落雙條水，蕭寺涼生萬樹秋，鶴掠空山朝霧淡，帆歸遠浦晚霞秋，萋萋文卓祠前草，正氣英風亘古浮。」

我們遊覽塔峯看海景和謝公亭等處過來，正擬下汽艇轉回，又發現江心寺正對大門的照壁上，繪有一個活佛濟公，活靈活現，遂將他拍下來，以作今日遊覽的紀念。寺中和尚送我們到岸邊，最後叮囑幾句說，距永嘉數十里有一個仙巖寺，值得去去的，硬要我們說一個日子，他在那裏準備招待，我們是十分的感謝。

仙巖寺瀑布三潭

可說是應酬太忙了，竟將和尚約我們要仙巖寺的約爽了，大概是隔了約定的時間後五日才去，聽說是和尚做好的素席，和買的兩担西瓜，隔了一天兩天三天人不來，通通的倒下河裏去。

仙巖寺屬溫州府的瑞安縣，由永嘉去非常便當，去的頭一天，我們派人去打聽開船的時間，問明白了早上七點鐘開船，第二天清早六點半鐘我們便上船準備開行了。上船的地點在小南門外的河邊上，船是東一隻西一隻地靠在岸邊，要臨走的前五分鐘，才用大繩聯貫起來，用一隻燒汽油的船兒拖着，一聯串地開行，背後拖有五六隻乘客的小船，如果說河流是平地，那麼這一串拖船便是無軌的火車。

這一串無軌的火車在河里「磅磅磅磅」地朝前走，前頭的小木船急忙地避開了，避不開的，打進多少水波，就如在公路上行駛的列車，要給路旁邊的人吃一點灰土是一樣。船在內河裏進行，拖着一聯串的尾巴，在灣來曲去的地方，眞是另有一番景色。四週的水色山尖，村舍帆影，的確如畫，我們願意晒晒早上的太陽，走到船頭看看山，看看漁船，看看碧綠的原野，如果我們不到郊外坐一坐這一列無軌的火車，我們怎能欣賞到這美麗的河山？

船票是到船上才買的，價值十分便宜，到仙巖寺的票每張一百三十元，以縣份來說，是要經過兩縣，小汽油拖船要走兩小時的時間，途程也算不近了，這不能不說是水路交通的便利，每一隻拖船能拖五六隻小船，能容納一二百人，生意並不算壞。我在上海時，以爲乘電車就是交通工具中最便宜的價格了，那裏知道還有比電車更便宜的。

拖船走得很快，七點鐘開船，八點半鐘便到了仙巖寺的碼頭。這種聯串的拖船，靠碼頭不易停穩，靜止也就不易，所以一到碼頭之先，要上岸的人都通通集中在最後一隻木船的船邊，在船緩行到岸邊，一個個很迅速的跳過去，要上來的也就很迅速的跳過來，這種跳法，我們沒有經驗的人是感覺到很吃力，看他們跳慣了的人滿不在乎。

上岸到仙巖寺要走上兩里來往的路，這一段路間彷彿我們就在稍微寬點的狹谷裏進行。到寺之後，住持派了一位和尚充任我們的嚮導。我們到寺遊覽一會，沒有什麼特殊的可以値得留戀的，其間不同者，即往往寺的大門上，要書「某某寺」的匾額，或者是在牆上塗着很大的字，仙巖寺則不同，寺門外是一帶白牆，應該寫寺名的地方却懸起一塊橫匾，大書「天下第二十六福地」。

天下第二十六福地我們不明瞭是有何指說，遂問一問嚮導和尚，大凡一般人任何事體都是只知道是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首先嚮導我們的，是去看壁間某某抄寫的一篇寺誌，也僅說得有「我甌山水甲東南，大羅山脈其左翼也，界永嘉瑞安間，蜿蜒百里，一支出西麓曰仙巖寺，名勝特著，杜光庭所記謂天下第二十六福地者是矣，代有仙人高僧，名臣大儒

，息影其間，軒轅氏修練飛升之說無稽已，而陶隱居踪跡見於舊誌……唐貞觀始建浮居，迄於宋朝梵宇極盛……」我們還是不明瞭福地的始源，而在這篇誌旁，有一篇遊客所作的遊仙巖歌，當中有幾句，看得出仙巖寺之勝了，歌中有曰：

「念六福地遊仙巖，回眸世界開莊嚴，九獅一象蹲欲吼，衆山回頭胥巖巉，且舍雷潭訪飛瀑，崎嶇路窄人扶攙，轉入山凹沿絕壁，石亭如斗空中銜，自來遊客此憑覽，潭深莫測俛首藍，銀河倒掛雪濤瀉，恍如撼谷搖松杉：……」

於是才明白了所以為福地者，是有絕壁，有石亭，有瀑布，不過我們當時也就無從知道另外二十五個福地是些什麼地方。遂一齊同了嚮導，向寺的左後側選勝登臨去。

才向寺背後轉過拐，遠遠就看見一疊瀑布掛在前頭的石壁上，並且，發出「洪洪洪」的巨聲來，只要順着大路上去不遠，就可以到達瀑布的地方，可是這位嚮導師父不帶我們向大路走，朝着另一個方向的小路去，我們反對他的走法，為什麼既然見了西天，不帶我們去見見佛頭呢？他說：小路近一點，先到高上，順着水源要着下來那才有意思的。我們都聽了他的話，朝着山裏的小路爬，我們到達龍鬚亭時，已是汗流夾背，喘不過氣來了。

龍鬚亭在山腰，前頭是一個很高的石夾，由石夾的夾縫中吐出幾股雪白的飛瀑來，一絲絲，一縷縷，的確是彷彿龍鬚，龍鬚瀉瀉的地方，是一個寬約半畝的水潭，潭裏面的水非常之清澈，明潔可以看到鋪在底下的石塊或細沙，較遠的一角是水的出口處，這個出口流瀉過去，又造成雷響台的第二個瀑布。我們見了龍鬚亭的這灣清水，歡喜極了，一個個，寬衣解帶，跳下去俯仰游泳，游泳技術不行的，只要站在龍鬚的側方，微風起處，最高處傾瀉下來的龍鬚，已變化作毛毛的細雨，一陣陣，浸襲在人們的肌膚上，眞比洗淋浴還自在些。潭邊建有一個石砌的小亭，篆書曰：「龍鬚亭」，旁邊有一聯云：「雷驚天地龍蛇動；水作夜窗風雨來。」這個亭子，也有人俗稱毛雨亭，龍鬚是眼簾的感覺，而毛雨是肌膚的感受。

我們想窮水源，爬上龍鬚的最高處看看，可是附近都無路可通，要向龍鬚的絕壁爬上去呢，沒有這點本事，我臆斷上面一定還有瀑布，因為附近的山勢很高，不過古往今來的人都以此為仙巖寺三瀑的第一瀑起始，龍鬚垂壁數百丈，的確是中國名勝的一個奇觀！

由龍鬚亭下坡千餘步，便到雷響台了，雷響台是瀑布的第二疊，位置特別，上面還是水田數頃呢，橫着一橋之隔，就是斷岸千尺了。雷響台是指這橫橋而言，橋是由南至北，站在橋上東望，有村舍良田，雞犬人家，西望呢，是一個杳不可測的深潭，瀑布就由橋下傾瀉到深潭裏，深潭的兩側，還是高約千尺的絕壁，潭底俯着身子一看，是濺起無窮盡的水沫珠，發出巨大聲音「隆隆」，有若雷鳴，若說龍鬚亭是象形，那末雷響台是形聲了。

雷響台形式險峻，而橋寬不及一碼，許多胆小者均嚅嚅不前，多半遊覽的人，都預備爆竹鳴 投之潭中，宛如打一個巨雷，就是隨便丟下一個石塊，也會發出不同凡響的應聲。我個人對於雷響台的希望：天然的勝境的確太幽美了，若肯人工方面加上一點補綴，即在橫在斷岸的橋頭上，裝置一點鐵欄，使人們行動不必提心吊胆，兼之，可以憑欄下眺，更是景象萬千，我說此種功德不論公私如能做好，勝造七級浮屠。

再由雷響台下走千餘步，翻幾個大石巖，便到觀音洞了，觀音洞在一個山嘴上，對面就是第三個瀑布，這個瀑布以下，便是流在江河裏，沒甚景緻了。觀音洞口有一聯云：「此地最清幽，渾如台現白蓮，林環紫竹；所居多奇異，更有溪山一片，瀑布三潭。」

觀音洞的瀑布傾瀉下來，也是極為壯觀，加之前面地方開拓，更顯得他的幽麗偉大了。觀音洞上邊，建有一個亭子，題曰「觀布亭」，一般不懂得情形的人，到此亭就為觀止，就是一般年老力衰的人，也不願意向上再爬了，因為由仙巖寺順着大路走不上幾步便到這裏。

到現在我才明白這位嚮導師父引導我們所走的路線是對的，首先竭力將坡爬完了，慢慢的欣賞着下來，這叫做：

「苦盡甘來！」

龍山騎踪

徐蔭祥

在湖南省的東北角，沿着湖北省邊境上，你會找到一條不知名的小河流，這條小河向南流去，牠會經過多少曲折，流向沅江而入洞庭湖的。

現在我要說的是這水源，隱隱地像湘鄂兩省的界河似的那兒正好分劃了湖北的來鳳和湖南的龍山，成了界線。

當你從來鳳到龍山去，那只要跨過一個並不甚高的山崗，渡過那幽幽的小溪，十多里路，就可以到達了。交通工具除了轎子，多半是靠自己的兩條腿啦，在湖北境裏是山側鳥道；在湖南境裏却有公路，這也許是省道的梗概，但是沒有貫通，公路半截，現在却成了碎石大道了。那條足稱相當平坦的道路，我曾經走過一次，而且是騎了龍山縣府特備的馬，馳騁了一陣的。

騎馬遊山玩景，自是另有一番風趣，會因此而引起出塵的思想，也會提英雄的故事，更會從腦海裏映出多少千古情景來。記得當年在杭州遊靈隱，走虎跑，涉九溪十八澗，都曾騎馬往還，但是老有一個馬伕跟着，這些馬是他們練馴了的，憑怎的也不能馳騁自如。

這次是龍山縣長宴客，賓客中幾位美國工程師和航空站站長何君，他們都能夠騎馬，於是我也雜在他們中間，挑選一匹壯馬。一行數騎，出得龍山縣城的西門，迎面就是一個小山崗，遠看去彷彿是玲瓏透剔的玩具，在碧翠欲滴的山林中，襯托着那幾棟屋宇，粉白的牆壁，硃紅色的柱子和窗檻，以及閃光的琉璃瓦，是多麼幽美呀！

馬蹄得得地向着高處上坡，馬頭一點一點好像很有節拍，上了幾十步之後，這小道灣曲度很大，而且到了很陡的坡度，我們不得不下馬步行，拉着馬韁上去。中途有個實心的小磚塔，像一座玩具，比一個人高不了多少，上面鐫着「第一峯」三字，字跡却是相當雄壯挺秀，可惜不知道誰的手筆。再上去的坡更陡了，幸好不百步間就到了頂，忽然在叢林裏現出一座廟宇來，在那裏回頭看一下龍山縣城，全境整齊地排列在面前，彷彿兒童們的積木玩意兒一般。

關帝廟佔地不大，頭門進去，就是大殿，這與其說是大殿，倒不如說牠是客堂來得切實，兩邊相對着兩個廂房，這是幾個道士們的房間。頭門頂上有個魁星閣，這些奇形怪狀的泥塑偶像，凭怎的去和美國工程司解釋，也解釋不清楚。

站在魁星閣前，瀏覽羣山，都在向我點頭，這裏雖沒有名勝古跡，可是風景很美麗，恰到詩情畫意的趣味。俯視一下大門外樺樹上繫着的幾匹壯健的馬，倒有些像風塵俠客的氣概。

廟內側門成月洞形，穿洞過去是一個小池塘，據說裏面養着仙蛙，但這都是無稽之談，和峨嵋山上洪椿坪放生池中的仙蛙鼓琴一樣的謊謬。

沿着傍池小路，三五步便進了觀音殿，殿中央塑着一座觀音的站像，無論在前面後面或者側面看上去，塑得很端正而且有點美，要不是在這兒僻靜小山裏，也許又會給騷人墨客們渲染上一些附會的佳話哩。

從山後繞到另一個山崗上去，那兒沿山腰建立了幾排無名英雄的坟墓，他們都是抗戰中的士兵，為祖國犧牲的英雄。使我們走過時，心中不覺肅然起敬；尤其在高處山道中，正在建築一個紀念亭，這亭就是紀念陸軍七十九軍（？）抗敵陣亡的將士們的。

從這亭再上去不數十步，便到了白雲庵，這庵已廢了，僅剩下三五間破屋，也做了開鑿石碑的工場了

從白雲庵橫跨過一個山坡，那裏有一個別墅，是龍山縣前幾任的一位縣長建的，我們略略訪問一下，除了幾個守屋以外，屋主是沒有在這裏住，在這只能在遠處欣賞而不能作為近處瀏覽的地方，我們也就不多逗留，回到關帝廟去休息了。

據縣長告訴我們，龍山除了大宗生產桐油以外，還出產一種花楠木，可以做器具，加上了油，比柚木好寫字檯面還美觀，並且有一種檀香一樣的香味，永遠不散的，當時承他的情，送我一隻小匣兒做了紀念品。

當我們離開關帝廟，下山時，不覺幾度回首凝視這玲瓏小巧的山景，在每一個角度裏都看到牠的美麗，幽雅別緻，尤其那快要下沉的太陽，斜裏放射過橙紅色的光輝來，映得那濃綠的樹叢，彷彿顯現出一種自然的美的嬌態來了。

我們取另外的一條路下山，唱着馬賽曲，溪流在和着，山風在和着，馬在點頭，樹在點頭，山鳥在歡送着我們向來鳳歸去，走馬看花未免太傚傚，跨騎涉山崗，風景流連，意趣濃厚，下山來，大家興猶未盡，趁着夕陽晚照，柳條飄蕩，那像古道一般的公路，也覺有些迷人，大家放開馬韁，馳奔了一陣，忽然已到了溪流傍邊，綠水涓涓，山影依稀，對岸紅土山壁，掛滿了碧綠的籐蔓。

船雖小，可能把人和馬一起渡過去，盟友們到河邊去濯足，嘻嘻哈哈，活潑得眞是一羣大孩子，我忽然想起中學時代學習到的那支小歌，臨着溪流，暗暗地唱給自己聽：

「啊，何太早，柳枝綠了，兩岸戀啼鳥，水盡山老，人遠家渺。船兒小，這一片春景誰個知曉？年年只是這樣的糊塗過去，這樣的自尋苦惱！啊，把頭兒白了！」

過了渡，走上了山路，騎着馬走山路到是別有風味，蹄聲淩亂，馬頭忽昂忽俯，身子也隨起隨落，一行五六騎，在這山陰道上過，悠悠自得，回到來鳳，太陽的嬌臉，已倚在西山凹中向我們憨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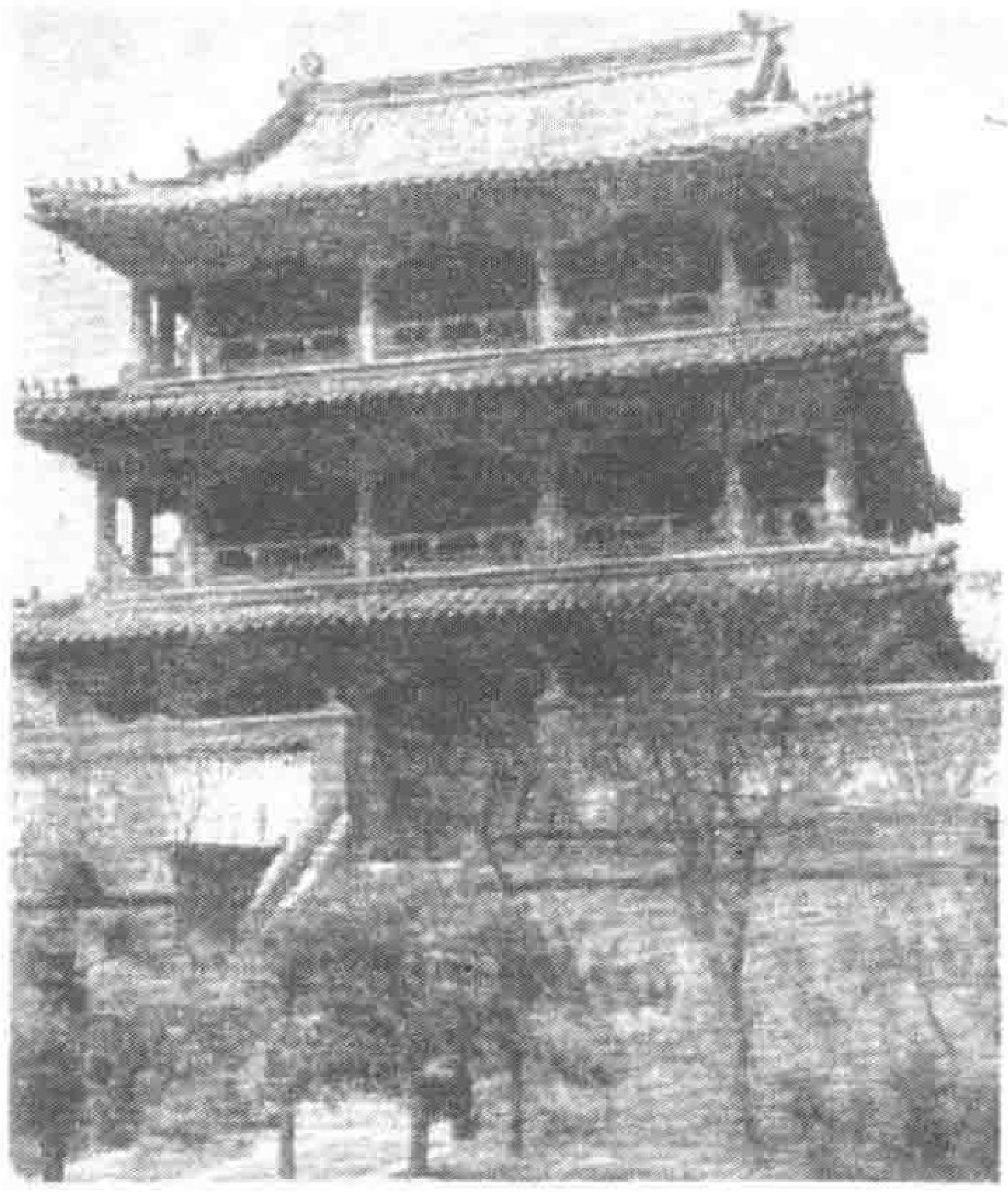
卅五・七・十七・憶寫于重慶

東北山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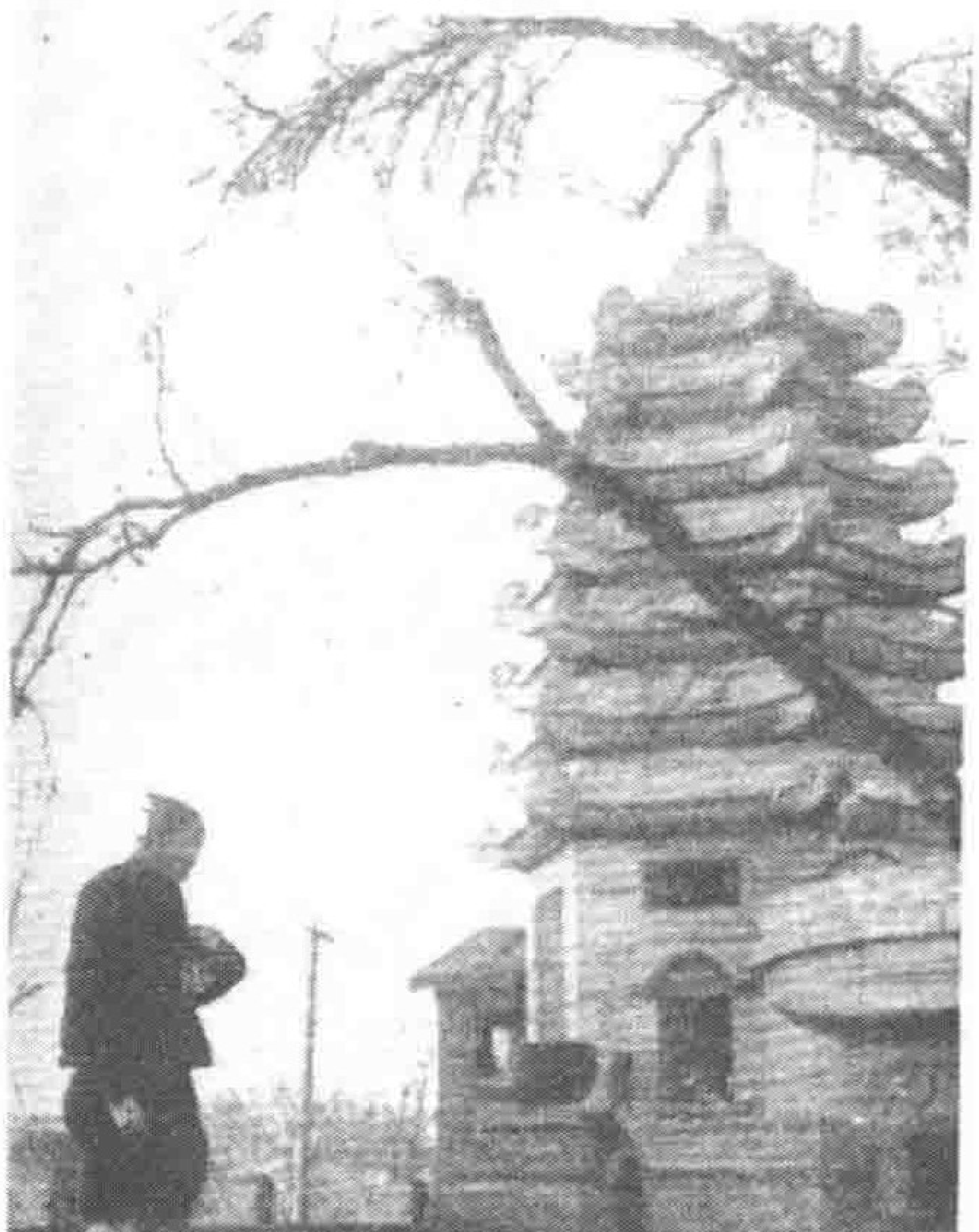


⇦長春復興公園風景

⇩長春孝子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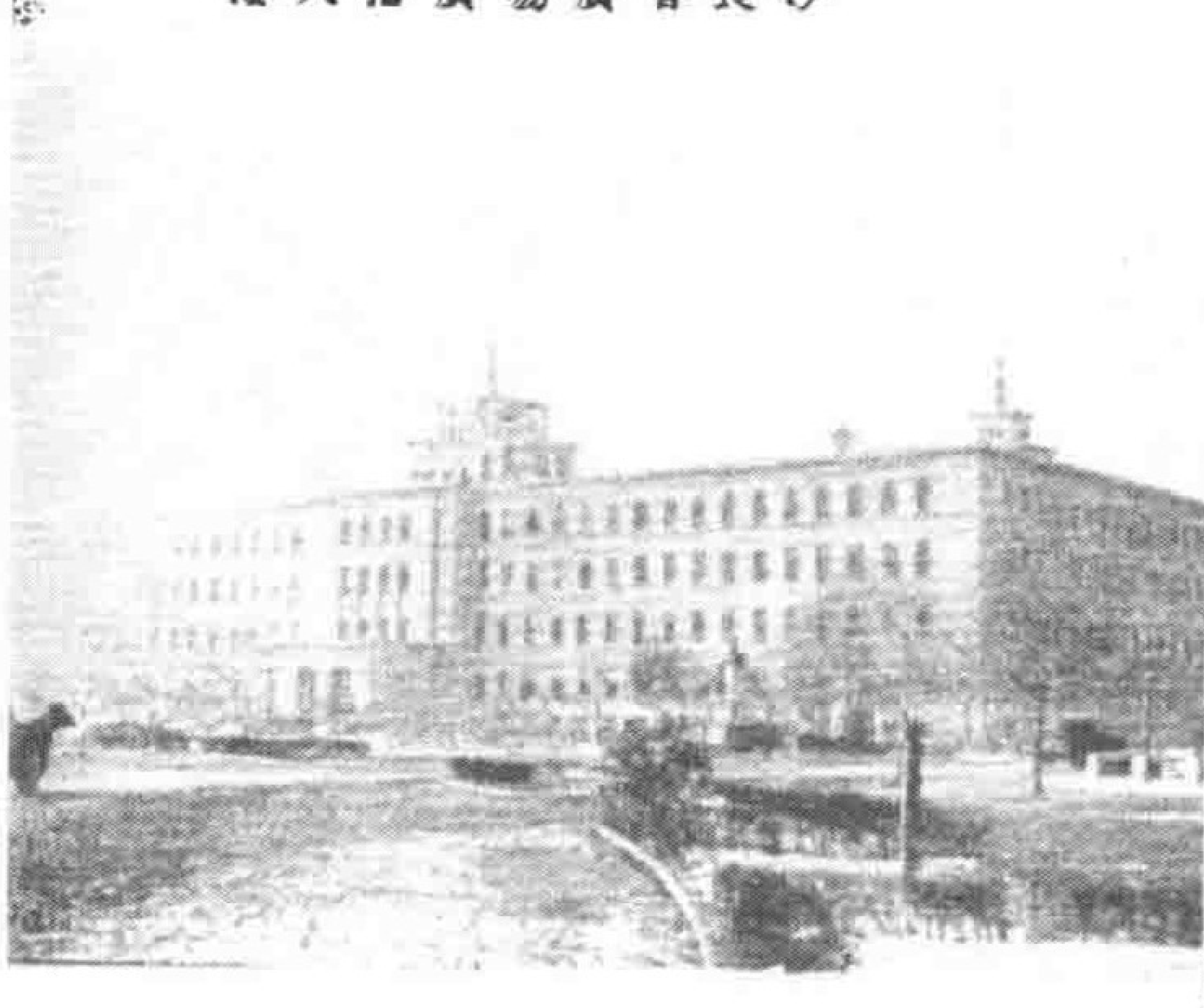
⇧瀋陽鳳凰閣



⇩長春廣場廣播大樓



⇧瀋陽中國旅行社承辦之大和旅館





⇦瀋陽北陵靈墓

舊金山畫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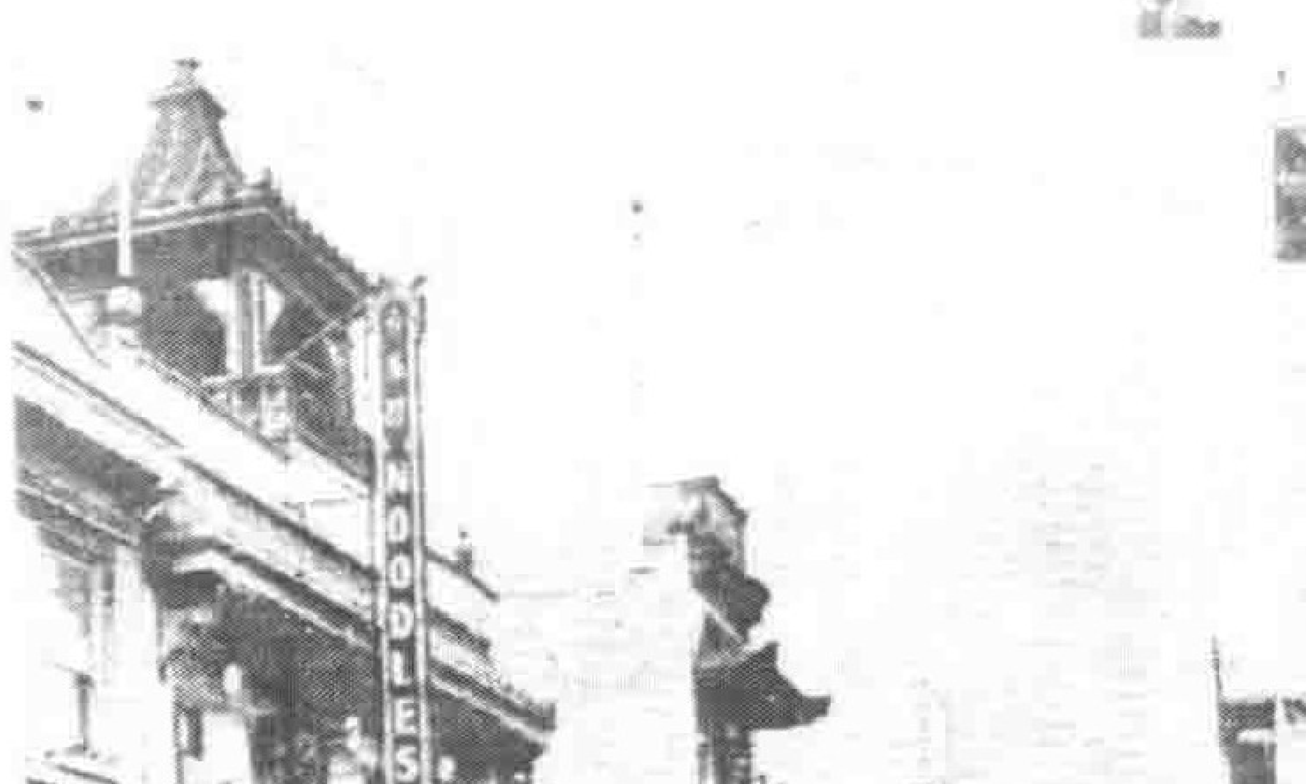
⇧電車在舊金山坡形街道上行駛



舊金山霍金浦飯店屋頂之夜景



⇦長十二英里之世界最大鐵橋橫跨舊金山灣毛渥克蘭



⇧舊金山中國僑民居留地區即俗稱所謂「唐人街」

⇩舊金山市政廳壯觀



美國的勝利旅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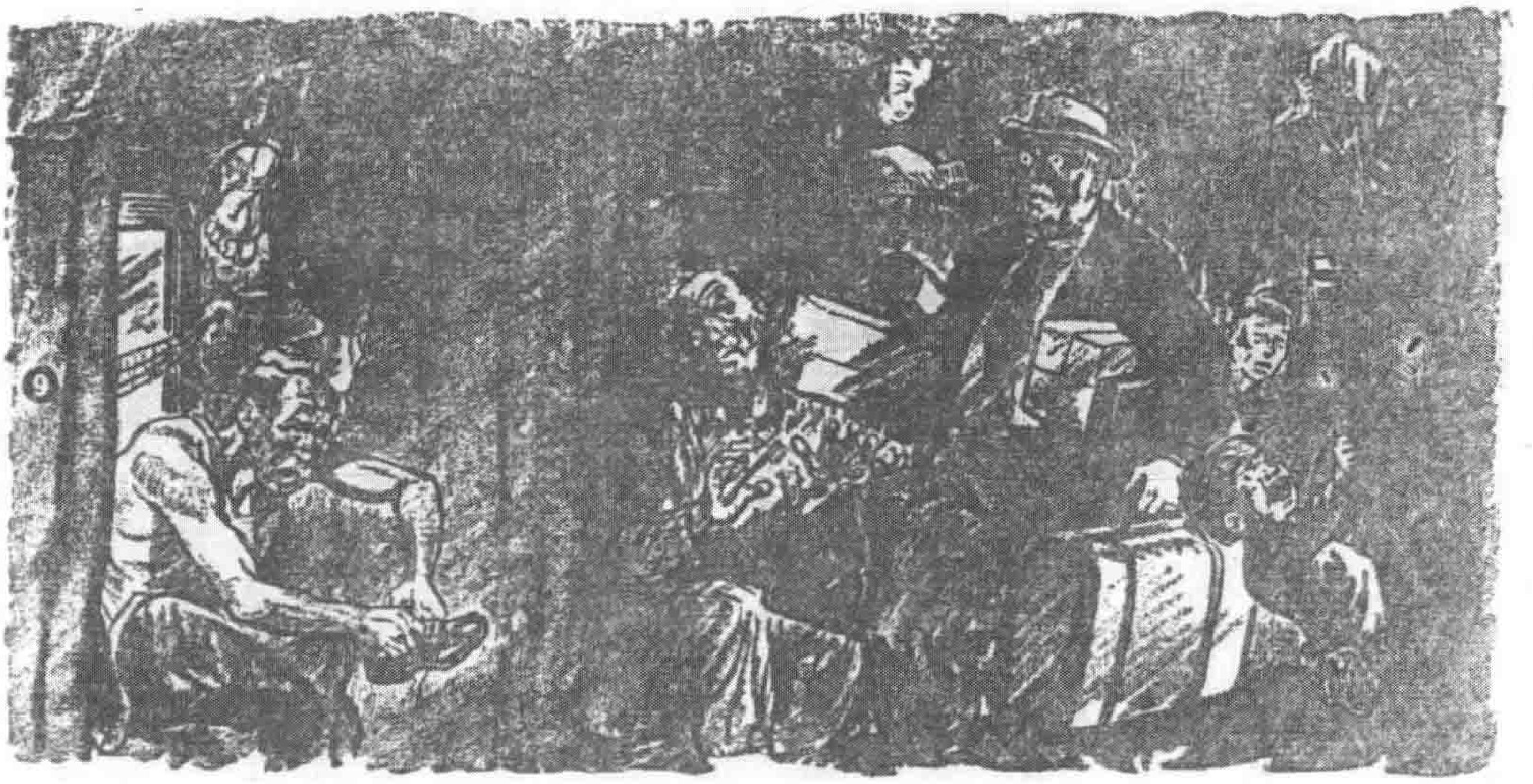
本誌特約記者　張延祥自華盛頓寄

我到美國來，並不是爲了旅行，但到了美國一看，適逢他們的勝利旅行年，報紙廣告，滿載着各長途汽車公司、航空公司、鐵路、旅館、旅行社，等等引人入勝的風景畫片，價目表、時刻表。他們的口號是：This is Victory Vacation Year……You earned it……Now enjoy it 美國人原來歡喜七分工作，三分遊戲。作戰四年，忘了休息，經不得一提，大衆如瘋如狂般四處跑了。有人估計，今年美國人支出在旅行項下的款子，總數要超出一萬萬元美金之數，所以美國靠旅行吃飯的人，亦自成爲一『業』。

眞眞美國風的旅行趣味，我們不敢領敎。有一家旅行社，大登廣告，從紐約出發，到西岸去旅行，經過七個國家公園，幾個大城市，再到墨西哥去兜一個圈子，來回十四天，一切包辦在內，飲食、旅館、小帳等亨白浪，二百五十元美金。很多人投效前去，眞像充軍，十四天中有十一夜睡在火車臥車中，天一亮，到某某名勝地點，下了火車，踏上預定的大汽車，走馬看花般，看了幾顆樹，幾塊石頭，幾處瀑布，到休息的地方，裝滿了肚子，又回到火車站，跳上火車，再開向前去。他們的臥車是包的，時刻算到分秒不錯，幾點幾分掛在那一列火車上，到幾點幾分到某處，卸下來停在車站旁，讓他們旅客坐汽車去玩到幾點幾分回來，又掛在另一列火車上向前開。這種機械計算的動作，和聯軍登陸歐洲的D日差不多，說是充軍，並不過甚其辭。讀者欲知其詳，請看七月份某一期的 Life 雜誌。

這種包辦式的 All Expense Tour，在一天或二天短期旅行，最適當。有人隨路講演各項名勝古蹟，歷史風景。坐車、吃飯、住旅館，都不必自己煩心。當天來回的稱爲 Sight-seeing，各大城市都有。在舊金山不可不隨他們去看看世界最長的懸橋、金門橋，或美國最古最高的大紅木樹，——二千年以前的原始林。在華盛頓，不可不坐着船或汽車，去拜仰華盛頓總統的故居 Mount Vernon。所費不多，一天約十元而已。在芝加哥可以遊湖，在紐約可以看看夜生活。你若自己一個人去摸，包你有許多處所不得其門而入呢！

長途旅行，自然飛機最舒服，最經濟。兩大洋間橫渡大陸的距離，一夜可到。下午五點從舊金山上飛機，明天早上七點半在紐約吃早餐。其他各城市間的時間可想而知了。非但時間經濟，飛機票價反而比火車臥票還廉，眞是天曉得！舊金山到紐約坐飛機一百十四元，坐火車一百三十元。飛機一夜，火車四夜。飛機上送你吃頓夜飯，火車上的餐車，出名的貴。火車眞倒楣，戰時五年中沒有一節新式的臥車。不客氣，拆穿西洋鏡，美國的臥車，平均是二十二年以前的古董貨呢！要拿火車去比飛機，一則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寵兒，一則活像鄉下老太婆。我初到美國，走上 Pullman 臥車，就怪火車不長進。後來再加研究，方



這張廣告是Chesapeake & Ohio 鐵路公司所登，表示旅客在Pullman 臥車狼狽之情狀，並謂一入此種臥車，好像到博物院去。

總明瞭 Pullman 臥車公司和鐵路公司是二家，不能混為一談。Pullman 臥車收費奇貴，服務談不上，各鐵路公司亦對之不滿意。果然，事情爆發了。Chesapeake & Ohio鐵路公司大登廣告，要自己造臥車了。

短距離的旅行，自己駕駛着汽車去最理想，最快樂。美國汽油統制已取消，用油不加限制。旅行遊歷是一樂，開車兜風亦是一樂，二樂得兼，何樂而不為。柏油路，四道車路或六道車路的 Bourevard 或 Parkway，每小時六十英里風馳電掣而去，開上二三個鐘點，毫不覺得疲倦。這樣可以一家老小都坐了去，帶些東西去野餐，或則露營。但是美國雖是汽車國，最近四年戰事中，沒有一輛新客車，今年的新車又不多，故自己開車出遠門去遊覽的人還不多，還是坐長途汽車的多。Greenhound生意真不差。

汽車旅行第一需要一張地圖，公路地圖。這類地圖你不必破鈔出賣，美國的汽車會 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可以儘量供給，各州的公路局免費奉送，還有汽油公司的加油站，如 Esso，備有很精細的地圖，任你取。到一城有一城的地圖，到一州有一州的圖，（我假想，這種地圖在中國恐要遭禁止，要被稱為軍事祕密！）你如願化錢買，一元錢買一本 Rand 全國公路圖，約百餘幅。可以走遍各處了。

我在公路圖上找不到鐵路線。這或許是同行相妒，但事實上，公路圖上若再加鐵路線，蛛網太密，要看不清楚了。

一部份的遊資是被旅館吸收的。旅館非得要預早定下，臨時休想插足。即如紐約，有一位朋友真的在街上逛了一夜，找不到房間。美國旅館因限價OPA很嚴，房金還很低廉，每天三元到五元，是頭等旅館了。住旅館千萬要住頭等旅館，即使多化一元二元錢，實在上算。在頭等旅館中，一切交通比在家方便萬般。長途電話，拿起聽筒就可講。全國幾十本電話簿子都備齊，查號碼，查地名，一檢即得。郵政電報，不勞尊步，旅館中都有，（請勿誤會，不是差

茶房去寄信打電報，）你要汽車，不用叫，跨出門就等着你。你要吃飯，小吃大宴都有，（叫到房間內來吃是特別例外，要多給小帳，）有幾家旅館有游泳池，你早上起來，穿了浴衣，就可下去入池。在紐約有幾家旅館就在火車站或地下火車站旁，坐電梯下去，走幾步，沒有出門，就在火車站內了。所以種種便利，時間節省不少。旅行的時間比在家的時間，要寶貴許多。你多省一分時間，可多看到一些風景。還有一層，你在頭等旅館中，絕對不要躭心遺失什麼東西。

所以美國的報紙上，旅館的廣告很多。紐約時報星期版，有一百多頁，遊覽旅行佔到七八頁，一大半是旅館廣告。各州各處都有，各有其勝，可說不是搶生意。

這是美國吸收遊資的辦法。我除了從舊金山到華盛頓紐約行了一次外，還沒有眞眞化時間去遊山玩水，但我臥室內四壁都釘着各地免費索來的風景五彩畫片，滿目琳琅，美不勝收，聊以先作臥遊能了。

諸位，勝利亦是吾們的，吾們怎樣計畫國內旅行？

卅五，八，六，華盛頓。

中國第一扇業之王

杭州王星記扇莊

本莊創自同治初年在杭設廠專門製扇年產兩百萬把銷遍外中名馳全球為中國最有經驗之製扇專家出品精美花式萬千且備貨充足定價標準　歡迎各大埠同業批發及大宗定貨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電話九七二三七
電報掛號八七九三

杭州總店
太平坊大街
電話一八〇一

戰後初游歐美（二）

魏文瀚

五六—三三二

第五篇：戰後的德國

歐洲西部冬季氣候很壞，要不是陰雲密佈，便是濃霧蔽天，我們在巴黎的三天，幾乎是每天到機場等候，而飛機始終不能起飛，結果每天午後，依然垂頭喪氣回到城內Veudowe Place的ATC Billeting Office 去登記，仍回那Hotel Bohy去住。如是者一連三日，對於這不時停電又無熱水的巴黎，實在急於想離去，况會期已屆，心焦難耐。十六日早晨，四時即起，但電話中詢問Orly Air Perminal時，仍稱無機飛往丹麥，不過我們心中焦慮，明知沒有，照舊趕到機場等候，可巧當日有美國代表團一行十人，也到丹麥同一會議去，擱淺在此，要求派一專機送往，我們即便要求與他們同機前去，Reservation Desk的一位Seageant倒頗爲誠懇，答應與他們的主管人商量好了，把我們的名字和另一位墨西哥代表Mr. Galves一同排入。

滯留在佛蘭克福

該機的飛行班次是226A，原定九時四十分起飛，九時半，廣播中謂因氣候改至午十一時四十五分起飛，當時看機場附近，倒是雲淡天清，但據說德國北部至丹麥境均在雲層籠照中，待至十一時半，看樣子多分又不能起飛了，我們就找到美國代表團詢問究竟，他們也因急於趕路，正商洽ATC設法，據說德國南部飛行尚無阻礙，決定先飛至美軍佔領區之Frankfurt-on-Mein，再作處置，商洽既定，決於下午一時起飛，我們也匆匆在Snackbar吃了中飯，鵠候啓行，只有那墨西哥代表Galves君，說是到了德國，護照種種麻煩不堪，恐怕有被扣留的危險，不願同去。我們這時飢不擇食，總覺這是一個成行的好機會，不願放棄，况與美國代表團同行，所經既爲美軍佔領區，相信不致有何困難，決計與美代表團同機起飛。

午後一時，點名上機，這次的飛機，是C47式，雙發動的運輸機，鋁質坐位，沒有墊子，談不上設備，原是短程軍運之用的。離陸之後，即掉頭向東北方飛行。美國人總是活潑愛玩的，Congressman Jackson 君即時去開放了熱氣汀，脫下大衣，便東一堆西一簇的吃着糖，就行李堆上打起橋牌來。我們却只顧張望窗外，法國北境，一片平原，憑機下瞰，曲折的河流與直線的公路鐵道交織在平疇上，直線相交的地方，恒疏落地點綴幾簇紅頂的小房子。二時左右，越過Riems市的上空，二時二十五分以後，即遇雲層，飛機沿雲層之上飛行，下瞰祇見白雲如海，萬里平鋪，時而見遠方偶來飛機，如海上船帆一樣，在遠處的雲層上浮滑而過。

三時二十分，到達德國南部 Frankfurt 市之上空，盤旋十餘分鐘，在雲層較薄之處下降於Hanau 機場。德境之特點，爲叢林較多，即Hanau 機場的跑道，一端也伸入一個小叢林中，將該叢林剖開爲兩部分，可見德國戰前對於林木的培養，也是頗爲注意的。

Hanau 機場現在也在 ATC 的管理下，其Air Perminal同樣有 Billeting Office, Snack Bar, Passenger's Lounge及兌換處等等設備，美軍的供應，的確是世界各地都一致的。我們因無法兌取德國馬克，就借美國代表團的錢，在Snack Bar吃了些點心，回來在 Passenger's lounge 靜候 Jackson 君交涉的結果。

四時二十分 Jackson 君回來，說北部氣候仍未好轉，飛機無法續飛，不如先到 Frankfurt城內美軍統帥部再說，我們只好搬下行李，搭乘公共汽車出發，那時五點不到，然郊外已夜幕初降，有如黃昏以後的光景了。

由 Hanau 機場到 Frankfurt 市區公共汽車約走四十分鐘，時而小橋流水，時而叢林，時已冬初，疏枝祇剩留一二將墮之黃葉，逮入市

區，則燈火黯澹，房屋均經炸毀，空餘四壁，偶有一二家最下一層尚有燈光，市區雖有電車，搭客稀落，行人亦少，若干處的人行道尚爲瓦礫所堆積，未經完全掃除。



佛蘭克福之郊外

德國閨秀的悲慘

市中心的 Carlton 旅館，爲僅存之大旅館，陳設華美，設備完善，現爲美軍總部的招待所，汽車卽至該旅館門前停下，我們進門休息。Frankfurt 是美國駐歐軍總部所在地，Eisenhower 元帥卽駐節於此，所以我們到旅館後，就由艾帥總部的副官Liutenant Mairon 君引見艾帥的參謀長Smith將軍，Smith將軍年約七十左右，軀幹並不魁偉，但精神矍鑠，和藹可親，一一握手道歡。經美國代表團說明來意後，將軍卽吩咐其副官 Maison 君預備晚餐，並囑撥專車一列，當夜送往 Bremen。這的確是意外的寵遇，不僅我們沒有預料到，就連美國代表團也未作此想，因此我們都喜出望外，告別將軍至指定之房間內脫衣洗臉，準備晚間餐後出發。Carlton 旅館非特陳設極好，卽電話，電燈，冷熱水，洗澡間，熱汽汀，各項設備均齊全，這在殘破的德國，恐怕是特殊情形，倘不是美軍招待所的話，決不能有這種享受罷。

Smith 將軍招待的晚餐就在 Carlton 旅館的餐廳裏舉行，將軍本人有事出去了，由 Maison 君與一位隨軍記者代作主人，席間有兩點值得注意的：第一是吃的東西很豐富，有啤酒，菓汁，奶油，牛排，罐頭鮮菓，及菌湯，這種豐盛之宴，在整個歐洲大陸上，除瑞典丹麥外，恐怕只有美軍軍部方能吃到，卽使在瑞典丹麥，依然沒有菓汁和罐頭鮮菓可吃；第二是侍應的女子，都是德國的閨秀，據說食品缺乏，她們爲獲得較好的飲食，自願到美軍部服務。這大致是事實。我們問 Maison 君德國人現在想什麼呢？他的回答很痛快，說現在德國人所攷慮的只有穿和吃，因爲他們無法攷慮其他問題。

糧食和衣服在德國是普遍的恐慌。就是在柏林的四强共管委員會中，時常發生的爭執也仍在食物的供應問題上，例如十一月初間的美英蘇法在柏林的會議中，蘇聯的 Zukhov 將軍宣佈蘇聯的肉類只能供給蘇軍佔領部分，不再供給其他區域，美軍則責備蘇聯爲什麼不卽行恢復鐵道運輸，否則美國救濟物資也不能如期供應了。

晚餐後宣佈我們必須在九時二十分以前集中在 Carlton 旅館的客廳裏一同出發，看錶上還只有八時五十分，我們便趁此機會到街上看看戰跡，出旅館大門便是 Frankfurt 的大街，街燈稀疏，街角上隨處都有美軍帶着德國女子，有的站着說話，有的緩步行走。所有建築都祇剩殘垣，人行道上隨處都有未經掃除的瓦礫堆，有些房屋裏庭園樹木依然青葱，但全無燈火，窗口的那一方祇見一塊陰黯的天，夜色沉罩在破殘的無頂的頽垣上，有一二處教堂的尖頂，幸而免於炸圯，卻死寂地指着天頂。我們在冷風裏走了二十多分鐘，除大街上的美國兵和女子在陰暗處婭妮着外，幾乎沒有見到行人

。只有在電車站的附近，看見一隊德國平民，男女婦老排成一長列，從一個小店門首綿延到數丈之外，想必是在等候食物或什麼東西的配給罷。

參觀美軍統帥府

我們衝着冷風，跑完了半節大街和若干條偏馬路，看着這些殘破了的建築，荒廢之中依然可以想見戰前的整潔和舒適，毀滅後的殘跡在死寂之中愈顯出戰爭的殘暴與可怖，我們幾乎有一種欲哭的情緒，不是同情，而是對於人類的瘋狂行為的不能理解。

時間差不多已是九時十分，我們便匆匆趕回旅館來，街邊院落裏的枯枝屈强地仍然伸出破牆，以德國人的面部表情同樣慘澹的神情，默視着我們，教我們記起宋人的詞句：『廢池喬木，猶厭言兵。』

九時二十分我們趕到 Carltou 旅館，美代表團也絡續回來了。九點半，由 Maison 君陪往艾帥總部參觀，先過一座炸倒了而臨時加舖一層木板的橋，然後到達美軍總部，是一座規模極大的六層大廈，遠處即見燈光輝煌，與死寂無光的周圍相對比，愈顯出這裏的燈火無比地輝煌。因為時間不够，我們不能細看，只匆匆上了三樓，進入Eisenhower 元帥之辦公室，該大廈原為某化學公司之辦公處，經炸後略有損壞，美軍佔領後，稍事修葺，即作為艾帥辦公室，為一圓形穹頂有大理石柱的建築，莊嚴華麗，艾帥之辦公桌在正中，右側一桌置有簽名簿，有各國元首及盟軍各軍事領袖之簽名，右下方為一鑲嵌於壁中之書櫃，置有 Pershing元帥之『戰爭論』，John Gunther 之『歐洲內幕』『亞洲內幕』諸書，書架前低矮的小桌上則置有艾帥慈母愛妻及小孩的照片。左側另一圓桌，亦置有照片等。室內的特點為極少坐椅沙發之類，顯示着軍隊中的莊嚴肅穆之象。艾帥辦公桌後的坐椅甚高，是希特拉的遺物，椅後豎立美英蘇法四國國旗。



去年三月廿九日美軍在佛蘭克福肅清德軍，圖為美軍防守街道之景。

艾帥專車的內景

出統帥部後，我們即驅車直馳車站，時間已遲，站上人影稀疏，只有票房附近，有些德國人蜷伏在行李上，不很有精神地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們進站去。

我們所乘的專車，是艾帥的專車，也就是Nazi領袖們的專車，前此是由Hitler 專用的。據看車的Sergeant說，這種列車全德國只有十列，每列九節，係Diesel 引擎發動，除一節為行李車，一節為燃料及給養車外，其餘包括單人間八間，雙人間八間，餐車，侍從車，吸煙室及衛生間等。遊憩室間置有沙發，小桌，絲絨椅，無線電，留聲機等等。配光與陳設之華麗，即美國Pullman 臥車亦不能及，車上可以開小規模的會議，無線電可以收聽世界各國的廣播，至於單人臥舖之房間，則摺叠洗臉盆，床頭電燈，衣櫥等各式齊全，車上所用之杯盤碗碟刀叉調羹等，莫不刻上金色之鷹徽及 D. R.字樣，這D. R. 是代表第三帝國 (Dentsh Reich) 的，但

美軍守車的Sergeant笑說：這是Don't Remove的縮寫。

有幾位美國代表喜歡玩橋牌，喝過啤酒之後，他們便到餐間去玩牌去了，我們一直在遊憩室聽無線電，並和隨車去 Bremen 的美軍統帥部鐵道管理人Lintenant Edward K. Burton君談話，Burton追隨艾帥到歐，因主管鐵道交通，對各方情形甚熟。據談話所得，德國目前生活過於貧苦，婦女多有流爲妓女者，美軍在此，對衣物等亦不敢多予配給，一方當然來源有限，一方亦怕引起其他國家的誤會。德國各都市都遭相當大的破壞，恢復恐非易事，生產尤難復興，因之多數德國人仍只替盟軍服務，做些盟軍指定的事，每日所得工資，約爲八個馬克，合美金八角。但德境物價俱經統制，比之歐洲其他各部分都要便宜，以這收入，尚可維持一家生活。至於鐵道交通方面，英美佔領區的鐵道，幾乎已全部恢復，但法蘇兩軍佔領區還沒有恢復。

一路上來我們聽到各方對盟軍各別的批評，據說在德國境內，英軍秩序最好，美軍次之，法軍紀律甚壞，黑市流行，物資配給不足，蘇軍秩序最壞，知識水準既低，且常有刼盜淫亂的事故發生。同時我們又看到報上滿載德國民衆數百萬西移的消息，我國國內也許有人以爲這仍是 Nazi 最後的一個離間陰謀，我們爲想明瞭實際情形，問隨同人員究竟蘇軍佔領區如何，他很保守地含笑說，蘇軍區不准其他各國人員入去，他也沒有去過，而且交通也沒有恢復。德國人民西移，也許是較易獲得衣食，因爲蘇聯是把德國人作俘虜看待的。

當晚我們在車上談過了十二時方纔入睡，床舖舒適，車行平穩，直至第二天六時方醒，Sergeant來告訴我們，已快到Bremen了。

第六篇：抵達丹京

十一月十七日晨七時，火車進入 Bremen 車站，北歐的冬季白晝甚短，夜色特長，進車站之後，還是燈火迷離，看不出車站的大體構造。我們不忙下車，先到餐車吃早點，快要吃完時，天色才發白，時間已是七時三十分了。

Bremen 車站與戰前上海的北站差不多大，但規模則較北站爲宏麗。炸後一部分已毀，正站月台則除頂上的大玻璃棚漏雨外，尚沒有大壞。我們在用餐時，又有一列火車到達，提老挈幼的德國人在車窗外走過，都向燈火通明的這列車窗內窺望，他們臉上都有一種木然的表情，這木然的無感覺狀態下面似乎隱藏着戰敗國的沉痛，這不知究係我們自己的心理，抑或確然如此，德國人民目前這種麻木的無知覺的外表，總像不很自然。因此深感到戰勝者與戰敗者之間如何才能協調，這問題是人類心理上，也許正是世界和平問題上的一個大難題。如果戰勝者志得氣揚，戰敗者始終愁眉苦臉，世界是不會永久和平的。

在德國，我們才能看希特拉頑強到什麼程度，犧牲是壯烈的，也正是狂暴的，這是眞正的『完了』之後的投降，都市毀滅了，食糧消盡了，人民受着戰爭的殃，十室十空，沒有工作，沒有衣食，沒有住處，僅剩若干座房子，現在都是盟軍駐紮着，這就是第三帝國的元首侵略的結果！

數十哩斷瓦殘垣

到 Bremen 後，我們自己是寸步難移的，只好跟隨着美國代表團走，Congressman Jackson又打電話給Bremen 當地的美軍司令部，請他們幫助，美軍部的司令官Hamilton將軍立刻就派了副官Myron Hammond 君領車來接，八時半至General Hamilton 官邸，會見頭髮花白的老將軍。官邸地方極好，建築華美，屋後有小花園，草地平舖，喬木成行，環境與室內陳設均好，據謂係一英國貴婦所建，現被徵用者。

當時我們商量，如飛機不能起飛，即由 Bremen 開一卡車直放 Copenhagen，但經以長途電話打至丹京，問得天氣尚好，可以飛行，此間早晨車到時雖會落細雨，九時左右亦已停止，雲影甚薄，乃決定於午後一時起飛，中午則應Hamilton將軍之約，在一地下餐廳午餐。

九時至十二時之間無所事事，我們就要求去參觀 Bremen 的港灣及造船設備的殘跡。

我們和美國代表團坐了四掛小汽車出發，我們所坐的一部，內部全係柚木髹漆的裝製，極爲精美，贊賞之際，開車的Sergeant 即說明

此車原係Himmler的私用車，環顧車窗，則玻璃板上尚有彈痕兩處，均未打穿，可見全車都是防彈裝置。此行奇遇，確教我們亦驚亦喜。

出門後沿途窺望，車行之處，街道整潔，樹木蔭森，雖秋後落葉飄零，建築亦凋殘毀圮，而當年的美麗，一一可以想見，這裏房屋被炸之慘，過於Frankfurt，汽車在市區馳行數十哩以上，無處不是殘破的半節牆或無頂屋，除美軍宿舍大概是新加修葺的以外，最完整的房屋也只有最下一層，免强可以住人而已。市內電車已恢復，汽車則除有白星徽的美軍車之外，絕難遇見。行人亦不多，疏落的有些工人在掃除街道，偶有一輛高大的馬車，由德國人駕着走過，也是受美軍指揮在做搬運瓦礫之類的工作的。在一二交通要口的商業中心，破屋子的最下一層尙有一二家配給的商店，則有些德國婦女及小孩或老年人等往來。見我們的車過來，都佇立觀望，好像市上難得見到小汽車一樣。有些男子則帶着『側目而視』的神情相看。

潛艇製造廠殘蹟

我們係到 Wersess 河邊的碼頭及潛艇製造廠去參觀的。沿河綿延着數十里的倉庫碼頭，現在都只是空的殘牆，只有隨處伸着的起重架，還表示着這裏會經是機聲軋軋，忙亂不堪的工作場所，而今這些七歪八竪的鋼架們，也都低頭默然站着，沒有分毫活氣。我們的汽車在尙未打掃好的街衢上走過，時而輾過一兩塊零亂地散在路上的鋼板，發出鏗鏘的聲音，益發顯出這地帶死寂的氣氛。除了一二美國守軍和偶見的一二個德國打掃工人外，這地帶好像完全沒有人。

潛艇製造廠在 Wersttor，沿 Werser 河挖掘而成的，密佈的鋼架，罩着五個並列的潛艇滑道，有三艘未完成的潛艇，嵌在這些鋼架之內，其中兩艘差不多已完成了，一艘還只有大半爿，斜躺在滑道上。

滑道右側約摸兩百碼左右，是一座鋼骨水泥的龐然大建築，極厚的牆，約摸有三公尺厚的頂，臨河而峙，同行人說，這是潛艇躲藏室兼修理廠，我們好奇之餘，由側面的小門轉進去，曲折的門道也是防空襲的，兩側用水泥牆隔開的是貯藏修理材料之處，中間是一大穹隧，下臨無地，闊着約摸有400×250呎的一片水面，一邊有一仄狹的水道入口，中間密排着木樁。我們雖知道這是修理用的防空濠，但也看不出到底如何使用，下了兩道扶梯，到臨近水面處看，則左側還通到另一個穹窿間去，約摸也有同樣的容積。工作用的電線，皮線，瓦斯橡皮管還隨處蜿蜒在地上和扶梯上，當初定然是工作緊張的處所。

出廠回來，我們一路都在炸斷了的鐵軌和炸彈的深坑邊上行走。德國人的處心積慮，和建設能力，令人驚佩，現代戰爭的破壞力量，更使我們心驚，觸目的殘跡，是需要多少炸彈，才能使這數十平方公里之間，沒有一磚一瓦不受摧毀喲。

然而德國人，在這樣的環境中依然保持其勤勞守秩序的傳統，在我們看來幾乎是愚笨，但在笨拙之中有我們所不能企及的堅毅。我們走過一座橋樑時，大隊的德國人都排着隊過橋，往橋北的走右側，往橋南的走左側，排成整齊的單行，使人頓起嚴肅之感。

我們行經一處簡直等於瓦礫堆的街道時，有一家祗剩一間地下室的住家，那家的主婦正在門前提着水桶，握着刷帚，匍伏在僅餘的一片嵌磁石階上，孜孜地揩擦着。美國代表指着她笑着：『看罷，他們什麼都沒有了，還在那裏洗擦。』我們却有說不盡的思緒，彷彿想起我們中國的主婦和一切同胞，縱然什麼都有的時候，也像從來不肯揩洗的。

因爲美國代表團說到丹麥後買不到紙煙，要求美軍部引到軍隊的合作社P.X.去買一些紙煙糖菓帶到丹麥去，午餐之前我們就到美軍司令部去，在他們辦公室參觀一道，看他們製的地圖和所攝照片，所製統計，據統計上表示，美軍在 Bremen 恢復市面的努力是很迅速的，不過戰後人口，雖已逐漸遷回，至今還只有不到十萬人，只抵到戰前的五分之一，除衣食不夠之外，房舍太少是主要原因。目前也無法即時興建，因爲水泥，磚瓦，玻璃是全歐洲普遍缺乏的。我們佔着代表團的光，由 Hammond 君領導着也到P.X.買了些紙煙肥皂和糖，價錢低廉到等於贈送一樣。

午間在約定的地下餐廳用餐，Hamilton將

軍親來作東，這是美軍官特約餐廳，建築很古老，爲十七世紀時之遺物，原來就是一家餐館，現上層被炸，只用地下室。

平原淺海薄霧如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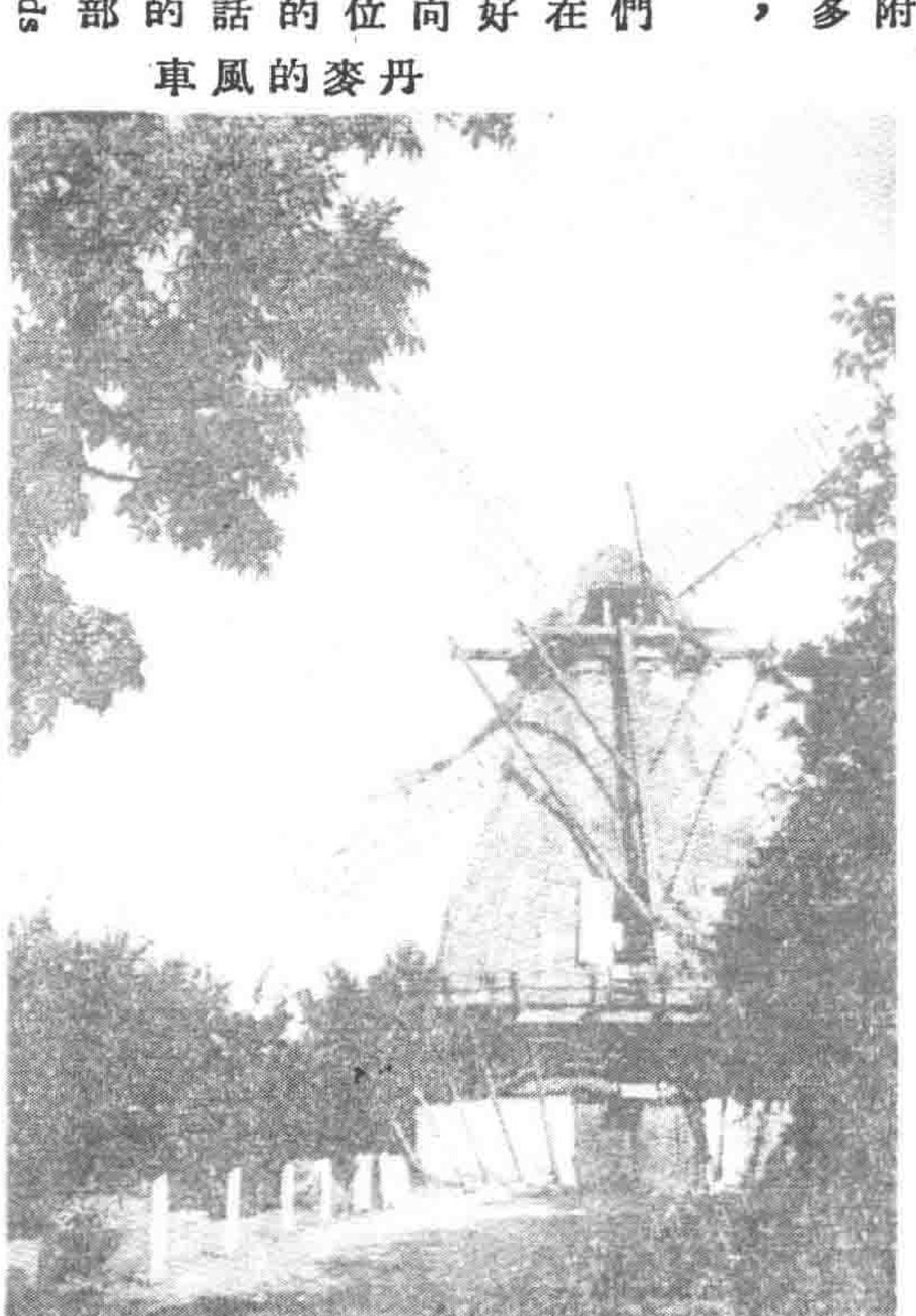
飽餐之後，整裝出發，由Hamilton將軍官邸至 Bremen 之機場，約行三十分鐘，沿途市區房屋，盡係炸毀，但至近郊時，則農田青葱，均已耕耘，明年如有收穫，德國之飢饉，或可迎刃解決。郊外，叢林亦多，有如 Frankfurt 附近，田畔叢林中，則多有木板搭蓋之臨時住宅，據稱係昔日避空襲時所建，現尚居住，屋側照舊繩竿相接，晒着地氈，毛毯之類，處處表現着德國人『貧賤不改其行』的那種勤苦耐勞的習慣。

Bremen 機場較之其他各地機場都顯得混亂，不是管理不善，而是進門處各建築被炸了，沒有修理，隨處都是破屋，這裏建築材料的缺乏有甚於歐洲其他各處，於是只好聽其殘破。

飛機於二時起飛，由此至 Copenhagen 都是平原或淺海，薄霧如嵐，飛機只在雲層下面飛行，高度僅一千餘公尺，下瞰大地，在青色的霧氣下隱約看到北德意志田園的行列，整齊地羅列着，似乎農耕已開始恢復了。少頃，飛機掠Elbe河之上空而過，徐入 Jutland 境，霧色漸重，只能勉强分別下面是海是陸，農莊道路，已無法辨明了。**越過連續的許多淺海和綠色的薄紙一樣一**張張浮在海面的許多小島之後，我們於下午四時左右，即逼臨丹麥京城Copenhagen的上空。丹麥是肥沃的，逐個島都是平整的一片，沒有邱山，青綠的麥田一直伸展到水邊，那海岸平靜無潮，沒有沙灘來做緩衝，故海與麥田相毗連着，島上多有人工的溝洫和小運河，有一部分地方也流行着黑瓦白牆，有如江浙的鄉村，到 Copenhagen 附近，則小市鎮略多，紅瓦亦漸增加，色彩更見鮮麗。

四時半，我們所坐的飛機降落在丹京的機場，辦好入境手續，我們向美國代表團的幾位道謝路上得他們的照應，然後打電話給海事預備會議的總招待丹麥社會部職員Mr. Richards，半小時後他趕到，我們便坐公共汽車進入Copenhagen城。

丹麥的風車



第七篇：丹麥十八日

丹麥全國四百萬人口，倒有一百萬集中在首都 Copenhagen 。好像整個國家，只不過一**個首都和其近郊的配合一樣。**

我們中國青年最先知道丹麥，恐怕就在Hans Anderson 的童話，從小學時候起，看到Anderson 的童話集，才知道有這末一個小國家叫做丹麥。丹麥，這海中的一羣低淺的平坦小島和半島構成的小國，從飛機下視，眞像童話一樣披着一層淡藍色的薄霧。但是我們不要小看了它，在中世紀以後直到十八世紀時，這小民族會經是北海和 Baltic 海上的强者，他們進犯過英國，佔領過蘇格蘭，野心勃勃的皇帝們，曾經有征服北歐的雄圖。這稱霸北歐，統一Scandinavia的企圖，正是丹麥爲什麼建都於靠近瑞典，Baltic出海要衝的Copenhagen 的原因。我們很奇怪這個小國的都城爲何要建於國**境極東端的Copenhagen，但一翻Baltic 沿海各**

國地圖，設想着當時的皇帝意象中的北歐帝國時，就發見這正是北歐的中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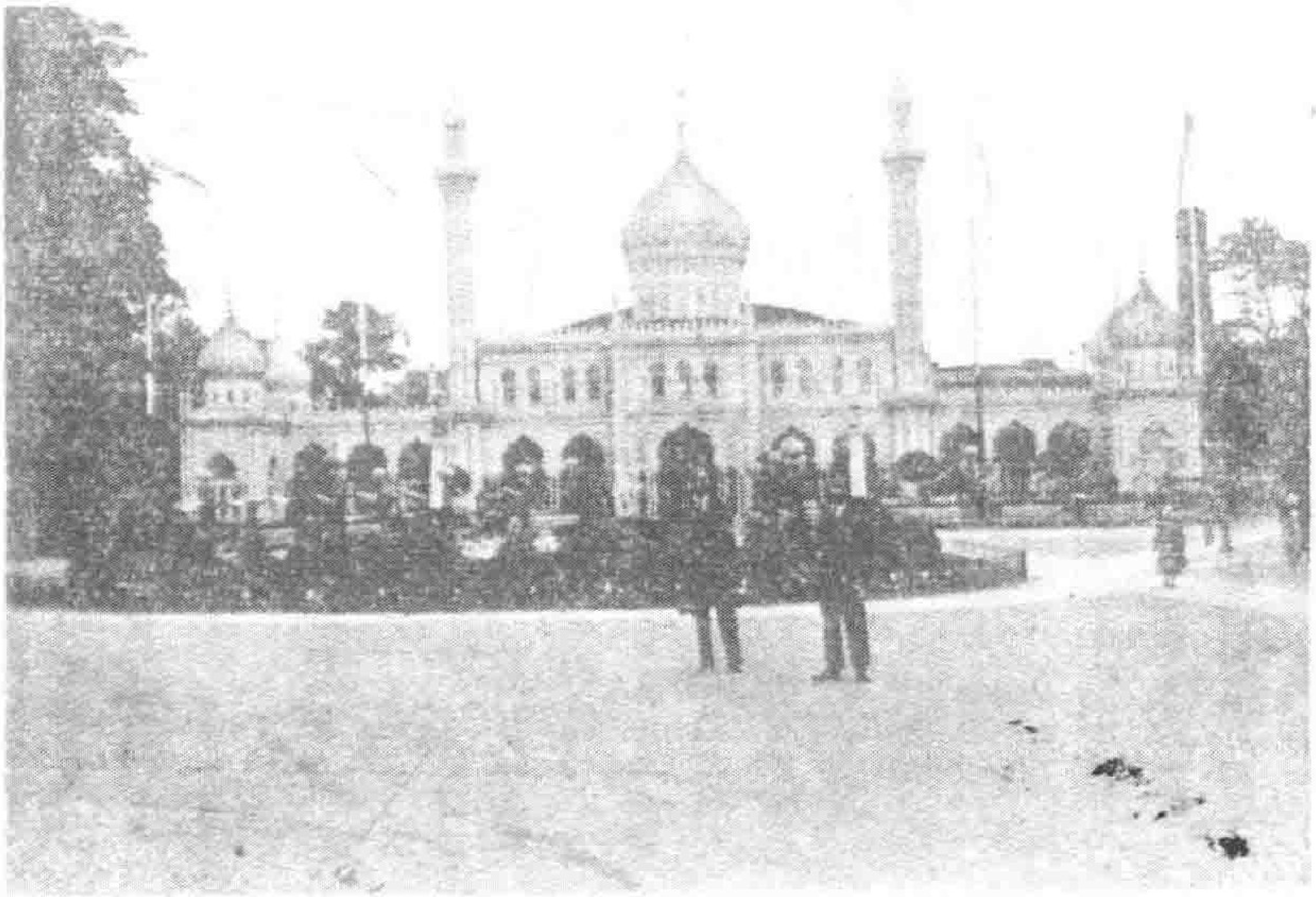
丹麥的帝室對於建都的地點大致頗有過一翻攷慮，十一月十八日我們曾被引導到Zealand島東北端的小城 Helsingor 去遊覽，那裏有一個建於十六世紀時的堡壘，叫做Frederiksborg，是 Christiani 四世時的宮殿，隔海望着瑞典，在以統一Scandinavia 爲志願的 Christiani 四世，也曾經有意建都在這個尖角上的，想必因爲這裏不是一個海港，才移到 Copenhagen 。然而丹麥到底太小了，歷史上塗滿了與瑞典和東北歐洲的戰事的血跡，丹麥皇帝的志願終未實現，空留着一個現在看來過於偏東的首都。

丹麥是北歐的農業國，四分之三左右的人民從事於農業，但所謂農業並不如中國式的只是種莊稼，有一部分的農業人口是以養牛養豬爲主，而以種麥爲副業的。丹麥雖然業農，依然要有加拿大小麥的接濟，因爲丹麥的麥子據說太糯了，不攙和加拿大小麥不易做成麵包，加以牲畜需要大量的食料，植物性的農作物除少數甜菜糖之類外，輸出並不多。農產品的出口，眞正大宗是牛奶，雞蛋，Cheese，肉類，牛油等等，主要的消納國是英倫三島。

農業人口之外，其餘的人大都在 Copenhagen ，有許多食品加工工業來輔助農產品的出口，丹麥雖沒有石灰岩，却有極大的支廠遍佈世界的水泥廠，小規模的機器廠，北歐最大的造船廠，此外丹麥的啤酒也很著名。漁業和航業人口也佔着不算小的比率。

富裕之國也貧窮

因爲國際海事預備會議在這裏舉行的期間



哥本哈根之回敎寺式之舞廳

是兩個半星期，我們於十一月十七日到達後，直到十二月五日才離開 Copenhagen ，這居留的十八天中，大部分時間被會議佔去了，加以北歐的緯度過高，冬季天亮很遲，天黑很早，早晨九時出去，有如江浙的七時左右，行人稀少，有些店舖還未開門，晚間四時半以後，已如黃昏後，燈影疏落，一部分商店也已停止營業，五時以後則所有的商店，都只剩下陳列窗中的燈光了，會議完畢，常常在六時以後，上街遊逛的機會實在沒有。最苦是星期天，所有的店舖都關了門，我們既不能參觀，也不能拜訪人家。幸而熟識幾位丹麥朋友，可以約定到他們家裏去吃茶，同時也看看一般丹麥人的家庭生活。

經過歐戰的打擊，富裕的丹麥現在也都變爲貧困了。戰事結束雖已將近一年，國內的物資依然缺乏，沒有棉花，羊毛，因之衣料缺乏，買衣服要用 Conpon，但Conpon 不一定保證有衣服，所以結果索性不要 Conpon 。我們由國內出來時，每人只帶兩件或少數襯衫，到 Copenhagen 之後，洗一次需一星期之久，（因爲肥皂缺乏）逼得無法，到處搜尋襯衫，却走遍商店都買不到，有一種粗麻製的運動衫，其粗劣的程度較國內最粗劣的夏布尤有過之，索價四十五個克隆納(Kroner)，約合美金十元。一雙粗劣的不像毛又不像麻的襪子，需六個克隆納，約合美金一元三角，根本不能穿。此外買得到而必須用 Conpon 者，則有肥皂，皮鞋，毛巾，牛油，麵包等等。捲烟原來是沒有的，現在可以自由購買了，但係本國製造者，煙味惡劣，較重慶的雜牌煙尤差。所以在 Cop

enhagen，一支美國製的駱駝牌被視為無上珍品，有一次我們遇見一位太太，請她吸一枝駱駝牌，她吸了半枝便熄掉，把那剩下的半截藏進了皮夾。另一次我們在私人宴席上遇見一位小姐，我遞一枝煙給她時，她失聲叫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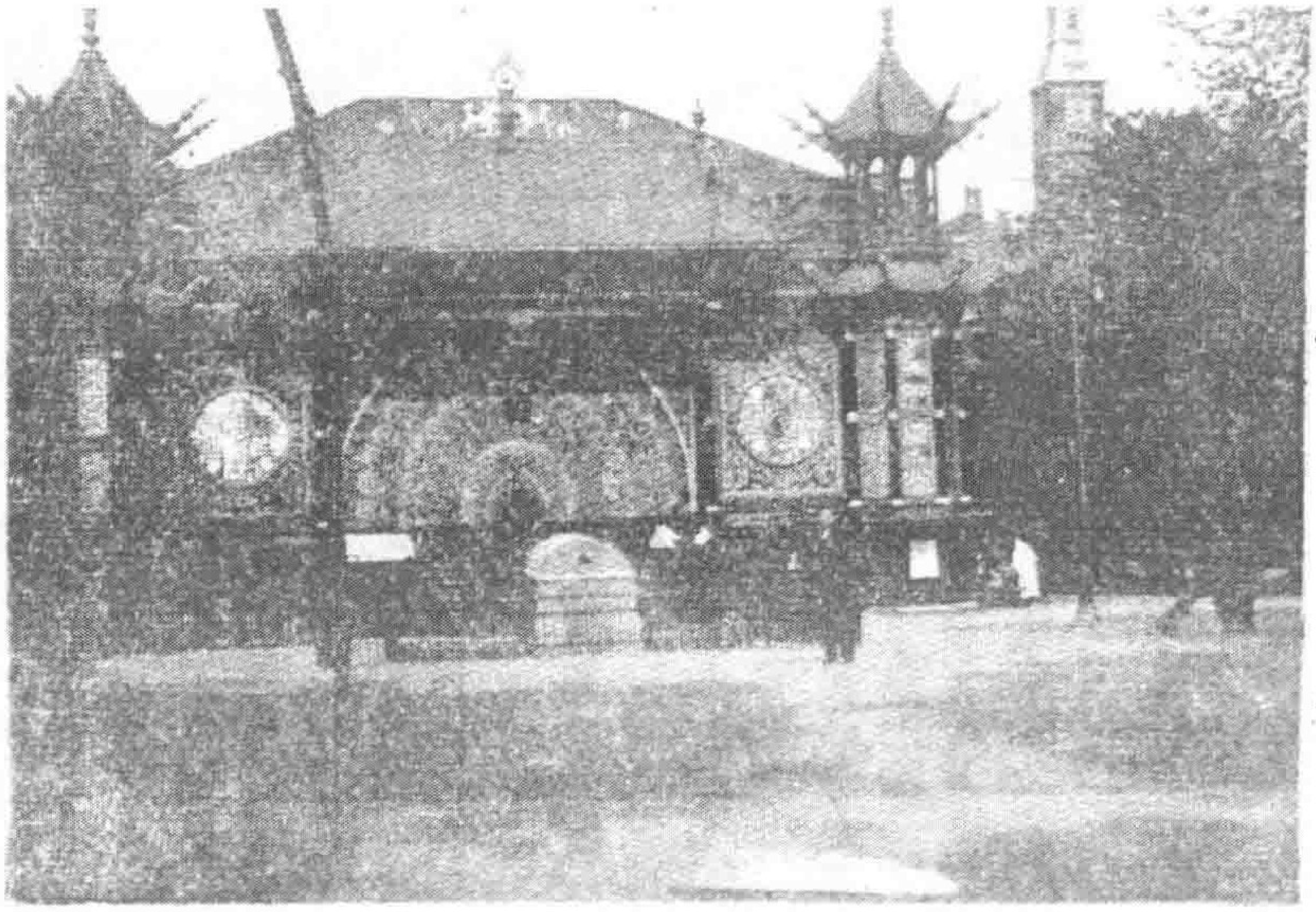
"It is Camel, it is Camel!"

五年的大戰期中，歐洲人物質上所忍受的苦痛，在某些方面說，是較之中國為更甚，我們實不敢以中國人的能吃苦向他們誇耀。這種物資缺乏所加於國民生活的苦痛，中國與西方還有一重差別，在中國，享受者仍可享受，在歐洲，却是一般的，分配制度完善，沒有的東西大家沒有，可有的東西大家照定量分配，無分貧富貴賤。

但在這幾年中，丹麥人也想了不少補救的方法，例如沒有咖啡，他們用豆類製了一種人造咖啡，味雖稍差，却沒有眞咖啡的刺戟性，吃來也覺很好，據說戰爭期中曾經出口行銷北歐各地。沒有茶，則有一種蘋果皮製的茶，也有如茶味。不過人類心理上總有一種要求原眞的東西的傾向，丹麥人總不滿意，而每天渴望着物資的運到。有一天政府宣佈已洽妥英國，在聖誕節之前將有五千噸的咖啡，茶，和零星日用品可以運到丹麥，人們都興奮了，報上宣揚着，民衆傳說着，隨處都談論這事，計算着每個人可以分到多少咖啡，多少茶。

丹京生活尚豐裕

比較說來，丹麥是歐洲的富裕國家，雖然戰後困苦，Copenhagen 還是全歐洲吃得最好的一個都市。魚，蝦，肉類，牛奶，牛油，麵包，都如此豐富，丹麥人也很能吃，吃量與我們中國人可以頡頏。我們在歐洲也差不多走了七八個國家，只有在丹麥可以自由吃肉，也只有在丹麥每天早上可以吃兩個雞蛋，到我們臨走的時候，丹麥國王特准所有海事會議的代表們每人可以帶三磅乳酪，二磅火腿，二磅雞蛋，二磅牛油到國外去，這在歐洲的環境下來說，的確是一個寬大的恩典。


哥本哈根梯伏里游藝場中之中國式戲台

Copenhagen 的餐館也很多，都很好，吃的豐富，佈置堂皇，多數僱有樂隊，但因戰後關係，不准時間過遲，九時以後，便一律停樂熄燈，送客收場。當地住宅區也很清潔整齊，足見戰前之殷富，城郊有幾個大旅館，其設備不亞於世界任何大都市的第一流旅館，例如城內的Hotel D'Angleterre 及郊區的 Bellevue Strand-hotel 等。各種都市常有的標徵，如博物館，藝術館，公園，森林博物院，動物園等，規模雖小而各式俱全，這裏的森林博物院樹木種類之繁富，尤著稱於全世界，丹麥人似乎很想將他們的首都造成一個理想的樂園的。如果沒有戰爭來打擊他們，丹麥人也許眞可以將這小小的國家建設成一個樂園，平均教育程度都很高，一般的從業人員都懂到至少兩種以上的語言，一個知識分子在這裏最少要說英德法三國語，誠如丹麥人自己所說：「我們是小國家，所以非學習別國的語言文字不可。」社會的貧富很均勻，據我們參觀的 Burmeister and Wain 造船廠的負責人告訴我們，一個普通工人每月可得四百餘克隆納（約美金九十元），一個熟練工人則每月可達五百五十克隆納，公務員平均可得每月六百至七百克隆納，而且多數人在家養一二條牛，幾口豬，有些額外的收

入。支出方面，一幢有浴室有空地的六間的小洋房每月租金約一百至一百五十克隆納，每人每餐所需照餐館裏的標準爲五克隆納，家庭當可減少至三分之一以下。

我們曾經到兩個家庭，一家是公務員，社會部的一位科員，一位是銀行的職員，這兩家都有近郊單幢的房子，客廳，餐間，書房，臥室，浴室等，家俱陳設，超過我們國內的小康之家。丹麥人大都很和愛，加以戰後我國國際地位提高，中國人隨處都很受重視，只是個個人都頻頻詢以共產黨的政爭和內戰問題，引爲遺憾。

面臨着經濟危機

丹麥是沒有軍隊的，皇室的警衛隊戴着高大的 Cock 帽，像中古世紀的畫像一樣，已成爲都市的裝飾品了，警察也穿着華麗，似乎把軍費挪在藻飾警察身上了似的。但這無兵而和平的小國，一經納粹的鐵蹄，便粉碎了。經過盟軍解放出來的丹麥，至今還駐守着英國陸軍，三三兩兩在街上走過的士兵，都是加拿大遠征軍。美軍曾經到過這裏，大部已回國去了。

戰後的丹麥，到底有些什麼願望，什麼要求呢？目前的問題是什麼呢？我們始終想不出來，它是如此小，如此可以自足，它實在沒有問題。有一次我們特地邀一位Mr. Damn 君詳問他，因爲他曾爲丹麥向各代表陳說國家處境的困難，他對這問題的答覆，綜括起來，只是丹麥希望恢復戰前的繁榮。戰爭期間，德國向丹麥每月索取四百萬克隆納的物資，一百幾十萬噸的輪船失去了一半，現在只有七十萬噸了，食物，燃料都不足，工業上的動力尤其不足，缺少煤，以至若干工廠不能照常開工，目前由瑞典輸入電力，但冬季水枯時，瑞典電力自用不敷，丹麥即入苦境，牲畜則因不能配給嫡當的食料，產量減少，出口即難維持等等。

丹麥忍受着物資不足的苦，而鄰國瑞典則因中立關係，什麼都有，因之抱怨着英國的不公允，刮目看着瑞典人的享受。僅僅隔着一個分明可以看見的狹隘的海峽，然而丹麥人沒有穿，沒有用，瑞典則美國貨品充斥，又不准丹麥人以丹幣前往購取。

然而徒然眼紅是沒有用的，問題的眞正所在，照我們這十幾天的直覺，却在丹麥正瀕臨一個危機的前面，丹麥的農業，在這時候已落到他國工業生產的後面去了，這平坦的國土內，沒有煤，沒有金屬鑛，也沒有水力，進出口的平衡逐漸不能保持，它戰後對美國的貿易是輸入了六百萬元的美國貨品，而美國未向丹麥購進一斤農產品，丹麥的美金完了，只指望英國的接濟，然而在Sterling Bloc 之下，無法換得充分的物資。

丹麥人只好眼紅着富有水力，鐵鑛與木材的瑞典的繁榮，悵惘不能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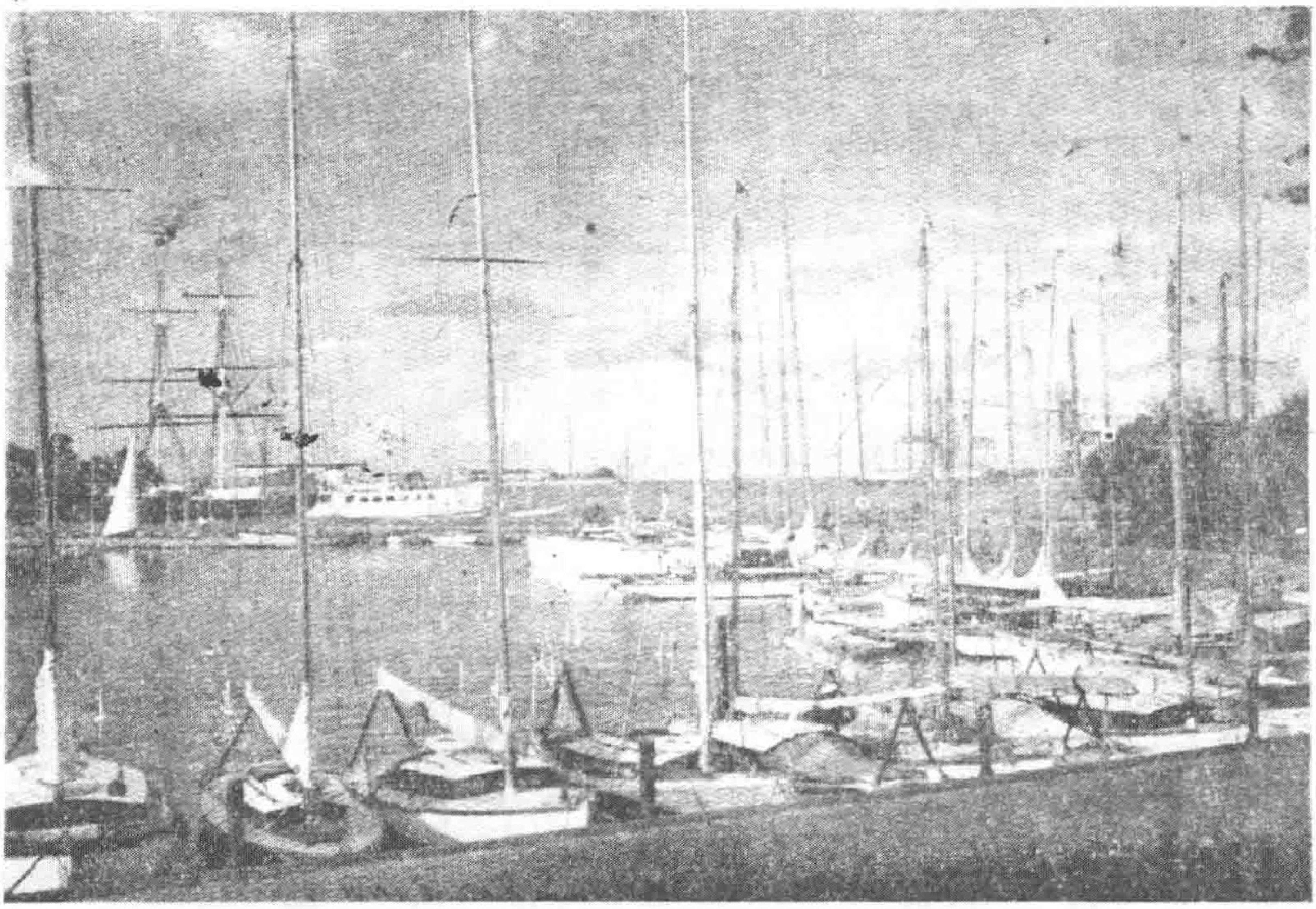
第八篇：前往瑞典

Copenhagen 是 Zealand 島東南端的一個海港，這裏原是一個小型的半島，自從在小半島的頸上開了運河之後，已成爲一個小島與一個大島相接之處的跨島城市了。大半個城是在大島上，一小半在小島上，小島上的部分，大都是工廠區域，如著名的 Burmeister and Wain 的機器廠和船塢，便在這裏。商業區及住宅區以及市政中心則均在大島上，這中間有兩座吊橋相聯接。

Copenhagen 的港口，正是這兩島之間的峽道(Strait)，在其北端築了一道長堤(Langelinie)，伸入與瑞典相隔，稱做 The Sound 的海峽內，而成爲一個長形的港灣，其出入口正對着隱約可見的瑞典海港 Malmo。長堤的東面是主要港，我們在長堤上向東看，隔港正是起重機和造船鋼架密佈的 B & W 的船塢，其寬度較上海楊樹浦的黃浦江面相差不遠。港內往來船隻並不十分頻繁，但這裏却有一隻可以作二次大戰插話的帆船停着，那是一隻三桅式的帆船，據說是丹麥的訓練船，一九三九年橫渡大西洋駛往美國後，適逢大戰開始，祇能繫碇紐約城，直至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才能返歐，我們在丹時，這隻六年歸來的帆船正是到港不久。

沿長堤是繫船岸，但這時運輸似不甚緊張，這裏祇有一艘俘得的德國船(約七千噸)和一艘丹麥貨船停泊着，長堤之上，便是公園。林木池亭，頗宜散步，只是冬季的寒風刺骨，但星期日仍然男女老少，成羣來此，度其室外生活。

長堤西面另有一個較小的港口，當地稱之謂Frihaven，自由港之意，外商船隻，在此停靠，如有轉口貨物，得在此轉裝，不離此港



哥本哈根長堤北端之船塢

範圍，可以免稅。聯繫瑞典Malmo與Copenhagen 的渡輪，便在這裏停靠。

渡海時平靜無波

十二月一日海事會議結束後，十二月四日晚間，丹政府特備專船送各國代表至倫敦，但我們因須赴瑞典及挪威觀光，不曾坐那隻專派的"Parkston"出發。到四日晚間，送其餘代表上Parkston 出帆之後，作爲各國代表招待所的"Kobenhaveu"號上，祇餘下我們兩三個人，平日的熱鬧，到此益顯得特別冷落了。

一宿無話，第二日早晨在船吃過早餐，便坐Taxi至自由港去，北歐冬季的白晝甚短，加以晨霧頗濃，我們八時許出發時，天色尚如黎明。我們原買的聯票，由Copenhagen 中央車站出發，坐至自由港換渡輪，但當日却錯趕到自由港，其時尚早，只得在渡口的站內等候，站內無火爐，寒氣逼人，而中央站的車又因霧遲遲不到，等船等車本是一件焦燥之味的事，加以站內寒冷，益悔當初未拘定主意，趕往中央車站。

好容易守候至十時半，站外通知到海關檢查出境手續，我們才提着箱子到碼頭上去。這裏海關的公告，是用三種語言來廣播，丹麥語，瑞典語，及英語。過境的手續，則在碼頭上先辦丹麥出境，然後到渡船上再辦瑞典的入境。在中國這樣的大國住慣了時，眞覺歐洲國境之多，以及他們守着各自的小天地而嚴格劃分其境界之可笑。然而國境在歐洲確有其『神聖之作用』，舉例言之，在丹麥是絕不能買到美國紙煙的，而一旦經過了丹麥出境與瑞典入境手續之後，就在那同一隻渡船上，只要你摸出護照給他們看，上面蓋了瑞典入境的章，你便可以自由購買美國紙煙以及吃瑞典的啤酒了。這種被神聖化了的國境線，我們在瑞典與挪威之間第二次又嚐到味道，當十二月十一日我們由瑞去挪之時，誤了午餐的時間，待到過了交界處的Consjon站，跑進餐車去時，再沒有東西可吃，而擺滿在餐車裏自由買取的紙煙也沒有了。

莊嚴一點說，這裏也許正表現着東西文化的分歧點。歐洲的人爲的境界，是如此截然劃分清，這是一種守法的精神，界線分明；而在東方人看來，却是如此其不自然。

哥城與Malmo間的渡輪，下層是裝火車的，可以裝十節貨車，上層則有兩層，均坐旅客

。設有餐廳，吸煙室，郵局，售賣紙煙酒類之小商店，走廊寬大，可以坐眺海峽。我們到船已將近十一時，即入餐廳午餐，一湯一菜一點心及牛油麵包啤酒牛奶咖啡等，合計每人瑞幣四個半 Kroners。瑞典 Kroner 較丹麥之 Krone 略高，其對美匯率瑞幣4.17合一美金，而丹幣則4.75合一美金。但瑞幣可以自由購買美國貨品，丹幣則否，故丹幣對瑞幣據說亦有黑市。

渡過這十海里的海峽，費時約一小時又二十分，峽上風平浪靜，海鷗翱翔，哥城出港處，有兩個不滿一方里的小島，尚築有中古式的堡壘，這是丹麥 Christiani 五六世時的海上防壘，在當時也許是認為雄踞海口的屏障的罷，這次大戰以來，更顯得像玩具一樣，而成為丹麥古蹟中的點綴品了。

十二時二十分渡輪進入Malmo港，我們又到了一國。

瑞典的電化鐵道

Malmo是瑞典南端的大海港，僅次於西部的Goteborg，造船業極發達，又是電力輸出地點，對丹麥及德國（戰前）均以此港為貿易中心。但港口似乎並不好，港外淺平，航道似均以人工開闢，故入港之先，數浬之內都滿插着航標，極不易辨認，港口則長堤密佈，縱橫綿延亦達數浬，築港工程恐亦不小。

但我們終不會有機會看一看Malmo的市面，下船之後，我們錯走了一個檢查站，問明了換到另一檢查站時，檢查員告訴我們到 Stockholw去的火車只有五分鐘就開了，教我們迅速趕往中央車站，我們各提着全副行李，又雇不到力伕，一路奔跑至站，幸遇一位站員，說時間已到，領我們由別路入站，進站時軋票的人連票都未軋，指着叫我們趕快上車，這時車門已閉，臨時為我們打開上車，剛一跨上，車即離站，我們只能在車窗遙矚遠處的若干屋頂。

瑞典境內的火車，主要路線都是雙軌的電化鐵道，車廂整潔，隨處都顯得比丹麥及英國等清潔整齊。車內設備極好，以二等車說，普通都分為吸煙車廂及不吸煙車廂兩種，這裏氣候寒冷，不便開窗，故吸煙者如與不吸煙者混



瑞典鄉村姑娘之裝束

處，確使人昏眩難耐。車內有統車廂及分離車廂，分離者各室隔開，每室有六個坐位，地氈絨椅，各椅背後皆有電燈，較國內平滬藍鋼車之頭等尤為講究，熱氣設備亦可以自由調節。

但車上最使我們注意的是道德的方面。我們的行李進車之後便放在近門首的行李架上，然後入車廂，此間無人看管，又在出入口的車門之側，而每一旅客都照例將其箱囊拋棄架上，無絲毫猶豫之象。同時各旅客的大衣及呢帽，則又均懸掛於車內之走廊內，然後入分隔的小房間內，此走廊是所有旅客過路之處，與你所入的房間也許並不能一瞥即見，然而每一個人都脫了外衣呢帽入室，並不會戴了帽子或穿了大衣進房。這裏所表現的不僅是不怕被偷，而是有充分的信心，對於任何不認識的旅伴皆能相信其道德上的完整，事實上也確實無盜竊之虞，才能達到這種境地。

我們全部旅程中所受到的打擊，幾乎以這一次為最大了。整個歐洲物質上的成就，我們驚訝的程度不高，因為似乎這原是想像得到的，也是可企及的。然而這種道德上的成就，我們確然茫無把握。『夜不閉戶』的大同之治，中國幾千年來都只是一個理想中的樂境，好像從來便看作非現世的，這裏卻不僅實現着『路不拾遺』的境界，更超過一層而信任這國家內的確路不拾遺，隨處表現着這種信任心，隨處信任這種路不拾遺的當然性。

對於中國的工業化，也許我們可以估測一個年代，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我們終有一天工業與機械發達到歐美相距不遠的，但是道德上要發達到瑞典那樣的一天，我們估測不出一個年代來。在腦膜上展佈着中國的地圖來翻閱時，我們從那一點上來尋覓這種道德前途的徵兆呢？

記首都兩名湖

朱偰



曾公閣

莫愁湖

莫愁家住石城西　月墜星沉客到迷
一院無人春寂寂　九原何處草淒淒
香魂未散煙籠水　舞袖休翻柳拂隄
蘭櫂一移風雨急　流鶯千萬莫長啼
——張籍

莫愁湖之名，以其異常香艷，而又富有詩意，故宋元以來，即馳名宇內。湖在南京水西門外，相傳南齊時盧家少婦莫愁居此，故以爲名。考莫愁舊有三說：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又樂府解題曰：『古歌亦有莫愁洛陽女』，是莫愁爲洛陽女，此第一說也。唐書樂志云：『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和中後有忘愁聲，因有此歌。』古今樂錄亦曰：『莫愁樂亦云蠻樂，舊舞十六人，梁八人。』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因之，遂有莫愁湖之名。是莫愁爲石城女，湖在金陵，此第二說也。洪邁容齋隨筆云：『莫愁郢州石城人。』又樂府清商曲西曲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此所謂莫愁，亦指楚之莫愁。然則莫愁係竟陵之石城女而非金陵之石城女，此第三說也。按文學上之傳說，本飄忽靡定，如游絲悠揚，渾無定着。莫愁究在何處，又何必深考哉？

玄武湖之夏



鬱金堂

出水西門二三里，楊柳菰蒲，汀洲相屬，遙望荷葉田田，蓋已至莫愁湖矣



玄武湖之冬

。有勝棋樓，係明中山王別業，樓上正中，供徐鵬繪中山王像，英姿颯爽，浩氣猶存。相傳明祖與中山王奕棋於此，詔以湖為湯沐邑，故至今湖租尚歸徐氏云。兩側楹聯，琳瑯滿目，其佳者云：

王者五百年　湖山具有英雄氣

春光二三月　鶯花合是美人魂

樓後傳係鬱金堂故址，供有莫愁小像，上扁橫額，題『是耶非耶』。堂上重簾深垂，簾外垂楊萬縷，菡萏清芬，暗香襲人，眞有『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之感。

曾公閣

鬱金堂左為曾公閣，洪楊亂後，曾國藩督兩江，修復勝棋樓；並收買姚姓別墅荒基，點綴亭榭，曾常往來其間，有『江天小閣坐人豪』之句。後人因名其閣曰曾公閣。登臨而望，鍾山龍蟠，石城虎踞，近覩清涼環翠，遠眺牛首煙嵐；而江北諸峯，鬱鬱蒼蒼，秀出雲外，景至佳勝。閣前臨湖，多種芰荷，游魚唼喋，出沒可數，蓮藕清芬，隨風傳來，誠消暑之勝地也。

玄武湖

澄潭千頃接平蕪

鬱鬱山川擁帝都

孝武旌旗揚偉烈

高皇版籍樹宏模

荻花楓葉愁何許

月榭風亭今在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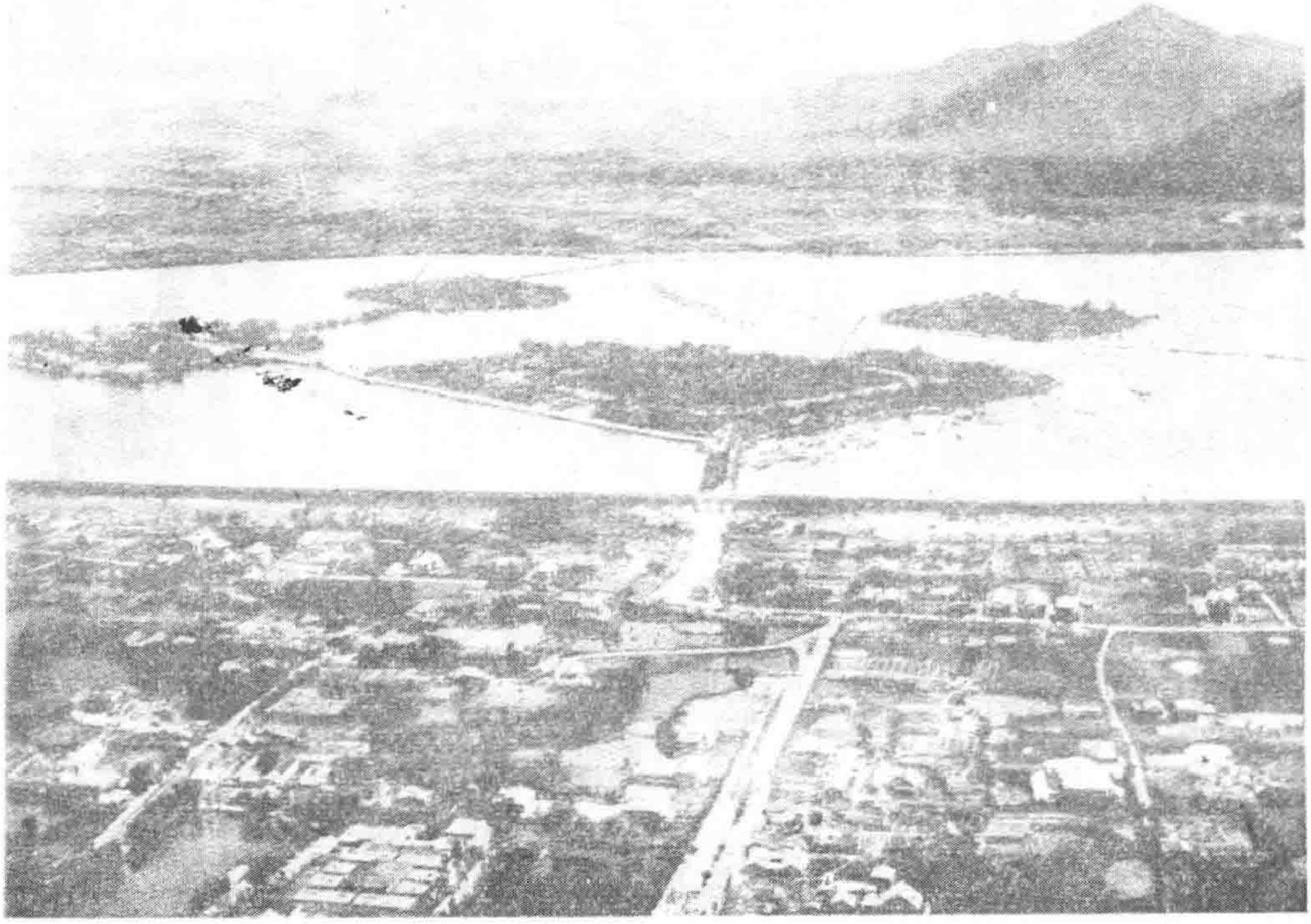
猶有臺城恨不足

六朝刼後重淪胥

宇內名湖，與余平居關係最深者，厥為玄武湖。民國二十五六年間，余寓玄武門二十四號，出門卽玄武湖，山光水色，掩映柳絲菰蒲間，四時佳景，咸在目前。入蜀以後，輒憶念名湖不置。『荻花楓葉愁何許？月榭風亭今在無？』卽此種情緒中流露之作也。茲就印象所及，略寫玄武湖如左：

武帝旌旗在眼中

玄武湖在歷史上，曾一度作為練習水師之地。想像當年，舳艫千里，旌旗蔽空，誠另有一番景象。湖本名桑泊；因燕雀為前湖，故又稱後湖。宋元嘉中黑龍見，因名玄武湖；孝武帝大閱水軍於此，因號昆明池。自吳寶鼎二年引水入城，湖名始著。晉大興二年始築北隄，以壅北山之水。宋元嘉二十二年，復築北隄，南抵城東七里之白塘，以肆舟



玄武湖鳥瞰

師；又立三神山於湖上，作大竇引水入華林園。在六朝時，湖逼臺城，侯景之亂，決湖隄灌城。蓋水通長江，靈潮洶湧，與今日不可同日語也。

百年版籍重山河

宋天禧中，改玄武湖爲放生池。熙寧九年，王安石奏廢湖爲田。至元復濬爲湖。明太祖貯天下圖籍，置黃冊庫於此。凡天下黃冊（戶口統計冊）魚鱗冊（田畝統計冊），皆收藏其中，以湖爲禁地，不許往來。吳偉業詩所謂『六代樓船供仕女，百年版籍重山河』是也。中有洲五：西北曰舊洲，西南曰麟洲（即今所謂澳洲），上有郭璞墓，世號郭仙墩。又有蓮蓴，龍引，新趾諸洲。近所謂五洲公園是也。

風景素描

後湖東枕鍾阜，南盡覆舟，西則長垣迢遞，北則幕府觀音諸山，連障疊翠，方圓凡三十餘里。炎夏啓節，則紅裳翠蓋，亭亭矗立，田田荷葉，彌望極天；白帝司時，則楓葉荻花，蕭瑟水際，山色映紫，湖光浣翠。蓋四時皆饒美景，而以秋色爲尤勝。自首都淪陷，玄武湖亦蒙腥膻，月榭風亭，零落殆盡，楓葉荻花，相對無語。同想南都盛時景象，誠令人感慨系之矣。

西北邊地拾異（八）

陳澄之

石人子枵腹久矣

財迷心重的人類往往幻想百出。世界上若干笑話多半是這樣孕育產生出來的。杭州岳王廟裏秦檜夫婦的跪形鐵像，已經被人們蹧踏了好幾個世紀。做生意買賣的人在秦檜的身上澆一泡尿，或摸一摸秦太太的奶子，說是會得財源茂盛生意興隆的。戰爭中西安蓮湖公園裏抗戰陣亡將士墓前，鑄的汪逆兆銘和陳逆壁君的跪像，亦復領受了無數的尿糞和唾沫。

此種怪異的風俗，在西北邊陲上亦復流傳着。近在數十年前，鎮西奇台一帶還是新疆商業的要樞。各處貨物，都是由這一帶轉輸的。因此萬商雲集，這些商人們自然不能免俗。

在往昔哈密鎮西間的大道（今日公路已不經此）上，在三縣戶的東邊有一個荒僻的地方叫做石人子。在這大道的左首倒確實有一個用石頭鑿成的人站在那裏。當年來去的客商至此，必下車，必恭然以所備的肥美油脂抹得石人一嘴一臉。這樣便可以生意興隆，盈利萬千；否則，石人菩薩會跟在你的左右作祟不已的。可是在今日，我們這位石人先生枵腹久矣。自外蒙古獨立，科布多外附了之後，新疆北路的買賣，頓然一落千丈。今日北路已不復有大商業可言了。但地勢的險要，國防的價值，至今依舊不變。何況目前在北邊新添了一個蒙古人民共和國，由鎮西至蒙邊才一二百公里，因此，這一帶所居的地位，格外重要了起來。

外蒙古境內的鐵路直通烏里雅蘇台。近年猶在向其西南境鋪展中。由庫倫至新疆邊境一日半程可達。我們的天山北路呢？至今一刮秋風，直到來年春初的期間，全境為風雪所封，不堪行旅，當然是不相聞問，猶同隔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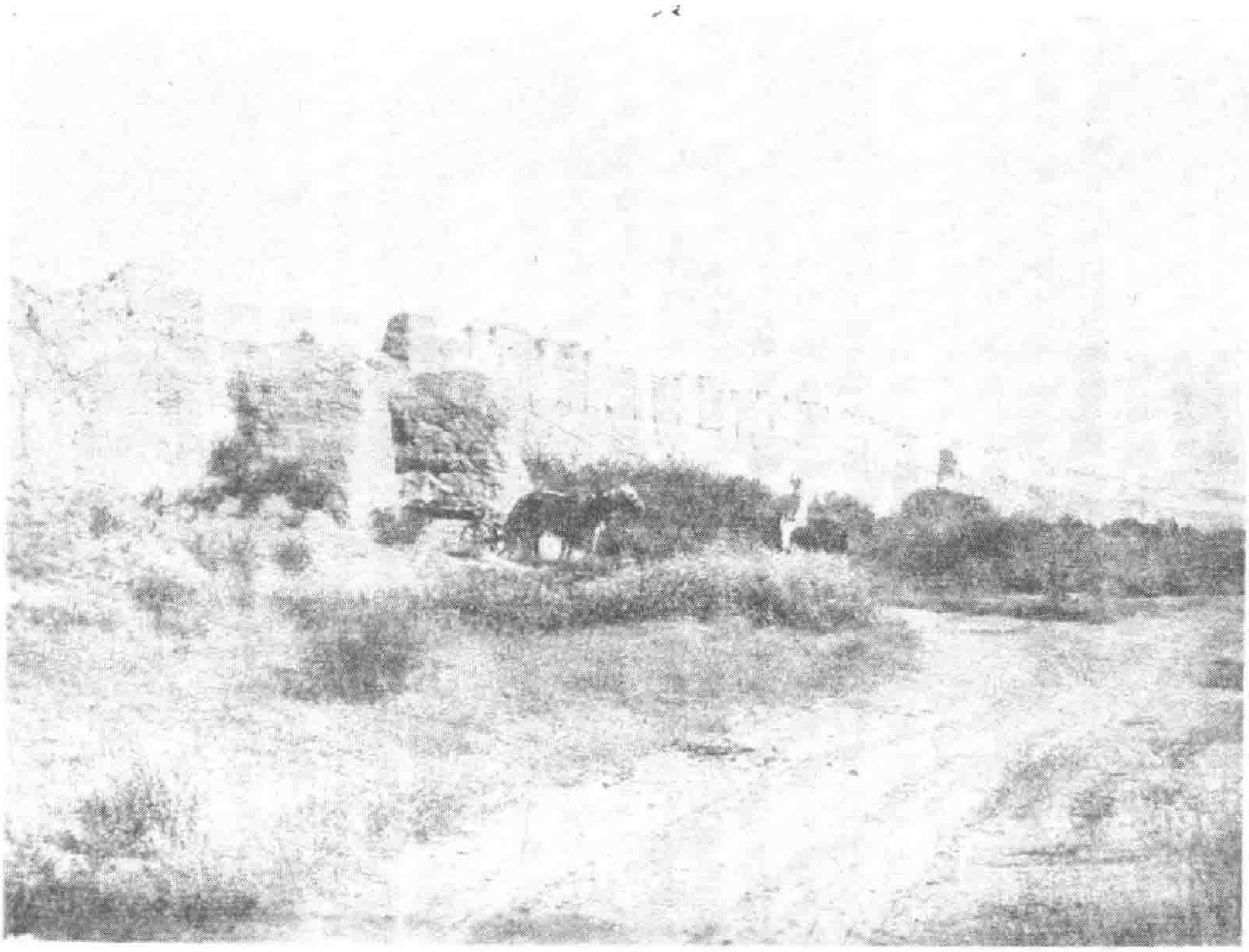


蒙古人民的今日生活

漢人的世界

過荒無冷落的老滿城，鎮西在望。

鎮西是天山北路僅次於迪化的一座大城。周圍八里，這城建蓋至今已有二百一十五年（西元一七三一；清雍正九年）的歷史了。無怪乎顯得份外的蒼老。在古老的街頭，在許多破落戶的簷下，很有不少人家高掛着中了舉的木匾。可見這地方的文風之盛了。盛世才時代後期的新疆省政府祕書長劉效藜老先生，便是鎮西人。他老先生的家門口，亦復掛了好幾塊劉府祖先「金榜題名」的匾額，儘管那匾木已經腐爛了，字漆已經剝落了，甚至於其中有一塊祇



「漢人的世界」——鎮西城外

是剩下枯板了，還高懸那裏，捨不得去掉。

如果認爲新疆有眞正漢族人的世界的話，這世界便是鎮西！到了這裏不會感到有語文不通之苦的。這種人說的話完全是甘肅河西的口音，滯鈍沉重，很不好聽。但走在街上，人人說話，我皆能懂，這是內地人到了新疆最引以爲慰，最引以爲美的一件痛快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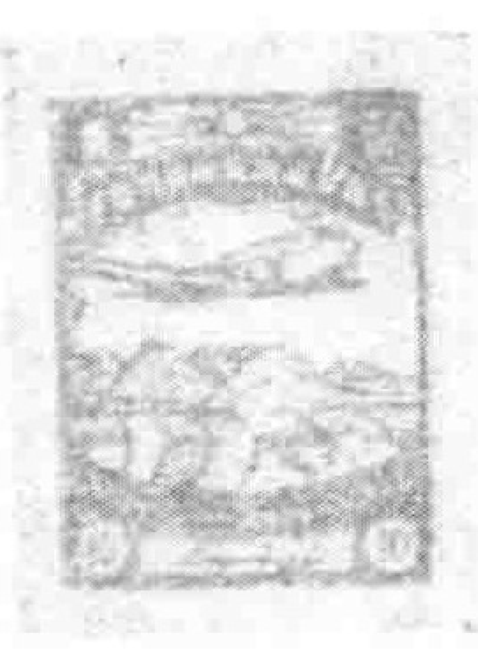
鎮西的農產非常富庶。農田有四一，二〇二，一〇〇畝。全疆以此地所產的青稞最爲佳美，牠每年的產量佔全疆青稞年產總額（一八九，七七二担——一九四五年）的百分三五．七九。蘇聯人曾收購過此地青稞的種籽。

研究新疆農業的朋友，宜乎在鎮西找材料。在我引以爲奇的，這地方自播種至收穫，用不了一百天工夫。這是西北難能可貴的現象，何況這天山之北，氣候是如此的寒冷哩。但此地農家有諺：「富百千，飢十年」。因爲在這受自然支配的氣候下，稼將成熟的時候，苟不幸刮上一夜金風，則這一年的農忙之功盡棄矣。

我發現此地漢人眞正誠實無欺古樸不苟之風。不論大小店鋪，不問營業巨細，必開發票，貼足印花稅票。這是西北任何各地所難得見到的廉正守法的表現。

新疆的印花稅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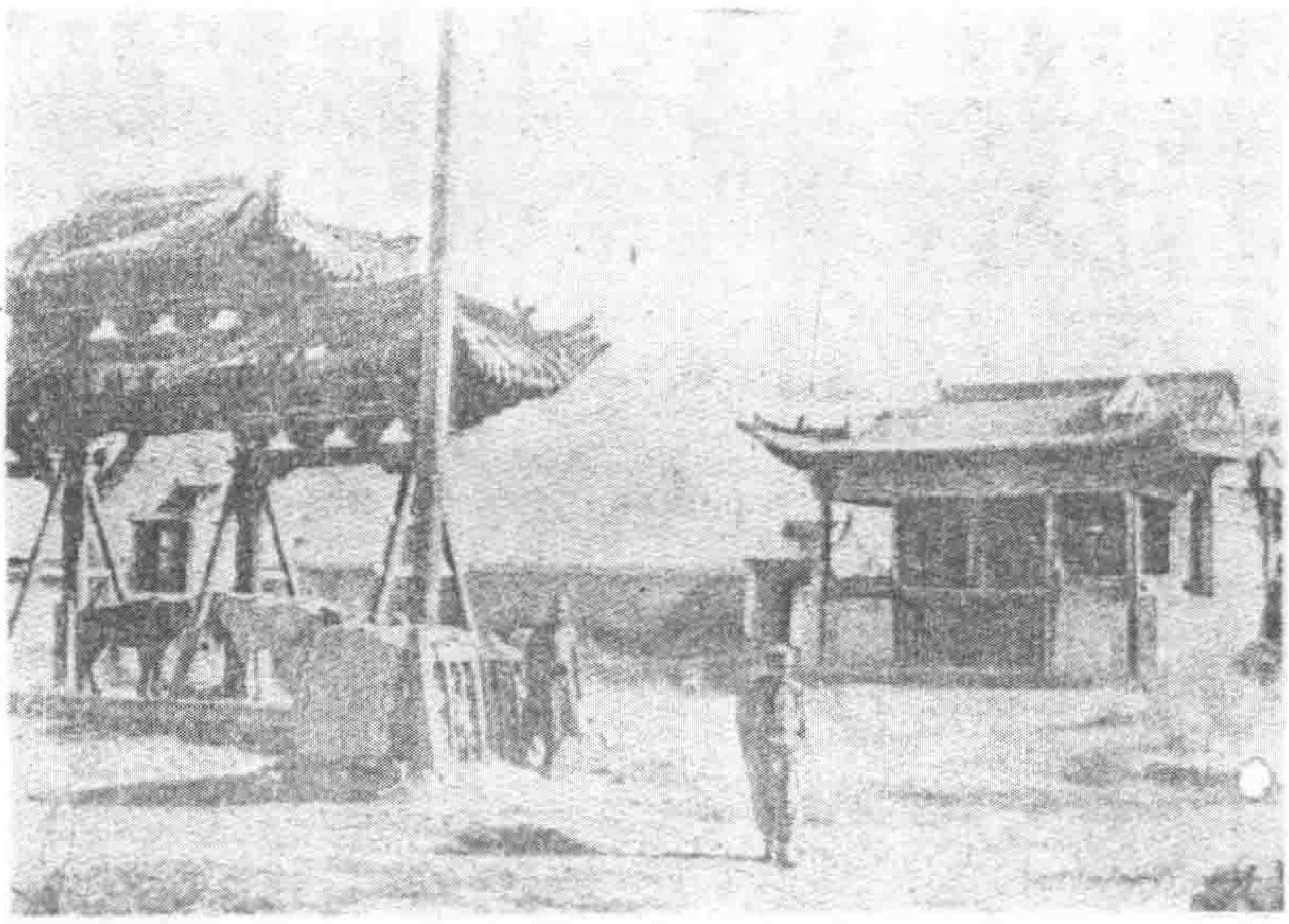
中蒙在鎮西交界的地帶

在中國海濱住着的人，一到了冬天裏把溜冰當做消遣，當做運動，當做一件了不得的趣事。在天山北路城市裏的青年們，成日價穿了冰鞋走路，在街上溜來滑去。他們並沒有當做頑藝兒，確認爲這乃是生活之道。

我曾穿了冰鞋，跟幾位朋友溜到城北關壯繆祠去看一塊漢碑。（此碑原立巴里紳湖畔，西元一七二九年發現在石人子，西元一七三五年移此）。我之所以特別注意新疆各地的文物，就是爲了要從文化上來證明，新疆自漢唐以來，始終是中國的版圖。這裏我們要順便說明一下：最近看到一幅外國印製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圖。竟把鎮西北境佔全縣面積五分之一大小的一塊大沙磧地域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地域寫成了同一個顏色。當然，我們祇能說那出版家的無知和錯誤。事實上外蒙和鎮西北境接壤乃是以那大沙磧中間，橫亘東西的沙雷努雷山 Shalenule Ula 爲界的！這是天然的界限！國與國交，全在冠冕堂皇，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總非立國之道。更不是政治家外交家在國際上凜然的作風！現在我們要請政府注意一點：在那大沙磧中，在沙雷努雷山南麓，原有兩大要塞：東是滾他瑪哈 Guntamga，西是蔡罕布拉克 Chahan Bulake。今日似應駐有重兵守備，雖然這地方太冷，太苦，但苟不設防，則鎮西以及天山北境亦將爲之胆寒！

我們到城外去看的那塊漢碑高四尺三寸，寬一尺八寸。碑文六行，每行十字，隸書：

惟漢永和二年八月燉煌
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
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疢蠲四郡之害邊竟艾安振
威到此立海祠以表萬世



鎮西城北關壯繆祠

邊陲上的雙重國籍者

在鎮西我吸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國製造的香煙。原來外蒙的語文早已拉丁化了。這香煙盒上印的蒙古文，是中國境內蒙古同胞不識得的。但每一個字的音讀是相同的。中國與外蒙邊境上，我國蒙古青年現在都爭學這一種文字，因爲比較他們那舊式的容易得多。同時舊蒙文每苦詞字的不够用，這新的蒙文裏借用了很多俄文的詞字。

我們到了鎮西，距離外蒙古邊界才二三百里的行程，但有可望而不及之苦。如今中蒙已發生了正式的外交關係，但願雙方正常的往返早日建樹。否則，民間私相授受的往返，徒然增加雙方的誤會和煩惱，有害無益。

這一座天山北路富有軍事價值的古老邊城裏，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並沒有生疏了外蒙古，關於外蒙古的一切，有好些人知道得很透澈。有許多邊民始終沒有跟外蒙斷絕了往返。

在這中蒙交界的邊城裏，有一種最可怕的人，便是那一羣頂了雙重國籍的人們！這是無可諱言的，過去新疆那些違法犯科，甚至于有危害國家的行爲者都是他們。眞的無可奈之何麼？如果認爲無可奈何的話，直等於說我們的邊政沒有妥善的辦法！其實今日國人矚目邊陲，注意邊政者有幾？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全國上下無不向東走，面對着海濱，西北隨即放置在腦後，西北邊陲上的一切更是置之不聞不問。

西北邊陲是中國的累贅麼？爲什麼別人家則視若珍寶，對之垂涎三

尺呢？沙漠上一時開發不了；為什麼中國邊外的沙漠裏在短促的時間內，建蓋了無數的大工廠呢？戈壁裏目前鋪不成鐵路；為什麼蘇屬中亞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戈壁裏，鐵路已四通八達，已直貫歐洲，已把中國的西北包圍了起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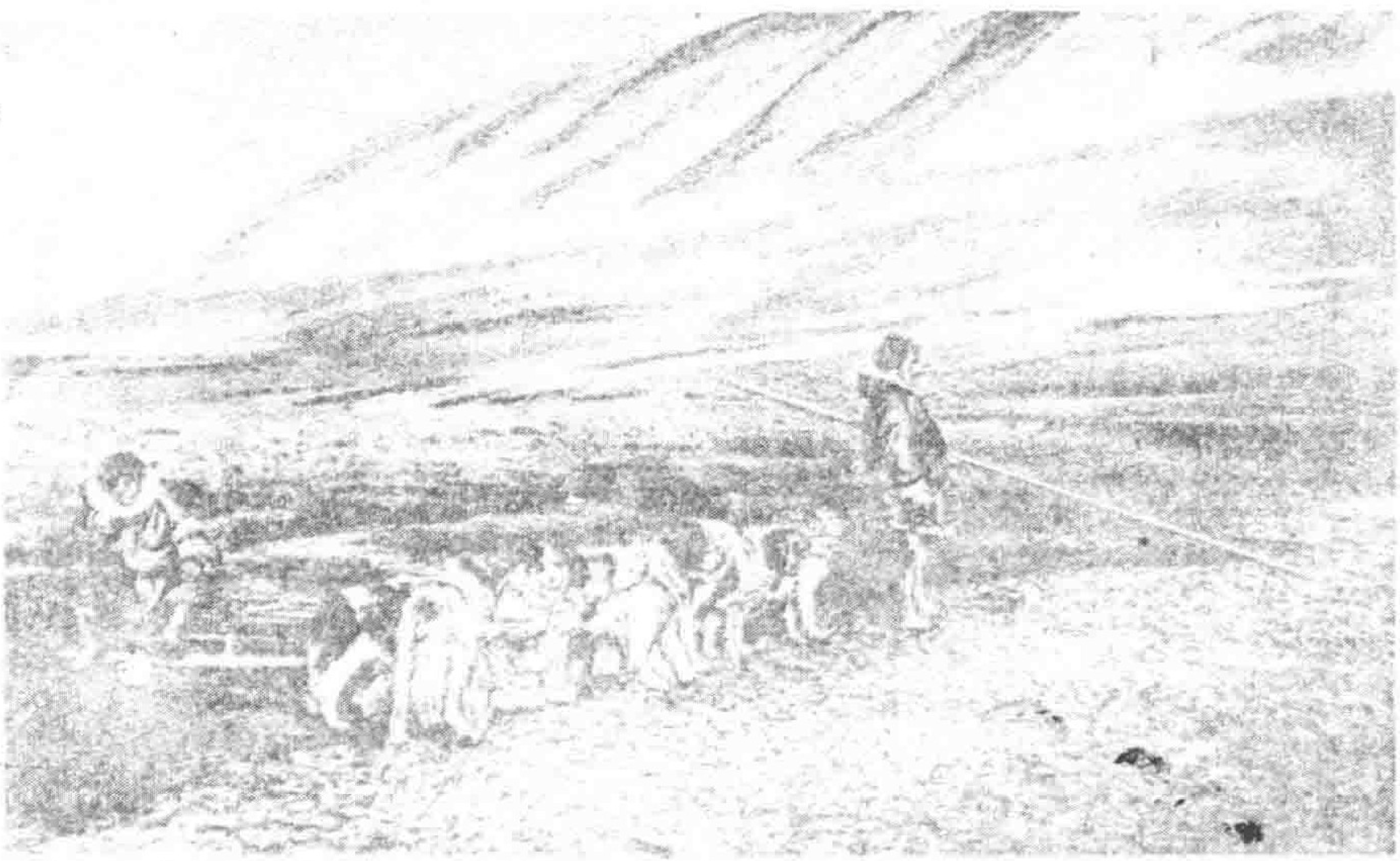
滾他瑪哈

滾他瑪哈是新疆北境第一個重要的邊卡。這在薩泥子 Saneze 山和沙雷努雷山之間大沙磧的深處。

薩泥子是天山東脈鎭西境內最高的一個山峯。我們在哈密的原野上向北望見天山極峯，乃是鎭西東境靠近哈密的千里格山 Mt. Karlik。薩泥子山位在牠的西北一百〇一公里外，比千里格山還要高！承外國人的善情，為我們把千里格山的高度測量過了，其海拔為一四，〇九〇呎。薩泥子山有多高，外國人沒有測過。我們自己呢？中國的幅圓太大了，無暇亦復無意及此！

奇怪的是這地方並不太冷，想來西伯利亞寒流越沙雷努雷山而過，威脅不到這山脚下的一片大地。在滾他瑪哈的四周全是沙磧，不生一草一木，附近涓滴毫無！用水要到東南角一百多公里外的一隻淖爾裏去汲取，由這無名的小淖爾往東北走出二十三公里光景，便到了蒙境。這裏原是由鎭西經外蒙古通往歸化的大道，可惜今日早已堙塞了。

據蒙古文的一本巴爾庫勒 Barkul 載，關于滾他瑪哈有這麼一段：



沙雷努雷山外的蒙古人民

住在滾他瑪哈的人們在古時候是靠吃食冰塊長大的。他們都很健康多半是長生不老的。

他們原可以不死的。但多半是因為在吃食冰塊時，無意中把那有時混雜在冰塊裏的金塊吞了下去，結果被金塊在臟腑裏把人墜死了。

我們不要把這一段紀載視為神話。在這無水的沙漠深山裏，利用冰塊來做飲料，並不是希奇的事。同時冰塊裏結有金塊也是可能的。在滾他瑪哈一帶的沙雷努雷山，原是產金頗富的區域，而且產的都是塊金。在沙雷努雷山的北麓，蒙古人民共和國不是已經在附近的一帶，設廠開採了麼？所以不要以為這是荒山，這是苦漠，果眞決心來開發牠，這裏才眞是中國的黃金世界哩！奈叫化子拾金，而不識金何？

你看我肚皮裏裝的什麼？

關於今日的滾哈瑪哈，因為沒有親身到過，未便多寫些什麼。但親耳聽到過兩個人所說關於滾他瑪哈的印象是非常値得我人閉目細思一番的。

一位家住在鎭西東街上的蒙古青年札薩布亨對我說：

「我好幾年前，曾到滾他瑪哈去了一趟。在半路上碰到了一位喀爾喀人。一路上他告訴我許多有趣的事。他說蒙古人太窮了。不是蒙古人天生窮漢，而是蒙古人在這五六百年來犯了兩個大病？……」

「他說你們犯的是什麼病？」

「第一，蒙古人患了迷信病。那喀爾喀人說我們不該再信仰喇嘛教了；」札薩布亨對這一點似乎滿不以爲然，接着說，「第二，蒙古人犯的是懶病！」我深以爲那喀爾喀人不是宣傳，而是說的實話。足見外蒙古之興，不是偶然的了。

「那位喀爾喀人是幹什麼的？」我問。

「他告訴我了，可惜我聽不懂。後來他說他是看山地裏有沒有金、銀、銅、鐵、錫的人。天地間竟有這樣的神人！能够一眼看到山的肚皮裏去。」扎薩布亨似乎不大欽佩那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地質學家，他冷笑了一陣道，「當時，我想試試他，到底是不是眞的神人，也許就是活佛，我就問他，『你既有這樣的本領，那麼，你倒看看我的肚皮，你能說出我今天吃過些什麼東西麼？』他到底不行，他祇不過是喇嘛教的叛徒！……」

「怎麼呢？」

「他始終沒有能够看出我那時肚皮裏裝的是什麼？」

這位靑年是新疆境內，蒙古人的典型！

鬧鬼鬧哈薩克鬧喀爾喀

我原本想到滾他瑪哈一帶的邊界上去走一趟。但當時沒有一個人願意幫我的忙，不是說太冷，便是說山路崎嶇，祇可騎馬，但一路上又沒有供應，馬料，飲食，住處，水，……在在都是問題，當我跟縣政府的一位老先生提到這一件事時，他劈口就說，「去不得，去不得！」

「爲什麼？難道這路就沒有去了麼？」

「我這樣大的年紀，完全是出乎本心地奉勸你。」他凝視了我一眼道，「那路上鬧鬼；鬧哈薩克！鬧喀爾喀！我的大兒子便被喀爾喀鬧了去了！」

「這樣可怕？那邊卡上沒有兵麼？」

「兵？兵管什麼事？那些沒得飯吃才當兵的活鬼，還是鬼怕他？還是哈薩克怕他？還是喀爾喀怕他？」老人放低了喉嚨說，「我這一生裏，聽見說，被沙漠裏妖魔鬼怪吞噬了去的人多了。越是往北去的沙漠裏，鬼越多！……」

「哈薩克呢？」我追問他了一句。

「你先生，這還不知道麼？哈薩克殺人行劫是常事。越是偏僻的深山大漠裏越是他們的天下。他們一進了城便好像活人進了鬼門關。……」

「喀爾喀鬧什麼？」

「鬧什麼？我不知道他們鬧什麼？他們把我的兒子就這麼鬧了去了



穿了冰鞋去辦公的天山北路的公務員

。據來去的客商說，我的兒子在外蒙古住得很舒服，討了喀爾喀女人。他跟人們說，永遠再也不回到巴里坤來了。已經十幾年，他連一封信都沒有來過，他被喀爾喀人鬧昏了，被喀爾喀迷死了，他就沒有想到父母在牽掛着他！」

叛亂蠢動

喀爾喀人在今世裏跟一般蒙古人比較起來，的確是在進步着。今日外蒙的生活跟一般蒙古人比較起來，誠有天淵之別！

在新疆的十四個宗族之中，過去的官方把其中的蒙（古），哈（薩克），柯（爾克孜）三族列為最落後的種族。蒙古人落後麼？請看一看今日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表現，荒漠上工廠林立！哈薩克人落後麼？請看一看目前哈薩克斯坦克共和國的內幕，昔日中國的伊犂碼頭所在地是今日哈薩克首都阿拉木圖，這街上，早已行有電車了！柯爾克孜落後麼？請看一看近世吉爾吉斯（按：「柯爾克孜」乃「吉爾吉斯」的異譯）共和國的建築，鐵路已佈成了網，造成了中亞的中心局面。

那麼，中國境內的蒙古，哈薩克，柯爾克孜人，怎麼落後的呢？這是他們自己的罪愆，還是所謂領導者（事實上有誰在領導他們?!）的無能為力，自顧不暇所致呢？

不至西北邊陲，還不至於傷心擊目；一至邊地，令人恐慌駭怕得心驚肉跳！西北沿邊的建設且不必去空談牠。不料這半世紀以來，單以行旅言，官道變了大道，大道成了小路，今日更有些僻荒的地方，連小路都沒有了，造成了無路可走的局面。我們不是在說糊話，這的的確確是國勢的象徵！假使在邊地上住着的幾百萬人口，都生活在鼓裏，與世間別處無有往來，倒也罷了。偏偏一出邊境，而且很容易地很短近地可以到達邊外，看見別的國度裏，公路是公路，鐵路是鐵路。邊陲上的人也是人，也是中華民國的大國民，上天也賦予他一付用來思想的腦殼。因此，他們在思想了，在比較了；結果發生了動作，發生了變亂，我們無以名之，名之曰蠢動！西北邊陲的中華民國的國民是真「蠢」麼？如果他們是真蠢的話，倒又不會發生動和亂。這動和亂的應負責任者不是他們，而是我們，我們這一羣自以為優秀的全中國的領導者！

品質精良　到處風行
大賚彩花被單
註冊商標
大賚織造廠股份有限公司著名出品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餘興里　電話九四七三九號
製造廠　上海檳榔路廿七號　電話三九六二九號

歐美采風記（五十八）

沁明女士

赴德的前夕——準備回國的船事

（六月二十日）晨赴北火車站 (G. du Nord) 去定車廂位，今日兌換每鎊得一百卌法郎；繼到 M.M. 輪船公司接洽將大件行李逕送船上，自已帶着輕便的隨身小件，以便旅行，在 Express Travel and Transport Co. 等了好半天，這次行李由倫敦運到法國，至今尙未到，不知會不會出什麼差池？返寓次收拾東西，至午夜始睡。

（六月廿一日）六時起身，急忙整備行裝，搭七時十五分火車，氣候頗熱，車廂中很悶，就餐車中午飯後經過柴卜魯根 (Saarbrücken)，是德法邊界齊格非爾防線上的一重要據點，入境的手續是盤查赴德原因，問攜帶金錢數目，驗看護照和行李，態度也還客氣，祇是言語不通較苦，勉强說了幾句德文，也就對付過去；換上德國國家鐵道，車輛就不及法國的新整，經過 St. Inglebert, Homburg, Kaiserslautern Rockenhau'en 及 Bad-Kreusnach，於午後四時一刻抵我們第一個目的地——勤恩施 (MAINZ)；下車後，一脚伕上前，聽他能說英語，喜出望外，將四件小行李交與他，出車站爲巴恩方場(Babnhofsplatz)，右手邊有威廉紀念碑(Kaiser-Wilhelm Ring)及基督禮拜堂，坐車經 Grope Bleiche及Flachsmarkt 到萊茵河邊的旅館(Hotel Hof Von Holland)房間很好，每天租價八馬克，放下行裝，卽刻去逛街，僱輛車，順着路線，經過的地方如次：先到江邊由輪船埠頭，越過希特勒方場到Fischtor-Platz，看到大敎堂和兩條橫貫萊茵河大橋的雄姿，此外，有許多古老的建築，如火藥庫，公爵府及普選宮 (Electoral Palace) 等，後者裏面有兩座大堂：一爲音樂廳，一爲博物館，搜藏的文獻資料，都與 Rhineland 有關，管理良善，內容獨特；除畫廊及 Romano-Germanic Central Collection外，尙有公共圖書館，及市政文庫，內藏圖書、文物、錢幣等不下五十餘萬種；另爲古香伯 (Gutenbarg) 博物館，專表揚自一千五百年至今日關於書寫，製版及印刷初期藝術的發展情形，頗含敎育功用；出來經德廈方場，見一七三〇年條頓勛位的晉授地點，"Deutsches Haus"對面是聖彼得敎堂，一座十七世紀的建築，裏面佈置頗精緻；接着是自然歷史博物館，原先爲十四世紀時的修道院，內有從勤恩施河域所採集得來的史前時期的動物化石與古代植物，史前動物的足印，咸爲世界最有價值最宏富的此類搜藏；約略轉了一圈，見許多洪水猛獸的標本，有的是從 Mosbacher Sands 挖掘得來的骨骼，大部份是本國所產，禽類、水族及上古人類所用骨製器皿，亦復不少；出該館向左是音樂會的會址，接着是市立古物陳列館，內有羅馬人及中世紀重要的 Höchster 瓷器搜藏，Flörsheimer的絨布畫與本城的陶器；牛布侖能方場 (Neubrunnenplatz) 中有一噴泉，是一七二七年所建，頗有古風，接着是碉堡及市政公園；在古番北里 (Kupfer berg-Terrace) 看到極大的藏酒地窖；最後回到火車站附近，向觀光事務所打聽去科隆的方法，執事勸我們坐船溯萊茵河北上，但我們的時間不允許，祇得坐車；Schillerstrasse 是政府機關的集中地，有 Schiller 的銅像；經過 Fulstrasse 見某家屋頂上有聖母像，爲哥德式雕刻初期的絕精作品；再前爲市立劇院，建於一八二三年，今演歌劇舞台劇等；過Market fountain爲大敎堂(St. Martin's Cathedral)建造時間，前後經九百年，每遭回祿重建，內部必大加改善，所以羅馬派，哥德派，復興派，巴路派都滲合在一起，雜彙亦見精彩；至此時間已不早，遂經 Liebfrauenplatz, Seilergvasse至 Mailandsgasse 一家餐館，名叫 "Zum Heilig Geist"的吃飯，侍者告訴我們這房子的建築，已有將近七百年歷史，價錢倒不算貴，每人纔五個馬克，也還可吃；飯後已將近十時，此城的市面很早，街中已甚沉寂，若在巴黎，夜市方起頭呢！出餐館，步行至江邊，沿途許多古老的房屋，都帶些古羅馬時代的色

彩；在萊茵河邊看看夏夜的江景，萬籟俱寂，惟輕舟數葉，欵乃有聲；凱薩鐵橋長千餘碼，在夜色蒼茫中，格外顯得雄踞江頭的姿態，另一鐵橋通 Kastel小城的，式樣迥異；勤恩施又稱 (Mayence)是羅馬人所建造的，現在居民約十餘萬人。

（七月廿二日）晨到銀行取錢，在 "Zum Schöfferhof" 啤酒店小坐，這十四世紀時的建築，是『選士時代』(Elector Period) 的私產之一，吃egg on toast，蓋巳兩星期未嘗雞蛋味矣！買些紀念品後，登十一時火車向科隆出發，沿着萊茵河畔，河上名城有：Wiesbaden, Boppard, Koblenz, Remagen, Godesberg五個較大的，此外，小城無數，火車道兩岸俱有，我們所坐的車則沿東岸走；過 Biebrich，見對河巍峨的皇宮；過 Ettville見古式的瞭望台；過Rüdesheim見桅船點點，羣山環抱；過 Bingen 見洛卡斯教堂雄立在支流納艾江的橋頭，過橋即是 Bingerbrück，再前是 Rheinstein及 Sooneck，都有雄壯的古堡；過 Bacharach 見一圓形大建築，頗為莊嚴，祇是缺少了頂蓋，詢同車人知是巳被毀壞的 Werner-Chapel，此後一段路，火車在懸岩削壁下沿着江邊西行，河道灣曲，頗似我國富春江中『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景緻，對面 Caub 的山洞中，一列火車，在公路旁疾馳，小島上正好造蓋一座皇宮 (Castle Pfalz)，從前 Bluecher將軍在此渡河，立有紀念碑；過Loreley Rock，江漸窄，相傳此石壁為潛伏的地神 (Ley-Fels)所盤踞，高叫一聲，可得回聲疊疊，如哈哈大笑，或即神話及名詩之由來，亦未可知；過 St.Goar有教堂，五百七十年時，聖者歌亞在此傳道，指點航行者如何通過 Gewirre的礁石羣；Boppard是萊茵河的半途；至此河道向西轉一大灣，北上為 Rhens，為選士集會地，曾在此推舉皇帝，附近的礦水井 (Mineralbrunnen)，出產很受歡迎的『蘭沙水』(Rhenser Water)，又前為 Königstuhl 遺跡及雄視一切的皇宮(Castle Stolzenfels)，遙望着支流拉恩江 (Lahn)；再前見三座長橋，就到了科布蘭芝(COBLENZ)，在餐車中吃飯，一壁賞鑒沿途的風景，雖不及坐汽輪的滋味足，然也就算是畢生一樂事矣；過支流莫塞爾江時，(Mosel)見Ehrenbreistein 的古堡及城角的威廉紀念碑，這是擁有六萬人口的商埠；再前為 Neuwied及古羅馬時代的重要據防地 Andernach ，後者有一萬居民，羅馬式的建築物如 Koblenzer gate 及高圓塔，猶太人的浴池都值得一提；不久過 Nipples，見高山之巔，有古宮 (Castle Rheineck)在 Sinzig之北；Linz的對河為 Remagen，高處有古式的大教堂 (Appollinaris-Church)，為清教徒的古剎；過 Rolandseck 山頭遙見石卵推砌成的圓門，是以前宮室碩果僅存的殘餘；Drachenfels 的遺跡也叫人懷想當年羅馬人的威勢，和 Godesberg的廢堡同樣的令人興滄桑之感；這一截當中尤多 Ruins 如 Heisterbach，皆如電影公司的佈景然； Bonn 有住戶十萬人，建於一八一八年，是一座大學城，貝多芬誕生於此，沿河一帶，名曰 Alte Zoll，可得到 Siebengebirge 一幅絕妙的畫景；過西格江 (Sieg)為 Brühl 有壯麗的皇宮 (Royal Castle)，旋不知不覺已抵柯恩 (Cöln即Cologne)，一時四十分駛進宏偉的車站，下車後投旅館 (Deutsch Haus) 開定房間，租金每人六個馬克，盥洗畢，即開始全城的觀光：科隆是德國第三大城，有兩千年的歷史，七千餘萬人口，要想週游一遍，却不是容易的事，為省便起見，祇得跟着旅行社所辦的 Cityfour 走；開始當然是看那名聞舉世的大教堂，在亞爾帕山脈以北，恐怕沒有比牠再大的了：尖塔高五百餘呎，費時六百餘年始全部落成，耗資約二千萬馬克，裏面最特殊的是中古時代的雕刻，彩色玻璃及寶庫 (the treasure Chamber)，大凡來此不可不看者，有幾樣稀世奇珍：（一）三王神壇 (Shrine of the 3 Kings)；（二）金漆十字架 (Cross in Limoges Enamel)；（三）麥琪神壇 (Shrine of the Magi)；（四）安格爾白神壇 (the Engelbert Shrine) 等，此外，千五百年來，由各地奉獻的財帛珠寶，宗教有關的祭祀器皿，也都有特殊價值；第二處看的是聖革良 (St. Gereon)，十一二世紀時的建築，寶庫內無甚特殊古物，祇羅馬時代關於浸禮的壁畫，尚精美；接着到 St Aposteln 看1220年的羅馬金盃一隻，任憑近代的金銀匠手藝如何高強，打不出這樣精緻的一件；到 St. Ursula看十四世紀雕刻的象牙棺材；到 St. Kunibert 看羅馬的祭器(Ciborium, 1230年)；到 St. Colum

bia 看1500年的金嵌珠貢獻神飾物(reliquary)；到 St. Heribert看神壇(Shrine with enamel plaque 1165年)及雕刻極精巧的Abbott's Staff ；這些教堂，不但在營造學問上來說，代表建築美術的總和，從宗教的美藝來說，處處都是古蹟，歷代君王郡主名匠所奉獻的珍寶奇藝，經人說過這麼一句話：「誰沒有到過科隆，就可說是沒到過德國，」如果以古代藝術的價值而論，這話也有幾分道理，單說大教堂裏面的各種古物，就不下二百件，其中約卅餘件非常名貴，可惜我們不能詳細記憶下來。隨後去看市政廳，裏面分四堂： Hansa Hall 內有名貴的雕刻及油畫；Prophets Hall無甚特色；Mussel Hall內有精美的緙絲畫；Senate Hall內有1600年的富麗裝璜。舞蹈行樂廳 (Guerzenich) 內有音樂會堂，壁畫的題材是「大教堂」落成時的慶典及熱鬧情景。繼到 Stapblhaus看1560年的魚市場及自然歷史博物館；到 Roemerturm 看古代防禦工事的遺跡——羅馬城垣碉堡及許多中世紀的舊建築。這樣一圈下來，這『教堂城』(Cathedral City) 內比較重要的觀點大致走遍了；科隆自紀元後卅九年羅馬的阿格立帕將軍在此安營紮寨，已有兩千餘年悠久的歷史，地勢優越，以往因交通便利發展迅速，文化也跟着進步，今日復爲貿易及工業重鎭，在古老的環境中，帶着近代設備：如植物動物園，如運動場所，如新式工廠等等，都已俱全；看完後，到一家小館吃過夜飯，回旅館休息，床很適意，大鴨絨被像球一般，躺在床上，聽禮拜堂內唱讚美詩的歌聲，陣陣風送入耳，恍惚十餘年前在上海聖瑪麗亞女校讀書時的神情，使我連想到當時的許多人和事，舊日光景，湧入腦海中，不覺昏沉睡去。

(七月廿三日)六時聞禮拜堂鐘聲醒起，早餐後，到 Wallraf-Richartz 博物館去參觀，科隆自昔以來搜藏的風氣頗熾， Franz Ferdinand Wallraf 的私人珍藏非常廣博，經一再擴充，現在格外豐富；畫廊部份自中世紀的 Rhenish period爲嚆矢，本城名畫家： 如作 Bartholomew alter-piece 的 Stefan ，又如 Lochner 及 Barthel Bruyn, Duerer-Gruendewald, Cranach, Burgkmair諸人，都是德國一千五百年時的好手，加上國外名家的作品及德國十六至十八世紀中的名家如 Koenig, Zick, Tischbein, Hackert 等 ；以至羅漫蒂克派的 Friedrich, Marées, Menzel, Thoma 等，德法「印象派」的 Renoir, Piccasso, Van Gogh, Slevogt Marc, Kokoschka 等，搜藏不可不謂豐富，尤著名的是 Rembrandt 1669年的一幅自畫像，與 Franz Hals 的 Selbstbildnis ，最能吸引一般愛好美術者，此外Rubens, Van Dyke, Jordaens, Van de Veldes, Pieter de Hooch, Sandrart 等，也都有佳作，七十五年來苦心收集的成績，匪易易也。由地底發掘的古物甚多，皆爲羅馬時代的美術與工藝品，其中最特殊的是石碑、陶鐵器、金銀珠寶、及錢幣，象牙與漆貓；Baron von Diegardt 所收藏 Wander Period 的罕見珍物：內有俄國南部的武器與首飾，旁及意法西班牙及本國的，都是非常美滿。

接着去看東亞美術館，美其名曰提倡中日兩國的美術，實則東西不多，也不甚精，以雕漆，日本寺院的建築及幾幅不甚名貴的古畫，僅此來代表東亞的美術，實在名不副實。繼看實用美藝博物館，裏面倒有許多可看的陳列：如紡織，挑花，刺繡，傢俱，裝修，地毯，瓷器，玻璃，銅刻等等，都代表各時代進步的演變。繼看 the House of the Rhenish Home 是以一所私人的住宅作館址，在歷史博物館的形質上開一新紀元，但地方窄小，所能展覽的部門不多；號稱「人民的博物館」，其宗旨在表現 Rhineland 的風俗人情，分作五部份：(一)政治歷史的沿革；(二)教堂與教會組織；(三)城市與居民；(四)農民；(五)工業與工人；其中最特殊的是舊日及歐戰時已改編的軍隊許多旗幟。到機器餐館 (Automat) 自助進膳，飯後到 Schnuetgen 博物館去看了看 Alexander Schnuetgen Collection，內有中世紀的古物，也有以後的藝術品，比較特殊的是十一世紀時雕刻的木門，據說也是世界聞名的；此外，1305年的 "Plaque Crucifix" 很有價值；繼到 the Rautenstrauch-Joest 博物館，聽說是德國西部唯一重要的研究人種學博物館，裏面有五萬件陳列品，圖書館藏有一萬卷參考書籍，二萬幅圖解及照片，對於歐洲以外各民族的物質文明格外注重，在他們眼光中認爲是未開化或半

開化的民族！纔到自然歷史博物館，以 Von Wissmann Collection的各種「角」爲特殊，其次爲昆蟲的收集，以及骨骼，鳥蛋，礦產，化石等等。史前及上古史博物館及公共衛生博物館含有通俗教育作用，於游歷者，不發生若何興趣；接着便去看香水博物館世人皆知 Eau de Cologne 爲科隆的特產，近世已拿來作花露水的代名詞，可見其傳揚之廣遠，其實這種香水是一家叫 Johann Maria Farina的廠所出產，已有幾百年的歷史，老窖內所藏的陳釀至少已百餘年，本地的水質特佳，故較他地勝一籌；承該廠將此項工業中之各種史料及出品展覽，並招待參觀其製造程序，贈予小冊兩本，香水一瓶，乃得知該業創始於1709年，方法並無神秘不可告人者，就是用香料滲入一種酒精，最初由意大利人傳到此地，當時不甚重視，營業也極有限，直至1730年外銷濫暢，據說有醫療的功用；『七年戰爭』中法兵襲境，此種香水的名稱遂由"eau admirable"改爲今名，至今的廣告術語，仍說於衛生有裨益，尤與人的嗅覺有莫大關係，其實於醫理上有無功效，我想也不過是迎合一般社會心理罷了。繼看菸類博物館，這裏面對於吸烟的方式及工具搜集得很詳細，『淡巴菇』在文化進展的程序中，和人類的關係全部歷史，由兩家大的烟業（Neuerburg 及 Feinhais）作各種展覽。此外，尚有 Humboldt-Deutz 廠的汽車博物館，科隆大學戲劇藝術學院所主持的戲院博物館及德國西部經濟博物館等，因爲時間限制，不能去看，返旅館進晚膳後，因憊甚，即睡。

（七月廿四日）七時起，進早點後，搭八時四十一分火車赴柏林，在車中午飯，有冰淇淋解渴，誠屬幸事；經過 Hagen, Holzminden Magdeburg 到達德國的首都，時間約爲午後五時許，出站後到旅館 (Xian Hospice)已客滿，由管事特別設法讓出一間，房金每人六馬克，尚不甚舒適；放下行李後，即訪曾女士，到她住處始知她聽說我們到柏林的車期，趕往 Potsdam去『郊迎』，致彼此相左；到楊君家飲咖啡，坐談一會，曾女士回來，我們商量撥一住處，同去看房子，然後進晚餐，飯後談笑一陣，回旅館睡。

盛極一時的『納粹』大本營

（七月廿五日）清早起來，到城中心區去溜躂一趟：由 Brandenburger Tor 到 Lustgarten 一段的著名大馬路(Unter den Linden)極整潔，沿途各國使領館，宮殿式的旅館餐室與講究的店舖，車馬行人，熙熙攘攘，經過大戰紀念碑，Potsdamen Platz 與 Alexander-platz兩方場，尤整楚壯觀；Pariser Platz以建築美著稱：Kaiser Franz Joseph Platz 的四週爲柏林大學，威廉一世的皇宮，聖海威格教堂及國立歌劇場；Lustgarten 方場極廣闊，一年之中，遇有莊嚴隆重的大典，公共儀式，都在這片空地上舉行，其週圍有皇宮，新教徒禮拜堂(the Dom)，Altes 博物館及 Spree河的支流，造成一種經綸的氣象。十一時還旅館畢，同曾女士去吃午飯，飯後參觀博物館，柏林對於文獻展覽的貢獻，素來出名，搜藏的珍寶，確實不少，譬如 Deutsches Museum 所有的一幅名畫 (Albrecht Dürer: Portrait of Hieronymus Hols Schuler)，如Neues Museum 所有埃及女王 Nofretele 的雕刻像，都是全球所讚頌的傑出美術品；博物館島 (Spreeinsel 又名 Museum Island) 上各館，是皇宮 (Schloss) 附近最重要的幾個，可惜適逢星期日，游人太多，不能定心流覽，祇轉了一圈，就走出來，記得大致的情形是：（一）近東博物館是注重東方古代的藝術及文化結晶品，直到羅馬帝制時代爲止，一部份是依士拉姆的美藝；（二）潘軋蒙博物館是搜藏希臘羅馬建築藝事上的各種標本，最精彩的陳列，是將 the Altar of Pergamon 整個兒搬來，照原樣裝齊，這個紀元前 180 年的古物，保存得很完好，雖然龐大，裝在大廳內，尚不現擠，並且光線和設計的心思非常細密，從任何角度看去，都很堂皇！（三）德國博物館內分：（1） the Schlüter Room，（2）中古時代美藝，（3）德國近代名畫及雕刻（內有 Dürer, Holbein 及 Riemenschneider 等的精心結構），（4）荷蘭老派畫藝，都是1800年以前的作品。兜了一圈出來，到動物園去逛逛，獅子約有十餘頭，都不用鐵柵關住，卻任其自由自在的在假山石的廣場中遊散，遊人

五六—三五六

站在隔一條溝地方，從各方面看獅羣的閒情逸致生活；猴子山上的猴類特別多，天然的背景，分外好看；大批的海狗也是散漫的圈在圓形池中，其他動物，無不用廣闊的層臺豢養着，沒有一處看見鐵欄干，園地且碩大無朋，躑躅其中，無異置身荒野，惟花草樹木殊豔麗，風景絕幽雅，且有音樂助興，星期日的遊人格外擁擠；據說是歐洲最大最齊全的一個動物園，共有飛禽走獸一千三百餘類，四千餘種；「水族館」也是全世界設備最週到，內容最完備的一個，連「昆蟲館」及「窩棲動物館」的各種畜類，共爲七百餘系；一切都很摩登且科學化，天然的環境亦秀麗，柏林居民趨之若鶩。接着到氣象臺，看蔡司鏡廠(Zeiss Works at Jena)所特製的一副觀測天文的鉅大儀器，圓廳內的頂用布作幔，從放射器內映出天空中的日月星辰及一切天文上的各種現象；腳走得很痛，到浦漢進晚膳，回旅館時已很遲。

（七月廿六日）清早乘街車看看柏林的形形色色，先到廣播大廈的高塔上作一鳥瞰，在餐館內進早點，由一百八十呎高處下望，全城的風景，皆在覽中，櫛比的屋頂中，夾雜着尖的和圓的頂，矗立雲霄；一面是廣闊無際的運動會場，一面是 Grunewald的森林，不啻騰雲駕霧，翔行於城的上空，隱約可見中央機場的民航機起落，灰色的市房或青翠的園地，相映成趣！柏林今夏的各種運動競賽，格外熱鬧；德國人工作的精神也着實可佩！這個工商業異常發達的大都市，著名的工廠如 A.E.G.如 Borsig and Borsigwalde，如 Telefunken，如 Osram，如 Klingenberg發電廠，都在附近；大商家也不勝枚舉；出來到西區一帶看看市民生氣勃勃的各種動態，然後回到寓所洗澡；午飯後，到Monbijoustrasse去看菲德麗克皇博物館，下層的陳列：基督教早期及畢湛丁美術在左翼，意大利十四至十八世紀雕刻（如Verrochio, Donetello等作品）在右翼；上層畫廊內並無德國畫家的作品，左翼爲意大利名畫如 Boticelli, Raphael, Titian 諸人作品；右翼爲丹麥北部 (Flemish)作家如Rubens，荷蘭作家如 Frans Hals. Rembrandt，法國作家如 Watteau 英國作家如 Gainsborough 等；繼到國立藝術館看所收集的十九世紀各大名畫家作品，在系統上和德國博物館的前期作品，可相連貫，內部佈置殊精雅，陳列方式的設計，亦甚新穎，分三層展覽；新近接出的部份，推展到皇太子皇宮，新拓範圍完全爲「印象派」及以後直至今日畫家的代表作，都能提出他們各派別的精神；該館的編目按英文字母，將作家的姓名順序，爲便於時常掉換陳列材料起見。繼到皇宮博物館看昔日工業藝術的搜藏，宮內金碧輝煌的佈置，富麗堂皇的裝修，一切陳設，值得讚賞！繼到 Zeughaus，舊時的火藥庫，至 1880 年，改爲陸軍兵工博物院，後增添榮譽紀念堂，裏面有興登堡逝世時所製的面具和「將死去戰士們的頭顱」爲 Schlüter 所塑。繼到 Neue' Wache 去看大戰紀念堂，正中的頂是空的，透進天光，下面是瑞典雲崗石的高台，上覆包金花圈，兩旁的燭臺，長川不息的燃着火炬，背後一隻木的十字架，樸素莊嚴，立意深刻，各國的無名英雄墓，無有勝於此者。看完各處，時間不早，即到 Winter Garden 去吃夜飯，飯後看雜耍；場內寬敞，樓下爲坐椅，樓上則有小桌，上置幽雅檯燈，每桌可坐四人或六人，一邊吃飯，一邊看戲，全場約共可容一千五百人，座價分爲十四等之多，自七馬克至一馬克，按視線的優劣不同；表演的節目大致如次：（一）Drei Rays 由三個妙齡女郎活潑的舞蹈着，口唱時調；（二）波斯神秘舞，由主角 Valeria 主演；她臉並不算頂好看，可是身段極苗條，頗受柏林人的歡迎；（三）魔術——美其名曰「婦女的仙境」，實則用電光學的原理，從一圓形紙圈內顯出許多美女的人影；以後是小戲法和催眠術（當然是假的）；（四）手風琴獨奏 Rudolf Klaus 的手藝很不錯；（五）踩軟索——由 "Orig. Brasellos" 團在鋼絲繩上作各種驚奇的表演；繼爲該團男女兩主角表演「探戈舞」，身手不凡；（六）空中飛人舞——由所謂 "6 marvels" 者，四男將二女 (the pitched girls)在空中互相擲遞，身輕若燕，骨軟如綿，功夫不錯；（七）三個歌唱者(3 Rudlands)唱得不錯，能彈「吉泰」琴；（八）三個柔術者 (Dalcy-trio-jugglers)，表演很輕鬆而滑稽；（九）大力士M. J. Looring表演武術，又由 5 Ravennas 表演手勁及硬功夫；（十）Sefip Ric. 兩個是舞台舞

術的好手，像貌頗英俊，年輕小伙子，似頗受美國婦女歡迎；（十一）中國武術團（德文名稱為 Shoun Foun 中國童子團），情形和郎德山的頂碗堆羅漢的一套頑意兒大同小異，不過是十個小孩，一般高矮，大約都不出十歲，表演的和碼頭上所見山東人出把戲差做不多，台面的佈置一色中國宮殿式，裝束完全像中國舊劇中的武生或小堂名，但很受歡迎，掌聲雷動，同胞在海外賺錢，確也不容易；（十二）新式舞台舞，由 Geschwister Blädel表演，無甚出色。總之，這種雜耍當讓美國人第一，德國民族性向來是刻版剛硬的，於這類需要弄巧的技藝，自不相近。Wintergaredn內部佈置很豪華，是柏林夜生活的一角，此外，劇園，音樂廳，舞場，電影院也都有閃耀的燈光及霓虹燈廣告，應酬作樂的人們都各有各的去處；我們在歸途中，但見 Kleines Haus國立劇院的燈彩燦爛，Germania House 的電光如同白晝，他如 Staatsoper, Schiller Theater, Staatliches Schauspielhaus 及 Scala等也正上着座，各店舖餐館晚市正興，戰後的德國復興眞迅速得令人驚訝！

（七月廿八日）上午參觀國社黨所主辦的『勞働營』(the German Labor Service) 這是「納粹」政策之一，於一九三四年社員大會中，希特勒向五萬個工人演說，他講：『你們所受的一種訓練，全國的人民也都應當受之！』就是『勞働營』(Reihsarbeitsdienst) 的緣起，派勞工部部長籌備，以前自由參加，至是改為强迫，成一團結的單位，一九三五年六月廿六日開始實行，目的在貫輸國社黨的黨義，促成思想統一，使每一國民都成為國社黨施政綱要的忠實信徒，這種訓練自早到晚，分為兩部份：半天操作，每人發給鐵鋤鐵鏟各一把，人人須做苦工，行嚴格的軍事操練，餘下半天功夫，為工餘生活，讀書，研究討論時事及各種問題，也是主要的課程；以肌肉的操練，有秩序的動作，軍事化的營帳生活，藉此發育青年的身心，使對於政治有正確的組織，對於這種訓練的意義能澈透領會，對於每日接觸的各界領袖，有深刻的敬仰；因此，每晨五時起身（冬日為六時），十分鐘的柔軟體操及深呼吸運動，一個鐘頭內洗澡，穿衣，收拾床舖，然後舉行昇旗禮，分派一天的工作，視地點的遠近，徒步至指定場所，開始工作，冬季七小時，夏季八小時（包括來往時間在內，半小時的午飯）晚飯於二至三時間在會堂中共食，領袖也參加，飯後，如在夏天，在室外睡一小時，如在冬季，稍為休息，即開始午後的功課；大約每星期運動三次，操演三次，隨後有兩小時的政治訓練，完全按國社黨的作風，或者舉行關於勞働服務性質，宗旨，及其組織的演講；夜飯食於七時，飯後是娛樂及餘興，含有教育意義的遊戲，歌詠，討論本日大事，讀書，或交換參加勞働營所得的經驗，十時休息。我們所看的是全國卅政區，計一千三百個單位中之一個，大約是比較辦理完善的，有軍隊的營房，三所住人，一所作團部的講演室，聚餐室，廚房及辦公室，一所為洗盥間，附設工具室及其他；聽說別的營團大都沒有特別營房的建築，而祇是利用現成的工廠，古堡或鄉村的房屋；勞働營的青年，皆自十八歲至廿五歲之間，經過縝密的體格檢驗後，入營訓練六個月，或冬季，或夏季完畢，再施以一年的軍事訓練；夏季入伍的多半是可在冬季做事的，俸給由僱用的機關担任；冬季入營的多半是農家子弟，夏令餐館的侍者及伐木者等等，他們的工作，多半在夏季中，全國共有二十萬人入營，每人每天發給零用錢廿五分，生活費八十二分，所有的領袖皆永久僱用，有固定的薪水，他們的待遇，敍級和正式軍隊中同，但不受軍役支配，每營約有十八名，團員一百五十人，他們的工作，是協助政府開發國家的資源，為私人機關能力所不能做到者，使經濟財富增加，荒地開墾；親見他們在蒸熱的大太陽下，挖掘潮濕的低地，開通溝道，以利渠洩，各人都滿身油汗和污泥，精神實在偉大！此外的工作為：疏濬小河，造林，除廢樹，屯沙田，築圍，擋浪救險，與水利等等，對於國家的生產量，確有很大的貢獻，而今以後，在國家的實業史中自有牠的紀念價值；聽說他們工作的收益，較政府所耗費的超出甚遠，當然可自給自足，不致於和私人企業有何利害相抵觸的地方；在敎育上的意義也甚重大，我覺得這種方法「太」十全十美了，但世界上如有一種辦法，是毫無流弊的，我可不信，國社政府當局說：德國的勞働服務營是國家的光榮；我正為這句話

就心，希特拉以此種手段來整軍飭武，造成國內的戰爭氣氳，未必是一件好事？焉知他窮兵黷武的結果，不是將德國的國運付諸賭博式的一拚？倘若振興建設的落場，仍免不了一敗塗地，弄得國家落花流水，破壞不堪，那末，這個制度本身的價值及所能獲得的效果，仍可懷疑！參觀時所得的印象非常良好，無一不使我們暗中悅服；營中的環境是那麼整潔，紀律是那麼嚴明，可是不敢信每個青年都出自心底裏的願意參加？麻辭的成份較多，不見得普遍收效！

飯後到博覽會會場去看平時舉行展覽或賽會的 Exhibition and fair grounds，約佔面積六萬七千方碼的建築，十九萬方碼的空地；一九三五年舉行世界博覽會時，添建了六座大廈，附近有晴雨咸宜的室內大看臺(Deutschland halle)是全世界舉行大規模聚會的唯一宏備建築，在德國尤其得用，可容看客兩萬，場中地位約有四百尺見方，可作國社黨大會最理想的會場，平時用作種種運動競賽用；會場對面爲廣播大廈(Haus des Rundfunks)，從後天起至八月八日爲止，將舉行「全國無線電事業大會」(Grosse Deutsche Rundfunk-Ausstellung Berlin, 1937)；繼驅車去看第十一屆世界運動會的新會場，經營得非常努力，場地佈置極壯麗，預定下月一日舉行開幕典禮，會期十六天，除冬季運動外，各種運動都將逐次比賽，已報名參加者，有許多國的選手已抵柏林，可惜我國國內的時局漸現不穩定局面，我們不能在歐多作勾留，須趕回國去，否則躬逢此盛會，亦千載難得之好機會。看完後返城訪友，閱當天的報紙，打聽關於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最近的情形。

（七月廿九日）十時半參加觀光團坐很舒適的大公共汽車前往柏林附近的僕資達姆 (Potsdam) 游玩，這個紀念菲德立克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的城市，位於極秀麗的叢山美景中，是自然，美藝和歷史陶融在一塊的地方，有居民七萬四千，建築大都爲十八世紀的，色調和諧，其中約有六百幢係菲德立克大帝時的遺物；Elite 公司的觀光團體客車由 Unter den Linden與 Friedrichstrasse 的轉角出發，經過 Wannsee, Schloss, Babelsberg, Glienicker 大橋，Bassin Platz到Stattschloss，這一段路中有柏林市的新住宅區，空氣新鮮，孔雀島附近的風景尤秀麗，帆船飄泊於窣茜河中白鷺飛舞；嗣過聖尼哥萊教堂及紀念普魯士軍隊的 Garrison Museum抵 Bradenburg Tor, 後者是五百年來德普戰爭的永銘碑；莫愁宮 (Schloss Sanssouci)爲必游地，幅圓七百畝，宮殿的建築殊精美，前有大噴泉，射水可達一百呎高，大帝於一七四五年親自設計蓋成，是他居住四十年之久最心愛的住宅，內部裝修非常講究，名畫很多，有一張椅子，是他薨時所坐；附近有畫廊，裏面藏着一百六十幾幅精品，西首爲皇室貴賓的招待所 (Neue Kammern) 經過園地，到新宮(Neues Palais)，除豪華的裝璜，精美的傢俱外，尚有一個劇場；花園內的景物，曼妙無比，有一座古神廟(Antiker Tempel)裏面安葬着皇后的陵寢；一座中國屋，是大帝所監造，做中國茶館的意味；有羅馬式浴池，有Charlottenhof Palais，是威廉四世做皇太子時的居宅，於1830年由 Schinkel設計，內部殊精巧；園東有大帝的陵墓，出園爲曠野園林，雖未經修飾，然其壯麗，不亞於內園；折返橘圃 (Orangerie)，在極好看的背景前照了一張團體相，然後就餐，飯後上車經過古老的風車 (Hist. Müble), Marmorpalais, Russ, Kol., Pfingstberg, Nedlitz, Krampnitz, Gross-Glienicke, Gatow, Pichelsdorf Heerstrasse 及 Kurfürstendamm 在歸途中，可以領略柏林郊外的風光，回到原出發點，已是四時餘；就咖啡館小憩，一邊看看高倘人仕的動態，一邊談談今日遊僕資達姆的趣味；修說做皇帝果然舒服，冬夏都有特別蓋造的宮室，不過菲德立克帝的本領，自是不同，不但文武韜略，國家大事的才幹好，且多才多藝，各種學問都行，對於音樂美術及營造，尤有心得，笛子吹得很好，也愛嗜文學，莫愁宮內有一室謂之 Voltaire Room，就是當日他招待法國文豪浮爾泰的居室；橘圃內的 Raphael Room有拉飛爾五十幅佳作；花園的佈置是法國格式，比凡爾賽宮的風景更秀麗，最妙處爲線條之勻整，階石特別壯觀，鹿圃 (deer park) 及賞心園 (pleasant park) 非常幽雅；桑徑(Maulbeerallee)更有殊趣；兵營教堂是國社黨舉行第一屆全國大會 (Reichstag) 的地點，鐘樓上的鐘樂很負時譽，在這裏拿破

崙會向菲德立克大帝致敬！我們進茶點後，沿 Wilhemstrasse 看看德國的政治樞紐，這一帶最重要的機關，首推希特拉的大本營 (the Reich Chancery)，其次爲不惜工本龐大的航空本部，此外，財政部，宣傳部等都是堂皇的建築；閱報載國內消息日趨嚴重，宋哲元退出北平，寇患日亟，焦慮萬分，想卽刻趕回家去，奈船票已購，預定行期，不能變更，一心掛兩頭，苦甚！

（七月卅日）晨參觀郵傳博物館，關於郵政，無線電報，交通歷史及無線電傳聲傳影的各種展覽；到 Märkirsches 博物館看關於柏林市發展史及"Mark of Brandenburg"經過的展覽，到海洋博物館去看船的模型，造船技術及海深處研究的種種參考資料；柏林的博物館大小約共有卅餘所之多，每個都是一部大學問，如有空閒時間的話，這巳是學不完的知識，還有航空博物館，消防博物館國社革命史事館等等，花樣層出，實沒法一一去看，時間是那麼短促！到侍尉營前看『換防的表演』(Changing the Guards) 每逢星期一三五，有軍樂隊的鼓笛爲前導，今日適爲星期五，故服色齊全，由遠處操過來，向値班的侍尉接過鎗枝，陣容嚴肅，步伐整齊，所謂『鵝步』(goose-stepping) 者，是德國陸軍的特色，舉步時就像腿中沒有膝蓋似的；時巳是晌午，便到附近的"Linden"餐館進午膳，飯後坐『四郊鐵道』(S-Bahn) 火車，由市中心到 Spreewald 去看看農村風味，鄉人所穿服裝奇形怪樣，有步行的，有騎自行車的，有趕馬車的；施卜里河的曲線及森林的葱鬱，田地的肥飫，洵爲夏季散心的佳境；回城經過 Tiergarten，入內略走，這六百四十畝地的大公園，古樹參天，碑石林立；附近爲國會的議場 (Reichstag Building) 建築巍峨，前面有卑斯麥的銅像，過玫瑰之園 (Rosengarten) 及貝爾浮公園 (Bellevue Park)，都未入內，旋到 Charlottenburg的市街購物，買了些皮匣煙盒之類，德國的工藝品確是精巧！

上海市銀行

SHANGHAI CITY BANK

代理上海市庫收付

經辦銀行各種業務

扶助上海市工商業

存款簡便利息從優

九江路五十號

電話 一五四三〇

在濰縣集中營裏

Wm. A. Smith原作
張德乾譯述

日本宣佈投降之初，眞是千頭萬緒，不知道有多少事情要做，好像比戰事在進行時更忙更亂似的。就在這忙亂之中，有一件工作是在迅速而且有效地執行着，那便是與各地集中營取得連絡，給予被俘的聯合國軍民以必需的救助。

那時，以菲島淪陷前孤軍血戰著名的溫銳德將軍正被囚瀋陽，參加首次轟炸東京的杜立德指揮下的飛行員正被囚北平，他們都立即獲得美軍特務隊的援助而恢復自由了。

山東濰縣有一個集中營，戰前原爲長老會會址，經日軍改爲俘虜營的，裏面住着一千五百名平民，已經有兩年半了。

喜從天降歡欣若狂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在集中營上空四百五十英呎處，飛過一架B24型機，放下一個七人小組的降落傘來，由斯丹格少校領導，就在集中營的電網外面落地。他們一落地立即採取防衛佈置，不想日軍竟毫無敵意，倒使他們反而覺得十分意外。

集中營裏的難民，看見從美國飛機上落下人來，幾乎要喜歡得發瘋了，也不管日本哨兵的阻止，竟至衝出營門來歡迎他們的解放者。他們已經有兩年半未出營門了，這一陣子紛亂簡直使日本哨兵不知所措。

難民們把七位特務隊員槓在肩上，迎回營中，大家都喜歡得不得了。可是他們開會討論的結果，決定仍舊把集中營交給日軍管理，但附有一個條件，日軍必須負責保衛全營，免受外來的襲擊。

下一天，斯丹格到飛機場去迎接一架補給機，不想那兒竟有兩百名日軍在機場四周採取戰鬥佈置，乃即發信號給來機，關照它仍舊折回西安去。斯丹格立即要求日軍當局對於此事加以剖釋。經過一場激烈的談判後，總於是二十七歲的斯丹格少校獲得勝利。從此日軍就變爲十分馴服，極願與難民們合作了。

幾天以後，我奉特務隊總指揮赫普納上校之命飛往濰縣。濰縣機場距集中營約三英哩，我們的飛機着陸不久，就有一輛破舊的卡車，由兩個日本兵駕駛着，載送集中營的代表來歡迎我。他們多數是煙台的童子軍，帶着興奮的情緒，迅速地把飛機所載的物資卸下來，移裝到卡車上去。

垃圾堆中覓取材料

這長老會湊巧是生活雜誌發行人魯斯的誕

這位洗衣工人原是大班身份



生地。教會內有好幾幢建築得很堅固的磚屋，外面圍着一道高高的磚牆。日軍擇沿牆衝要處建築碉堡，加繞鐵絲電網。

有眷屬的難民多數住在平房裏，每間隔爲數室，每室大約十二呎闊，九呎深。通常每室住夫妻二人，或許再加一個孩子。這一區房屋頗像一個小鎭。每間屋子有一個小小的後院，院子裏放着爐子和桌椅，都是依照住戶的能否動腦筋，從垃圾堆中覓取材料，自己動手做起來的。爐子上的煙囱是把無用的洋鐵罐頭拼起來做成的。誰運氣好，檢得着磚頭、石塊、破籃、竹竿、鐵罐等物，誰就要立刻利用它做些什麼東西，以供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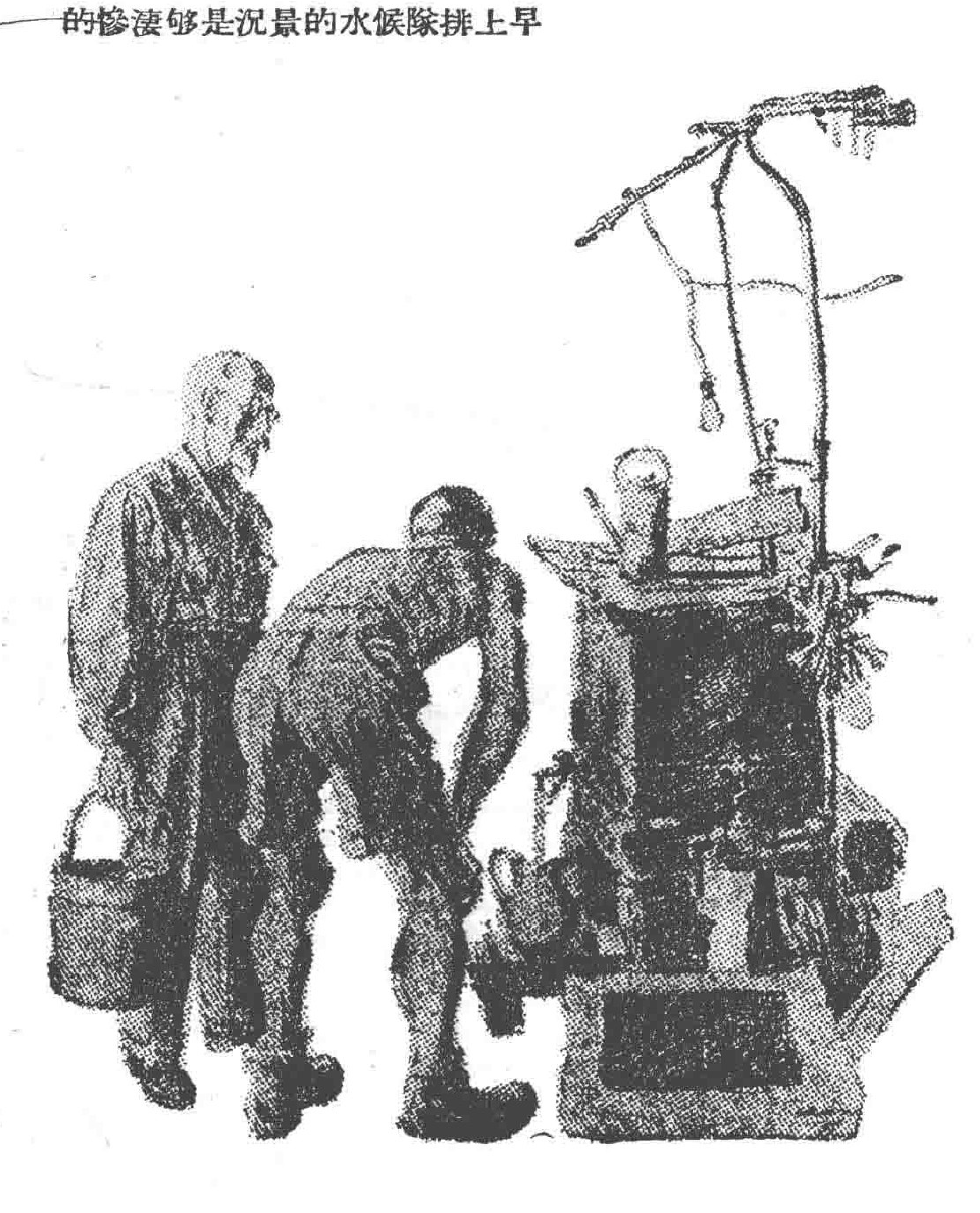
此外，還有幾所大屋子。一間是未婚女子的宿舍，一間是單身男子的宿舍。也許最偉大的建築物要算醫院了。醫院職工悉由營中難民充任，成績十分優異，有幾位還是華北第一流的名醫呢。還有一座簡單的教堂。因爲營中難民多數爲宣教師，所以這教堂光給他們自己用，還似乎不够大。

我攀着木梯，爬到一座碉堡上面去。一個日本哨兵對我瞅着，不知如何是好。我用日語向他問安，他便立正致敬，把他的槍遞給我。我楞了一下，終於把槍接過來，檢視一遍，仍舊交還給他。然後互相敬禮道別。下一天我在碉堡中替他畫個像，他當夜就送一瓶日本酒到我的宿舍裏來表示謝意。

營中難民多數爲英國人。也有些美國人，比利時人，義大利人，和歐洲其他各國人。因爲是從天津北平煙台青島各處集中過來的，他們當然有許多不同的國籍。以職業而論，他們中間有宣教師、兵士、商人、教育家、自由職業者、學者。例如魏納（E.T.C.Werner），曾寫過好幾本書，研究中國人的生活、風俗、和神話。還有工商業鉅子，俗稱『大班』也者，戰前席豐履厚，奴僕如雲，慣於在東方的環境中過着奢華的西方生活，現在却不分富貴貧賤，大家住在一起，乃不得不改弦更張，以求適應新環境。在初入營的時候，因爲要在中國苦力面前，服着素所不屑的賤役，頗覺啼笑皆非，以後也便習以爲常，不以爲異了。

集中營裏酸甜苦辣

營中難民推選委員九人，對內辦理自治，對外担任與日軍當局接洽事宜。他們開辦學校，設立公共食堂，管理醫院人事，指派消防隊員，主催運動比賽和跳舞會。他們還有一個管絃樂隊，隊員中有一個美國黑人，他是到中國來參加爵士樂隊的，有兩個夏威夷人，還有幾個業餘音樂家。每一個身心健全的人都有工作指派他去做。因此營中的公共福利事業便日見進步，不久，連淋浴設備都建設成功了。



早上排隊候水的景況是够淒慘的

婦女們，從前多數皆無烹飪和縫紉經驗，現在却也轉變爲很幹練的人材了。她們最艱鉅的任務之一是在使衣服久穿不破，在這一點上，她們便有驚人的成績。有一位太太是天才的室內裝飾家，他們夫婦倆所佈置的一個小房間，是營中的奇績之一。

營中難民雖然沒有遭受日軍毆打，但是嬰兒與老人所過的生活却是不必要地痛苦。全體難民每天必須排隊點名。氣候旣壞，衣服又不够，這種點名實在是一樁苦事。嬰兒與八九十歲老人所吃的祇是粥、饅頭，和蘿蔔。他們幾乎完全嘗不到肉、鷄蛋，和奶品的味道。這實在是不必要地不人道。因爲濰縣位於山東半島極富庶的部份，日軍很可以供給營中難民以較好的食品。

可是營中難民却在依靠着隔牆黑市來增加他們的食物。那班沒有現錢的就祇得將婚戒等物，以極低廉的價錢，賣給日軍，換些錢來和牆外的中國人做黑市交易。這黑市交易是由營中一位天主教士支持的，他幹練善辯，深得營中難胞的贊許。

營中物資奇缺，肥皂、煙草，尤其是糖，都珍貴得不得了。孩子們從來也沒有嘗到過糖果的味道。早上排隊候水的景況是够淒慘的。可是有些人覺得酒的重要不下於糧食，竟設法從中國農民處買些白乾來當威司忌喝。

特務隊到後，從飛機上用降落傘放下幾百噸食物和衣服來。其中有糖果，聽頭肉湯，聽頭火鷄，佛琴尼亞火腿，還有許多糖、肥皂、軍用口糧和藥品。男女老少大家都穿着軍裝，覺得非常快樂。他們已經有好幾年沒有着新衣服了。婦女們對於她們所獲得的新型食品，尤其感覺興趣。聽頭白脫、檸檬粉、聽頭燜肉，都是向所未見的。降落傘也被她們用來製成各式美麗的衣服。

呆笨糞伕却是間諜

他們入營之初，只有一個中國人獲得日軍的特許，可以入營去。他是一個骯髒呆笨的苦力，他的職務是掏糞坑。日軍不願干涉他的工作。而實際上他却是美軍特務部的間諜，以他爲媒介，和營中俘虜保持聯繫。營內的接洽人是担任廁所清潔事務的天主教神父狄愛果。在美軍接收集中營之後，營中難民看見這位中國苦力竟穿起西裝來，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不禁驚異萬分。

一九四四年中，一個美國人叫享美爾的，和一個英國同伴，乘黑夜翻牆逃出集中營去。他們先經狄愛果神父和中國間諜之手，把訊息遞送到中央軍遊擊隊去，預先約好會合地點。以後十四個月中，他們便在遊擊隊中工作，用無線電供情報給美軍。



此事發生時，管理集中營的日本軍官到任

還不久，他便立刻召集全體俘虜，涕泗橫流地懇求他們別再逃亡，因爲這件事使他失去上司的信任，還使他大大地丟臉。要是再有這樣事情發生，他就只好切腹自殺了。可是他還有妻兒，他不願意死。

集中營由美軍接收後，因爲當地情勢混亂，，難民們遲遲未能出營。中國共產黨在四郊非常活躍，使僞處濰縣城中的僞軍寢饋難安。附近有一萬日軍尚未解除武裝，而中央軍遊擊隊又正忙於他們自己的任務。這四種部隊混在一處，當然是紊亂不堪。每天晚上都有激烈的戰鬥。尤其是鐵道交通，遭受劇烈破壞，使難民們沒法離開濰縣到青島去。後經各方洽定，休戰十二天，才得把營中難民分批運送到青島去。可是一俟休戰期滿，到第十三天上，這段才修好的鐵路，立刻又被破壞得四分五裂了。

難民們久居集中營，在生活方面多少要受些影響，尤以孩子們爲甚，有許多孩子簡直不知道營外的生活是怎樣的。一個小孩子，在青島第一次看見海，不禁驚呼道：「哦，媽媽，這水坑多大呀！」

瓊島望月

民英

像輕烟薄霧一般，一天輕描淡寫的又過去了。

今夜正是中秋，明月瀉影在熟眠的湖波上，在攬翠軒飲了啤酒，吃些月餅以後，我們便轉身到佛樓的平台上賞月，可喜的是：氣象臺的觀測，起了靈應，果然是個「月明之夜」。

抬頭面對着神祕的廣寒宮闕，開始發怔，夜風輕吹，半醺的我，神志頓然清醒。二弟說：「這邊小白塔，周圍安裝四盞投光燈 Flood-light ，曾經引起小小風波：北平市民在報上指責他們說：「市街的垃圾，尚且清掃不盡，那有這樣閑情逸致，卻來點綴風雅？」我默默的沒有作答。

一會兒我搭訕着說：「月亮天最忌有雲，如果浮雲掩月，那眞是天公不作美了」！有人說：「月下之影，是寫意人物；是沒骨畫。」這話頗妙。此時又記起：紅樓夢有月夜聽簫品笛的幾幕描寫，林黛玉史湘雲她倆在大觀園「跑圓場」即景聯吟，還種場面和意境，的確幽雅。她們點綴了園內這片淒清夜景，在這咬牙嚼字的當兒，斜刺兒跑出一名女「咬金」——妙玉——來，三人此時詩興大發，通宵不睡，這段書收場不在「凸碧」「凹碧」，反在櫳翠菴，我眞佩服曹雪芹寫作的技巧。弟弟說：「這段故事，據我看，是紅樓全書的一樁美滿事。可能列入「豈不快哉」之數。」我說：「很對」。我們過了半天又談到張潮的幽夢影有幾句：「新月恨其易沉，缺月恨其遲上」。「月下聽禪，旨趣益遠；月下說劍，肝膽益眞；月下論詩，風致益幽；月下對美人，情意益篤」。這裏深刻的體味到：在月下人們的趣味工作。另外有一段，比喩得更妙：「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台上翫月」。拿賞月的心情，和場所，譬喩人們修養和學力，可謂面面俱到，本來幼時壯時老時，功候自是不同，而是與年俱進的。弟弟又說：「古今中外的人們，眞是Too Dear For The "Moon"了，月亮不是發光體，它的亮光，也是借用太陽的，有什麼可愛？」可是近來外國一些 Extra-Modern 的人們，正在準備進佔月球，我想假如在那登陸之後，結果發現是一片荒涼，孤寂而不大滿意的話，那還不如在地球上賞月的好！

月，還是那麼亮。平台上小風陣陣襲人，弟弟扯我下去，到北海園門的時候，我便裝作醉態，步履蹣跚的樣子，我們騙信了守門閽警，連忙啓鑰放行，時間早過子夜了！

海屋劍客羣

葉勁風

（七）

四個出發辦事的人，要算我的職務最簡單。××社的總部，距離我們的大本營，只有十五分鐘的路程。社裏除了林君以外，雖也有幾個熟識的面孔，苦于當日疏忽，沒有多結識幾個人，因此說不出一個人的姓名。惟一的辦法，只有「卯上」。（這是京劇中的行話，對於沒排練過的戲，竟厚着臉皮登台，所以舛誤百出，名曰卯上。）

找到問訊處，先遞了一張「通訊記者」銜頭的名片，指明請見林君。我的計劃，預料問訊處必是說明林君不在社裏，已經出差去了。借着這個因由，我就可以請見無論那一位幹事。因而碰見一位熟面孔，我就可以再進一步，等等。

誰知這位問訊處的老兄，竟是一位熱心不過的人。他看了我的名片，又從頭到脚打量了我幾眼，笑容滿面，操着一口江南國語：

「啫呀，佘先生來得拾個不湊巧，林君離開此地，已有毛毛交一個月啦，勿巧得很，眞眞對勿住。」

他楞着眼睛，瞧我並不退却：同時，也許看見我一付頹喪的表情，忙又問我：

「啊是有啥個要事吧？」

「對哪，有點比較要緊的事，可否……」

「慢慢交……」他翻起一雙白眼珠來，瞧着天花板。（我因受了他的導誘，也隨着他翻起眼睛來瞧那天花板。這天花板確實值得一瞧；通常大都是板條上塗上白堊粉；考較一點，白堊上再起輪線花圖等。這裏的天花板却是從前皇宮式參和現代設計，將全面劃分成兩三尺見方的格子，看不出什麼材料，只看見上面油漆着各種色彩的圖樣，却比「雕樑畫棟」更加雅緻，而堂皇富貴。）

我靜靜地候着。他瞧着天花板，好一會兒，忽然解決了一個難題似的，回下眼光來，很愼重的對我說：

「我想介紹足下見一位幹事，這個人是林君最要好的彭雨。」（即「朋友」——著者註。）

我見了這位林君的「彭雨」，用了一套交際的言語，說明了來意，又把林君的那張名片給他看了。這們一來，出乎意料之外，竟收獲了一個極美滿的成績——得到一封很有力的介紹信。

（八）

拿到了這封介紹信，我略略籌劃了一下，決意再進一步，於是立卽趕到××特務總部。這裏我會見了一位石君。我對石君說明了來意。石君把我的要求，劃成三步辦法：關於證明文件，他們那裏，向無成例，也沒有這一類的手續，所以他也只能像林君一樣，用他本人的卡片，作一個廣泛的介紹。關於百忍莊其他各人的活動，如害怕和特務人員發生誤會，或碰見了何種困難可以認定我作一個聯絡員，以便隨時應付問題；關於交換各項消息，或雙方互助的事，就拿「百忍莊」三個字作爲臨時口號。將來如有妥當的具體辦法，屆時由他通知我們，再辦理手續。我認爲這三個辦法，很能應付我們的需要，便也不再多說了。

趕到匡時店內，把消息告訴了紹裘。紹裘在那裏，待了兩三小時，一個要緊電話也未收到過，只有紹華來過一次電話，探問消息。我同紹裘，交換了一些意見，立卽回到我們的大本營裏。

紹華一見我跨進大門，便從軟榻上一躍而起，問我「怎麼樣。」我一瞧她的顏色，竟令我吃驚不止。自從我到百忍莊同他們見面以來，見他們每個人，雖說胖瘦不一，却是個個健康。這時紹華竟是滿臉焦黃，

懶懨懨地，好像生了病似的。

我把所得的介紹及證明文件，給紹華看了之後，又告訴了她這一上午的經過情形。紹華聽了，認爲十分滿意，却一絲笑容也沒有，懶洋洋地靠在軟榻上，失去了平日的活潑。然而我又不能冒昧問她什麼。我一面翻着當日的本城日報，一面留意紹華的神色，見她竟坐了一會，又起來走走，走了兩步，又在窗口怔怔地呆望一會，竟是十分不安定。

午飯只有我們兩人上桌，紹華只吃了半碗，就丟下了碗筷。借着這個題目，我才問她有什麼不舒服，是否中暑，等等。她冷冷地一笑，只搖了搖頭，表示沒有什麼。飯後，我揀出關於練工上，幾個極有興味的問題，同她討論，她却仍舊冷冷地，竟不感覺興味。我一面說話，一面思索，猛然明白紹華並非不舒服，實際上她是害着「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病症。其實這種理由，正可一猜而中，可以不費思索；無奈我這時也是「局中人」之一，心裏也極不安定，所以一時竟捉摸不到。這時猛然悟出這個明顯的道理，禁不住自已好笑起來。

「笑什麼，大哥。」

「我還當你有什麼不舒服哩……」

「哦……！」

我剛想給她解釋幾句，忽然聽得門外有男女說話的聲音。紹華聽見了，早一躍而起，跑到窗口，只張了一眼，竟滿臉笑容，向大門口跑去，一面告訴我「有客來哪。」

我隨着也迎了出去，看見一個中年男子，提着一個大皮篋，肩背還斜掛着一圈電線，大約是來裝電話的。另外一位青年女士，完全上海時髦裝束，態度十分嫻雅，約莫二十五六歲，正對着我們這間屋子打量着。

「唷……這地方這們難找！」那位女士，一見紹華，笑吟吟地說着，聲音柔和，像低音調的絃琴。

紹華跳下台堦，挽起那位女士的手來；

「昨天以爲可以看見你哪，……今天聽見匡時先生，說你一早上他那去啦，怎們到這時候才來？」

我帶着電話機匠進屋，指給他裝電話的所在，就回到客室裏。紹華給我們介紹了。她正是心田劇團裏的主幹人物，爲了保全鋼琴和絃琴手腕子，而犧牲了武工的遲希賢。

遲希賢！我想這個男性的名字，倒也罷了；反正現代女子的名字，大都脫去了女性化的字眼，什麼芳、英、蘭、翠、等等。只是她這個姓，却有些奇怪。百家姓上似乎不曾見過。後來一打聽，她原來不姓遲，而是雙姓尉遲，堂堂尉遲敬德的後人。爲了尉遲兩個字有些麻煩，就把「尉」字減掉了，單留一個「遲」字。

她是一位溫柔嫵媚的閨閣，十成十的女性。甚至於說話，都是那們輕倩柔和。

同時，無怪乎她愛惜那雙手，小說裏形容手的辭彙，什麼柔荑，什麼尖尖，什麼春筍，等等，固然太朧統，不足以描寫她這雙手的美妙，就是西洋雜誌裏，常見的寇丹廣告上面，描繪的那雙手，拿來給您看看，也不足以說明希賢這雙手的好處。將來您要是有機會，看她表演鋼琴或絃琴獨奏的時候，要是留心觀察的話，就知道她的一雙手，是十分值得愛惜的。

沒有來得及談心，紹華就問希賢，「昨天晚上，心田他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什麼我也不知道。今天早起跑到心田那裏，一個人沒見着，打聽茶房和管理員，都是些南京人，他們把舌頭捲到咽喉裏面說話，又是天一句，地一句，簡直沒法兒聽得明白。上午建中到了我們客棧裏，問了我幾句話，告訴我不用害怕，又叫我上這兒來。我把劇團的人，安頓好了，又料理了一些瑣碎事情，才找到這裏來。」

上午是紹華一個人焦急煩悶；下午希賢來了，空氣雖說緩和了一會兒，但沒談了幾句話，我們三個人也都不覺焦急煩悶起來。晚飯以前，這裏新裝電話，已經通了話，我們打了幾次電話，問紹裘可有消息，誰知他一個人在那裏也是焦急煩悶；一點消息都不會收到。晚飯之後，我

決定去陪伴紹裘，順便把紹華替她哥哥預備的幾樣吃食給他帶了去。

這種緊張而沉悶的局面，直到夜晚十一點左右，才得稍稍緩和了些須。

（八）

我同紹裘在匡時店裏，守到夜裏十點多鐘，始終未曾接到過建中和匡時的電話。紹華却每隔十幾分鐘，必有一次電話打來。起頭兩次，我因怕她焦急，總勸她耐性守候，一有消息，無須她打電話來催問，必定立卽打電話告訴她。殊不知這種勸慰，毫無效用，她的電話，反而愈加打得勤了。紹裘却很明瞭這種心理，他主張讓她打來，不必勸阻，因爲她必是心情緊張過分，才打電話來探問。這樣，打電話倒是她鬆弛神經的一種方法。設若過於勸阻，她的神經必定加倍緊張。我認爲這話十分有理，所以反而希望她多來電話。

十點半鐘過了，匡時突然回到店裏。看樣子十分疲倦，也十分沮喪。他依然守住他的老方式，同我們客氣了幾句，什麼沒有招待，等等。我們告訴他電話已經裝好，又把號碼給他留下。同時告訴他，建中還沒有消息來，遲希賢還在我們家裏等着。他想了一想，勸我們先回到大本營去，店裏由他暫時守候，等到建中回家，大家再會面，彼此交換消息，斟酌辦法。

我們前脚到家，匡時却接踵而來，告訴我們，建中已有電話來了，說大約十分鐘之內可以回到家裏。不到一會兒，建中果然乘着汽車回來了。紹華頭一個搶着問他的話，他却沒有回答，止於用手示意，叫我們安坐，自已一脚跨進後房，又轉到盥洗室去了。

這時候，各人都有一副不同的情形。紹華依舊坐立不安，倒是希賢很鎮定的坐在軟榻裏，輪着尖尖的手指，在扶手上輕輕敲着。我同紹裘，各人翻着雜誌，日報，感覺十分無聊。匡時靠在一隻大沙法的角上，抽着煙，瞧着天花板出神。

一會兒，建中從後面出來，一手摟着一隻大號餅干聽，一手抓住兩瓶啤酒；

「今天我才算做到了正式的枵——腹——從——公……！嘿嘿嘿；」他把東西都放在當中桌子上。

「嗐……！」紹華一聽，立刻拉着希賢一路跑到後面去了。

一會兒兩位小姐，捧着大盆小碗，另外還有幾瓶汽水。紹華一面將東西佈置着，一面說；

「瞧這兎肉差一點兒燒焦哪，……老媽子早都睡哪，我想還是別驚動她們的好……」

建中一面吃着，一面對我說，「先聽您的，然後匡時的，然後再聽我的壓軸好戲……！」他剛才回來時候，好像生了病似的，這時候幾塊餅干，幾塊兎肉，兩杯啤酒，把他的精神立刻振刷起來。

我的報告，當然很簡單；說的時候，又取出石君的卡片，給他們輪流看過。

匡時說他今天一天，毫無成績，只算鑽了一天的煙囱。

早晨建中主張讓匡時上新生飯店去，本因他熟悉南京情形，以爲可以向飯店的管理人或侍役，打聽心田一羣被捕，究竟爲了什麼事。殊不知匡時愈向他們打聽，飯店的人，愈不肯說；好像多說一句話，就要受牽連似的。匡時無法，只有跑到附近的警察分署去，探聽情形。也像我在九江向警署打聽紹華的事情一樣，所得的答覆是一無所知。

九江地方小，當然比不了南京。南京在這個時期內，也好像當日北平鼎盛時代一樣，是個藏龍臥虎的所在，不僅機關林立，簡直誰也不知道誰是怎麼一個人，怎麼一個背景，背後有怎樣一份勢力。匡時到警署撲了一個空，心下就有些着忙。略略計劃一下，便趕緊跑到軍醫處，找了一個門路很廣的朋友，託他介紹到偵緝隊去。

從偵緝隊起，匡時跑了不下十幾處大小不一，可以逮人的機關；結果，處處碰壁，不得要領。他確實可以說實地鑽了一天的煙囱，而且越鑽越黑。

「您大家聽我的罷！」建中聽完了匡時的報告，來了一個開場白，

「早起，上遲小姐那兒，談了兩句話，認爲劇團毫無危險——根本沒人知道有這們一個劇團住在那們小的一個客棧裏——所以止於約會了遲小姐上大本營來。

「還是回家？……還是上匡時店裏去？……最後決定趕到新生飯店，以爲匡時還在那兒交際哪。誰知沒有那們一回事。

「到了新生飯店，乍一進門就演了一齣「錯中錯」。我不是打聽心田去的嗎？誰知一開口我就問他們『可有一位李匡時，李先生……碰見那位茶房大爺，他說李先生住在樓上第……三十六號。等到我發覺自己弄錯了姓名，已經晚哪，已經把人家睡得好好兒的一對夫妻給吵醒了。

「『李先生嗎？』我將錯就錯，『對不起的很』，我很抱歉，『我是找一位昨天剛到這兒的朋友，也是姓李。』這位李先生倒是好脾氣，也許是一位後補老爺吧？不然，哪兒那們好說話？

「『噢』他說，『沒關係，這兒住着好幾個姓李的哪。……您問這位姓李的貴友，他是做什麼的？』這位李先生也是北方口音。

「『他們是話劇團』，我說。我見他抓着頭髮，挺費心思似的，重又找補一句『聽說昨晚還跟人鬧起來……』

「『哦，有的，有的，那是一個「皮陋」』。『皮陋』兩個字您都懂？這是南京的一句流行語，咱們北方叫『岔兒』，或是『亂子』，就是出了毛病。

「他告訴我，他們住在後面。又說這旅館裏龍蛇混淆，什麼人都有。那跟心田他們鬧的，是個什麼祕密機關的人，『不然的話，哪兒敢來逮人？』

「『那祕密機關的人，是一位，還是一羣？……還待在這兒嗎？』我抓住這位好人糾纏着。他呆了一會，似乎有些驚覺，可拿不準我是什麼人，不敢再說下去哪。我趕緊給他扎了一針藥——『可恨哪……！』我嘆了一口氣，『咱們外鄉人眞苦哪……到哪兒都要受人欺負……！』

「這一針果然挑起了他的同情心，——『對哪……！』他也嘆了一口氣，『他們鬧的當口，咱們連旁觀都覺得有些胆寒，簡直是無理取鬧，對人家規規矩矩娘兒們，胡說八道，當然要挨耳巴子哪……內人』他說着，回頭瞧了瞧屋子裏，大約是瞧他的太太，『內人胆子小，生怕我多事，拖着我回來，……今天天沒亮，他們弄了人來，把晚上跟他們打架的人——聽說一個男的四個女的——都逮走哪。』

「『哦……還打了架哪』，我補了一句，好像很願意多聽幾句新聞似的。他趕緊說，『可不是，都給兩個娘兒揍哪，揍的挺兇……』他說到這裏，聽見屋子裏有聲音，便跟我點了點頭，把門輕輕的關上了。」

紹華聽到這裏，拍了一下桌子說，「我就猜到是這們一回事……只不知道這些狐羣狗黨是些什麼東西，憑什麼敢來捉人……捉到那裏去了……」

「您聽……！」建中接着說，「那前樓後樓當中隔門一個天井，四面有走廊。我沿着走廊蹚到後樓，挨門一間間看去，發現了心田的屋子，門外黑牌上有一個「范」字，一連五間，大約預備把劇團的人，都搬到一塊兒住。這五間對過兒，有的黑牌上有字，有的黑牌沒字——空着的。

「正瞧着，一個茶房上來問找誰，我告訴他找一個姓李的。他問『幾號』？我說，『我要記得號頭兒還煩心思來找嗎』？他問『作什麼事的』？我說，『機關裏』。他一聽，趕緊搖頭，『我們這兒沒有機關裏的人』。這東西很可惡，我走一步，他跟一步，叫我到樓下問問明白再來。我很想套出他幾句話來，他老是嚼着舌頭說『不曉得』。

「我剛走到樓下，忽然聽見一個人問，『全叫人逮去了』？一瞧，兩個人站在天井裏說話，一個大個兒，穿得很整齊，問另外一個人，穿一身短褲褂，想必是飯店裏的人。大個兒很耽心思似的嚷着，『糟他媽的大糕！……你知道爲了什麼』？『不知道嗲』。『誰逮的人』？『不知道嗲』。『逮到哪兒去了』？『不知道嗲』。『那麼，總是爲了昨日晚上的事啦，……那麼，昨日晚上跟他們打架的人，可還住在這兒』？

「這也正是我要問的一句話哪，所以側起耳朵來聽。您知道那小子回答什麼？

「『不知道嘍！』

「大個兒急哪，『你放屁胡說，你們旅館不管事嗎？怎麼人住在這裏，不住在這裏，也會不知道？』

「『您老人家不要罵人哪，我們管事，只管人住房間，出房錢。不能一天到晚，盡給人來盤問哪。』

「我一聽，這可僵哪。又不認識那個大個兒是誰。我這腦筋就有這們笨；可不能不抓住這個機會，便也走到天井裏，加入戰團。我一請敎那大個兒，他說姓丁，是前面新戲院的經理。這才明白他幹什麼說『糟……糕。』」

「嗐，」匡時猛的一敲自己的頭，「丁偉民哪……我認識他，……我怎麼想不起來去找他。」

「我這也是一個機會，」建中說，「當時我就粘住他，告訴他我也是劇團的人；姓什麼，叫什麼。給他出計劃，讓他去找旅館經理。他說沒用，『這南京拐子們可眞壞，他要是不說，你刨他的祖墳，他也不肯說。我得另外想辦法去。』他一路罵罵咧咧朝外走。我呢，也只好隨着朝外走。

「我問他想什麼辦法，他說『只好趕緊登廣告，取消上演。』

「可是我還是粘住他一路跟他上經理室去，『萬一您這廣告登出去，劇團的人今天或明天回來了，那怎麼辦，豈不又要鬧僵了？』

「『沒有關係，再登廣告，改期上演。』

「『那也可以，……可是您可猜想到，究竟誰在跟您搗亂』？

「『跟我搗亂？』他楞起眼睛來。

「『也許，就是一羣搗亂鬼，跟誰也過不去？』我開拓他的思想。

「『不能吧』，他有些猶疑，『並沒得罪誰呀！』

「『也不一定要得罪他們』，我進一步解說，『譬如，這後面飯店裏，不是常有這們一羣，來來往往，搬是撥非，也許掛着什麼機關名義，在外面胡來？』我把自己的幻想，當作實有其事的問他。

「『噢……？』他有些吃驚，『除非……除非……』

「一連幾個『除非』，表示他理想中，或經驗中，一定有什麼線索。我趁勢問他，『聽說近來不是有個什麼團，還是什麼社哪，專門窩盤在旅館裏，一方面幹着祕密工作，一方面……』這完全是我的幻想。

「『哦，你說的是「新青社」啊，……哪兒配做祕密工作……他們是在做着跑狗腿兒的玩意，給人……』

「他不肯說下去了。瞇起眼縫來釘住我瞧，有些懷疑。我怕斷了線索，趕緊掏出我通訊記者官銜的名片，『除了戲劇團，鄙人還有一個副業』。

「他瞧了名片，登時換了一張胎皮子，鬧了一套什麼『久仰，不敢』等等。聽說這裏戲院的經理，最怕報館記者。抓住這一點，我同他正式討論起來。據他說這裏有一種『職業打手』，也同上海的青幫一樣，專門有組織的幹着『打降』，『刺探』，『拖尸』，『勒贖』；最近還附帶暗殺，買賣國際祕密，等等。是一種無惡不作的黑暗勢力；而且勢力非常之大。

「『那麼，他們的頭腦是什麼人，大本營在哪裏呢？』我問。

「『這個，兄弟不大清楚，……聽說複雜得很。』

「『可否請指引一條明路？』我追緊的問。

「『這個，……倒是請敎貴同業，恐怕比較切實。』

「我給他這們一提醒，立刻想起一位『南京通』的仁兄，×報外勤，『跳蝨』王。趕到他家裏，他還沒『升帳，』他的太太一見面，就把我給軟禁起來。我也只好耐性的待着。快到一點哪，這位王跳蝨才慢吞吞的蹓了來，大約天熱，上了火，兩隻眼睛，還給碧綠的粲子封閉着。

「參詳了半天，他才決定了這件事大約是誰幹的，『敢說不是正式在幫的朋友，別瞧他們不起，這一類的事，他們還不願意幹咧。』他說『這一類，』是指買賣國際祕密而說。據他說這些傢伙們，多半是江淮一帶移植來的，粗細都有。粗的都是些『風高放火，月黑殺人』的大虫；細的，還帶能懂外國文，幹着翻譯，文書，之類的玩意。大本營沒有一定，大約是在下關到外交大樓的一帶。大樓附近一家什麼飯莊，就有

他們的踪跡。……

「趕到外交大樓，已經兩點多，幾家大小飯館子，挨家看去，飯座都空了。我想何不到下關一帶，幾家茶樓去溜溜，也許有些機會；…」

「瞧……！」紹華插口說，「您何不通一個電話來讓我們大家都去？……我們幾個人，在家裏待着眞膩煩哩。」

「嗐，我正幹着捕風捉影的玩意兒，打電話來，叫我說什麼好？……況且，您瞧，我一到下關，馬上又改變了計劃。

「我想起從前下關『金陵居』裏，有一個熟茶房，也是一個南京通的老古董。一想到他，就放棄了上茶樓的計劃，立刻趕到金陵居。這時候本來也想休息一會兒，就在那裏找到老古董，開了一間小房。我告訴他，讓我睡一會兒，回頭要請敎他一件事。沒想到這一睡，就像死過去似的，直睡到晚八點，燈都亮了才醒。

「從老古董那裏，沒問到江淮幫的消息，只打聽到一個什麼白二爺，是一個旗人，在下關一帶有相當的勢力。跑到這位白二爺的府上，給碰了一釘子；這位二爺家裏的二爺，像保守什麼國際祕密似的，一定不肯說明白二爺上哪兒去了。花了兩隻老洋，才討出了消息，知道這位二爺每天這個時候，得上一回辦公處，這辦公處就在他們這條街口一家浴室裏，每天都在那裏洗澡，還帶接洽公務。

「您大家請想，我又不認識他，怎麼去找他說話？

「旗人最願意人捧他，一見面我就給他一頓捧。告訴他，我從上海特來投奔他，找他的靠山，爲的跟江淮幫新靑社，有些過不去。

「他一聽江淮幫，吓了一跳，雖是滿口大話，可也就滿口承認『搬不倒。』並且按照江湖規矩，他同江淮幫，都是一條『線』上的朋友，井水不犯河水，還帶彼此都有來往。

「一聽他說有來往，也不管他眞假，我信口胡謅，造了一個故事，『您既不願意搬倒他們，那就得煩您心，給說說開。』

「『那行，』他說，『您明日下午來找我，我在家奉候。』

「老大哥，」紹華很考慮似的「您認爲心田他們，準是叫那個什麼江淮幫逮去的？」

建中搖頭，「這僅僅是一條路，譬如匡時跑的，也是一條路。……不過，我有些懷疑，那江淮幫，僅是江湖幫口裏一種名稱，雖也叫新靑社，實際上也許就是那個什麼團，幹暗殺玩意的。他們各方面都走的通，所以才有那們大胆，敢於冒名逮人，敲詐，勒索，等等。」

「我有一個建議，」靜心默聽的遲希賢，似有所得，「根據我剛才聽到這些情節，我現在假定對方是一種黑暗勢力，我們的戲劇團得罪了他們，也許就子珊妹打了他們的人，他們勾了人來，把心田幾個人都逮去了。逮到什麼地方，用什麼名義，我們可以暫且不管，我想他們必是爲了報復，所以下了這種毒手。現在當然不知道他們如何報復。我們現在假定一方面有人出頭調解，一方面有人出頭料理接受條件，我想他們必也派人出頭接洽。這樣，至少比較我們在暗中摸索的有把握。等到他們有人出頭，再調查他們內容及一切情形，我們再定對付方針，……」

「理論很對，」紹華接口說，「可是現在苦於不知道對方在那裏，是些什麼東西，我們如何接洽呢？」

「對哪，」希賢一拍掌說，「我的計劃，調解方面，由民新的經理出名；接洽人，由我用柳浪劇團出名，我們在本城各大小日報上登一段廣告……接洽地點，仍在新生飯店。」

「這個辦法也不錯。」匡時點頭，很肯定的贊成。

「紹裘老弟，心佛，二位怎樣？」建中瞧着我們，「紹華……？」

「這種方式，似乎太把他們地位抬高了，顯得我們沒有能耐，不是嗎？……況且，這般東西準看報嗎？」這是紹華的意見。

「他們當中一定有人看報，剛才不是說他們也有混在機關裏當翻譯，當文書的嗎？……我的意思，廣告的辭句，要不卑不亢，也可保留我們的身份了。再加上點反激的字眼，他們就不能不出來接洽。……」這是我的意見。

「軍師有什麼主張？」建中又備問紹裘了。

「遲小姐的計劃，原則上我極讚成。」紹裘微微笑着，仍是慢條斯

五六一三七〇

理地，「我認爲登廣告，不如利用新聞……並且登廣告，今天巳經來不及了，新聞倒還可以試試看，也許還趕得上。假使大家贊成的話，我們現在立刻分頭辦事。先請心佛擬一段新聞稿，用記者名義，把事情說明，結尾就用暹小姐的計劃，說有某某人願任和事，某某人在某處等候接洽。我認爲這麼一來，比直接登廣告有效力，而且不失身份。」

「對哪，」希賢輕輕拍着手掌，「到底是軍師，想得週到。」

「那麼，心佛就此動手擬稿罷。」建中發命令了，現在十二點，限二十分鐘交卷，我打電話叫汽車，我找他們中央總社去，他們來得及，就讓他們派發，否則就讓他們油印幾張，我就多跑點路，反正幾家報館相隔不遠……」他一面說，一面離座，「這南京地方，連汽車都沾着點官派，非得三請三催，不肯就職……」

我趕緊取了紙筆，就在座上起稿。同時我留心紹華，看她低着頭，好像在那裏用心思。匡時閉上眼睛，大約很疲倦，在那裏養神。一會兒建中回到座上；

「還有什麼步驟嗎，軍師先生……？」

「明天一早，還是讓匡時兄，陪着希賢小姐到新生飯店去，同時由匡時兄向民新劇院的丁君，說明一下。此外，明天心佛還得到偵緝總部去一下，探聽這個江淮幫——新青社——有些什麼人物，除了江淮幫，還有什麼別的團社等等。建兄還是上下關去，也許還有旁的發展，我們還得注目這一次上南京來的職務哩。……我同紹華，還是坐守老營。」

「不！」希賢插口說，「我一個人待在那個飯店裏，有些無聊。反正我今天住在這裏，我要求紹華妹明天也陪着我去……匡時先生也許要走開咧。」

紹華仍舊沉默，一些表示也沒有。坐在她旁邊的希賢，就着她的耳朵，細聲唧噥着。紹華略略點點頭，就問建中；

「老大哥，還有什麼嗎？要是沒有，我同希賢姐先告退哪。」她縐起雙眉，很嫵媚的笑了。

「有話咱們明天再說罷……二位請便，……嘿嘿嘿。」

大來公司

照相材料部

各國大小鏡頭
新型攝影鏡箱
各式放大器具
冲印應用藥料
一切放印晒紙
照相業用燈件

攝影用品
應有盡有
冲洗免費
隔日取件

南京東路二十號（沙遜大廈舖面）　電話一四七七七

交通消息

記者

重建黃河鐵橋　平漢鐵路黃河鐵橋，於抗戰期間毀壞，茲經行政院工程考察團多次考察後，刻決定修建，並與美國聯合工程公司訂定合同，以工程浩大，預計需六個月設計，三年完成，政府方面將派平漢鐵路總工程師，率工程師六人赴美，俾供諮詢，該橋全部工程，所費極鉅，按照目前物價估計，至少約需美金六百萬元，始能完成云。

中菲美間定期航行　菲列濱航空公司，為溝通中美菲航運起見，特陳准吾國政府，開駛中美菲航綫，用最新式C54號巨機裝備客貨，每星期飛行一班，規定由上海出發，途經馬尼剌，關島，瓜加林島，火奴魯魯，而達舊金山，全程計航行三日，該公司委託上海中國旅行社為中國總經理處，代理由滬起程客票事宜。

平瀋通車增加班次　平津區鐵路管理局因鑒於平瀋間通車，每星期僅開行兩次，乘客過於擁擠，為便利旅客，並紀念九一八起見，特於該日起增加通車一次，規定間日行駛一班，逢雙日由平東駛，單日由瀋西駛，並為普及起見加掛三等客車。

港星間交通　航空方面有香港商業航空公司，每星期派機飛行一次，票價由港至曼谷港幣八百四十元，至星加坡港幣一千三百二十元，輪船方面有香港和豐公司，派輪行駛其間，票價至星加坡頭等港幣三百元，貳等港幣二百五十元，三等港幣一百八十元，至檳榔嶼頭等港幣四百元，貳等港幣三百元，三等港幣二百十元。

港英間通航　B.O.A.C. (British Oversea Airways Corporation)自九月份起開闢港英航綫，中途停靠星加坡、曼谷、加爾各答、開羅、馬賽等處，班期未定，聞擬每星期飛行三次，並聞三個月內港英間，恐無輪船航行云。

京滬間擬築超級公路　茲悉交通部擬於京滬間，興築超級公路，（柏油路面）現正勘測中，該路線擬經麒麟間、湯山、句容、丹陽、武進、無錫、常熟、太倉、嘉定、眞茹到滬，一俟測竣，即行興築云。

汽車行駛鐵道　粵漢路廣州站近將聯總所撥之載重十噸汽車兩部，改用鋼輪，行駛鐵道，業已試行成功，每小時走二十公里，並可拖引十五噸之貨車，現該路局決將其餘三十餘部，全數改裝，專作運輸救濟物資之用。

飛機失事賠償辦法　交通部以從來飛機失事，航空公司僅負棺槨收殮之責，對受難人家屬所受損失，並不負賠償責任，而在航空法未施行以前，又不便實行強迫保險，為彌補此項缺陷起見，擬於過渡時期暫時責成航空公司權理責任保險，惟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往昔虧損過鉅，未能擔此額外負荷，迄此次各線票價奉准調整，該部乃分飭中國中央兩公司於每客票價款內提出若干保險費，專戶存儲，作為賠償基金，專作賠償之用，不得再向乘客額外收費，該部幷已訂定飛機失事賠償暫行辦法暨飛機失事保險費率表，經行政院會議核准施行，茲將原辦法摘要列後：（飛機失事賠償暫行辦法）㈠凡因飛機傾跌、失蹤、爆裂、失火、碰撞等失事，致乘客之身體受有傷害而致死亡或殘廢或失蹤，或行李滅失，或因航行中感覺危險，經飛機師之決定，將行李拋棄時，航空公司分別負賠償之責，惟因戰事、叛亂、暴動、毆鬥、盜匪、自殺、疾病等所致之損失，不包括在內。㈡凡乘客遇有前項所規定之損失時，航空公司應依照下列標準，分別予以賠償：（甲）死亡或兩肢殘廢，或雙目失明，或殘廢一肢，幷喪一目視力者，賠償國幣一百萬元。（乙）一肢殘廢或一目失明，或喪失身體機能，無法繼續工作者，賠償國幣五十萬元。（丙）行李滅失時，賠償國幣二十萬元。（丁）飛機失蹤，照甲丙兩項標準合併賠償。㈢航空公司應於客票價款內提出保險費率表（表略）所列款項專戶存儲，作為賠償基金，嗣後開辦新航線時，應照票價百分之五扣儲。

赴越旅客須法總領事簽證　據河內我國總領事電告：凡赴越旅客自本年七月二十二日起，須有駐華法國領事館簽證之護照，否則不得離開機場，即須返國云。

廣九路行車時刻表

自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五日起實行

第十六次直達快車	第卅二次區間車	第四二次直達慢車	第十八次直達快車	第卅四次區間車	車次時間 站名	第卅一次區間車	第十五次直達快車	第卅二次區間車	第四一次直達慢身	第十七次直達快車
13.45		19.30	21.30		廣州（大沙頭）		8.40		10.30	16.15
9.25 9.20		12.00 11.30	16.55 16.50		琛圳		13.01 13.05		17.37 18.10	20.33 20.40
—	10.28	11.29 11.27	—	18.09	羅湖	7.10	—	14.00	18.11 18.13	—
—	10.22 10.21	11.21 11.19	—	18.03 18.02	上水	7.16 7.17	—	14.46 14.47	18.19 18.21	—
—	10.18 10.17	11.16 11.15	—	17.59 17.58	粉嶺	7.20 7.21	—	14.50 14.51	18.24 18.29	—
—	10.07 10.05	11.05 11.01	—	17.48 17.47	大埔圩	7.31 7.33	—	15.01 15.02	18.33 18.43	—
—	10.01 10.00	10.57 10.55	—	17.43 17.42	大埔	7.37 7.38	—	15.06 15.07	18.47 18.49	—
—	9.45 9.44	10.40 10.39	—	17.27 17.26	沙田	7.53 7.54	—	15.22 15.23	19.04 19.05	—
—	9.30 9.27	10.25 10.07	—	17.12 17.10	油蔴地	8.08 8.10	—	15.37 15.39	19.19 19.40	—
8.25	9.20	10.00	15.55	17.03	九龍	8.17	14.00	15.46	19.47	21.35

廣九路價目表

（以港幣爲單位）

自三十五年七月十八日起實行

（快車價目）

九龍至琛圳……………………2.25　　九龍至樟木頭……………5.10

九龍至五龍……………………7.20　　九龍至大沙頭………… 11.45

慢車價目

九龍	票價
油蔴地	15
沙田	45
大埔	80
大埔圩	90
粉嶺	1.15
上水	1.20
琛圳	1.35
廣州（大沙頭）	6.90

附註：1.以上均係三等票價目　2.貳等票價爲三等之加倍

3.頭等票價爲三等之叁倍